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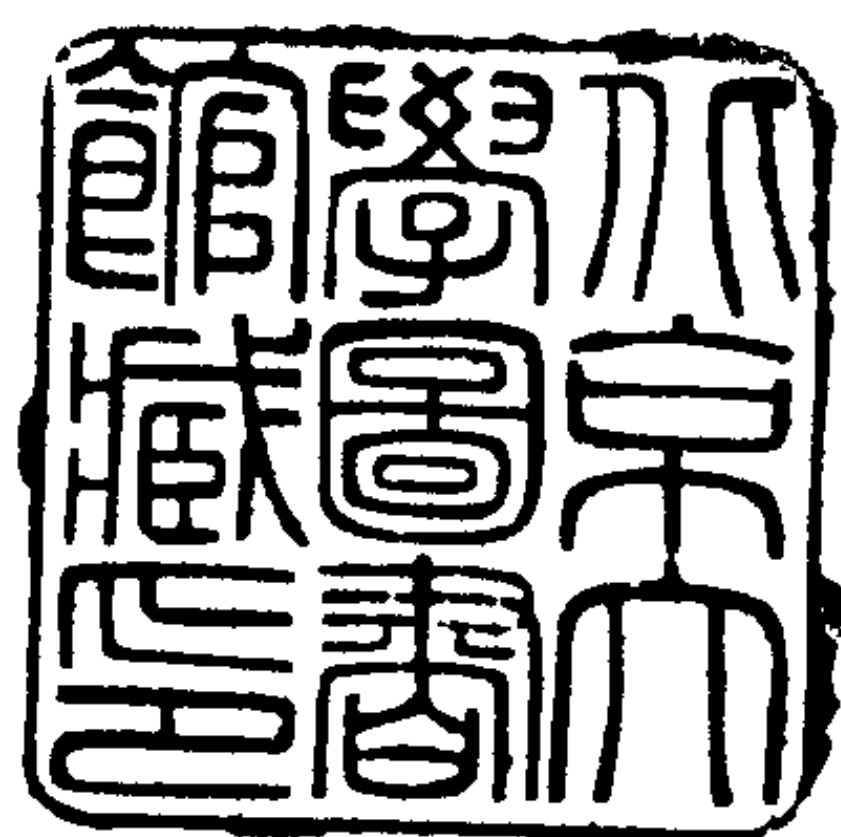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十二)

卷一六至  
卷二五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16C47/2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六目錄

宰輔十六

陳世倌

蔣廷錫

鄂爾泰

彭維新

趙國麟

嵇曾筠

補錄

鄂爾泰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六

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十六

陳世倌

陳世倌浙江海甯人父誥官至禮部尙書有傳世倌由康熙四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五十年七月充山東鄉試副考官十月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五十二年遷左中允五十三年四月遷侍讀五月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丁憂服闋補原官五十七年命祭西嶽五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五十九年提督順天學政累遷侍讀學士六十一年丁

憂雍正二年服闋擢內閣學士閏四月授山東巡撫七月疏言社倉通有無濟豐歉古今可行每鄉立即簿捐者自登穀數不拘多寡酌給花紅扁額示獎舉公正鄉約三人輪管出入冊報官查春夏之交民間乏食借領至秋每石收息二斗歉則分別減息十年後息倍於本祇收加一第小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請令各督撫於一省中先行數州縣俟一二年後著有成效然後廣行下部議行九月疏言左道惑民律有嚴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爲歲年黨羽眾盛濟惡害民請槩令出教毀其禮拜寺諭曰此種回教原一無可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爲中土之所崇尚率皆鄙薄之卽彼教中之稍有知識者十居六七若似

有出於不得已之情從無平人入其教門之理由此觀之則彼之所謂教者亦不過止於此數非蔓延難量之事至彼之禮拜寺回堂亦惟彼類中敬奉而已何能惑眾朕令汝等嚴禁新奇眩幻駭人動眾之事如僧道回回喇嘛等其來已久今無故欲一時改革禁除不但不能徒滋紛擾有是治理乎未知汝具何意見也三年七月奏山東迺省丁銀請攤入地畝徵收部議從之九月遵旨會議沿海防衛五事一僻處巖臺虛設應撤衝處另建堅實一弭盜莫如保甲應飭文武官協力嚴查一窩家應搜變產賠贓一并著落鄰保查察舉首得實獎之徇隱枷責一文武官皆有緝盜之責胥役追賊至汛汛兵不卽協拏以致疎脫應按盜賊名數議



處一分遣標員遊巡儻不竭力捕賊分別參處如所請行四年十月丁母憂回籍 命督修江南水利尋因遲誤工程革職仍 命赴曲阜督修 文廟十三年十月署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實授乾隆元年十一月疏陳臺灣事宜一在臺置產流民例得搬取妻子不許攜帶親族但日久弊生應確實查驗其未置產並不守分之徒槩禁搬眷出洋一熟番地多爲漢奸所占請 敕巡臺御史及臺灣道親勘招墾定以疆界並請停番民樂輸穀石一命盜案內向俱招解內地院司完結但過海動經數月請由臺灣道招解御史審結知會內地督撫下部議行二年授倉場侍郎三年調戶部左侍郎四年遷左都御史五年六月疏言近今各部院辦案及議

覆事件並奉 旨發九卿會議案多遲延請 敕照定限完結違  
者議處 從之九月轉工部尙書六年授文淵閣大學士七年三月  
充 玉牒館副總裁六月教習庶吉士八月疏言江南淮徐鳳泗  
等處被災 特命部臣周學健往會督臣德沛辦理查黃淮泛漲  
皆有分洩故道以達江海挑濬宣洩又有成案可稽請 敕河臣  
星夜疏濬引導異漲歸江歸海又請令該督撫遴選幹員經理撫  
卹並令久任十一月 諭曰今歲江南疊被水災河防水利甚關  
緊要深爲懸念大學士陳世倌屢次陳奏朕見其中有中肯綮者必  
有以成厥績之功著卽馳驛前往會同周學健等查勘辦理尋奏  
水勢高下情形必須親勘請帶測量人員同往 從之十二月同

周學健等奏積水消涸情形并辦理事宜 諭曰朕將謂大學士  
陳世倌別有奇謀願畫且臨去時曾奏於歲內可使積水全消覽  
奏仍俟明年二三月間且所辦理原不過就高斌周學健所辦理  
之規模而潤色之又何必勞此一番往返乎九年正月給假回籍  
請開缺 上不允四月奏言臣出都道經山東聞有劇盜田豬頭  
等屢劫州縣署及庫又沛縣巨窩姚乾等聚盜有年見均就獲因  
各省俱有劫案關訊待質臣以爲此等大盜但數案審實卽應題  
請正法若因彼此關訊連年不結恐有疎虞請 敕山東巡撫喀  
爾吉善等就案速結毋使巨盜久稽顯戮 上韙其言十月假滿  
還職十年加太子太保十三年九月 命紫禁城內騎馬十一月

以錯擬票簽 諭曰雲南巡撫圖爾炳阿續參趙州知州樊廣德  
虧空一本例應撫參督審今內閣所擬票簽仍交該撫審擬經朕  
看出查詢始據改正且請交部察議夫察議者不過降罰了事而  
已然以五人在閣似此向有定例之事竟至辦理錯誤使朕萬幾  
之煩尙須審詳至此於心何忍豈不有愧張廷玉來保陳大受均  
在軍機處行走尙有交辦事件或係一時疏忽陳世倌史貽直著  
交部嚴查議奏尋議革職得 旨陳世倌自補授大學士以來無  
參贊之能多卑瑣之節綸扉重地實不稱職著照部議革職又  
諭曰朕前降旨謂陳世倌多卑瑣之節並非泛論卽如伊乃浙人  
而私置產兗州冀分孔氏餘潤豈大臣所爲今旣革職著諭山東

巡撫不許伊在兗州居住十五年八月來京恭祝萬壽賞還原銜令回籍十六年三月命仍來京入閣辦事九月兼管禮部事十七年充會試正考官十九年再充會試正考官策問黃河下流諭曰策問時務用覘士子學識主試官不當以己見立說上年順天鄉試問黃河北行故道今春會試問黃河下流皆孫嘉淦陳世倌一己私見究亦空言無補若以此爲去取將啟士子窺探迎合附和之弊其漸尤不可長嗣後有似此者必治其罪二十二年以老病乞解任諭曰大學士陳世倌雖年近八旬而精力未甚衰邁簡任綸扉歷有年所今以老病奏請解任回籍情詞懇切大臣中齒宿望高宣力久任番番黃髮爲班聯表率誠熙朝盛事

然老倦而思故鄉亦常情所有果其以衰老陳情者朕自由加體卹俾得榮歸鄉里以資頤養初未嘗強爲羈畱如張廷玉之年力旣衰朕卽允其歸田迨後輾轉獲咎乃其自取實非朕初意所及料也且陳世倌奏內旣稱爲其生母修改墳塋此亦人子未竟之責自宜及身而爲之著照所請准其回籍見任漢大學士原有二人不必開缺片補聽其自爲酌量如一二年後精神清健仍可來京辦事以昭優念老臣之意尋命加太子太傅二十三年二月

陞辭 御製詩章賜之詩曰夙夜勤勞言行醇多言黃閣贊絲

綸陳情無那俞孔緯食祿應教例鄭均自是江湖憂未釋原非桑梓隱而淪老成歸告能無惜 皇祖朝臣有幾人 賜銀五千兩

命在家食俸世信未及行病四月卒 諭曰大學士陳世倌老成端謹學行兼優簡任綸扉勤勞懋著前因衰老乞休情詞懇摯業允其所請復降旨優加錫賚並賦詩以寵其行俾得榮歸故里頤養天和俟一二年後精力未衰仍來京供職永承恩眷旋聞抱病邸第特遣御醫診視時命大臣存問冀其速痊得遂歸田之願乃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悼著再加恩賞內庫銀一千兩經理喪事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勤

右 國史館本傳

文勤公年少登科數歷中外垂六十年始得請 予告歷掌文衡

門生故吏徧天下相 高宗者十七年福壽近世罕比生平崇節  
儉講理學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上  
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事載洪太史亮吉更生  
集中然秉賦甚薄每日飯不過一甌或啜蓮實少許即可度一日  
而年躋大耋信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乾隆第六次 南巡公已  
歿矣時 諭祭歷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餘處 特命以公  
及文簡公列入尤異數也

右筆記陳其元撰





蔣廷錫

蔣廷錫江南常熟人初由舉人供奉 內廷康熙四十二年三月  
詔以舉人汪灝何焯與廷錫皆學問優長會試下第令一體殿  
試 賜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未散館卽授編修歷左右春坊贊善  
遷侍講侍讀庶子少詹事五十六年五月擢內閣學士六十年十  
二月充經筵講官雍正元年三月遷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 賜  
詩有在公勤夙夜懋績有賢聲之句十二月疏言 國家振興文  
教廣賢序以居業設廩膳以給養沿習旣久視爲具文生員經年  
未嘗一至學宮平居無親師博習之教則放蕩習成匪僻行作請  
敕學臣通飭府州縣衛教官凡所管生員務立程課令其時至

學宮面加考校相與講究經史以檢束身心勉修學行學臣於歲科考時卽以一學文章優劣定此學教職賢否則教者勉爲嚴師學者亦奮興矣又會典載順治九年定鄉設社學之制以冒濫停止請 敕督撫令所屬州縣凡大鄉堡立社學擇生員學優行端者充社師量給廩餼鄉民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學爲文者聽入則黨庠術序之法大備事下部議 從之二年五月奏請續纂 大清會典卽 命爲副總裁六月調戶部右侍郎三年三月轉左 命與內務府總管來保察閱京倉覆奏開溝墊土添橋架木各事宜 詔以鋪灰避溼恐米不可食墊於輒下爲宜餘悉如議七月疏言漕運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日濬

泉源山東漕河資汶濟洗泗之水而四水源皆微細全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天井魯橋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河口舊設管泉分司今雖裁汰仍設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疏濬盜遏者禁又濟兗二府爲濟水伏流之地若廣爲濬導則散湮砂礫閒者隨地涌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優資銀米歲終冊報卽爲州縣課最一日開湖地山東諸泉所匯爲湖十五各建長礎設斗門爲減水閘以時啟閉漕溢則減漕以入湖漕涸則啟湖以濟漕故諸湖名曰水櫃其後居民壅水占種斗門閘壩遂漸坍塌塞低窪多生菱草積沙處高與漕河隄等蓄洩無所請察勘未耕之地就低處悉行挑深以復水

櫃之法卽挑出之土築隄以束水櫃每湖開支河以承諸泉之入益漕水之流復建閘以時減放庶幾蓄洩得宜一日嚴築壩開壩日期按漕政考山東運河每歲十月初築壩通流分洩諸湖候來春二月冰泮開壩受水法至善也但法久玩生築壩每在十一月中未免過遲正月初旬開壩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必十月望前庶河冰未合便於施工開必二月朔後庶河水充盈漕運商船皆利一日修築坎河灘壩山東運河惟賴汶水一派分流南北濟運明宣德時築戴村壩於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河石壩於汶水北以節汶水歸海嘉靖時總河侍郎萬恭復堆積石灘水溢則縱之歸海水平則畱之入湖嗣雖歲有修築但恐時久頽廢萬一

汶水北注挾湖泉盡歸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小請  
敕總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築滾水石壩以爲蓄  
洩 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攜儀器與圖同總河齊蘇勒巡撫  
陳世倌履勘應如廷錫奏下九卿議行四年二月遷戶部尙書八  
月去順天鄉試正考官旣入閣 諭廷臣曰數年來蔣廷錫協同  
怡親王允祥辦理戶部事務秉公執正釐剔諸弊甚屬盡心而胥  
吏胥小徇私作弊之人未必無嫉妬懷怨者今蔣廷錫入閣典試  
或乘此造作浮言妄加謗議亦未可定場屋關係大典若聞中閱  
卷果有不公許應試舉子赴都察院控告奏聞若有不軌之徒假  
捏污衊之詞以洩私忿而撓公事則國法斷難寬宥著步軍統領

及順天府尹五城御史察訪查拏奏參從重治罪十月 命兼管兵部尙書十二月丁母憂 上諭內閣曰蔣廷錫在內廷侍從二十餘年恪慎勤勞朕御極以來凡交與部院事務皆實心辦理明晰妥協簡任農曹尤爲稱職且素性篤於孝道其母身享高年蔣廷錫朝夕承歡奉養惟謹朕優眷大臣推恩及於其母時加存問賜賚載頒今聞其母奄逝深爲軫惻特遣大臣前往賜奠茶酒加恩諭祭一次照生前例給予一品太夫人封誥並賜銀一千兩爲殯殮之資以示教孝勸忠至意 命廷錫在任守制給假數月奉母櫬回籍喪葬事畢來京六年三月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理戶部六月充纂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總裁七年七月 賜第及鈞

衡碩輔額十月加太子太傅八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八月命  
同果親王允禮總理三庫事務十月諭嘉廷錫與大學士馬爾  
賽張廷玉等贊襄忠勤賜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十年閏五月卒  
於官年六十有四遺疏入諭曰大學士蔣廷錫受聖祖仁皇  
帝知遇之恩直內廷二十餘載自朕卽位由學士升授侍郎卽旋  
擢尙書簡命爲大學士才識優長經猷明練其總領度支則謹慎  
出納釐剔弊端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其參贊機務則恪謹小心  
周詳慎密綸扉重地倚賴方殷上年忽患痰證特遣良醫調理漸  
次獲痊今夏舊恙復發每日兩次以疾狀奏聞方期夙疾有瘳豈  
料溘焉長逝朕心傷悼輟朝一日其所用棺殮之屬俱領自內府



己命內大臣率領侍衛賜奠茶酒其應得卹典察例具奏 賜祭  
葬加祭一壇諡曰文肅乾隆元年十二月入祀鄉賢子溥官至大  
學士自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蔣廷錫字揚孫以己酉生因自號酉君又號南沙常熟人少承門  
廕馳馬試劍顧盼自雄有魏收段成式之風稍長折節讀書文繁  
理富秀絕寰區出而與東南名士相角逐眾無不斂衽避之者康  
熙癸未成進士翰林供奉 內廷生平最工詩宋公漫堂撫吳時  
爲刻入江左十五子中而尤以畫名世或奇或正或率或工或傳  
色或暈墨一幅中恆閒出之而風神生動意度堂皇點綴坡石水

口無不超脫擬其所至直奪元人之席士大夫雅尙筆墨者多奉  
爲模楷焉詩有青桐秋風片雲等集頓挫瀏漓直闢坡仙之室自  
古詩壇畫苑合擅爲難自王右丞趙承旨外不數數覩而先生實  
兼二美其題陳仲美竹雀圖云以畫作詩詩細膩以詩作畫畫入  
神先生之詩情其卽先生之畫理也歟性恬雅愛士凡才藝可觀  
及天姿穎異者罔不羅致門下指授以成其材詩未見有傳人而  
畫乃遂多贗本矣歷官至大學士卒諡文肅其事業載 國史不  
具錄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文肅性豪爽周卹親舊不少吝 賜第外田宅無所增 御書扁

額萬幾賢輔無愧色云

右荻汀錄張維屏錄

鄂爾泰

鄂爾泰滿洲鑲藍旗人姓西林覺羅氏世居汪欽高祖屯泰國  
初率族來歸授佐領曾祖圖捫天聰五年從征明大凌河力戰陣  
歿授騎都尉世職雍正三年入祀昭忠祠祖圖彥圖襲世職官戶  
部郎中父鄂拜國子監祭酒鄂爾泰由舉人於康熙四十二年襲  
佐領授三等待衛五十五年遷內務府員外郎雍正元年充雲南  
鄉試副考官特擢江蘇布政使八月授廣西巡撫三年十月  
命署雲貴總督四年五月貴州狝苗負險肆橫議撫久無成鄂爾  
泰分三路進剿一由谷隆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焚其寨七進克  
長寨羊成望等奏於長寨增駐遊擊又以鎮遠土府刁澣霑益土

州安於藩凶詐計擒之者樂甸土司刁聯斗乞免死歸流奏給職銜示鼓勵尋奏狎苗及川販窩黨悉就擒上嘉其成功速議敘加三級又奏經理狎苗事宜十條一未獲犯中脅從者自首概寬免一苗民失耕種期免本年正賦一歸寨者月給米鹽撫恤並給耕種逾一月未歸田土賞兵一苗多占地仇殺令契開明界址官給印信承業一同名各照祖先造冊不知本姓者爲立姓一軍器悉繳隱匿及私造處決一兵不得欺陵官不約束嚴參一移貴陽府同知駐長寨化導一移長寨把總駐打壤寨控制一員弁聞劫掠卽擊一面申報獲犯會審毋袒徇部議從之十月實投總督先是四川烏蒙土司祿萬鍾擾東川府與滇接壤鄂爾泰奏改東

川隸滇 從之 命會同川督岳鍾琪辦理烏蒙事嗣招其魁祿  
鼎坤爲土守備萬鍾不就撫至是檄總兵劉起元整兵直入各寨  
投誠萬鍾遁鎮雄五年正月萬鍾潛投四川被獲解鍾琪軍前其  
黨鎮雄土司隴慶侯亦赴川繳印獻土敘功加二級 特旨給騎  
都尉世職三月鎮沅猓賊戕官焚掠剿平之獲賊首刁如珍等又  
廣西土府岑映震淫虐鄂爾泰曾奉 敕懲治 上命廣西巡撫  
韓良輔赴滇會議用兵鄂爾泰以滇粵相距遠貴州安籠與泗城  
接卽親往商六月映震惶懼乞改流存祀奏革世職免罪安置浙  
江原籍給其弟映翰頂帶奉其祖岑繼祿祀七月同楚省會剿謬  
衝花苗擒其渠餘眾歸順九月擒威遠猓賊札鐵匠降新平野城

李百聲等議敘加三級十一月招撫長寨後路生苗百八十四寨  
編戶口定額賦得 旨嘉獎授一等輕車都尉十二月攻破雲南  
猥賊窩泥種其六茶山地千餘里劃界建城設員弁議敘加二級  
先是前任雲南總督高其倬查奏安南國界有內地舊境百二十  
里應清理於賭呪河立界國王黎維禔奏辯復 命鄂爾泰清查  
給與八十里於鉛廠山下小河以內四十里立界 頒敕曉諭至  
六年正月國王具表謝鄂爾泰以 聞 上嘉其知禮仍 賞給  
地四十里又奏烏蒙設鎮駐總兵改貴州威甯鎮爲營置參將與  
鎮雄東川二營歸統轄並烏蒙設府治改鎮雄爲州隸之俱議行  
三月勦擒東川謀逆之法夏伙目祿天佑則補營長祿世豪等又

米貼土目祿永孝緣罪斬候妻陸氏句猓攏反調總兵張耀祖等  
攻門坎山所向皆克擒陸氏米貼平時廣西猓顏光色等不法提  
督田峻不能剿鄂爾泰調兵至賊殺光色等降六月 命總督雲  
貴廣西三省事務七年正月雲南卿雲見由一等輕車都尉加授  
三等男三月疏奏貴州丹江雞溝生苗向不服化前檄按察使張  
廣泗相機剿撫今攻克各寨苗眾投誠其上下九股及清水江古  
州等處以次甯貼敘功加二級九月奏乞銷去苗疆議敘 賞給  
曾祖圖捫封典俾昭忠祠牌位得以改書贈官 允之其苗疆功  
仍議敘尋加少保十二月奏新開苗疆立營設官事宜一八寨距  
都勻府九十里地方遼闊改都勻營爲協設副將駐劄一丹江逼



凱里素爲生苗盤據增丹江營設參將一九股尤强悍移黃施營遊擊駐施秉舊縣一清水河有南北兩岸居中增清江協設副將一鎮遠協原防清水江生苗今改爲營設參將歸清江協一天柱營近生苗向設參將今旣分設營汛改爲都司一古州爲都勻黎平要隘設古州鎮駐總兵改黎平協爲營聽統轄一營汛旣定設文員分駐增都勻府同知一駐八寨通判一駐丹江鎮遠府同知一駐清江黎平府同知一駐古州俱加理苗字據一所設同知通判於同駐官兵內各撥把總兵丁爲親標護衛一施秉舊縣添設施秉縣縣丞分駐從之八月八日烏蒙猥賊結涼山等蠻反總兵劉起元被害祿鼎坤姪萬福與賊合鄂爾泰飭諸將進討參將

韓勳大敗賊於奎鄉總兵哈元生復烏蒙同攻克大關與川兵會  
十二月擒萬福渠兇盡獲奏入 諭曰烏蒙改設府治之初諸事  
尙未就緒又值劉起元不善撫卹激成事端逆黨句連幾有猝難  
收拾之勢而將弁軍士奮勇爭先旬月閒削平寇亂此皆鄂爾泰  
平時節制封疆以公忠表率官僚以義勇訓練將士而臨機應敵  
又復調度有方用能迅奏膚功永安苗境論功行賞當以鄂爾泰  
爲先但念該督自聞賊變以來時時以先事疎防引過自責今軍  
事告竣不肖自居蕩寇之功屢次陳奏情詞懇切朕曲從其請以  
成其謙抑之素志九年六月疏奏烏蒙善後事宜烏蒙鎮舊設中  
左右三營請增設前營各遊擊一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中營駐

府城左營駐大關右營駐永善前營駐涼山鎮雄東川二營俱增設守備一分左右軍左軍守備各駐府州城鎮雄右軍守備駐奎鄉東川右軍守備駐阿白溪又改威甯營爲協設副將仍歸烏蒙鎮轄尋甸州增奇兵營設參將歸督標轄 從之尋奏全滇水利事宜一濬嵩明州之楊林海周圍草塘可開墾一宜良縣開河五其四灌田惟江頭村舊家河形高自胡家營北另開一道資灌溉一尋甸州尋州河有石難以灌溉應另濬沙河十五里一東川府城北漫海地肥水消令民承墾一浪穹縣羽河等處加修隄工一臨安等處修築工程暨通粵河道嵩明州河口俱查勘以時興工下部議行十年正月 陸見二月投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

辦理軍機事務 諭曰大學士鄂爾泰節制雲貴廣西三省歷有  
歲年於所屬苗疆悉心經理使蠻夷慕義向風咸登樂土至於古  
州等處生苗自昔未歸王化鄂爾泰運籌調度勦撫兼施俾苗人  
懷德畏威抒誠內嚮疆域開拓邊境輯甯數年以來功績實非尋  
常可比鄂爾泰著授一等伯爵世襲罔替四月 諭曰朕與鄂爾  
泰面加商酌新疆遼闊兼有內地舊汛非古州一鎮能統轄都江  
清水二江地界形勢兩路劃然牽合歸一終難控禦而古州鎮處  
都江適中清江協處清江適中遙對雄峙各踞要區若於清江協  
裁去副將改設一鎮將新疆之丹江營與內地之銅仁鎮遠黃施  
天柱石阡平越等協營俱歸管轄其餘都勻協黎平營並新設之

上江下江諸協營俱隸古州鎮轄則數千里之苗疆可無鞭長不  
及之慮更屬妥協著將清江協改鎮時大軍剿準噶爾七月命  
督巡陝甘經略軍務九月奏報我兵敗北路賊於額爾得尼昭賊  
遁必由畢躋一路中有衮塔馬哈戈壁係要隘咨行署甯遠大將  
軍張廣泗選將弁堵截並令廣泗繼進以壯聲援得旨嘉獎又  
奏屯田事宜一總理屯田大員頒給關防一客民首報地畝分別  
給工價其夫役等工價口糧外加賞衣帽銀一夫役在甘涼肅雇  
募地方官出結以免逃逸沿途給口食並築土堡客居一屯田諸  
務令所在有司協理一各項支用銀令總理屯田大臣奏報在軍  
需銀內支者另行報銷十一年五月奏言明歲大兵前進阿勒后

應先將特斯台錫里二處所駐兵令秋後至科布多水草佳處並  
於札卜堪察罕鄂羅木築堡規守臺站運路又於塔木託羅海額  
克阿喇勒默爾根西納所在各駐兵四千俟進剿時卽前至科布  
多候調遣俱從之六月還京仍兼兵部事十月充八旗通志總  
裁兼署吏部十二年二月奏參兵部堂司官造冊朦混冒銷驛站  
錢糧上以鄂爾泰實心任事議敘加一級七月署鑲黃旗滿洲  
都統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穎館總裁五月台拱逆苗叛鄂爾泰  
自以從前籌畫未周請罪並陳疾乞賜罷斥削伯爵暫假調理  
得旨卿才品優長忠誠任事歷經簡用未負朕恩今以抱病虛  
羸懇請罷斥情詞皆實著解大學士之任削去伯爵俾得悉心調

攝至於古州苗疆從前石禮哈等皆曾奏請用兵朕悉未允行及鄂爾泰爲滇黔總督以此事必應舉行剴切陳奏朕以鄂爾泰居心誠直識見明達況親在地方悉心籌畫必有成算始允所請命其慎重辦理彼時苗民相率向化成功迅速朕心甚悅特錫伯爵以獎勵庸乃平定未久苗卽數次蠢動近則直入內地煽惑熟苗焚劫黃平一帶地方居民受其擾害朕詢問情由鄂爾泰亦以出於意外爲詞是從前經理之時本無定見布置未協所致則朕昔時之輕率誤信亦並無以自解國家錫命之恩有功則受無功則辭乃古今之通義今鄂爾泰請削伯爵於情理相合朕鑒其悃誠而俞允之並請將前後情事宣諭中外以示吾君臣公而無私過

而不飾之意尋 命仍畱三等男爵八月 今上御極 命同莊  
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張廷玉總理事務十二月 詔  
授一等輕車都尉並前男爵爲一等子乾隆元年二月充會試正  
考官七月充三禮義疏總裁二年五月充農書總裁八月查直隸  
河道九月奏言永定河上游無分洩下游不得暢達以致爲患請  
於半截河隄北開新河卽以北隄爲南隄沿之東下入六道口經  
三角淀北至青沽西入大河更作洩潮埝數段俾沙停埝外水歸  
河中則下口無阻再於上游河身自半截河以上挑濬深通南北  
岸分建滾水石壩四各開引河一合清隔濁補救無難又言千里  
長隄爲數十州縣保障隸霸州保定文安大成境者最險要今年



風浪摧壞擬於淀口出口處至陶家營築培隄工照底闊頂突法修成坦坡形龍堂灣轉角處補築月隄以資重障疏大隄對岸支河淤淺禁攔河疊道俾得暢達又言靜海縣北至獨流內受淀水外當河道亦最險處請於東岸建滾水壩開引河注之中塘窪疏通下口達海建閘防潮下王大臣議行十一月 命爲軍機大臣兼領侍衛內大臣十二月以總理事務議敘由一等子加騎都尉併授爲三等伯 賜號襄勤三年兼議政大臣四年二月充經筵講官先是南河河道總督高斌請開新運口論者以爲不便至是上命鄂爾泰閱視四月奏言漕河運口因時制宜屢經改易今所建新口離黃稍遠可避倒灌不無小效臣愚以爲可用圍水挑

壩稍短應再築長壩圍過水口一如磨盤墩式俾外通大溜抵黃  
內引迴流入運其新運口內頭二三壩向東轉北及天妃閘舊運  
河路自三壩向東南灣轉而北過越閘卽河臣擬改新運河路舊  
河直接新路紆曲爲漕運計應行舊河今新建閘壩未開仍取道  
天妃閘旣屬便利永宜遵行又言陶莊引河長而稍曲旋開旋淤  
築引河法宜徑直乃能迅駛頭沙並須頭迎溜尾順溜放水及時  
臣擬定河頭於舊之東迎溜處東北直下四百六十餘丈尾對惠  
濟閘仍係順溜俟大溜盛時開放再於對岸上流二壩三壩間接  
築挑水大壩令黃水全勢趨北倒灌之處可免得 旨如所請行  
又言湖河機要二事一天然二壩不宜開免湖水全洩並興化鹽

城等縣水患一毛城鋪壩已經變遷宜酌復河取直兼放淤培岸  
省培壩費下大學士九卿議從之時河東總河白鍾山奏復漳  
河故道諭鄂爾泰於歸途勘奏尋奏言漳河故道有二由山東  
邱縣城西者舊跡全湮難以開通由城東者疏濬較易應自和爾  
寨村東承漳河北折之勢接開十餘里至漳桐村入舊河卽於新  
河頭下東流入衛處建閘衛水弱啟以濟運足用則閉再於青縣  
下另建閘壩酌水勢分洩以保萬全從之五月加太保七年三  
月充玉牒館總裁十二月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畱中事洩  
於鄂咨安命王大臣密實請將鄂爾泰革職鞫問諭曰仲永  
檮如此不端之人鄂爾泰於朕前屢奏其端正黨庇顯然久在朕

洞鑿中若欲將伊革職拏問則已於前日降旨何待爾等今日之  
奏請蓋以鄂爾泰乃 皇考遺畱之大臣於政務尙爲諳練若以  
此事深究不但罪名重大承受不起而國家少一能辦事之大臣  
爲可惜耳但其不擇門生之賢否不訓伊子以謹飭朕亦不能爲  
伊屢寬也鄂爾泰著交部議處以示薄罰尋議降二級調用奉  
旨抵銷畱任八年管翰林院掌院事十年正月以疾請解任調理  
上慰畱三月加太傅四月卒遺疏入得 旨大學士伯鄂爾泰  
公忠體國直諒持躬久任邊疆茂著惠績簡領機務思日贊襄才  
裕經綸學有根柢不愧國家之柱石允爲文武之儀型嚮用方殷  
倚毗正切昨冬忽嬰痰疾朕心屢念選醫調理存問日頒今春病

勢有加朕往看視加銜太傅冀其獲痊不意竟至不起朕心深爲震悼親臨祭奠輟朝二日披覽遺疏具見忠君愛國之悃忱尤爲追念不置昔 皇考有配享 太廟遺詔著該部遵奉舉行並入賢良祠加祭二次尋 予祭葬諡文端二十年甘肅巡撫鄂昌與詩詞悖逆之胡中藻倡和事覺革職治罪 諭曰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且與其姪鄂昌敘門誼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其詩中讒舌青蠅供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卽張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爾泰胡中藻爲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遇 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爲耳不然何事不可爲哉使鄂爾泰尙在必將重治其罪爲大臣植黨者戒著撤出賢良祠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諸五閣臣中 詩曰業師祇三人其一情向剖

皇考重英才率 命書房走鄂蔣以閣臣蔡法列卿九胡顧劉

梁任邵戴來先後其時學亦成云師而實友不足當絳帷姓名茲  
舉偶鄂其中巨擘內外勤宣久初政命總理顧問備左右具瞻鎮  
百僚將美惠九有好惡略失尙性陰陽則否遵 詔命配享旌善

垂不朽鄂爾泰弟鄂爾奇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  
編修雍正元年三月充山西鄉試副考官六月遷侍讀七月擢詹  
事府詹事四年五月署國子監祭酒九月授工部侍郎五年教習  
庶吉士六月調禮部七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八月充會試副考  
官尋 命總理國子監事署兵部侍郎九月升戶部尙書兼管步

軍統領十年充繙譯鄉試正考官十一年九月直隸總督李衛劾鄂爾奇捉拏越控細事濫用部牌庇護私人並壞法營私紊制擾民各款 命革職交王大臣等會鞠得實加倍治罪得 旨鄂爾奇受朕深恩有玷職守大負伊兄鄂爾泰教訓理宜從重治罪朕念鄂爾泰裨益國家政務甚多以之相抵鄂爾奇加倍治罪之處著從寬免十三年卒鄂爾泰子六鄂容安鄂寶鄂弼鄂甯鄂圻鄂謨鄂容安鄂寶鄂弼皆自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昔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爲終身憾枚猶得見鄂文端公公方頤廣頰鬢髯若神色溫而語莊面兼春秋二氣自命過高常卑視古

人氣出其上然於近今人才一善一技不肖忘以爲坐政事堂批  
敕尾非宰相事也宰相事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  
則姑就其文章之表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訪如飢渴胸  
中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溫卷者己未禮闈撤公立宮門向閣學  
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閱人文所卜悉不讐惟袁枚一人驗  
耳聞出君門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故公年家子聞甚喜而此科  
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然枚聞雖感公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  
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謁謝壬戌試翰林繙譯枚最下等公所  
定也啟糊名大恨召枚往賜飯與深語且曰觀汝狀貌 天子必  
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辦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嗚呼公



之知枚如是枚既早退不獲有所建白以彰公知人之明意欲報公以文章而公之行事又無從搜輯屢呼負負今年秋公長子容安來督兩江將趨庭時所腹存手集者命枚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 國史之遺謹按公諱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西林者其舊居部落也高祖屯泰率汪欽七村人投 太祖高皇帝曾祖圖捫襲佐領征大凌河陣亡父拜官國子監祭酒公以舉人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將杖之公袖匕首見曰士可殺義不辱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鄉試還授江蘇布政使康熙末搢紳橫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大創之設春風亭招

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參中門迎奴奴來  
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  
亦無如何巡撫雲南先是雲南貴州廣西三省苗屢撫屢反公奏  
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  
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盈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  
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呈生年月日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  
鑄三省總督印付公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張廣  
泗張允隨元展成哈元生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  
然土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  
束心終不甘諸漢奸又陰嗾之改歸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

泥滇黔之泗城長寨車擺夷粵之西隆州相繼驛騷鎮沅苗縛知府劉宏度於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然後剖心祭旗公慙怒次骨奏請僞職討賊贖罪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優詔不許公感上恩益奮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刳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膽裂繳上苗寨弓刀槍礮軍器無萬數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號庚戌橋開通滇黔路八百餘里先是孟茂苗與老撾國相連明正德間作亂兵部尙書王驥率兵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嘗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環花衣焚香俯伏憇子葦子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倏錢寶布金

盤銅蟒等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  
岐豆如栗子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  
心安封襄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會準噶爾未平 命公爲西  
路經略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敝中  
華無益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竟罷兵與天下休息  
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祕外莫能知每具一  
疏雖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 上必嘉獎忠誠頒示天下嘗云朕  
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小大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  
以故公所到處巡撫以下出境千里拜謁虔若天人從雲貴入相  
入總兵跪送泣曰公行矣某等無以報願昇公須臾望見顏色公

未及荅八人者素拳勇直前擊去輿夫各頂珊瑚冠肩公而行數里外一總兵忽亡去七人喪耦不得已皆散行百里外見草中孔雀翎彪然膝行奔前抱公鞞大慟聲盡咯血則前亡去總兵狼山鎮某也公亦濟然淚承睫下入朝首薦之遷松江提督公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迹無所避門庭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已督三省時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峒八達粵之楊林諸河俱宣流貫行商貨屬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高其倬楊名時俱獲罪楊待鞫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談移日從者放儀仗酣睡或四散新撫朱綱欲

人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洵洵欲爲變公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羣  
蜂攢噬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貴州巡撫何世璠  
以名儒爲樞道李日更所劾公昭雪之經略歸世宗命戶部尙  
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枋禁盤匱械窰之屬必具已報齊矣命昇  
堂上几視之以爲竊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趨  
入朝奏事畢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居手書公忠彌亮四字賜  
之侍衛十人捧而隨公公入宸翰亦入聞府中無園圃命以  
藩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公弟爾奇提督九門  
兼兵部尙書公力爭不允又能容受直言雲南司道賀慶雲見  
大理令劉某獨曰某眼眯實不見慶雲公默然心嘉其直薦之枚

初見公便問張奭稱羌夷一氣所生公報虐以威虔劉太重公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 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羸而奔擁 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溼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羸傷虹潰未已公竟不知也乾隆元年每行一政下一詔海內喁喁拜泣歌舞以爲堯舜復出有歸美於公者公悚然曰天生聖人社禋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年六十九薨 天子親奠配享 太廟諡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干卷子某某

右行略袁枚撰

張廣泗之征丹江也來辭公牘記軍事數條將請公處分公餽諸燕寢竟日管絃鏗鏘口不及軍事張不得已請閒公問何爲曰軍事公正色曰吾以汝爲能辦賊者故用汝不料汝非將才也用兵之道變化無方故曰關外將軍主之其隨時制勝豈我與汝今日所能預定耶惟兵少或糧不足者當問總督而我部署久定故懼而飲汝汝尙何言諸將聞之皆心折駭伏初廣泗知思州府說公取古州八萬云其地廣千餘里在黔粵之交分兩省觀則在外合兩省觀則在內廣泗乞到黎平探知形勢可以奏功公卽調廣泗知黎平黎平諸葛營者古州形勝處也後倚大山西接懷遠中有



五大臺登之見大小丹江苗俗傳孔明登後無人登登輒頭痛廣泗到卽輕騎登臺苗望見廣泗指揮臺上驚將圖已卽聚眾張檄下坡處廣泗心動不宥下宿於臺次日五鼓大霧從山背銜枚下苗驚以爲神歸盡得其出入要領啟公招降都溶兩江苗而征丹江九股苗世宗慮廣泗新進好事命內臣牧可登春山至軍營參謀至丹江已平世宗大悅授廣泗貴州巡撫召公入都公薦廣泗爲巴里坤副大將軍征阿拉蒲坦先是大兵屯巴里坤山北人馬多凍死廣泗往請於大將軍查郎阿曰賊不畏冬以能移家故也賊能往我亦能往盍學賊移家法覓向陽有水草處立營查不信廣泗率所領兵如寇法其年兵無死者馬廐肥如初敗賊於

木壘城殺無算生擒六百人 世宗大悅命總督湖廣會古州苗  
反煽連楚粵諸孽陷思州清平 世宗切責公命刑部尙書張照  
都統德希壽督師貴州照等奏改流非策 世宗愈怒廣泗奏善  
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效力軍前會 今上登極加廣泗七省  
經略銜督兵貴州羣苗呼曰上諸葛營老子又來矣慎勿與戰望  
旗幟輒走廣泗奏張照等所以無功者分守兵戰兵爲二故也黔  
兵本少而又分之何以辦賊請調全省兵齊集鎮遠以通雲貴往  
來之路 上許之廣泗率三萬兵張強弩追苗至凱里香山山有  
牛皮箐當四山之凹深數百丈闊三里苗避弩爭走箐下廣泗據  
山築長圍四面環之苗無所得食相枕籍餓死者四十餘萬人三

省猺獠爲之一空嗣後古州雞尾擺處俱改衛設屯而羣苗亦不復反矣哈元生者河間人也高鼻長髯以守備從公征苗每戰輒陷陣擢安籠鎮總兵烏蒙之役賊數萬營官防海子張旗鼓噪元生率兵四千討之賊有名黑寡者號萬人敵每大呼鷹爲退飛戰日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以左手格槍右手拔箭刺之槍應手斷而黑寡業已受箭落馬一目出矣元生斬首揭竿上羣賊奪氣退走追至得勝坡別寨苗起應之聚眾鳳凰山元生知眾寡不敵乃密令參將康世顯等夜率土兵暗繞賊營分左右隊伏山下約曰聽號礮起次日黎明元生率兵挑賊賊盡出官兵不動待賊將近忽礮發聲元生舞雙刀衝陣山後奇兵突至賊敗走追之盡俘其

眾元生手擲一賊於空中高數丈以刀揮之作數段墜羣賊大駭以爲神勇嗣後望見安籠鎮旗纛卽逃無敢格鬪者 世宗召見賜宴以元生回部人不漢食命光祿寺別具特羊之餐二人者至公家皆供掃除之役若隸子弟然

右逸事袁枚撰

雍正初 世宗憲皇帝勤求民瘼鯨寡有辭于苗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錯又必歸并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卽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

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糧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司一娶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廣西土府州縣尙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甯太平思恩慶遠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畱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

外餘皆土目橫於土司且黔粵向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隆州與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闕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諸土司其江內之滇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諸夷巢穴深遠出沒魯魁袁牢間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迫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羣苗之責苗患甚於土司而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踞其中羣寨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

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勦撫不可此貴州宜治之邊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煙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盜治盜苗獮無追賊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鎮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擒爲上兵勦次之令其自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爾泰才必能辦賊六年復鑄三省總督印令鄂爾泰兼制廣西於是自四年至九年諸不法土司悉改流而羣苗亦先

後歸順

右記魏源撰

純皇帝卽位時承 憲皇嚴肅之後皆以寬大爲政罷開墾停捐  
納重農桑汰僧尼之 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謠有乾  
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一時輔佐之臣如鄂文端爾泰  
楊文定名時朱文端軾趙泰安國麟皆理學醇儒見識正大故爲  
一代極盛之時也

乾隆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士互相推奏漸至分  
朋引類陰爲角鬪 上習知其弊故屢降明諭引 憲皇朋黨論  
戒之胡閣學中藻爲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張黨爲寇仇語多



譏刺 上正其罪誅之蓋深惡黨援非以語言文字責也故所引  
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緩愚誕皆置諸閒曹冷局終身不遷其  
官雖時局爲之一變然多獲奇偉之士有濟於實用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彭維新

彭維新湖南茶陵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遷贊善諭德五十二年充山西鄉試副考官五十九年七月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十一月授山東學政雍正二年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授浙江學政三年遷少詹事四年六月授直隸按察使十月調河南遷浙江布政使六年三月擢禮部右侍郎七月調刑部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七年二月調吏部右侍郎尋命往江南會同巡撫尹繼善清查積欠錢糧七月署江蘇巡撫八年奏臣等清查歷年積欠奉旨分晰官侵吏蝕民欠三項並許侵蝕自首者免罪雍正七年三月起查至本年十一月內通計首出侵蝕

銀四百餘萬其未首與首而未盡者仍陸續補首惟胥役土棍中  
尚有希冀觀望將侵蝕之項誘壓鄉愚囑託親友代認作爲民欠  
者見在嚴示稽查逐細研覈俾免混淆以積弊俱清爲事疏入報  
聞又奏清查善後事宜四條一錢糧宜歸併的戶一科則便民  
小單宜給發一關係錢糧緊要簿冊宜存貯內署一版圖清賦之  
法宜行 詔與尹繼善李衛會同詳酌九年正月轉吏部左侍郎  
十一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十年五月署刑部尚書閏五月調署  
戶部尚書十一年二月協辦大學士事十一月 命稽查京通各  
倉尋總理戶部果親王允禮劾奏維新植黨營私壞法欺公等款  
一將彭燕貽秦休四十九僧保等濫行保舉一私借戶部存公銀

一千八百兩一倒提年月爲周本清捐監一將費揚古已入井田之地違例撥還一例應歸旗之劉太等准入民籍一達爾濟等應納買地銀兩代爲延緩一遺失小票之監生陳彥拭仍給部照一徇庇四十九承買官地一李樹德入官家產行文暫停變價一沈摺呈堂稿三十一件一袁大偉謝昊不准寬免之稅項批令行查一受許秉義衣帽紗緞疏入 詔革職交部嚴審定議十二年四月刑部鞫審維新罪款除輕罪不議外其私借飯銀一千八百兩照監守自盜例擬斬監候 諭曰彭維新受朕深恩不次擢用爲戶部尚書且令辦事內閣數年來所以委任優待之者至深且厚伊苟具有人心必無忍於背負之理況伊歷任庸碌無能朕誤視

爲過於拘謹限於才力種種將就今在戶部衙門輒敢徇情作弊植黨營私將怡賢親王殫忠竭力多年經畫之良規任意更張甚屬可惡今刑部等審訊此案竟敢懷挾私心公然在朕前巧於舞弊將應行詰問根究之處一槩朦混開除反將那用飯銀輕罪一條擬以大辟似此輕重出入之間顛倒錯亂高下其手朕實不料福敏張照等職司刑官而敢於爲此詐僞欺朦之舉也此案著刑部堂官另行確審定議具奏儻仍敢固結徇隱朕必親自審訊將刑部堂官與彭維新一體治罪八月刑部覆奏維新居心巧詐賦性貪鄙植黨營私婪贓壞法或背旨以市私恩或徇情而誤國帑妄作威福收支畱難擅用官銀沈摺部務甚至將國家定

例並怡賢親王在戶部歷年整理經畫之良規肆行變亂任意更張法實難寬情殊可惡查律載官吏挾詐欺公變亂成法者斬監候維新應治罪如律 從之十三年八月 今上御極釋其罪十月 命署左都御史尋丁父憂回籍乾隆三年七月復授左都御史御史王俊劾維新前罹重罪蒙 皇上恩宥俾署左都御史事時維新已聞訃丁憂乃公然入署視事及聞停止在任守制之旨方請回籍守制身爲大臣罔顧綱常難以再掌風紀下大學士九卿議革職得 旨彭維新朕素不知其人御極之初曾有言其人才可用者朕因係 皇考舊臣所犯罪案尙有可原之情因加錄用未幾伊卽以親喪回籍近因左都御史員缺朕以彭維新服

制已滿例應起復原官是以降旨補授亦未有在朕前薦揚之者  
今經御史奏參大臣等議以革職此屬循常照例但當時大臣官  
員在任守制者頗有之卽如彭維新此等情節者亦不止伊一人  
可將大學士九卿等所議原摺暫行存貯至彭維新之爲人朕究  
未深知其從前丁憂後到任之處朕更無從得聞仍著彭維新來  
京候朕召見時再降諭旨十二月 諭曰彭維新到京奏稱雍正  
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命臣署理左都御史臣以未經到任則終制  
下忱難於上達是以於十月十八日到任隨繕本奏懇終制等語  
彭維新於十三日奉旨署任之後十八日未到任之前曾經謝恩  
奏事並非未到本任不能奏達終制下忱也何得引此以卸過至

伊被參之時雖聞召旨亦應在籍具奏辭職今親自來京而辭職之語亦甚泛泛是其戀職之心顯然可見著照大學士等原議革職六年授戶部侍郎九年正月擢兵部尙書三月充三禮館副總裁十年充會試副考官尋充經筵講官十二年以議處總兵高奇一案違例邀譽下部議革職十四年復授左都御史十五年八月以議協辦大學士阿克敦應否給俸互相推諉議處各部堂官都察院辦理遲延亦應議處 諭曰彭維新屢經獲罪廢斥之員朕復用爲左都御史苟有人心自應痛自改悔以贖前愆今自任事以來全無振作之氣辦理此案復一味隨眾瞻徇深負朕恩仍革職三十四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趙國麟

趙國麟山東泰安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五十八年授直隸長垣縣知縣雍正二年遷永平府知府九月遷大名道四年四月調清河道八月遷長蘆鹽運使五年擢福建布政使七年調河南布政使八年擢福建巡撫十一年疏言福州府常平倉向裁大使歸知府管理倉儲府廳縣額徵米穀四十餘萬爲數繁多請將興化府倉大使移調常豐興化府倉歸經歷管理九月請設臺灣府學及臺灣鳳山諸羅彰化四縣學訓導各一皆下部議行十二年調安慶巡撫十三年疏言壽州新分鳳臺縣田賦混淆等則莫辨無魚鱗底冊可稽有豪強兼併愚懦包賠之弊請履畝清查如有隱漏

及避重就輕者准首報其地少糧多之戶亦令勘明歸正不得踰  
八月之限部議從之乾隆元年御史蔣炳奏准州縣徵收錢糧  
照部頒定額刊印由單申送布政使覈明分發花戶儻有飛洒增  
添將原單交甲長里長赴州縣改正仍令花戶於錢糧完日繳單  
彙送布政使查覈國麟以安省大州縣不下十餘萬戶合計通省  
卽有數百萬由單由司覈發恐誤徵收並遲兵餉且花戶繳單不  
齊必差役催取或偶遺失更啟索詐見在每年照實徵簿刊易知  
單徵收日給花戶花戶查對不符請於完糧時照簿改正甚屬便  
民似應仍舊至里長久爲民害已裁未便復設所有由單送司繳  
司甲長里長改正之處請停止部議准行二年疏言安省舊置官

田收租養馬歲入稻豆萬五千四百餘石歲豐取盈歲歉減收除  
驛站額支外尙餘六千五百餘石報出歸公遂成定額兵部奏銷  
與正項無異無論豐歉照額取盈民多賠累請豐年仍照額收歲  
歉卽以收成分數酌減至有馬田州縣通水者例碾米解省水腳  
係州縣捐發請每石給水腳米三升卽於馬稻內開銷庶免延累  
其不通水州縣收積無所用請照時價糶銀充餉官民有禱下部  
議行先是內閣學士方苞條奏常平倉穀原定存七糶三法南省  
地氣卑溼應分別糶半存半糶七存三因地制宜部議以南省各  
屬高下燥溼不同應糶七糶半令督撫詳覈議奏至是國麟請將  
安省所屬州縣不濱大江地氣高燥及卑溼而非最下之區仍遵

存七糶三例其臨近江湖地形卑下及山陬嵐霧尤甚者糶半存  
半部議如所請行三年授刑部尙書十月調禮部尙書尋兼國子  
監事四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二月充會試正考官三  
月請頒發 御纂經書十三種貯禮部順天府俟鄉會兩試送內  
箴應用庶評文有所依據 上如所請六年三月御史仲永檀疏  
參內閣學士許王猷邀同九卿往民人俞長庚家弔奠國麟親往  
跪奠以物議沸騰復將原帖追燬國麟請解退得 旨仲永檀奏  
參大學士等弔奠俞姓之事經王大臣查訊全屬子虛其言出於  
于枋伊已自認與大學士毫無干涉趙國麟被謗之處已明無庸  
置辨著照舊供職是年四月國麟復請解退 上仍慰留之先是

給事中盧秉純奏參國麟於永檀劾奏經 皇上面詢時佯爲不知出後告伊戚原任光祿寺卿劉藩長自鳴得意又稱藩長於奉旨休致後國麟告以係蔣炳所參 上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面質藩長國麟藩長稱曾以國麟回奏事告秉純秉純遂揣摩情狀入奏言詞過甚又堅稱國麟並無蔣炳曾參之語 上以此事有無在疑似閒從寬免究六月 諭曰趙國麟素稱理學且身爲大學士與市井庸人劉藩長結姻且在朕前保奏甚屬不合較仲永檀所參之事其過孰爲重大朕令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諭以大臣之義進退之禮伊自當朝聞命而夕拜疏乃遲之數日竟無求退之本是其意以爲朕雖責備仍復轉念優容朕御極

之初見其人屬老成且素聞伊畱心理學是以內升尙書復將伊補授大學士數年來所匡贊者何事所建白者何言爲朕所倚重而必不可棄者何具尙可忝竊大學士之職乎伊初在福建巡撫任內薦舉劣員王德純一案部議降調朕畱中未發今旣不知自處不得不明加處分著降二級調用畱京候補尋授禮部侍郎七年正月擢禮部尙書二月以病乞休 上未允七月復乞休 諭曰趙國麟以獲罪降級之員朕加恩復用爲侍郎伊彼時以官止亞卿照常供職使人見其無悻悻求去之意及洊擢尙書卽託病求罷朕屢次慰畱伊仍執奏再三儼然以進禮退義之大臣自居夫進退大臣之禮朕豈不知如遇當以禮待之大臣而年力衰邁

卽卧理中書可也或優詔歸田亦無不可然非所論於趙國麟伊  
試返而自思外任巡撫內任大學士尙書何所樹立而忽於末路  
託名進禮退義以自表其風節居心不可問矣趙國麟著革職在  
咸安宮效力行走八年 恩准回籍十五年八月恭祝 萬壽  
恩賜禮部尙書銜十六年十一月故

右 國史館本傳

泰安趙先生諱國麟字仁圃進士歷官大學士幼孤貧事母至孝  
就傅讀書篤志力行不同流俗當官清冷絕塵愛民如子所歷皆  
有惠政先生家居倡建泰安書院日與士子講明程朱之學一時  
從遊之士皆可觀焉卒年七十七身外無長物詒其子孫者書一



屋規十數方而已著有日記數冊道光九年入祀鄉賢祠

右學案唐鑑輯

趙泰安相國國麟山東人理學名儒 純皇帝卽位之初首擢綸  
扉公亦以古大臣自期一時吁咈都俞朝野傳爲盛事後有民人  
俞長庚父死延諸大臣往弔唁謝以重賄或言公亦偕往爲仲副  
憲永檀所劾公力爲辨白其事終無左證 上以其言慙急殊失  
大臣之體乃左遷公爲禮部侍郎公謝病歸故里十數載始薨云

右錄宗室昭棟撰

嵇曾筠

嵇曾筠江南長洲人父永仁以生員隨福建總督范承謨幕康熙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誘執承謨脅永仁降不屈亦被執十五年與承謨同遇害四十七年承謨子時崇任廣東巡撫以永仁隨承謨殉難疏請贈卹並從祀承謨祠部議生員無贈銜例 特敕追贈國子監助教准其從祀雍正二年入祀昭忠祠曾筠母楊氏守節八年 賜忠節流芳額乾隆二年 賜人倫坊表額並建坊曾筠康熙四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五十六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提督山西學政六十年遷左中允尋遷侍講雍正元年正月 命入直南書房復 命兼上書房行走二月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署河南巡撫三月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六月遷兵部左侍郎是月河決河南中牟縣 詔曾筠往督築七月奏劉家莊漫口合龍十一月奏十里店漫口合龍俱下所司知之向例江南河應各員每歲冬領帑購料備用曾筠疏請豫省黃河兩岸工料亦照此例於每歲冬預撥司庫銀發沿河州縣買貯備用不敷近河百里內外亦發銀購買量給運價庶險工應手不致遲誤下部議行二年正月疏言沁橫交會之鈔期營秦家廠一帶皆頂衝請於倉頭口對面橫灘開引河一道俾水勢順流由西北逕達東南勿令激射東北再釘船幫大壩宜鑲建雁翅幫護更於大壩上下酌建挑水壩二三座頂衝勢可減壩工穩固 詔允所請又言兩岸

隄工久未加幫在在危險北隄起滎澤縣訖山東曹縣界南隄亦起滎澤縣訖江南礪山縣界臣同總河齊蘇勒勘明最險應修處共長十二萬三千七百九十六丈請動帑興工部議從之四月特授河南副總河駐武陟縣專管河南河務曾筠奏河工調遣不敷請設標下河兵王大臣議駁得旨若無標下河兵難供驅策著再議尋議就近撥河南撫標及河營兵弁隨工調用七月疏言鄭州大隄石家橋迤東一帶大溜南趨應於迎溜處下埽簽椿復於埽灣處建礮嘴壩一中牟縣拉牌寨黃流逼射應下護岸埽加工鑲墊建礮嘴挑水壩二其穆家樓隄工坐當頂衝處亦應下埽加鑲陽武縣黃河北岸祥符縣珠水牛趙二處隄工近因南岸

中牟迤下新長淤灘大溜北趨成頂衝勢應下樓岸順埽下加鑲  
墊以資鞏固部議均如所請十月疏言小丹河自辛句口至河內  
縣清化鎮水口二千餘里輝縣五開安陽縣之萬金渠及恆河閘  
昔人建閘開渠引水灌田照官三民一之法通漕便民但日久弊  
生守口之夫違禁賣水致運河淺澀請 嚴飭管河各員稽查三  
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如賣水阻運嚴治其罪下部議行三  
年三月疏言祥符縣南岸回回寨對面淤灘直出河心致河勢南  
趨回回寨以下迤南等處係單隄且逼省城關係甚重應由北岸  
舊回回寨至官路李家店一帶舊河身濬引河一道引漕直行俾  
成東西之勢隄工可得保固 諭與齊蘇勒酌量相度而行五月

同齊蘇勒奏勘地形西高東下引河可開並於南岸建挑水壩二  
逼流入引河 上報可四年二月疏言衛河水勢奔騰河底浮沙  
隨濬隨淤請於汲縣湯陰內黃等處築草壩二十六直隸大名縣  
張兒莊亦建草壩一首尾接應以濟漕運四月又言鄭州薛家寨  
等處隄卑溜衝請增修埽壩等工均如所請行五年正月 命兼  
管山東黃河隄工二月條奏河工六事一埽料以柳束爲重豫省  
向有柳園漸爲河水所浸而此埽被淤官無界址民多隱占請  
敕撫臣將見存柳園勘明立界淤地查補還額並飭河員廣爲栽  
種一印官專司民事係撫臣題授河員專司河工係河臣題授設  
官分職雖有定制民事河工原無岐視請令河臣撫臣會同保題

升調一豫省隄工向例撥江南河兵千名輪班防守嗣因往返需時撥堡夫五百代充但工長汛險不敷驅策請仍照千名之數於堡夫內撥補足額其江南撥到千把總六員令各歸專汛片設千總二把總四分隸開封南岸河廳管轄毋庸調撥江南千把總再於原駐武陟千總二員內移其一駐歸德汛所撥河兵百名交該弁管領一豫省大隄每二里設堡房一令堡夫居之修墊水溝巡查鼠穴今臨河月隄請照大隄例增建堡房防守一祥符縣隄長八十餘里止有管河縣丞應增主簿一開封下北河地方增巡檢二分駐祥符等縣適中之地協同廳汛搶護並稽察逃盜一歲搶工程全賴汛船運料今豫省上自武陟下至虞城撥運無船不能

接濟請照江南汎船例每汎造船五隻駕運俱下部議行五月遷吏部右侍郎仍畱副總河任是月奏蘭陽縣管梁蔡耿四水口一帶隄工河勢衝齧請將梁蔡耿三水口下埽加鑲並於四水口隄南各築月隄作重障又祥符南岸李盤寨程家寨等處應增築月隄陳畱縣七八九堡大隄汎水直射隄根隄北舊有隔隄應一例增埽部議從之十二月轉吏部左侍郎六年二月疏言儀封北岸水勢衝急雷家寺上首灘崖刷成支河請將舊隄加幫高厚接築土壩一道跨斷支河勿使掣溜侵隄再青龍岡一帶水勢縈紆將上灣淘作深兜與下灣相對請乘勢開引河一道導水東行則大河之水自暢詔允所請尋擢兵部尙書四月轉吏部尙書仍



管副總河事九月奏蘭陽縣耿家寨北岸隄工因積水深潭黃流  
洶涌請下埽簽椿加幫築壩並將月隄增高加厚 從之七年三  
月授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兼管運河四月疏言運河五廳額設淺  
溜橋閘等長夫冬春小挑大挑不敷力作增設酌募夫役各夫工  
食舊額多寡不同請酌定歲給工食並量給器具各銀確數畫一  
支給按工計夫按夫給價毋浮冒下部議行八年五月 命署江  
南河道總督疏言豫省黃河北岸荆隆口大溜頂衝應開引河一  
道自黑岡口至柳園陟崖河尾工長三千三百五十丈請動帑興  
修 允之六月抵南河總督任十二月疏言高堰山盱石工最要  
奉 旨發帑興修爲久遠計臣莅任後嚴催集料興工題估幫築

餞隄今查石工內有椿腐石敲順砌卑矮者應築月壩拆修加高一律堅實其年久傾圮者應全拆修砌穩固始垂久遠至興石工築壩攔水面水勢浩大一綫孤壩難保惟有借舊石工連土畱寬二丈暫爲外障俟新土築定根基再拆舊石選用其舊底應畱二層以禦風浪其清水潭未建石工應一律餞建九年四月疏言禹王臺壩工爲江南下游保障查流水源長性猛請於見在竹絡石壩二十七丈外依其頂衝形勢統建石工六百餘丈其接連岡阜仍築土隄流河口門大爲挑濬順其入海之路務須壩堅隄厚堵截洩水循故道直趨入海俱如所請十年五月以揚州府屬芒稻河閘座工程向例商人捐款修築多草率奏請歸近河各官轄

並增設開官一司啟閉 從之十二月加太子太保十一年四月  
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總督江南河道十月疏言河設  
堡夫防守挑積土牛資修補隄工之用請責該營汛弁逐堡挨查  
督令按月照數挑積造冊交代以專責成再河兵於霜降後亦照  
堡夫積土請責該弁查覈入交代項下照例辦理庶兵夫無閒曠  
既資防守之責復成積累之功又葦蕩營所產柴束請立定章程  
備運交工濟運俱如所請行十一月 諭曰大學士嵇曾筠自簡  
任河道總督以來整理有方調度合宜朕念伊父之忠義伊母之  
節操雖已贈卹褒旌尚未膺一品封典今以特恩給予大學士應  
得封典以示優眷十二月丁母憂 諭曰大學士嵇曾筠之母楊

氏撫孤守節教子成名前已特賜旌褒並給一品封典今以疾終官署加恩賜祭一壇賞銀一千兩以爲喪事之用河防關係重大嵇曾筠歷練老成著有成效伊母壽登耄耋榮封一品在人子之顯揚已極嵇曾筠著在任守制給假三箇月回籍料理喪事畢仍回河道總督之任照常辦事伊子嵇璜亦著給假六箇月回籍襄事見今河道總督印務著高斌暫行署理嗣曾筠籲懇回籍終制得旨據奏情辭懇切具見惻忱准其回籍終制總河印務仍著高斌署理再嵇曾筠本籍常州距淮安不遠明年歲工程亦可就近往來協同經理在伊終制之心旣已得遂而河防事宜亦大有裨益矣十二年四月同高斌奏增築海口辛家蕩月隄及閘座九月

同副總河白鍾山奏修清江龍王閘先濬通鳳陽廠引河利漕運俱從之十三年三月諭曰大學士嵇曾筠於閏四月安葬伊母之後卽赴工管理總河印務今上御極特命總理浙江海塘工程乾隆元年正月兼任浙江巡撫三月諭曰大學士嵇曾筠見爲浙江巡撫著照李衛之例改爲浙江鹽政六月條奏鹽政四事一商人自雇商捕皆壯健有力熟悉梟販蹤跡每月工食幾及守兵兩分名糧一旦革除數千人失業勢將轉成梟販請改爲官役地方官造入卯簿不時約束一水路私梟積販所在賴兵役駕舟巡緝緊要隘口有司會同營汛確察責商修理巡船編號造冊存案巨商領運官鹽每有飛渡灌包夾帶之弊鹽引相離卽屬

行私巡船兵役一體查拏交地方官訊究一兵役宜分別賞罰拏獲私鹽鹽船入官私鹽變價卽於所變項內酌量給賞儻圖賞混拏誣指並受財賣放自行夾帶私販者按律治罪一緝私須責成文武官弁互相稽查遇有奸徒搶鹽及開闢場竈之事立即擒拏獲犯過半並獲首犯者免其處分否則照盜案例參處限年緝拏地方官弁一年內無參案者准紀錄一次三年准加一級大計無鹽案參罰方准卓薦若隱匿不報照盜案例革職或將大夥之案巧爲開脫者照失出例處分下部議行十月疏言江海形勢南坍則北漲臣派委員於南岸堆沙乘冬令北風易爲衝刷今東西兩塘根俱漲有護沙應建魚鱗石塘卽在舊塘基開槽築壩如式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五  
砌後面全憑土截寬厚一律高堅以成一勞永逸之鉅工海南迤  
西翁家埠一帶柴草工程加鑲高厚尤爲萬全無弊 詔允所請  
十月來京 陛見加太子太傅二年八月嚴州府屬之淳安縣瀆  
河發源於徽州之徽山建瓴而下急湍奔流直趨北岸侵民田廬  
請築石壩八十五丈護之三年四月又言樂清縣地處海濱田廬  
賴頭隄禦潮今坍缺請急修築八月又請撥省城義倉穀運溫台  
等府屬平糶俱 從之九月 諭曰大學士嵇曾筠在浙江年久  
今海塘工程已漸就緒著入閣辦事十一月以痰疾奏請便道回  
籍調理得 旨暫回原籍 賜人蔭一斤復 賜詩曰海疆三載  
耀台星沙漲金隄瀆協靈此日黃扉資贊化昔年絳帳憶談經旌

揚浙水行來遠路指燕山望裏青料想微疴應早復丹誠平格享  
遐齡十二月卒遺疏入 諭曰大學士嵇曾筠才品優長老成練  
達久任河道總督茂著勤勞繼膺浙督之命經理海塘工程漸次  
就緒朕心嘉慰念其外任多年宣召入閣辦事旋聞身患痰疾精  
力衰頹特遣伊子嵇璜回南省視並賜葠藥准其回籍調養以俟  
痊可入都嗣聞病劇遣太醫馳往療治不意溘逝深爲傷悼著晉  
贈少保加祭一次應得卹典該部查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  
文敏四年四月 諭曰大學士嵇曾筠管浙江督撫事督修海塘  
具有成效民生受其利益應祀於浙省賢良祠十一月又 諭曰  
已故大學士嵇曾筠前在江南河道總督任內悉心籌畫殫力宣



勞疊蒙 皇考諭旨褒嘉至今河渠受益前任河臣靳輔齊蘇勒俱建有祠宇永享禋祀嵇曾筠勞績可媲美二人著照靳輔齊蘇勒之例一體祠祀子璜見官大學士

右 國史館本傳

嵇曾筠字松友無錫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雍正元年河決中牟縣十里店曾筠以兵部侍郎馳往堵築適黃沁並漲漫溢鉅期營秦家廠馬營口諸隄因思下流受患其上源必有致患之由露處小舲沿流審視水勢自三門七津建瓴而下歷孟縣溫縣北岸長有沙灘逼水南趨至倉頭口遠廣武山根透迤屈曲而下勢成兜灣官莊峪有山嘴外伸形如挑水又由西南直注東北沁黃交匯

之區秦家廠一帶頂衝受險頻年爲患議就倉頭口開挑引河準對官莊峪下游水口越過山嘴大溜全走中洪秦家廠遂安如磐石二年授副總河請修兩岸隄工建官司設兵夫製濬船七年授東河總督以封邱縣荆隆口密邇運河素稱險要於對岸開挖引河導水東行八年管理南河總督山水異漲匯歸駱馬一湖溢運浮黃河湖合一赴山旰周橋以南開壩洩水並啟高寶諸堰分入江海又復禹王臺築絡石壩分導沂沭二河歸海之路拜文華殿大學士卒謚文敏著有防河奏議

右小傳陸燿撰

嵇曾筠字松友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進士選庶吉士累進僉都御

史典試河南撤棘還 朝條奏貯穀理漕防河三事未幾河決中  
牟卽遣監視堵築隨又條上河工便宜授副總河督豫河事務累  
進吏兵二部尙書專河道總督任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拜文華  
殿大學士卒諡文敏曾筠負經濟大略知人善任恭慎廉明累用  
引河殺險法前後節省庫帑不下百萬其生平勞績治河爲大與  
靳輔齊蘇勒並稱名臣嘗董浙江塘工於海甯築尖山壩以殺潮  
勢又建魚鱗大石塘七千四百餘丈至今賴之浙人祀之西湖范  
公祠范公者前總督范承謨曾筠父永仁在范幕同殉耿逆之難

右傳秦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六補錄

宰輔十六

鄂爾泰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奉 命來制斯土也視三省如其家雖邊  
方異域事苟有濟於民不爲不已爲之不底於成以不朽於後世  
不已矧其託諸宇下者臨安古响町國也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  
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漲四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而能利民  
亦能害民者莫盛於瀘江其發源也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合塌  
衝象衝暨六河九沔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  
巖山之水雲門也瀘水從眾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

阿迷入盤江以爲歸宿此其性也而石磴嶙峋縱橫巖洞口細流則峽道曲入洪濤則湍波四潰復多石埂截中流十有三重唯伐石鑿埂使無壅遏順流而下則水利興水患息矣自少保公至召我郡縣告之曰瀘水之患溢臨境巖洞之障厥宜屏刊乃石斷乃埂民害除農力省功惟速志惟猛我憂以紓而汝是儆屬吏聞命者咸唯而退故老相傳洞口有神物憑之動一拳石輒大風驟起煙霧迷離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中傷人以故久不鑿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郡守東萊張公无咎與總鎮張公應宗州牧祝公宏奉少保公疏河命甫至令伐巨石錐不能入強入之未寸許而風起石飛擊工人手落一指眾驚散諸君子相顧錯

愕聞於少保公公曰神庇吾民者也吾惠吾民而神不許謂神何  
唯子之誠不足以感神故神弗靈吾其祭以文通以誠神必許我  
太守乃齋文以祭祭畢天大晴霽於是督工鑿石而向之剛者柔  
堅者脆觸手而割經旬拔十三重堦自此水涌沙流無復避礙下  
流疏則上流得肆其力於是溯眾水所經披一江所入凡河之淺  
者深之滯者通之岸之低者崇之薄者厚之易浮沙以茅塊運淤  
淖於鹵荒又復伐木爲樁編竹爲筏爲兩岸障聳如壁平如削堅  
如石滑如漆風雨不能摧波濤不能入功成之日計程不二百里  
地不三萬丈筏數千樁數萬工數億官勤勞役奔走上無懈心下  
無惰志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經旬而沿流循渚隄以永固禾以

永豐歲書大有矣於是郡人士相慶曰此少保公生我也請書以  
勒石貽我孫子使後之飲若水服若疇者咸識公惠焉爰爲之記  
又歌曰雲門鑿瀘水潛龍湖來阿迷進達盤江往而迅水安流敷  
豐潤恬河伯熙田畷困倉盈鱗介物億萬歡百神順官弁康吏治  
振古禹稷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今其誰維公僅

右開建水巖洞碑王立憲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七目錄

宰輔十七

阿克敦

邁柱

黃廷桂

劉於義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七目錄



蘇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十七

阿克敦

阿克敦滿洲正藍旗人姓章佳氏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  
五十一年授編修五十二年二月充河南鄉試副考官十月充日  
講起居注官五十三年十二月 特旨阿克敦學問好前典試聲  
名亦好著授侍講學士五十五年轉侍讀學士五十六年九月朝  
鮮國王李焯病日遣使來購空青 命阿克敦齋 賜之十月充  
經筵講官尋遷詹事府詹事五十七年十月擢內閣學士六十一

年四月朝鮮國王李昫請以其弟李吟立爲世弟 命阿克敦偕  
侍衛佛倫往封十月擢兵部右侍郎十一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時恭纂 聖祖仁皇帝實錄 命阿克敦爲副總裁雍正元年三  
月 恩賜二品廕生四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 命專管翰林  
院掌院學士事尋充 四朝國史副總裁二年五月充大清會典  
副總裁十一月充繙譯鄉試副考官十二月 命偕散秩大臣舒  
魯封李吟爲朝鮮國王三年二月充治河方略副總裁七月兼左  
副都御史十二月授禮部左侍郎仍兼兵部侍郎四年三月充繙  
譯鄉試副考官四月調兵部左侍郎兼國子監祭酒是月兩廣總  
督孔毓珣請 陛見 上命阿克敦往署總督兼署廣州將軍福

建汀州府八屬例銷粵鹽毓珣奏准汀州府引課知府總其成歲具印領自備鹽價水腳赴潮領運分發八縣協辦銷售十二月阿克敦疏言汀州八屬雍正元年至三年其未完課餉銀四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兩請仍照前督臣楊琳所奏委官辦理發帑融銷以雍正四年爲始先完額引方輪舊引帶銷庶免新舊混淆其未完銀勒限清款部議如所請每年所銷鹽斤銀除歸還水腳等項仍儘數解庫又疏言粵省瀕海一帶盜賊出沒全賴左翼碣石二鎮總兵訓練巡防方能安戢聞碣石總兵陳良弼秉心貪黷凡漁船出口俱勒陋規拔補亦多索取左翼總兵藍奉令二子冒名補把總倚勢累兵似此劣員實不宜於重鎮得旨據實上奏殊爲可

嘉見採擇勝任之人爾卽具本題參可也初廣東巡撫楊文乾議將高要等五縣圍基頂衝改築石工次衝改作椿埽計費數十萬金借庫銀修築且有開捐之議阿克敦意與相左文乾專摺奏請五年正月阿克敦疏言查廣東沿江之高要高明四會三水南海五縣向有圍基俱係土工開竇建牖以時蓄洩每年十一月後地方官督率鄉民按畝分工加卑培薄民不爲苦官無所費至田畝閒有被淹圍基衝決多因江漲但水性不猛非必石工椿埽方能抵禦請仍循舊法令地方官農隙督民修補儻遇江水驟漲遣員巡查以防衝決圍基卽能保固無庸改築費帑且無一勞永逸之理得旨所奏甚是尋請以廣州肇慶屬圍基專遣廣南韶道肇

高廉羅道督修與毓珣會疏 聞下部議行廣西梧州府蒼梧縣之芋莢山產礦沙奸民聚黨偷挖經毓珣通緝未獲至是阿克敦嚴飭捕役緝獲潘十八譚六等十四名皆有旗械爲首之李亞展亦於陽江緝獲訊實事 聞奉 諭此案朕時刻繫念今覽此事就緒甚爲慰悅四月調吏部左侍郎六月署廣東巡撫八月疏劾肇高廉羅道王士俊侵稅羨銀千餘兩請徹底清查疏 聞 諭曰徹底清查固屬當然但王士俊尙屬可用之員當嚴加訓飭令其遷改九月署廣西巡撫十二月疏報廣西省雍正四年分民屯田六十六頃四十五畝有奇應徵銀米水田於六年起科旱田於十年起科部議如所請先是文乾密參阿克敦於廣南韶道林兆

惠採買木廠被劫不嚴緝新會縣獲盜犯龍門營汛被劫軍器均  
囑令屬員審作竊賊從寬批結電白山聚盜多人白日沿劫匿不  
奏又侵蝕粵海關火耗銀令家人索取暹羅國米船規禮銀請查  
審嚴追又毓珣奏參阿克敦侵蝕太平關火耗銀並請查追六年  
六月 特旨阿克敦著革職交孔毓珣楊文乾審奏尋文乾卒八  
月 上特遣通政使畱保工部郎中喀爾吉善往會毓珣署廣東  
巡撫傅泰嚴訊嗣畱保等奏訊阿克敦稱盜犯承審官覆審是竊  
非盜並未囑令串供又各盜俱經嚴緝因失事未久旋即離署未  
題粵海太平兩關火耗銀舊規分作司事束脩工食並非侵隱至  
內地洋船無票者例繳船禮爲雜項公用船戶葉舜德係福建人

非暹羅米船向有舊規實非勒取但均未禁革願賠補等語阿克敦所供究屬矯飾除諱盜侵耗輕罪不議外應坐令家人索取暹羅米船規禮依律擬絞又因士俊前揭告阿克敦袒護布政使官達楚賊不行查參毓珣等遵旨會訊定擬具奏並下部議斬監候七年十二月山東巡撫費金吾以疏濬濟甯嘉祥及江南徐州沛縣水道請派員督修奉特旨原任侍郎阿克敦前在廣東任內尚無貪贓犯法等情著寬免釋放往江南河道工程效力以贖前愆九年七月上以準噶爾擾喀爾喀游牧命撫遠大將軍馬爾賽由阿爾台進剿授阿克敦爲內閣額外學士協辦撫遠大將軍軍務十一年十二月命阿克敦辦理扎克拜達里克糧餉



十二年六月 召還七月西路北路將軍皆言兵力有餘賊勢窮蹙可進剿 上特遣阿克敦偕侍郎傅爾丹副都統羅密往準噶爾諭噶爾丹策零以 寬大之恩開其迷誤畫清邊界不得踰越十三年四月回京奏稱噶爾丹策零請將哲爾格西喇呼魯烏蘇爲我喀爾喀游牧地界 上以阿克敦等奏摺并地圖密寄北路副將軍策棱詳悉定議尋策棱議奏往者喀爾喀游牧尙未至哲爾格西喇呼魯烏蘇應如所請行至彼處厄魯特游牧必以阿爾台山顛爲界若游牧逼近防守實難斷勿令過山嶺 上從其議閏四月署鑲藍旗滿洲副都統五月署工部右侍郎八月充八旗通志副總裁九月 命守護 泰陵乾隆元年 恩賜二品廕生

二年閏九月管理 秦陵工部事務三年正月噶爾丹策零遣使  
求策稜轉奏喀爾喀與厄魯特以阿爾台山嶺爲界俱照見在駐  
牧 上以其詞恭順 命阿克敦爲正使偕副使侍衛旺扎爾台  
吉額默根齋 敕往 諭定地議界十二月阿克敦等率噶爾丹  
策零來使哈柳自準噶爾回京奏稱噶爾丹策零今議定界請循  
布延圖河南以博爾濟昂吉勒圖烏可克嶺噶克察爲界北以孫  
多爾庫奎多爾多輝庫奎至哈爾奇喇博木喀喇巴爾楚克爲界  
彼處之厄魯特毋踰阿爾台山嶺喀爾喀亦只於扎布堪游牧相  
距遼遠庶可兩無牽掣又請進藏煎茶并懇貿易 上以噶爾丹  
策零旣遵 旨定界嗣後近邊居民各安故土更無爭競 允其

進藏煎茶貿易事 欽派大臣與來使哈柳議行是年授工部右侍郎四年七月轉左侍郎八月充繙譯會試副考官十二月充一統志副總裁五年三月調刑部右侍郎尋轉左四月教習庶吉士閏六月調吏部左侍郎七月充經筵講官六年四月協辦步軍統領刑名事務七年三月署正白旗漢軍都統八年六月授鑲藍旗滿洲都統十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充 五朝國史副總裁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年閏三月擢右都御史兼議政處行走五月授刑部尚書十二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三年正月 命協辦大學士事務四月奉 旨不必協辦是月翰林院奏進 孝賢皇后冊文繙譯錯誤奉 旨此非

無心之過文意不通可比且此文畱於中欲細覽交出及看出大不敬背謬之處欲傳旨詢問則阿克敦等皆散去此皆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協辦大學士之故心懷怨望且伊於皇考時獲罪起用朕洊用至尙書數年來實無出眾宣猷之處而每以文學老成自命不得升用輒懷怏怏阿克敦著革職交刑部治罪部議以阿克敦怨望大不敬依律擬斬監候六月奉旨阿克敦著照革職畱任之例在內閣學士上行走效力贖罪仍署工部侍郎事務閏七月上諭刑部事務緊要滿洲尙書員缺朕於各部侍郎內詳悉評量或才堪辦事而踐歷未久或才力未充而統率非宜一時未得其人阿克敦前雖獲罪尙係舊人且其獲罪不因辦理部務

錯謬尙可棄瑕錄用著署刑部尙書是月卽以原銜充經筵講官  
協辦步軍統領衙門刑名事務授鑲白旗漢軍都統九月充會典  
館總裁又充清漢篆文副總裁十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務充  
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協辦大學士充國史館總裁十四年二月  
以金川平加中外在事諸臣秩 諭曰阿克敦久膺要任歷著清  
勤宜一體加恩以昭風勸著加太子少保七月 上幸木蘭 命  
畱京辦事兼署步軍統領十月 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 賜御  
書協中輔治額十五年七月 上巡幸河南 命畱京辦事九月  
兼署左都御史十六年正月署步軍統領十九年四月 上以阿  
克敦七十壽辰 賜御書贊元錫嘏額五月 上幸盛京 命畱

京辦事二十年正月以目疾請假 上允之 遣太醫診視復經  
屢次陳情 命以原官致仕二十一年正月卒遺疏上得 旨阿  
克敦簡任中外宣力有年上年因患目疾俾予致仕使得安養冀  
其痊可今聞溘逝深爲軫惻遣散秩大臣率同侍衛往奠茶酒賞  
銀一千兩辦理喪事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  
勤子阿桂見任大學士以軍功封一等誠謀英勇公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阿克敦字冲和姓章佳氏先世居長白山斐郎阿之地 國  
初來歸公少敏悟年十四爲學生員十六補廩生二十一歲中康  
熙四十四年乙酉副榜貢生四十七年鄉試中式明年會試成進

士授庶吉士五十一年改翰林院編修五十三年擢侍講學士五十五年轉侍讀學士五十六年九月奉使朝鮮十月遷詹事府詹事明年擢內閣學士六十一年以冊封世弟復使朝鮮是年十月擢兵部侍郎十一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雍正元年專管掌院學士事二年冊封國王復使朝鮮公容貌偉麗風裁峻整委蛇進退動中禮節外藩臣庶咸愛而敬之三年兼左副都御史旋調禮部左侍郎兼兵部侍郎四年四月調兵部左侍郎兼國子監祭酒尋命署兩廣總督五月攝廣州將軍印五年四月調吏部左侍郎六月署廣東巡撫九月署廣西巡撫公爲總督也時碣石鎮總兵陳良弼貪黷多取左翼總兵藍奉縱其子累兵皆劾罷之廣東巡

撫楊文乾議將高要高明四會三水南海五縣圍基頂衝改築石  
工次衝改作椿埽計費數十萬擬借庫銀修築且有開捐之請公  
意不與合文乾專摺陳奏公言五縣圍基俱係土工開寶建牖以  
時蓄洩每農隙百姓按畝分工加累官私兩便惟江水驟漲則田  
畝間或被淹圍基多衝決然水性不猛不必石工椿埽始能抵禦  
請仍舊法令地方官督民修補江漲則遣員防護圍基可永遠保  
固無庸改築費帑疏上遂寢文乾議公又言盛世戶口滋繁宜墾  
荒以足食今墾荒令下民乃裹足不前一由豪強之占奪一由貧  
本之不敷一由吏胥之需索一由土瘠而畏日後之升科臣謹按  
勸導之方有五一定疆界以絕爭端一禁需索以寬民力一借籽



種以助農功一緩升科以示優恤一廣招徠以盡地利庶民知踊躍趨事又令州縣能勸墾十項以上者捐給籽種牛具者皆予紀錄富厚之室計其墾闢多寡獎賞有差最者給與頂帶是年九月至廣西適思明土司恃險拒捕伐山通道將示進討土司歸誠悔罪西隆州西林縣土司相仇殺不靖撥兵搜捕殲其首惡蒼梧奸民李亞展等聚眾數千督飭弁兵擒獲之復奏言文職力行保甲武職勤於巡防則盜可弭而民可安 上悉嘉納之先是文乾及原任總督孔毓珣皆密奏公袒屬諱盜侵蝕粵海太平二關火耗銀并聽令家人需索暹羅國米船規禮請查審嚴追六年六月有旨著革職交毓珣文乾審奏是時禍將不測曾文乾卒 上復

遣通政使雷保等前往會訊既雷保等與著巡撫領奏奏文乾等所參未確惟聽家人收受米船規禮是實下部議坐失察擬斬監候明年特旨釋放往江南河道工程效力九年上命撫遠大將軍馬爾賽從阿爾台路征準噶爾授內閣額外學士辦理大將軍印務十一年督札克拜達理克大兵糧餉準噶爾者明瓦刺之裔有四衛拉特一綽羅斯部一部爾伯特部一和碩特部一土爾扈特部其輝特部本都爾伯特附庸後因土爾扈特竄歸鄂羅斯故別輝特爲一部仍稱四衛拉特厄魯特自烏林台巴勒太師十二世爲巴圖魯渾台吉子十二人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爲汗孫噶爾丹策零繼之頗強盛數以其醜擾蒙古塔

爾喀部落及青海西藏大兵屢破之迄未能靖用兵垂二十餘年  
山西甘肅之民憊於供給 上欲諭降之十二年六月自軍中  
召還七月 命同侍郎傅爾副都統羅密使其地十二月至伊犁  
河噶爾丹策零遣宰桑果吹等來迎問故公等告以 聖上軫念  
羣生不忍復用兵欲使中外一體休養此奉 旨前來之意明日  
見噶爾丹策零噶爾丹策零云我父亡後內部令我請封號屬下  
悉編旗分佐領土爾扈特所屬端多布等大台吉亦令各爲部落  
管其奴僕我豈能從今欲罷兵息事更有何言然使者計之何如  
始能和好朶久公云欲議和好當定疆界定疆界當在阿爾泰山  
梁始能永久噶爾丹策零云汝等何不以杭鵠爲界阿爾泰乃我游

牧中間之地斷不可行公云此事非拗自今汝老台吉時已如此特  
從前議耳台吉者下於汗一等老台吉噶爾丹策零之父策妄阿  
拉里布坦也是日噶爾丹策零殊不悅既罷宰桑吹那木喀來帳  
公云我昨以阿爾泰山爲界台吉艱然何輕喜易怒如此吹那木  
喀云台吉怒不在此部文中令請封號編旗分佐領台吉實有不  
悅公云部文如此非抑勒汝行也因汝老台吉時欲令喀爾喀青  
海仍行舊制又求科布多烏蘭礦各地地在阿爾泰山之內皆以  
不可行之事爲請今此所以報也翌日公以地圖示噶爾丹策零  
噶爾丹策零云以阿爾泰山梁爲界皆兩路大臣欲取我游牧因  
有此說決非出自 聖旨舊時杭靄爲喀爾喀之游牧阿爾泰山

爲厄魯特之游牧以我祖父游牧之地畫出爲界甯不爲鄂羅斯  
回部恥笑且界在山梁則已據其中矣公云畫定疆界原始於老  
台吉之請且噶爾丹博碩克圖以前汝游牧或在阿爾泰山若噶  
爾丹博碩克圖以後汝等未嘗游牧其地已前事豈得復言今以  
阿爾泰山爲界則喀爾喀厄魯特不相雜處可杜爭端頃之宰桑  
伍巴什言前和好如此戰爭亦如此今以抑勒強取我土地我甯  
可動兵此事決不可公言 皇上息兵之旨汝台吉心悅誠服汝  
何人乃欲動兵夫動兵卽動誰懼汝者伍巴什氣沮未幾吹那木  
喀來告以伍巴什之語吹那木喀遜謝次日伍巴什來亦把酒自  
悔所言用兵之失公復告伍巴什云以阿爾泰山爲界厄魯特不

得逾阿爾泰山梁喀爾喀不得過科布多其呼孫託回託多爾回  
作爲閒田但准少許人捕牲我朝與鄂羅斯定界其閒亦有閒  
置之地最爲得宜若令喀爾喀自呼孫託回閒田之外再加移遠  
未奉旨不便擅議噶爾丹策零云使者斤斤若是我當遣次那  
木喀同使者入朝求自哲爾革西拉呼蘇祿等處一直向南作  
爲空閒之地十三年二月乃自伊犁還四月至京師具陳奉使狀  
上以公摺及地圖下北路副將軍策稜定議以行閏四月署鑲  
藍旗滿洲副都統五月署工部侍郎九月命守護秦陵乾隆  
二年閏九月管理秦陵工部事務三年復命充正使同侍衛  
旺札爾台吉額默根復使厄魯特議定界七月至伊犁噶爾丹策

國朝... 卷... 二十  
零故言我今不願各執各地反生枝節如果和好亦不在定界公  
等言定界指定某地不可到某地不可逾內外方知遵守否則何  
以示眾眾人作何規準噶爾丹策零云使者因疆界卡倫二事來  
否汝處卡倫今設何地公云此皆汝等所知在來路相對之博爾  
濟噶爾丹策零云卡倫設於博爾濟正如建瓴屋宇之上使我在  
哈薩克圖設卡瞭望汝處人安否既和好何必如是防禦公云卡  
倫自康熙以來安設已久載在冊籍必不可撤況每卡不過二三  
十人此卡倫內又數百里始爲家卡倫家卡倫內始爲游牧地相  
隔甚遠噶爾丹策零云卡倫當沿邊安置豈可安在我境汝等大  
國之人逞強致詞譬牛鼻上以拳穿孔詎有是理公云某等奉 旨

來凡事斟酌依理豈有逞強且卡倫不過以門戶譏察出入無可  
慮者何拘執之有噶爾丹策零又言阿爾泰旣不必閒空我在烏  
容齊博東齊游牧是卡倫居我背後何以相安且使臣等曾言呼  
孫託回無甚關係今固執不肯恐或進至科布多仍欲用兵否公  
告宰桑博霍爾岱云汝台吉雖云在烏容齊博東齊游牧實在未  
必也不過因游牧之邊與我卡倫相近恐於卡倫內伏兵暗算耳  
聖主罷兵之旨昭如日月斷不出無名之師何以多疑噶爾丹策  
零云從前博碩克圖汗逾阿爾泰山游牧今不復蹈前轍我豈狗  
畜食言乎因自爲摺奏遣其宰桑同來於是定界息兵之議遂成  
是年冬授工部右侍郎四年七月轉左五年三月調刑部轉左四



月教習庶吉士閏六月調吏部轉左六年協辦步軍統領刑名事務七年署正白旗漢軍都統八年兼鑲藍旗漢軍都統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一年閏三月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議政處行走五月遷刑部尙書十三年正月協辦大學士四月罷尋以翰林院奏進 孝賢皇后冊文繙譯錯誤革職交刑部定罪部議大不敬擬斬監候五月得釋 命在內閣學士上行走仍署工部侍郎閏七月署刑部尙書協辦步軍統領衙門刑名事務又補鑲白旗漢軍都統十月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十二月協辦大學士十四年二月加太子少保七月 上幸木蘭 命畱京辦事兼署步軍統領十月 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 賜御書協中輔治額十五年七月 上幸河

南復 命同履親王和親王留京辦事十九年年七十四月生日  
賜贊元錫報額及如意 御膳諸物五月 上幸熱河 命同  
莊親王恂郡王大學士來保辦事如前二十年目疾請假 上許  
之令太醫院官診視久之未愈屢奏請休遂以原官致仕明年正  
月二十三日病薨 上遣散秩大臣一人率侍衛十人奠茶酒又  
給銀一千兩爲辦喪用 賜祭葬如例諡文勤考公惇大樸直遇  
事英敏受 三朝特達之知盡心國是知無不爲而清修介節特  
立獨行無所附麗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貴盛時欲援公爲助公謝  
不往也少在詞館大學士張公玉書李公光地陳公廷敬皆愛重  
之與福文端公敏朱文端公軾高文良公其倬楊文定公名 爲

執友又與徐壇長用錫成紉齋文王虛舟澍蔣湘帆衡爲文字交  
生平先以文學被寵遇充河南鄉試副考官順天鄉試正考官  
者各一充會試正考官者一充繙譯會試副考官者一鄉試副考  
官者二充文武殿試讀卷官者七充經筵講官者三充日講起居  
注官者四充聖祖仁皇帝實錄館副總裁又充四朝國史館  
五朝國史館副總裁者各一又充國史館總裁又充會典館總  
裁副總裁者各一又充治河方略館副總裁又充八旗通志館副  
總裁又充一統志館副總裁又充清漢篆文館副總裁鴻裁藻鑑  
天下駿偉之士多在門下而總領書局懷鉛舐墨承其點竄者無  
不各愜其意其掌翰林也務在養人材戒史官毋得驚奔走矜才

藻必以立品勵行究心經濟爲先居刑部十餘年持以平恕行以  
易簡準以經義每奏讞未嘗有所逢迎瞻顧故當世一以爲儒宗  
一以爲偉人長德而公未嘗欲以文詞自表著艱難盤錯不惜以  
身試其間當厄魯特強盛時跳梁倔强久患邊境公直入其部落  
奉辭執理反覆詰難時觸其酋長之怒而斷斷不屈卒能聳其氣  
而服其心息兵定議使邊氓獲有甯宇厥功爲最鉅公先娶宜爾  
根覺羅氏繼配那拉氏皆封一品夫人子一卽今大學士誠謀  
英勇公阿桂孫三長阿迪斯次阿斯達早歿次阿彌達葬京師左  
安門外之楊邨坊所著撰有德蔭堂集十六卷公立朝四十餘  
年造膝之談焚草之疏史歲所祕世莫能知惟昶鄉會試座主皆

國朝者庸類後編 卷一十  
公乙丑所取士 殿試公爲讀卷官又出公門知公生平事實最  
詳謹撮其大節偉行敘次於篇庶有徵於太史

右行狀王昶撰

章佳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詢曰朝  
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  
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  
使輕重公大怒僞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惶恐叩  
頭謝曰不知妄言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  
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邪且一分之罪尙足  
問邪其後文成長刑部數爲諸曹郎述之前御史仁和魏君成憲

聞之道光初予與魏君同官戶部八旗見審處而魏君以告予書  
曰惇大成裕汝永有辭二公其有焉然文成數平大獄而於黷貨  
者皆盡法人或疑之吾謂是文成之善承父教也苟不以之寬愚  
民而以之縱墨吏狼之牧羊終無已時是使之日死其民而吾且  
自居於仁恕夫豈文勤之意也哉

右記語錢儀吉撰

臣等謹將... 奏

三

邁柱

邁柱滿洲鑲藍旗人姓喜塔拉氏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八年  
三月由筆帖式授國子監助教十二月遷工部主事五十一年十  
一月遷戶部員外郎五十四年四月授監察御史五十五年九月  
巡視福建鹽課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巡視甯古塔三年十二  
月 命往湖廣荊州同將軍武納哈籌議以原任將軍阿魯家產  
抵還剋扣兵丁銀兩事合疏覆奏令荊州就近一百五十里內有  
窮民情願賣地者官給時價置買或給兵丁耕種或給民種起租  
遇窮乏兵丁有婚事者給銀十兩喪事給銀二十兩其官員子弟  
及饒裕兵丁不得濫給以期永遠有益下部議 從之三月擢工



部右侍郎七月調吏部 命往江西審理德安知縣蕭彬武甯知縣廖科齡虧空並清查通省錢糧民欠流抵諸弊尋 命署江西巡撫十二月疏請以江西省額徵丁銀照直隸等省之例攤入地糧 從之五年二月授湖廣總督 命料理江西錢糧事務完畢赴任三月奏江西倉穀虧缺其弊有三一在無穀無銀捏報實貯在倉及至交代又捏報發價在民或借領在民俱以素日信用書役人等公具認領新任官按石徵追顆粒俱無一在出糶倉穀得價侵收及至交代槩以二錢一石折算交出接任者因不敷買補以致倉貯久懸一在虧空報完以銀二百兩抵穀一千石因價不敷積久不能買補并價亦侵用又捏稱民欠多方掩飾皆因前任

巡撫裴倖度布政使陳安策張楷徇庇所致請察究追完 詔革  
裴倖度等職質審究追又言江西公用銀兩原係提解官役俸工  
及節規恐州縣無可養贍或致那墊虧空亟宜裁革但通省需費  
甚繁惟有比照河南湖廣等省之例提解各州縣耗羨二分以充  
公用另提解一分五釐及七釐六釐四釐不等斟酌均勻爲各員  
一歲養廉之資其餘概畱州縣自行養贍則通省之用無虧各員  
俱有養廉不致私行派累至巡撫衙門向有平餘一項爲薪水之  
資今既議裁亦於提解一分五釐耗羨內與司道量行支用又見  
在被災州縣設廠煮賑米價每石已至一兩三四錢將來勢必愈  
昂酌定未被災州縣有產米稍多米價略賤者預發價銀委員分

買運發被災州縣貯備俟青黃不接時照原買之賤價平糶則市價自平至南安贛州爲閩廣交界之區最易藏奸鄱陽湖界址渺茫出沒難稽萬載甯州十數處又係聚集棚民流匪素好多事雖時處太平武備不可不講見已嚴整塘汛操練標兵添設藤牌挑刀等械補實空糧以充營伍得旨嘉其條畫詳晰令新任巡撫照行六月疏言南昌前衛饒撫二所屯糧屯丁屬江南之建德東流二縣徵比而督催仍在南昌饒撫三府隔越千里鞭長不及請以此項編徵改隸江南池州府掌管下部議行八月審奏虧空知縣蕭彬等俱論斬並請令徇庇之上司分賠一分得旨邁柱身爲見任督撫若非秉公持正實能自信無一毫瞻顧者不能如此

甚屬可嘉交部議敘上司分賠一分之處從前未曾定例仍照舊完結自雍正六年以後俱照所請永爲例部議邁柱加三級十二月赴湖廣總督任六年正月奏隄工八事一每年修隄業戶按糧均派有賣富差貧以少派多之弊應確估土方夫數及每糧一石應出夫數造冊存案仍出示曉諭使業戶悉知以杜浮開濫派之弊一長江大隄漫溢時多應相舊隄之勢無人行走之處修加土一尺人馬往來之地修加土一尺五寸增寬之數亦如之不如式者所司以溺職論一向來修隄諸弊非不嚴禁無如陽奉陰違應令照河工例治罪其包折夫工者照包攬開夫溜夫之律一名枷杖二名以上附近充軍一護隄插柳以一弓一株爲準連種蘆荻

如所司奉行不力以誤工論一州縣雖各有疆界田畝同一隄塍豈分彼此應定例同隄有險無分隔屬水利各官業戶協力搶護推諉抗阻者治罪一支河曲港隄內溝洫應責成水利各官於冬晴水涸之時督同業戶盡力深濬度其形勢或設木閘或砌瓦筒以時閉洩庶旱澇無虞一隄塍衝潰之處必積浮沙遽加土填根腳難固應刨刷至底然後層土層礮引錐鑽試灌水不漏者方爲堅實草率者責令賠修一隄外沙礫不堪取用隄內取土又慮潰溢無常應於農隙時水利及印官率民預爲擇地取土酌量壘積險隄高廣之處無事可作歲修有險可以搶救亦思患豫防之一策諭獎辦理允當三月疏報各屬隄塍業戶按糧派夫照上年

水痕加高修築支河亦自行挑濬 諭曰修築江隄百姓踴躍從  
事可嘉宜沛特恩賜帑銀六萬兩令邁柱酌量工程多寡分給使  
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愛養楚民至意四月奏鎮筓  
兇苗倚恃險阻野性難馴時入內地竊劫害民雖特設重鎮多布  
汛防必待轉報而後遣兵兇苗已遠颺竄匿難於弋獲臣廣爲諮  
訪聞原任雲南提督張國正先任鎮筓總兵以鵬勦之法治苗甚  
善凡遇失事探實賊蹤爲何寨何苗一面飛報一面攜兵馳往圍  
寨搜擒出其不意如鵬之捕烏取其疾速而烏可必得也諸苗畏  
憚大斂兇鋒臣今與總兵周一德循行此法但期緝獲罪犯而止  
不敢過爲殺戮以廣 皇仁得 旨據理而論制服兇苗自當如

此但情形究難遙度全賴大吏詳審熟籌方收因地制宜之效六月疏請移漢陽府通判駐漢口鎮荊州通判駐沙市又請裁施州大田二衛所併爲縣尋定縣名曰恩施九月奏請清查湖北湖南積欠銀三十餘萬兩得旨與巡撫馬會伯王國棟一同辦理十一月疏言各州縣起解錢糧例有兩文一批一文投巡撫衙門挂發一文同批投藩司衙門兌收並同錢糧交與解役解役與庫書一氣多有壓匿文批將錢糧不歸藩庫徑交庫書之家拆分那用及放債圖利等弊巡撫藩司均難知覺請嗣後起解錢糧令先期三日將見解某項某數錢糧於某日起程緣由具文由鋪遞通報府道督撫衙門並將某州縣離省城路程於文內聲明如逾限不

到嚴行查究既杜侵盜之弊亦可免中途遲滯疏失之虞下部議  
通行各直省一體遵行七年三月疏請以湖廣省額徵丁銀攤入  
田糧其續報勸墾及自首隱匿所報升科俟再遇編審時攤入  
從之五月以永順保靖桑植土司改土歸流請於永順設知府府  
東南西北各設一縣保靖桑植地各設一縣 從之尋定新設府  
曰永順其東南縣曰永順西北縣曰龍山保靖桑植所設縣仍其  
名七月奏湖南積欠十一萬已完過六萬六千兩湖北積欠二十  
萬七千已完過八萬四千兩又條奏苗疆事宜一湖南民人往苗  
土貿易者令將所買何物行戶何人運往何處預報明地方官給  
與印照註明姓名人數知會塘汛驗照放行不得夾帶違禁之物



如有官吏兵役借端需索者一併查究一苗人至苗地貿易請於苗疆分界之地設立市場一月以三日爲期互相交易不得越界出入仍令各州縣派佐貳官監視一苗疆州縣請選擇諸苗悅服之人立爲苗長以稽緝捕之事三年無過量爲獎賞其有生苗歸化者給以寨長千百戶執照三年無過亦予獎賞造冊彙報兵戶二部一請照川省之例於苗疆州縣選安分勇敢之士苗每處用一二十名充當民壯以備差遣訪緝仍行文武互相覺察之法以防勾通推諉等弊俱下部議行八年七月疏言永州府屬之道州甯遠永明江華四州縣與廣西接壤應添設官兵以資防守請改永州府同知爲理徭同知移駐江華城中控制上五堡等處管理

四州縣苗疆捕務仍於道州江華各設遊擊一員千總一員甯遠永明各設守備一員抽調各標營兵一千五百名每月與廣西桂臨營訂期會哨三次於地方實有裨益下部議從之八月奏沔陽錢糧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四年積欠銀八萬九千二百餘兩里民一聞清查爭先完納其實在民欠乞與一年之限分作三次徵收以紓民力有官侵役蝕包攬未完者請暫緩究治一年追完逾限治罪上諭戶部曰朕之清查積欠者原以防貪官污吏及不法矜棍借民欠之名恣意侵蝕不得不清釐懲治今果查出沔陽州侵蝕包攬銀三萬餘兩而里民之間有拖欠者因田地近水常有滂溢力量未免不敷並非有意頑抗俟冊到日酌量豁免

卽令停止催徵其有侵蝕包攬者照所請辦理九年二月疏言黔苗不靖請停止湖南醴陵桂東等十二州縣礦山開採以絕藏奸又疏言湖南各營兵米例以六錢折給今改設永順三營係開闢苗疆產米既少商販亦稀價值昂貴請自雍正元年爲始永順以一兩折給保靖桑植以八錢折給 上是其言俱如所請三月邁柱遵 旨將沔陽州實在民欠糧銀三萬二千餘兩分晰造冊具奏 諭曰朕愛養元元時下減賦蠲租之詔每思豁除舊欠則頑戶獨得蒙恩蠲免新糧則善良公同被澤此天下人所共知惟是沔陽民欠與他處不同該州近水常有滂溢之患其未完民欠均從寬豁免十年十二月奏給價收繳六里鎮軍土司藏用烏槍其

木杷機弓各色完整者撥給兵丁充用餘不合式製者改造鋤犁農具賞給力田土苗得耕作之實用至於土苗所用環刀標槍不宜比戶藏蓄亦令逐漸給價收繳 諭曰所奏深得賣刀買犢之意至環刀標槍亦自應收繳可順其願不宜強迫又疏言收捐貢監穀石原爲充裕積貯且備江浙等省緩急撥用見今川米禁販不得到楚江浙等省搬運甚多各省米價日增若本省仍收捐納穀石必甚昂貴請暫行停止 從之十二年九月疏言本年楚省大稔前兩年停收捐貢穀石應仍收捐但楚省向日議捐原以裕常平積貯兼爲鄰省緩急之需今鄰省俱嫌倉穀貯久色變自赴產米地方採買不必代爲豫備至楚省常平倉貯穀一百十四萬

三千餘石又社倉貯穀四十五萬四千餘石見今俱屬充裕鄰省又無赴倉買運若將應行流通之穀多積於不待用之地似非隨時制宜之道況戶部暨雲貴廣西甘肅江浙等省皆因軍需海塘急務見有收捐事例更當酌量緩急停止楚省收捐貢監俾願捐者赴戶部雲貴等省捐收折色以濟急需 上是其言下部議行十三年三月奏准改容美土司地爲州其所屬五峯司地設縣治改彝陵州爲府尋定新政府曰宜昌附郭縣曰東湖容美所設州曰鶴峯五峯所設縣曰長樂並原立之直隸歸州長陽興山巴東皆隸焉又於恩施縣建府治曰施南設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四縣七月疏言前於湖南永定九谿二衛適中之地建設安福縣治人

民田賦附近安福者歸安福遠在各屬者撥歸各屬惟二衛撥歸  
慈利永順二縣所徵屯糧疆界不清民屯差互官民多有未便永  
定衛四面環山一水四達人民聚居商賈輻輳請於永定衛地改  
設一縣以原撥永順慈利二縣所轄軍戶與慈利縣分出民人并  
見在改土歸流之茅岡司地計周圍八百餘里建縣治設知縣一  
員典史訓導各一員下部議 從之尋定所設縣曰永定是月  
諭曰邁柱簡任封疆宣力有年著授爲大學士來京辦事尋授武  
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 今上御極 命暫管湖廣總督事十  
一月至京乾隆元年二月兼管工部二年十一月以病罷兼部務  
尋解任三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九 賜祭葬如例諡文恭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三

右 國史館本傳

黃廷桂

黃廷桂漢軍鑲紅旗人父秉中官福建巡撫有傳康熙四十九年廷桂由監生襲曾祖憲章所遺雲騎尉世職五十二年遷三等待衛五十九年補參領雍正三年授直隸宣化鎮總兵五年二月擢四川提督六月疏陳營伍地方五事一軍械宜速製川省三面環夷自平西藏青海後多缺額不堪用見飭確查修補一馬廠宜別建川馬本不高大又日繫槽致多羸斃見訪得豐樂場後荒山六十里派弁督牧其附郭舊廠迫出募墾一士卒驕奢宜禁川省自年羹堯濫賞放縱至今習氣未除見飭服用絹布毋僭官制一番蠶防範宜密每歲十月間生熟番蠻至內地傭工名爲下壩次年



夏初始歸近禁攜婦女隻身合夥成羣肆惡應飭攜家屬數名日方許至內地形跡可疑者查禁一汛守地面宜均成都屬德陽仁壽二縣南北距數百里歸一把總駐防永甯協駐貴州永甯縣城中隔河河東隸黔西隸川兵民歧視非邊隘所宜奉 旨與總督岳鍾琪會商行十一月奏嚴緝竊賊及賭具 諭曰牧民之官果肯執法懲奸諒無不畏懼者大都藐玩之生率由日久懈弛有意縱捨所致故禁令之弗行其咎惟在不公不明而不在於不嚴也夫法猶治病之藥取攻疾而已過於峻厲則元氣必大傷知乎此斯知過猛之不足爲貴矣又奏建昌番蠻新隸版籍竊掠時聞臣飭擒嚴懲又省城設防火堆棚三十每營救火兵二十得 旨嘉

獎六年二月請設義學於提標五營及城守兩營 諭曰義學一  
事各省提鎮及駐防將軍等往往以此奏請朕俱未准行從來文  
武並爲國家器用不可偏有重輕汝意專以崇文爲善舉歟子弟  
讀書一道非魯鈍者所能須俊秀者方可夫以少年聰穎之資既  
習禮儀稍通文墨猶思荷戈執殳甘爲前驅乎勢必漸染日久流  
爲怯懦將來俊秀者咸不願爲兵而亦不能爲兵矣營伍中所餘  
無非魯鈍一流欲求干城之選豈可得哉是非興文之良策實乃  
廢武之歧途譬猶驅鄉塾生童教習構盾徒誤其文而已武亦莫  
能就也似此邀虛名而無實益之舉將焉用之至云營伍錢糧冊  
籍乏人查對因此之故而令闔營俊秀子弟皆致文武兩損 棄

詎不更謬凡事但宜隨時斟酌損益期於辦理無誤則已何必思及分外掬新立異始爲美談耶三月奏報烏蒙米貼苗婦陸氏不法傷雲南兵已檄永甯遵義將弁援剿諭獎其機宜妥協會四川雷波士司楊明義陰助陸氏誘附近結覺阿路阿照平底等苗劫糧陸氏就擒廷桂及鍾琪請剿明義詔廷桂偕總兵張耀祖會剿九月軍至拉密擒明義竝獲造謀人卑租及匪目業姑物租等諭曰首惡渠魁陸續被擒朕嘉悅覽焉撫剿餘逆無涉輕率詳慎爲之尋奏結覺賊酋雙尺阿路賊酋魯佩及阿不羅賊酋覺通均就擒斬馘近萬諭曰覽奏斬馘情形何啻獵人弋獲禽獸儻兵退仍復如故將如之何亦豈有盡行殺戮不畱噍類之理乎

當詳思善於措置之道爲要十月奏剿附近黃邛之確里密等處  
枝夷底定後併力剪除阿多及阿驢報 聞十二月確里密賊酋  
利耶爲我軍礮斃阿都苗擒獻其酋阿必阿驢苗亦就撫七年正  
月廷桂奏軍事竣 諭曰此番底定之功仰荷 上天垂庇 聖  
祖錫佑兼賴汝等提鎮大臣及將弁兵丁胥能效忠奮勇之所致  
也朕深爲嘉悅尋疏陳苗疆地方情形得 旨番俗苗情歷歷如  
繪絲毫無隱朕甚嘉之惟善後一著最爲要務殫心竭力共相籌  
酌必得良策庶冀永甯四月奏湖北容美土司田雯如道士遊擊  
至四川建始縣界徵花絲銀已咨湖北督撫提督查究 諭曰楚  
蜀各土司中惟容美最爲富强緣自前明官吏玩愒弛縱遂至越

分僭禮相沿成習迄今尙未改也地方大吏應曉以大義漸令革除若據濫給委牌科斂絲花等款卽坐以狂悖之罪似若太過已密諭楚督邁柱令其嚴飭田雯如矣汝等慮其疑畏不遠根究之意甚是尋奏籌畫贍對賊蠻得旨贍對雖微亦不可輕視凡事概以敬慎處之七月奏太平營都司郜見信讒虐兵致合營交用求退請革職疏入諭曰借輕信讒言苦虐眾兵一語遂欲倖免結黨挾制之罪豈可得乎類茲刁風不宜滋長當嚴查爲首者重懲示儆郜見若仍爾本營勢不相安另揀賢員調補十一月請開採黃螂等處銅鉛資鼓鑄諭曰此奏識見殊屬庸愚之至所謂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睹白日者也雷波黃螂一帶地方與

新撫涼山諸夷壤疇交錯第宜示以靜鎮胡可興起利端若聽民  
開採各處流亡無籍之徒勢必羣相趨赴萬一釀生事故所關非  
淺汝其會同憲德速將金竹坪白蠟山等處凡出產銅鉛礦廠概  
行封禁嚴加防範稍有奉行不力脫至紛紜黃廷桂憲德之身家  
性命未足以償厥辜也廷桂奏謝 聖訓得 旨向後一切事宜  
務須詳慎爲要率爾之見何可瀆陳朕覽所奏儻亦如汝遽卽見  
諸施行竟致滋擾地方其害曷勝枚舉豈引咎頌聖數語所堪了  
結者如云曾經審思原非率爾則己之才識實屬不逮可知愈當  
加勉詳慎十二月奏緝獲妖言逆犯楊大銘等十九人竝檄酉陽  
土司獻首惡楊七 諭曰此事最宜詳慎勿俾無知員弁憑威逼

國事... 卷之... 三  
脇激出事端朕意或係奸匪捏詞妄供希圖推卸亦未可定料該  
土司未必有此事也八年正月奏楊七果獲於楊隘嘴並北西陽  
境內 諭曰朕非有過人技能但較汝等克誠克公耳凡人爲一  
己利害是非之心切則遇事接物動輒有過不及之失勉公與誠  
斯爲對證之藥嗣西陽改土歸流事詳鄂昌傳十二月奏報探賊  
滋事調兵戰克金鎖關黑鐵關黃草坪等處恢復永善得 旨官  
兵之奮勇爭先汝之調度合宜深爲可嘉據鄂爾泰亦有川省將  
領此番效勞較勝滇省張耀祖遠甚之奏勉旃九年三月大軍剿  
噶爾丹策零 上以川陝地廣又理軍需總督一員難於控制特  
增設四川總督卽以廷桂補授兼管提督印務六月請將川省常

平倉捐穀改銀款數悉照雲貴見行例 諭曰川省乃產米之鄉  
籌畫積貯尙易爲力該督撫遽請開捐誤矣且欲改穀作銀又復  
將銀買穀轉輾滋弊更屬悖謬但通省倉廩止有四十餘萬石爲  
數太少著戶議增貯十年八月奏遣總兵趙儒勦捕兒斯賊番

諭曰務期一舉戡定以收永遠綏靖之功毋得潦草結局今賊番  
敢於猖獗者皆由汝從前未經料理妥協所遺之患設不能奮勉  
立效以贖前愆二罪竝罰恐汝等難以克當矣十二月捷奏至奉

諭嘉獎十一年奏獲大竹縣奸民文興貴文射斗等 上嘉之

十三年五月疏報夏熟收成分數 諭曰際茲盈甯之慶當益加  
懷畏更勉公忠試思川省屢蒙 天佑頻錫豐年豈文武不和各



立門戶排擠乖爭之風所能感召者耶若因此而自以爲是任情肆念殊非所以仰答 天貺矣亟宜返躬內省儻有不慊於中極力改悔毋稍逡巡六月奏貴州古州逆苗包利漠奸民張九萬等糾眾陷清溪餘慶等縣四川建昌永甯俱苗疆界連貴州臣飭各員弁加意撫輯苗民勿爲煽惑 諭以不動聲色靜鎮慎密爲要乾隆元年正月西陲軍務竣裁四川總督廷桂仍爲提督其總督缺後於十三年復設十二月 命來京候旨二年補鑾儀使尋署天津鎮總兵三年實授五年遷古北口提督六年七月 諭曰古北口爲畿輔藩籬該提督所屬弁兵素稱勁旅今因出口行圍親臨簡閱見隊伍整齊技藝嫻熟洵由統領大員董率有方將弁兵

丁勤於練習所致朕甚嘉之黃廷桂已賞馬二匹著再加恩賞上用級二疋九月授甘肅巡撫九年疏奏恤孤貧瘞枯骨勸輸社倉清查監獄開渠灌田及教民種樹紡織各事均得旨嘉獎十二年審鞫甘總督十三年四月奏練兵三事一技藝分三等以資激勸一馬步兵逐名考驗一前鋒旗纛毋許遠迎露積詔如所請行十二月授兩江總督十四年五月疏言江西俗悍有司因循姑息致不安分之人動輒誼鬧滋事臣飭嚴拏究辦又各營僅按日輪操南方晴少雨多轉多間曠臣令於陰雨時擇公所及寬敞寺院內如式操練又挽強命中最爲要技見飭造七力及十力硬弓教演其弱者不得過六力諭曰汝至江南頗出力整飭振作但

不可欲速而要之以久可也九月議奏裁併衛所事宜擬將漕船最少之儀徵併入揚州衛金山衛併入鎮江衛揚州四幫併入三幫鎮江中幫併入前後兩幫共裁守備二千總四下部議行尋奏立限清查積案報 聞十五年二月加太子少保七月奏赴運河豆班集漫口撫災戶 諭率屬詳查妥辦八月奏奉賢縣奸民李如岡等聚眾結盟將會擾害地方臣飭屬拏獲首從各犯得 旨重處示警毋姑息十月疏參江蘇巡撫雅爾哈善於奏銷錢糧奉 旨訓飭忽將知縣許惟枚等十一員特參送臣會稿畫題臣查惟枚等經徵未完均不及一分例止停升罰俸今盡請革職人必以爲欽奉 嚴旨非巡撫本意其居心更屬巧詐得 旨所參甚

是雅爾哈善交部嚴議尋議革職畱任十六年 聖駕南巡 御製詩賜之曰迎鑾衛警蹕建節久旬宣體我勤民德窮鄉率屬賢何須張錦帳惟喜閱鱗田細驗剛柔俗周諮豐歉年咸中方有慶虛己自無偏此地人文盛還涓尙勉旃是年調陝甘總督十八年正月調四川總督八月奏川省歲豐穀賤 命轉輸二十萬石賑淮揚被水州縣 御製詩紀其事曰全蜀幸逢年教開移粟船不因讀漢詔飢溺自應然十二月晉吏部尙書畱川督任十九年二月重慶奸民譚二陳琨等謀逆廷桂擒首從十四人置於法九月疏言川省惟成都府屬地平行又有都江大堰灌溉餘各屬山田臣令勘修塘堰引灌新都蘆山等十州縣及青神縣蓮花壩樂山

縣平江鄉三台縣南明鎮悉變膏腴報 聞二十年五月請增發  
鑄爲通省修城用 諭曰有益地方之事詳妥爲之是月晉武英  
殿大學士兼管總督事六月打箭鑪外孔撒麻書兩土司構釁金  
川及綽斯甲布袒麻書革布什咱及德爾格忒袒孔撒互攻殺廷  
桂偕提督岳鍾琪飭諭解散尋調陝甘總督十二月奏言軍營文  
報緊要向派大員管理不若就近責成沿邊提鎮 詔如所請二  
十一年二月奏從前各處調解軍營之馬多不堪用一由口外嚴  
寒一由弁兵作弊自安西至哈密經戈壁十餘站飼飲不時致多  
疲斃見派都司守備等官分站專管河州靖邊兩副將往來稽查  
將積貯草豆經過馬匹住歇時刻行走標分各情形按日呈報臣

令標員赴各站查察並安西提督及哈密防鎮不時就近督催得旨嘉獎四月 命駐肅州督辦軍需五月奏西北兩路軍營向通商販後因撤兵禁止今巴里坤軍營一應牛羊等物由肅州一帶販往路遠價昂難資接濟請照舊通商部議 從之十月請設巴里坤理事同知 上允之十一月奏吐魯番回人莽阿里克與厄魯特潛謀叛逆其人在巴里坤哈密貿易者甚多恐暗通信息臣調安西兵千赴兩處分駐但數尙少若向內地調撥又慮張皇見有派赴巴里坤種地兵五百塔勒納沁種地兵二百卽令同往防守再晉省解到之駝出關未久若趕赴軍營須撥兵防護已截兩安西一帶牧放其續調馬亦於哈密附近畱牧至馬匹尙須預

籌陝甘兩省選得三萬令加緊飼牧備調但陝省距肅路遠按站  
行需五六十日請先調來甘分撥加意飼養陸續行走可收實用  
諭曰黃廷桂經理軍務籌畫精詳一切調度甚合機宜大臣能  
如此明決擔承實心體國深可嘉悅著賞雙眼孔雀翎並加賞騎  
都尉世職令其子承襲二十二年正月 上以廷桂與巴里坤辦  
事大臣雅爾哈善札商戰馬一事意存推諉 訓諭之三月奏言  
臣節次解送出口馬二萬七千五百餘統於三月十五日以前全  
抵巴里坤餘隨後補解又出口駝四千二百餘續到者亦隨時解  
往應用報 聞尋軍營大臣奏廷桂所解馬依限到且廐壯堪用  
諭賞其辦理妥速交部議敘十月 命續解馬八千廷桂奏前

自準噶爾脫出之官兵等久居邊地爛牧務請卽令解往得旨  
俞允十一月又續解馬四千無誤諭部議敘十二月奏言甘省  
有墊辦軍需銀十萬餘兩請飭各員自行彌補其半上嘉廷桂  
賢勞在事各員奮勉特命蠲免並賞廷桂銀一萬兩二十三  
年二月奏軍需辦解將竣卽屆春耕請暫停可緩之糧運又預備  
正餘馬一萬七千駝五千餘陸續解巴里坤諭獎其悉心調劑  
四月諭酌議伊犁駐兵屯田事五月疏參甘肅布政使武忱糧  
道成德怠玩誤公膜視軍務詔革職時奉旨於直隸山東山  
西河南陝西購馬一萬由肅州轉送巴里坤備來年進剿之用廷  
桂酌定飼牧事宜又籌運糧十萬石於巴里坤諭曰甘省連年



辦理軍需黃廷桂急公集事俱無貽誤今歲春夏以來一切轉運糧餉復甚妥協深慰朕懷著加恩再賞銀一萬兩七月奏言臣因兩路大兵駐庫車糧運甚要聞有自哈密直趨吐魯番之路委員勘得夾山路徑驟駝皆可行較由巴里坤路近見奉旨籌庫車阿克蘇等城糧運可否行走臣已委員迅勘若俟覆到日始由巴里坤辦運未免稍遲不若先徑運至吐魯番界由彼轉運因擬將哈密見辦車驟畱半運巴里坤所貯糧分半徑由哈密運至吐魯番收貯仍俟直督及山陝撫臣購驟駝到日均由哈密運軍營回空時將吐魯番糧轉運軍營較巴里坤省往返二十餘站諭曰黃廷桂所奏籌辦庫車等處糧運一摺甚合機宜若拘泥成規必

俟查明道路解到駝隻始由巴里坤起運卽極力饋赴已需時日  
朕正在降旨籌辦時而黃廷桂卽能計慮及此請糧石運貯吐魯  
番與朕旨適相脗合閱奏不勝欣慰黃廷桂身體素弱如此悉心  
計畫朕不惟嘉之且深憐之也是月加少保十二月廷桂奏臣奉  
旨購辦牛羊查內地牛羊不計口外水土成羣赴解易斃且耕  
作屆期未免難購惟羊尚可購四五萬此時口外嚴寒請於來年  
二月起程接濟軍食又酌撥銀二十萬解阿克蘇買回城米 詔  
如所請行 諭曰大學士管陝甘總督黃廷桂忠誠素著老成  
練達西陲用兵以來雖未身歷行陣而籌辦一切軍需動協機宜  
多有朕所降諭旨尙未到肅而適相脗合旋卽奏到與朕所規畫

不約而同者數年以來若非黃廷桂體國奉公不遺餘力安得精  
詳妥協若此而毫不累民內地若無事者然此其功爲尤大宜晉  
崇階用彰勞績著由騎都尉晉封三等伯並賞紅寶石帽頂四團  
龍補服以示優異尋 賜所封伯爵號忠勤二十四年正月廷桂  
以督辦軍需抵涼州病劇猶勉視事布政使蔣炳具疏以 聞  
上命額駙福隆安帶御醫往診視甫行而廷桂卒遺疏至 諭曰  
黃廷桂忠誠敏達幹練老成歷任封疆勤勞懋著西陲用兵以來  
籌辦軍需事事精詳妥協倚毗方深是以迭加寵錫用彰勞績昨  
據蔣炳奏到在涼偶感風寒力疾視事舊恙增劇卽派福隆安帶  
同御醫馳驛前往診視以冀速痊遽聞溘逝深爲震悼覽其遺摺

當彌留之際尙拳拳以西師垂竣籌辦軍需爲念益見體國奉公  
赤忱罔斁不覺聲與涕俱難以自禁卽著福隆安前往奠醑賞銀  
一萬兩交地方官料理喪事並入祀賢良祠其伯爵卽令伊子承  
襲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 諭廷桂靈柩所過地方文  
武員弁出城奠醑並派員沿途護送 賜祭葬如例諡文襄 御  
製輓辭曰華鐙廣樂正陳時扼掣驚聞辰尾騎 慈慶朝儀難並  
輟強酬節物淚雙垂屈指軍興逮五年儲胥事事合機先直惟良  
彌蒼生福痛惜摧心敢問天馬利軍行粟販民彌畱兩事尙諄諄  
鞠躬盡瘁今誠已葛亮而來此一人運籌力疾尙勞心驛館誰爲  
下鵠鉞賜賻行將歸故里椒漿寫痛定親臨封疆歷三十餘年公

正廉明眾共傳 皇考時臣所餘幾鼻酸然復思愀然廷桂柩至  
京 上親臨奠醊 詩曰事繁食少赤星頰易簣諄諄餉務裁公  
瑾卒官父子感馬光遷陝士民哀忍將巫祝先桃茆載共公卿爵  
玉巽奪我良臣一何遽不教聞聽凱歌回二十五年凱宴成功諸  
將士 上追念廷桂 御製詩中有獨憶儲胥宣力者凱迴未見  
惜斯人之句尋 命圖形 紫光閣 御製贊曰外任封疆內司  
綸綍俾理儲胥經權弗詘殫誠盡智事協予心未同凱宴痛惜曷  
任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廷桂於五督臣首 詩曰西陲用  
兵時軍需信要務統勦既罷斥特用就熟路肇畫實盡勞諸事皆  
弗誤而以民爲重從不加徵賦遇災仍賑恤入告直陳故可比主

吏謫關中勤供輸以此論功勳章服錫異數爲政頗尙嚴赫赫名  
久著然而公無私任勞任怨素 兩朝所造就似此誠罕遇廷桂  
孫嘉襲伯爵卒子文燝襲見任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嘉弟模歷官  
湖廣鎮守總兵降藍翎侍衛檢歷官福建巡撫漢軍副都統降藍  
翎侍衛廷桂原襲之雲騎尉世職從弟廷樞襲

右 國史館本傳

公姓黃名廷桂字丹崖正黃旗人年十九以材官引強從 聖祖  
出塞獵控飛猱濟雙雕者二十餘年 世宗登極授宣化總兵四  
川提督甫至官卽奏設局辦治槍礮鉛丸時西土無事而公豫籌  
同仕者笑之未幾西藏阿爾布託反公往敵于殺甲軍容山立賊

大驚散走事 聞 世宗知公可大用命討雷波士司楊明義等擒其魁餘黨悉平亡何滇苗阿驢反圍參將謝某於赤衣臺七日公率兵入大小涼山攻殺降下之乃還秋滇省烏蠻又反公軍川滇接壤處四路堵遏卒縛其酋 世宗大悅命總督四川川省地丁每兩耗二錢民苦之公請每兩減一奏上報 可 今皇上卽位之元年也俄而總督缺裁器天津總兵遷古北口提督再遷甘肅巡撫其時邊省倉空地屢震新豐寶渠幾不毛矣公符縣買籽種耕牛招民授用浚昌渭渠灌之行二年兩邑富如初十三年奏器陝甘總督參劾江南十六年仍調陝甘十八年調四川二十年如太子太保補武英殿大學士仍督陝甘當是時 國家擒達瓦

齊方開闢伊犁威震萬國而投誠之阿睦爾撒納叛入哈薩克回  
虜竊發襄勤伯鄂容安兵部尙書班第死之 天子震怒命大將  
軍永常兆惠等相繼出兵公以爲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  
無大損若因軍需騷致內地有事則金甌玷矣乃命運糧車十  
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貿鬻民踊躍爭先慮牛運妨農奏買騾  
分布口內外民耕如常又以爲凡事豫則立糧待盡而後運則士  
飢馬待缺而後補則戰衄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畜豆馬到  
行且餒以故馳干餘里愈壯駐防臺站月需米數千曰吾前撫蘭  
時曾買穀三百萬石分貯河東西正爲此耳識者方知公遠謀董  
安于不是過也逆酋巴瑪等叛截臺臺信不通沙克都爾慢吉一



支就巖蘭州逼近肘腋巴里坤大震公遽發兵三千鎮撫之奏出  
半月而 命下如公言布政使蔣炳共事肅州公檄令回蘭州督  
賑奏出四日而 命下如公言公又擬奏大將軍兆惠以孤軍守  
阿克蘇無益宜早令回軍相機再進奏未出而 命下如公言公  
每有謀算動符 聖意雖隔萬里如在目前以故 眷寵日隆加  
太保封忠勤伯世襲雲騎尉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公素患咯  
血既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致積勞成病病劇嚙語猶以  
馬駝糧運進勦擒賊諸務喃喃不絕官吏文武繞榻環聽爲之涕  
泣漏下一鼓而薨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賞賻無算柩還 車駕  
親奠謚文襄崇祀賢良公陰重強毅常稱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

惠好名黨援諸病爲 上所知便行一好事不得故生平寡笑語  
所在芒角專以招怨謗忤權貴爲務孤行一意奉 主而已及事  
關重大旁人平素舒緩養名者束手不敢動而公輒以一疏得之  
或直薦其戚里或保留人於臨斬決時或請豁軍需數百萬奏上  
卽行海內駭服貌清奇長身鶴立額上瘡起如佛頂懸珠者然見  
屬吏無溫顏質確其過高坐不冠斜睨而涕唾司道以下寒毛惕  
伏甚至股弁然喜人強項愈駁辨愈喜理屈則從之或以此受目  
色督西川時外夷準噶爾入關熬茶有誤奏入寇者 天子命公  
發兵公封還詔書奏不可已而果以誤聞調肅州馬駐防兵倚將  
軍勢或不時給公奏之 上命滿洲三品以下官許公杖決由是

令無不行居恆無他嗜好放衙畢手通鑑一編而已子一人某福  
建糧道先公卒以某年某月葬公於某銘曰

吾未見剛次莫如猛惟我文襄秉此以逞起宣化終涼甘利西北  
不利東南莫獶獬付崔楷貉子過老罷臥天縱其鋒爲李橫衝孤  
捧紅日以行於空如繫虎鬚牽不得動嗚呼竟以始終世之過人  
不履影而尤豫奪常者其視此華表之穹隆

右神道碑袁枚撰

劉於義

劉於義江南武進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雍正元年四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入直南書房五月遷左中允  
七月遷侍講尋提督山西學政三年遷庶子奏請每年以銀四萬  
於太原平陽潞安大同買米貯倉春糶秋補擇賢能州縣或府佐  
貳董其事以功過議敘處分得旨所奏常平倉貯事宜甚爲有  
益著交山西巡撫伊都立酌量舉行四年二月遷侍講學士六月  
授順天府府尹五月授詹事仍兼府尹事六月擢倉場侍郎七年  
命查西甯軍需八年六月遷吏部左侍郎尋借刑部右侍郎故  
可登查賑山東九月命審山東按察使唐綏祖揭參濟南府知

府金允彝一案九年正月授直隸河道總督嗣鞠允彝袒鄒平縣革職知縣袁舜裔虧空抑勒交代等款屬實論如律於義赴總督任七月奏天津截漕留糧事宜一漕米進倉津貼諸費截留俱可不用其額設落崖進倉腳價令旗丁備給一旗丁雇剝每百里給飯米一石耗米一石今截留省剝費每米百石應給地方官耗米一石庶支放不致虧缺一漕船例有隨糧席片於截留處並交應用下部議行八月奏言青龍灣等處工程革職侍郎何國宗議建雞心十四座未免阻隔水勢請卽停止其展壩面四十丈使暢無礙運道并保河西隄工從之九月擢刑部尙書仍理河務尋署直隸總督十二月奏參巴里坤軍營回京之內大臣阿濟圖侍讀

學士查克丹等授驛遞 上嘉勉十年署陝西總督十一年正月  
疏稱甘涼肅承辦軍需總匯糧草價增數倍兵餉不敷養贍請酌  
借籽種牛具給兵於瓜州等處開墾分兩次扣還秋收畱來年籽  
種餘糧鎮標中軍經營以濟兵食 從之四月授吏部尙書仍署  
總督事八月奏肅鎮標兵除防汛外見覺單弱請撥駐涼州之河  
南綠旗兵五百移駐十一月奏軍營屯種撥馬應用省買牛費十  
二月奏回民移瓜州者不諳農事請募耕夫二百照屯田例給口  
糧工價委員督率教導俟一年熟練自種又奏赤金靖逆之北湃  
帶湖一帶築墩臺十八塔兒灣築堡一東西各築墩臺一以資保  
障又安家窩鋪渠口之上另開渠一以資屯種又安西廳衛效力

官并書役等聽其自備工本開墾均如所請行十三年二月疏  
劾總理屯田左都御史孔毓璞侵糧盜帑盤剝肆橫等款鞠實治  
毓璞罪如律尋奏前定甘涼肅各屬贖罪捐監米照時價爲額今  
該地歲豐價減應增米數以符銀數至他處赴捐有運費照本地  
酌減六月奏甯夏鎮標原設中左右前後五營雍正五年裁後營  
兵歸新設大通鎮今請仍設以成營制改大壩堡都司爲甯夏城  
守大壩堡增千總俱下部議 從之七月 命大學士查郎阿管  
理陝西總督給於義欽差大臣關防畱肅州俟軍需竣回京九月  
奏言金塔寺肅州北面藩籬請改遊擊爲副將並所屬威魯堡俱  
於見駐金塔寺新募兵內撥增又增轄屯田通判州判縣丞主簿

等官道員督查俱從之先是於義奏甘涼等處設馬廠以千把總爲牧長外委爲牧副頒太僕寺條例定考成至十一月請以馬孳多寡爲弁兵升降賞罰詳列章程入奏下部議行乾隆元年二月奏言甘肅巡撫許容辦賑不善奉旨嚴飭解任命於義署理疏請於哈密城北圍築倉廩令司糧人員專啟開設墩臺四撥兵守又於新城東門外築關廂爲商賈市區從之時捐贖例已停於義奏發遣革職知州許啟盛董仲請贖罪諭曰所奏俱非常赦所不原者准其贖罪朕前因官爵有關名器仕途不宜冒濫是以停止捐納至贖罪一條原係古人金作贖刑之義況斟酌情有可原者方准其事尙屬可行嗣後贖罪例照舊辦理七月查郎



阿入 覲於義署陝西總督十二月奏稱瓜州令戶民五十家守  
壩開巡渠道並可兼種地請免納糧草及他差徭 從之二年二  
月內 召回吏部任時兵部侍郎孫國璽因審屯政侍郎蔣洞侵  
那一案劾於義瞻徇并誣參糧道杜濱曖昧事 命刑部侍郎馬  
爾泰倉場侍郎崔紀往查尋問擬洞斬監候於義瞻徇有跡所參  
濱與占甥妻諸款係據屬誣稟失察均下部議處援赦免三年四  
月查郎阿奏參承辦軍需道沈青崖黃文煒張體義等私運侵帑  
詞連於義侍郎馬爾泰復奉 旨往同督撫嚴審於義解任赴質  
尋鞠實擬青崖等斬監候於義徇縱杖流浮開麥稞價銀三萬三  
千零畱蘭州著追五年十一月 特命署直隸布政使七年二月

實授三月授福建巡撫時閩鹽課額外多加派於義同督臣那蘇圖請分別裁減得 允行八月漳州奸民陳作謀不軌聚眾圍城於義擒之議敘加一級十二月臺灣奸民王永興等樹旗散割爲匪旋就獲奏入報 聞八年二月調山西巡撫十月補戶部尙書九年正月調吏部協辦大學士五月御史柴潮生請修直隸水利上以於義諳習情形令同總督高斌辦理七月以原銜充經筵講官十二月奏陳水利事宜一錢糧令清河天津二道覈轉一事關通省陸續報銷以清案牘一工程三萬兩以上委專員分辦各自報銷以下委員同地方官辦由地方官報銷一河渠隄埝橋閘有關要工應專員典守者於通省員弁內奏移一築隄開河間占

熟地旗地就近撥補民地給價除糧一工料價用市平給發又奏  
勘初次應舉各工一濬宛平良鄉涿州境內牝牛正支各河一開  
新城雄縣境內白溝河支流趙北口淀內各支河一開東淀河道  
徑直以暢尾閘一另疏子牙河口開築隄分清渾一疏舊減河入  
鳳河泊漑水一掘塌河淀淤塞利宣洩一引唐河由舊渠歸保定  
河一以渠開引河淀沃田一濬正定縣各泉爲渠成自然之利一  
修復營田舊渠開一給百姓營田工本均下部議 從之十年二  
月署直隸總督三月加太子太保十月奏初次工程告竣善後事  
宜一各州縣新工官入交代民均力役一唐河兩岸設涵洞一新  
建河閘駐汛員一閘座設額夫一保定通判改爲水利通判專管

唐完滿城清苑安州五屬河道一定興縣丞改駐新城司河防一新設坐船漢夫分隸東西兩淀一子牙河隄分隸廳汛一子牙長隄建營房防護一河隄栽柳州縣佐雜及河工效力等官捐種議敘十二月奏勘二次應舉各工一還鄉河栽灣取直建滾壩一薊運西隄并袖針舊河分別修築一張青口下接挑支河一新安縣之新河開挑寬深一廣利渠展爲河接連府一望都以下沿白草溝河至清苑安肅開道溝一廣利依城二河挑減河分洩一疏定興安肅泉水廣灌溉又奏永定河身兜灣十處均宜裁直以順其勢灣處截築攔水壩河沙淤者挑深隄缺薄者加培均議行十一年三月奏勘三次應舉各工一塌河淀漲水由七里海引歸薊運

河一津邑東北賈家口舊河挑洩積水一靜海迤東蘆北口接開支河一南運河捷地汎改挑引河又奏續勘三次應舉各工在慶雲縣者濬馬頰河引瀝水歸海開城北湖於王家窪渠通西南高慕臺窪均引入老黃河疏四鄉洩水溝渠去積淤在鹽山縣者濬宣惠河洩合縣之水通縣東之明泊窪入宣惠引歸老黃河均議行又奏慶雲鹽山二縣請於水師節省項下酌給銀多砌甃井仍令民開土井資灌溉再撥用商捐貯銀委員赴張家口買牛給貧民耕種並度土性買栽棗杏桃柳三萬株以備食用從之尋疏請減慶雲縣額賦諭曰直隸慶雲縣土瘠民貧連年荒歉朕心深爲軫念多方籌畫蠲賑並施以甦民困惟是元氣難以驟復必

須大沛恩膏俾小民永霑實惠著將該縣每年額徵地丁銀蠲免十分之三永爲例七月署直隸河道總督十二年四月直隸水利工程竣議敘加三級尋回京七月諭曰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劉於義年近七旬見兼理戶部輪班奏事連日往返未免過勞所有戶部事務著不必兼管十三年二月卒諭曰劉於義才品優長簡任銓衡協贊機務宣力中外勤慎素著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五月賜祭葬如例諡文恪

右 國史館本傳

公姓劉氏諱於義字某號某江南常州武進縣人由翰林起家躋通顯出入中外荷三朝眷遇累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誥

封光祿大夫加太子少保年七十有四卒於位 天子覽遺疏震悼 賜諡文恪以葬初公在翰林文譽甚著康熙晚年 聖學益懋翰林官凡有撰擬慮不稱 旨輒推公公爲之輒報 可以故掌院學士倚公若左右手 聖祖知之而以官資淺未大用同官亦但以公職於文而莫之奇也 憲皇帝登極元年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尋擢侍講視學山西還 朝遷侍講學士順天府尹五年遷詹事又遷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自是屢歷外任七年奉使甘肅明年遷吏部左侍郎賑山東饑奏發倉粟百餘萬石白金十萬旋 命協辦巡撫事其冬以侍郎督直隸河道又明年晉刑部尚書攝直隸總督事乞貸饑民坐盜論死者百餘人並奏除直

隸爲盜不分首從皆斬之令旋改署陝西總督自爲坊官至列卿  
開府纔八年耳所至能宣上德意以仁恕爲心而性沈密習勞  
苦能辦大事當是時先帝以承聖祖休養之後吏民恃寬大  
爲奸欺懼遂積玩不振銳意釐剔以嚴明持之而淺見寡識之徒  
動欲以谿刻中上意願輒得譴責獨公孤立排羣議所陳請無  
不允者蓋惟先帝之聖有以成公之賢而公之卓然自立使天  
下不敢薄文事爲無用致少損先帝知人之明則洵足光耀  
朝廷且爲詞臣增氣色者也方公之奉使西行也甘肅自康熙末  
至雍正四年凡虧帑金一百六十餘萬文書散缺莫知所由公爲  
設法清理一一歸款無誤及後任總督部署西師往返凡四年一



切屯田築堡安集流移輸送軍糧戰馬心力俱殫故公之在西勞最多而亦以所領過繁不任吹索乾隆三年詿吏議罷官尋起直隸布政使司遷福建山西巡撫八年十一月 召爲戶部尙書明年晉今官又明年加太子少保 上素心識公既廢復起官階益進公之不敢引老病乞骸亦以此曾祖祖父並以公貴累 贈如其官配某氏 贈一品夫人前卒自有銘子男二長曰復雍正甲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改浙江糧儲道前卒次曰益乾隆辛酉副榜刑部雲南司員外郎孫三人曾孫五人銘曰  
天生良輔幼而失怙母莊教之爲世霖雨稽古之榮榮開大府秉鉞凡五就中西征殫智竭能鬻冒皓白士馬飽騰太歲在卯天驕

伏阜息甲興農迺歸元老 詔同三司治畿輔水穿渠樹坊厥功  
懋矣如何柱石遽爾傾倚 一人軫悼萬眾漣洏

右墓誌銘陳兆崙撰

劉武進相公於義性剛毅受 憲皇知曾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  
夷時人榮之乾隆中公年已七十餘奏事 養心殿跪良久立時  
誤蹋衣袂仆倒公體素肥壯加以 御座高聳因之暴薨 上甚  
惜之傅文忠公出告人口劉相公今死得其所矣時人以爲笑談

右錄宗室昭榘撰

匪類之類

卷十七

聖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八目錄

宰輔十八

孫嘉淦

張允隨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十八

孫嘉淦

孫嘉淦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  
雍正元年九月晉國子監司業十二月充江西鄉試副考官三年  
提督安徽學政四年七月授祭酒九月調順天學政十二月入直  
南書房五年十一月疏言八旗官學生由佐領申送國子監考  
錄酌定年幼學清文稍長學漢文每旗額滿洲六十蒙古二十漢  
軍二十缺出通一旗揀選不拘每佐領各送一人之例見在官房

狹隘月撥寬敞者居住酌給錢糧俾專心誦讀疏入議行十一月  
考試八旗文童正紅旗佐領常備槍手圖子常克試入學嘉淦  
查參治罪 上獎其秉公下部優敘加二級六年正月署順天府  
府尹二月疏參古北口監督傅紳於昌平州屬喬子村蘇家口黃  
花城私立稅關橫徵革職論罪如律四月丁憂回籍七年 特旨  
授順天府府尹八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三月疏請選拔八旗生  
員入監肄業學成量補助教等官 從之六月授工部左侍郎仍  
兼府尹祭酒事九年充經筵講官十年二月調刑部尋署吏部侍  
郎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引見期滿教習奏對失實  
諭曰孫嘉淦於雍正元年尚係檢討朕看其人似屬樸實屢加

遷擢數年間官至侍郎望其殫竭誠心爲國家宣猷效力乃伊偏執自用從前屢有陳奏皆迂闊瑣碎不可見之施行朕訓其開拓識見至近日則緘默不言矣伊爲祭酒乃瞻顧私情將親弟孫揚淦薦爲國子監監丞行事乖張士論不服以致孫嘉淦聲名大損國子監教習自應分別用舍以示激勸卽稱職人員之中有可膺牧民之寄者亦有可勝司鐸之任者是在祭酒秉公陳奏始免冒濫名器用違其才之弊今於引見教習時遽稱宋鏞一班六人俱屬可用及朕詢問忽稱方從仁實不堪用任意反覆顯係欺罔應加重懲以爲人臣詐妄負恩者戒著革職掣交刑部究擬具奏尋議照挾詐欺公律擬斬得旨孫嘉淦免其治罪在戶部銀庫效



力行走十二年署河東鹽政十三年七月疏言鹽池之西有硝池一其西又有小池六皆產鹽附近居民或私澆私曬或以硝版和官鹽致味苦澀引張壅滯急宜設法嚴禁而鹽官皆駐運城距遠稽察難周查硝池小池皆在解州境該州州判職務甚簡請專司巡緝再鹽池岸係澆曬之場弓兵斗級皆在池北其南岸地方遼闊奸匪竊盜此爲淵藪且迂迴百有餘里私鹽最易透漏請設馬快八名令運城巡檢督緝又疏言殺虎口監督於邊關收鹽稅從未知會鹽政無案可稽請將收稅數目則例一併知會查覈至口外蒙古鹽原不禁邊民買食但進口宜立規條行銷宜有界限應請 敕山陝督撫詳查沿邊州縣應食蒙古鹽處會同鹽政酌定

毋令侵越其載鹽進口定稽查收稅例遵行又言每年鹽政養廉萬三千兩應減爲八千兩運司一萬兩減爲六千兩皆足敷用以下無庸議減又言鹽池設弓兵二百五十三每名月給銀五錢食用不足請月增銀五錢皆下部議行八月 命上御極 命來京以侍郎用九月補吏部右侍郎十一月晉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侍郎事乾隆元年四月 命同左都御史福敏查廢員案五月嘉淦奏參福敏偏執又經年不至署 諭曰孫嘉淦與福敏係同堂辦事之大臣參商如此若不從重議處無以警戒將來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查奏尋議嘉淦瀆奏失大臣體應降一級福敏遲緩拘執應降二級均准抵免調七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十一月

選刑部尙書二年三月兼管國子監事是月條奏太學事宜一六  
堂肄業人員每堂定額內課三十外課二十擇品端文優年壯學  
勤者充補一諸生於時藝外令各明一經治一事倣宋胡瑗立經  
義治事齋例俾爲有用之學一肄業期滿拔貢生有經明事治才  
品卓絕或才未裕而學識醇正者分別等第帶領引見一等卽用  
知縣二等卽用教職部議肄業期滿拔貢生分發卽用未免過優  
應以知縣教職分別選用餘如所請七月充律例館總裁九月充  
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三年四月遷吏部尙書仍  
兼刑部時有僞造嘉淦奏稿者傳播流言 諭曰一月以來京師  
諠傳尙書孫嘉淦密奏在朝多人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

尙書公訥親尙書海望領侍衛內大臣常明皆在所參之內諸臣皆朝廷簡用之人守法奉公實心盡職而鄂爾泰張廷玉尤係皇考特簡之大學士爲國家棟梁以孫嘉淦較之識見才猷豈能與二人比朕特以操守廉潔向有端方之名故屢加擢用非以其才識在二人上也如其才識果在二人之上朕何難卽用爲大學士而仍在尙書之列乎且 朝廷政務正賴宣猷佐理豈有將諸人悉行罷斥專用孫嘉淦之理至諸臣有可參之事孫嘉淦何不登之露章而乃見之密奏旣云密奏則惟孫嘉淦自知之伊又豈肯洩漏於人以招眾怨是或忌嫉孫嘉淦之人造爲此說以排擠之耶或趨附孫嘉淦之人造此以揚其特立孤行之直名耶但傳

言已久姑不深究其令步軍統領巡城御史嚴禁之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九月直隸總河朱藻誤工貪劣爲總督李衛所劾

命偕尙書公訥親往鞫得實革職論罪如律十月署直隸總督尋命寶授疏言永定河南北兩岸見議建閘開引河查北岸之張客閘不必石工但建草壩分洩水緩不致衝刷水漲不虞洶涌南岸之金門閘已築石工但上下宜多建草壩使南洩之水常多水小仍歸引河水大聽其漫流將各草壩朽壞舊河悉改而南卽以淤高之河身障北趨之路天然隄岸堅實可恃下部議行十一月疏奏刁民王宰謀吞生員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允祐門下請交刑部究審允祐交宗人府察議諭曰孫嘉淦履

任伊始卽能秉公執法據實糾參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尋命兼管直隸河工先是順德府民焦普爲奸徒郭允樞以邪教誣陷至是嘉淦審明奏釋治允樞罪四年正月疏言前奏金門閘上下多建草壩使河漸復故道但建壩必開引河誠恐汎水大出不無旁決今於金門閘下增設草壩一其引河不必復挑卽歸金門閘引河中蓋此卽永定河故道由中亭玉帶以達津歸海臣循舊跡開濬其新建草壩四分過水使引河之中時有水流可因勢利導一二年後村莊城垣保護完固然後多開草壩使水大出則故道可全復得旨果能如是誠爲善舉但今尙不可必其如此且試爲之二月疏言熱河喀喇河屯化育溝歲需兵米二萬四千餘石

倉儲不敷查承德州四旗通判向經採買備賑除已運外見存米  
九千餘石鄰近州縣倉庫充裕無須領運請此項留撥兵米仍於  
採買案內報銷至口外莊頭歲款交米不能如數請撥司庫銀發  
入溝同知四旗通判豫買一年兵米運貯熱河等倉三月疏言直  
隸向設旗莊官專管旗戶一年任滿實心化導者議敘如旗人犯  
不法等事照地方官失察民人例議處嗣經裁併理事廳轄該丞  
倅兼管旗民所轄又較旗莊原數過多議敘久停議處尙仍舊例  
請嗣後失察之丞倅如與州縣同城一例處分否則照該管知府  
例議處俱議行時 上以直隸河工緊要 命借總河顧琮悉心  
辦理嘉淦疏言天津地方南北運河與淀河交會西沽而入於海

河臣觀南運河水甚濁與永定河相似以入海河水皆濁流經久必淤墊況通省之水會於一線之海河秋潦時至勢必宣洩不及大學士鄂爾泰前曾奏准於靜海縣獨流地方開引河竇下游治水之關鍵但開河易達海難設中途梗阻則漫溢爲患且海口開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見委員勘通省水道凡眾河交會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卽於今夏興修報 聞又言直隸旗園地畝旗人止收地租民人村莊在園內者自居祖遺屋租種旗地兩不相涉如民人有占旗地蓋屋及旗人將民人祖遺之產妄行告許圖取租者俱照違制律治罪下部議行五月晉太子太保五年九月疏言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



兩淀臣議於永定河葉淀之東疏引由西沽北入海濬子牙河之  
新河使上游諸水歸淀開舊河東隄漸引由西沽南入海北運河  
兩岸去沙裁直深濬減河培補隄岸南運河兩岸再築遙隄濬河  
身以行正濶安陵鎮建閘一濬減河三十餘里入老河口以達於  
海此四河之大略也西淀則開白溝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橋南月  
疏一河並濬清門河別派分流下游已暢達再將金門閘之西引  
河改由東道於苑家口疊道建木橋五使瀝水通行至東淀應將  
上游三岔河淤淺處濬令寬深楊家河卞家河窪等處多疏淀河  
數道使並行而東會西沽則四河順軌兩淀暢洩各州縣之水可  
消從之尋奏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俱竣上嘉之時江南總

督高斌進京取道直隸 命會同嘉淦等議河務善後事宜十月  
合疏言永定河務於固安城南霸州城北之間順流東下由津水  
窪接連東淀直達西沽入海則上游漲水自消霸州城北築護城  
圍城保定縣城西千里長隄自新莊迤北至城東路疇村隄根逼  
溜應加寬厚其路疇以東至艾頭村接連營田圍埝約五十餘里  
議築越隄作重障又疏言永定河改歸故道一切修防裁省所有  
石壩引河及築隄放淤可分責各道員其直隸河道總督缺請裁  
俱議行十二月疏言大名府屬東明長垣等處與山東河南交錯  
奸匪易藏舊設河捕通判兼管隄工且駐府城鞭長莫及請將河  
務歸同知管理通判移駐東明專司捕務 從之六年正月 諭

曰昨聞永定河放水經理未善以致固安良鄉涿州雄縣霸州村莊地畝被淹難以耕種居民遷移不無困乏孫嘉淦不能辭其責也尋經大學士鄂爾泰查勘請暫塞金門閘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開旋築實與放水本意相左將來泥沙壅入玉帶恐爲患更大諭曰此奏固是但大學士等亦係慎重欲籌萬全之意卿不必固執己見總之此事卿所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亦不能爲卿諱也然朕總以卿爲是者以卿不似顧琮爲游移巧詐之計耳上於丁亥年巡幸天津閱河御製中亭河紀事詩曰中亭入玉帶玉帶卽清河中亭洩渾漲壑窄難容多蕩漾沙遠畝至此爲澄波受小不受大此理信不磨嘉淦督直時謬聽人言譌謂渾河故道

卽此實非他建議放乎此千村嘆淪過知誤乃改爲民已嗟蹉跎  
不十不變法語誠不我詎經過得親見悔過成新賊是年八月調  
嘉淦湖廣總督七年五月疏言治苗之法於各寨中立頭人爲寨  
長一崗中取頭人信服者爲崗長使約束而統於縣令城步苗崗  
五設正副長十綏甯苗崗四設正副長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二  
兩有過則易置之自可令行禁止又疏言城步綏甯兩縣止有九  
崗設協似覺過重應改設遊擊一駐長安守備二左營駐城步老  
寨右營駐綏甯鎮彝哨歸靖州協轄理穉同知亦駐長安以資巡  
緝綏甯臨口司水路上通靖州運糧較便再令綏甯營守備移駐  
防護九月疏言湖南永綏協之花園汛向無文員專管請將龍團

巡檢移駐理詞訟守倉查奸永綏右營守備帶兵百名會同防查均議如所請十月 諭曰前孫嘉淦奏荆襄隄工必須親往相度方爲有益今聞行至安陸卽便回省朕思近日襄陽府城有匿名逆示若孫嘉淦前往料理固屬不可今因查勘隄工適有此事何以半途而返總督舉動關係觀瞻孫嘉淦畏蒞至此豈不有玷封疆八年正月 命來京候旨二月署福建巡撫事未赴湖南巡撫許容疏參糧道謝濟世狂縱各款嘉淦奉 旨審辦革濟世職會御史胡定以許容挾私誣陷奏四月 命侍郎阿里衮往會鞠先是濟世訪拏衡陽縣知縣李澎家人書役浮收漕米經長沙府知府張琳枷責申詳署糧道倉德批結而許容參濟世款內稱浮收

事屬風影至是布政使張璫復飭改原詳及批倉德因據札通揭部科事 聞 諭曰都察院奏倉德通揭上司抑勒換詳一事曾申詳總督孫嘉淦孫嘉淦批令婉曲善處且云審時不問此款等語孫嘉淦身爲總督又承旨審辦此案接到倉德揭帖時卽應奏聞審理乃故寢其事而審案內並無一語及倉德所揭情由扶同許容甚爲徇庇俟此案結後交部嚴察議處尋 諭曰謝濟世一案許容冤誣鍛鍊孫嘉淦贖徇扶同不許會審今聞楚省營伍廢弛致盜賊肆行無畏水師哨船無人駕用致有船多於兵之謠是孫嘉淦許容惟事虛文並無實際因而文武效尤上下頹廢其罪已不可問矣孫嘉淦許容著來京候旨九月阿里衮鞠實具奏謝

濟世原參革職照例開復止失察衙役犯贓十兩以上降一級留  
任許容奏事不實張璫扶同換詳革職論罪有差孫嘉淦照溺職  
例革職 命修順義縣城工贖罪九年工竣授宗人府府丞十年  
遷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 允之十四年 特召來京入  
直上書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右侍郎八月擢工部尙書署翰林  
院掌院學士十一月 上以嘉淦內廷行走勤慎黽勉 特命照  
見在品級給其子孝愉廕生分部額外行走十六年三月充會試  
正考官六月教習庶吉士七月 諭曰孫嘉淦以所著詩經補註  
間日進覽於興觀怨之旨頗有發明朕亦時折其中從此薈萃  
成書足備葩經一解著傳恆來保孫嘉淦充正總裁若需用纂修

人員令孫嘉淦舉所素知一二人奏聞充補則幾務之暇可資佩  
文以次成書可詔來學十月充會典館正總裁十七年晉吏部尙  
書協辦大學士十八年正月獲僞造嘉淦奏稿之犯江西衛千總  
盧魯生守備劉時達解京鞠實治罪如律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  
官十二月卒遺疏入 諭曰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孫嘉淦老成  
端謹學問深醇宣力有年勤勞懋著前因患病卽遣太醫調治並  
命皇子前往看視尙冀速痊今聞溘逝深爲軫悼著派散秩大臣  
一員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並賞庫銀一千兩辦理喪務尋 賜祭  
葬如例謚文定子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十有八年十有二月六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事山西興  
縣孫公卒於位距其生康熙二十有二年二月十有七日享年七  
十有一子刑部員外郎孝愉奉遺疏奏上得 旨孫嘉淦老成端  
謹學問淵醇宣力有年勤勞懋著前因患病卽遣太醫診治並命  
皇子往視尙冀速痊今聞溘逝深爲軫悼著派散秩大臣一員侍  
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一千兩辦理喪務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  
奏尋准部奏 賜祭葬謚曰文定自中朝士大夫以至販鹽臺輿  
之賤同聲一哭榮哀具矣人生得此於人 主及並世之人可以  
無憾矣卜葬有日孤馳書請銘其隧夫埋石以垂久遠墓志以之  
揭銘於碑殆將令途人指識其處愜想其人用以興起秀頑扶樹

風化意惟芟繁文臚大要勿并勿離或庶幾焉按狀公姓孫氏諱  
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先世自代來遷遂爲興縣人世居邑之臨河  
里公年十有九入縣學爲諸生樵蘇不給嘗躬自腰鎌入山風雪  
無所避其勤苦有如此者伯兄貞淦無故爲人所戕公父不勝忿  
手刃其仇吏持之急公年未弱冠奔走呼籲一晝夜行三百餘里  
叩大府自承代父罪事竟得解與仲兄鴻淦及弟揚淦友愛至篤  
而揚淦性真率好直言或至過激人不能堪公怡然受之遇兄弟  
之子如己子在翰林時聞母病請假於掌院不待報卽行處鄉黨  
恭謹有加父老忘其貴人周卹貧族惟力是視其篤行有如此者  
康熙五十一年 萬壽恩科成進士改庶吉士乙未授翰林院檢

討越十年 世宗憲皇帝卽位數上封事嘗因 召對 先帝手  
指公示九卿曰朕卽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  
且嘉悅焉爾等當以爲法以故雍正初連充鄉會試同考官一充  
江西鄉試副考官由檢討擢國子監司業蓋旌其直也乾隆改元  
以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 上深納之復以米價騰踊嚴造酒  
之禁爭之尤力直聲益振其事 君樸忠有如此者遇僚友恂恂  
無疾言遠色及事有不可未嘗不辨辨之不從或至劾奏以故人  
憚其慤而又服其和其與人溫良有如此者公領國子監事最久  
雍正二年以司業視學江蘇卽任遷祭酒尋調直隸九年由府尹  
遷工部侍郎十年轉刑部兼辦吏部府尹祭酒如故乾隆初遷刑

部尙書仍總理國子監事在官先後拓學舍定課程廣廩餼敘品  
流人才蒸蒸日上而視學所至必進諸生勸以宋五子之書前後  
五六爲鄉試考官主會試者再不可以私干得人稱盛其課士遴  
才有如此者公旣晉吏部尙書以省銜出任總督乾隆三年在直  
隸捕蝗蠶通水道議屯種清佃租旗民稱便六年移節湖廣甫下  
車卽巡視苗疆跋涉奇險相其要害設營堡益弁兵俾寶靖城綏  
之間永永安堵若平反冤濫奉使河中則出十許人於獄皆數十  
年前奏當大辟待質未決者於直隸清苑囚則畱之歐刀之下覆  
請得釋其恤民懇惻有如此者蓋公在雍正初猶七品官耳十餘  
年中位至侍郎末年以奏事失儀落職尋起爲河東鹽政 今上

卽位以吏部侍郎 召還朝歷中外大位中間一撫福建少蹶卽起由副都御史累遷至今官凡四十餘年向使公不遇 先帝及今上之至仁至明則無以行其所學而非公積誠守正初終如一卽亦何能取信於 至尊若是其專且久哉累授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元配原夫人 贈一品夫人繼配張夫人 封一品夫人 天繡公以上至曾大父並 贈如其官祖妣並 贈如原夫人子多殤長子太學生孝懿前卒次卽孝愉又次孝則女四人女孫二人著有近思錄輯要春秋義等書餘多不存近有詩經補注若干卷易解垂就而卒先是公再起爲副都御史 上命在上書房行走公喜謂二子曰吾衰年不堪以筋力效用今得從容晏閒與

皇子講習經義是誠吾盡心之地也尋請於 上作補注每一篇  
成請裁 上前經 硃筆刪潤者十之六七滿一歲書成稿具方  
略館乾隆十有九年十月十有七日葬於邑之喬家溝距縣五里  
銘曰

世儒講學有墮其言維公身之乃見本原忠孝信義以終如始文  
繡膏梁匪求而至道剛斯尤餘事文章高廣莊厚渾涵汪洋猥以  
譎劣見許拔出諄諄擊蒙去華存實每憶斯言涕汗交集嗚呼傷  
哉星隕山頽 帝念不已禮備榮哀天子茲宅路人飲泣子孫雲  
來樵蘇跡絕

右神道碑銘陳兆崙撰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故爲太原縣民自代遷興居邑之臨  
河里父天緒以俠聞殺人吏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  
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以檢討上封事  
三日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  
司業遷祭酒再遷順天府府尹工部侍郎先是工部吏奏銷爲奸  
公頌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外省督撫臨期料覆披籍而已吏  
相弔於家十年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薦教習某 世宗不用  
公爭益堅 世宗擲紙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  
士某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公方悟捧筆叩頭 世宗怒反縛置  
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某曰孫嘉淦太慧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

公出獄不抵家徑趨庫所果親王疑公故大臣黜必嗾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贏乃出不意突至庫視公公方抱持衡偃僕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有不足乎曰某所收別置一所請覆之王享權良久無絲毫縮贏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卽爲轉奏 上亦愈重公命署河東鹽院 今上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尙



書三年轉吏部尙書總督直隸直隸旗民雜處多豪強聞公往先聲警服引水溉田開五百八十支河使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交注遞洩無所滯畱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伏最後真定府知府陳浩來自公而旬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驛騷非政體也弛之便一時解纜縛者三千餘人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六年調湖廣總督前撫開橫嶺三峒議者以路大險欲棄之公曰此地於國家原無可惜但諸苗俱入版圖而獨畱此巢穴或不逞者聚焉則震驚寶靖城綏矣奏設參將募兵鎮撫羣崗肅然調撫福建以前訊糧道謝濟

世事不實免九年冬補宗人府府丞公請老 許之十四年 召  
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  
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貯在顏間而業已將人置青雲上  
雖有下界誣諉語不特不敢出於口亦并不能生於心好靜坐退  
食之餘一經相對 兩朝聖人知公所學深能扶文運故 命再  
督學五典鄉試兩總裁禮闈四任分校再領成均再任翰林掌院  
教習庶吉士充經筵講官行走上書房又 命日進經義一章纂  
毛詩折中成復 命註易傳彖爻甫畢而公病矣門下士卿貳百  
辟布列中外銘旌歸送者縞素如雲朝爲之空彰益門內外車馬  
填塞數十里皆舉音以過喪 天子震悼 命皇子奠酒謚文定

公既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裁得主者名 天子知公忠無他腸寵遇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爲捨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白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忍忍一切所以補塞晏參密勿者彌口不宣卽家庭間亦寂然無復聞知故所狀公者止於此薨時年七十一子孝愉蔭刑部主事葬某銘曰

繁星爛宵卿月孤明我冠盈朝儒者孤行穆穆孫公惟嶽降靈目營四海心醉六經推剛爲柔惟誠故形三揖在下九奏在廷咸有欽式閣手仰成北鎮幽燕南臨荆楚如泰山雲膚寸而雨 皇帝

曰來卿學如古古聖有小交朕與汝汝其發明朕爲汝主公晝夜  
頷頷精思採取易極連藏詩窮齊魯宵夢孔周旦質堯禹每奏一  
經黃封旁午孔明淡泊豈喜聲聞無如民愛溢美紛紛以致名尸  
走索其門調語適言直達九闈 帝曰徐之俾是究是陳鏡涅愈  
瑩絲漚愈純保一个臣終始於恩惟予小子受知最早欲永公名  
金石是考所聞者稀所書者少嗚呼恐大行山高不如華表

右神道碑袁枚撰

公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太原興縣臨河里人姓孫氏先世自代  
徙曾祖諱守意未仕祖諱世蓋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縣有劇盜  
羅漢七阻山西聚眾數千人設方略擒獮之境賴以安父 贈光

祿大夫諱天繡生四子公行三家貧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層崖間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聞母原夫人病乞假不待報歸母旋卒服闋復官 世宗憲皇帝卽位 命臣工皆得上封事公以言事見知 憲皇帝嘗指以示九卿曰朕卽位以來孫嘉淦每事陳奏可謂直言極諫朕不惟不加怒而反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爲法以國子監司業命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畱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蒙 恩賜養廉歲四千兩并 賜西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考校京邑生童之處歲滿受代莅祭酒任公先爲司業時卽上言人才出於學政而科目但取文藝無裨於用

宜令天下學政選拔諸生貢太學使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  
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  
與同官鄂公爾奇上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今入學者多必  
別置學舍以居之支帑金以贍之教成宜分等敘用以示勸世  
宗允所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賜官房三百餘間今所謂南學  
也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經術稱盛焉署順天府尹奏請  
立法以平米價贖公卒於京邸恩賜銀一千兩爲喪葬費公欲  
長畱君惠乃竭家資營葬而以所賜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  
以順天府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奏請各工程宜定成式以頒示  
天下而天下之物價與輓運費宜先令報部嗣後覈銷遂無駁詰

稽滯之患遷刑部侍郎兼辦吏部侍郎事府尹祭酒皆如故以引見國子監教習人員不稱旨逮獄世宗旋宥之且知公不愛錢命在銀庫行走時果親王總庫務意公既貴重驟遭責降或不視事偵知不然既又有人言公以輕兒邀譽者公先以所兒別置一所至是王命取以比較皆中程以是益重公河東鹽政有積弊世宗命往署理不數月陋弊悉除今上卽位召至京授吏部右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部務公上三習一弊疏其略曰臣以至愚荷蒙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諭剴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

敬明恕精一豈復尙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鯁鯁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庭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踰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此在臣工以



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  
僻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僻之不巧者亦忤矣是爲目習  
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  
高已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  
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  
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槩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  
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  
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  
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  
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旣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

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  
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  
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  
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  
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繆  
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聖心自懷之也返之己真知  
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  
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蹉愛我良深而諛  
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  
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眾

正盈朝而太平可觀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亦似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或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卽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

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  
矣疏上 上嘉納宣示焉遷刑部尙書總理國子監事河南鄭州  
有疑獄 命使往勘仍不得實 上復命公會同總河白公鍾山  
審訊得其冤狀十餘人盡脫之轉吏部尙書乾隆三年出爲直隸  
總督鋤治豪強穿濬溝洫豁邪教之株連者釋重囚之誣服者時  
酒禁甚嚴罹法者已至數萬人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而令天下  
騷然非聖治所宜 上卽令弛其禁環京師五百里皆旗地旗人  
居京師而以田召漢人佃佃旣熟奸民卽增租奪佃先佃者多失  
利以故多莫肯盡力旗人租入亦不足公爲酌定租額官爲徵給

而奪佃之風遂息又奏旗人願就田者人予二頃房屋牛種官給之慮近畿所容有限因巡邊見開平土地平行易種藝可駐數萬家卽具規畫上請議者以其地寒苦難居遂止今內地之民往耕者獲利數倍六年調湖廣總督楚人仰食淮鹽不時至價苦昂公力除陋規令所司以鹽船啟行日先關白禁其逗遛而鹽價遂平橫嶺三崗爲前巡撫馮公光裕所開鎮守者因路險地僻議欲棄之公親自履行從城步入口路皆險峻越嶺數十重乃至長安豁然開平延袤數十里土田肥美公度若棄之則羣不逞之徒或且嘯聚於此煽連鎮筰而寶靖城綏之民無安枕日矣乃奏設武員益兵數千守之尋以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案內革職

九年冬起爲宗人府府丞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京察自  
陳休致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 命在上書房行走遷兵部  
侍郎晉工部尙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恩禮日有加十七年九  
月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又充經筵講官因 召對自陳年老  
請免所居官惟在 上書房效力 上優答不許公以易詩春秋  
爲聖人全經而解說紛繁欲秉受 睿裁講明要領以垂教來世  
乘間進說 上納焉今日進講義一章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  
易傳彖爻甫畢而公遂病矣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薨年  
七十有一疾之始作也 特命三阿哥臨視及遺本奏入 上深  
軫悼遣大臣侍衛奠茶酒 賜銀一千兩治喪事卹典如例 賜

謚文定居位以八約自戒一曰事君篤而不顯二曰與人共而不  
驕三曰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名五曰事止於能去六曰言  
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人八曰以清費廉取在翰林日讀春秋  
患四傳互異於是專精思經文著春秋義一書已板行及蒙世  
宗憲皇帝訓飭翻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  
詩刪南華通一切燬之後遂不復著書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  
有逆徒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逾年罪人斯得公深不自安恐生  
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也先後屢典文衡總裁會試者二典  
鄉試者五分校鄉會試者四教習庶吉士一司成與督學皆再三  
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娶原氏繼娶



張氏皆一品夫人子男三孝懿太學生前卒孝愉蔭授刑部浙江

司員外郎擢直隸按察使司

此據其家行述孫貽穀云

孝則天津

府河捕通判女四人郭冠恂原宗清李念祖陳箴其壻也孫六人  
鎮今庠生鑿銓殤鑄銘葬於邑之東鄉喬家溝

門下士盧文昭曰公粹然儒者顧外人每傳公少年手刃仇人事  
其詳不可知今來公鄉復細詢於人始得其崖略公伯兄楨淦爲  
同邑趙氏子所殺其人旣論抵繫獄矣夤緣且脫罪時贈公痛子  
死非命而仇人顧安然得無恙憤結幾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不忍  
痛傷其父乘間入獄刃趙氏子死跳身出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  
步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遭貨甌甄者仆焉盡碎其器於

是相與至縣庭令某素知公拒移逮者謂殺人者實非公事遂解  
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孝弟之性矣所謂仁者必有勇非與不辱其  
身不危其親其習又有足多者焉文昭以乾隆三年舉於順天公  
實爲試官分校者慮語不盡醇或未必當公意公曰此本於經何  
害遂取中公之教人一本經術文昭雖無似亦曷敢不以公之所  
爲教者教人哉

右家傳盧文昭撰

公諱嘉塗字錫公太原興縣臨河里人曾祖諱守意祖諱世蓋以  
貢生知江西崇仁縣設方略平劇盜境賴以安父諱天繡三世皆  
贈光祿大夫刑部尙書公兄弟四人伯兄楨塗爲同縣趙氏子

所殺既論抵繫獄矣黃緣且脫舉公父憤欲死公夜入獄刃趙氏  
了脫身逃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  
適貨執賊者仆馬盡毀其器相與訟於縣頽繫待決已而與縣人  
誼傳係家兄弟殺人逮捕至陽曲令解之日安有越一宿而能殺  
人三百里外者乎卒以疑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  
讀書尋舉鄉試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游於朱文  
端張清恪兩公門得與聞正學由是覃思遺經紬繹聖緒充然沛  
然達於上下一以仁義爲本聞母原夫人病乞歸尋丁母憂服闋  
還官 世宗卽位命臣工得上封事公上三奏曰親骨肉曰停捐  
約曰罷西兵 世宗召詣大臣示之以貴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容

此狂生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公在旁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  
膽 世宗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卽 召對授國子監  
司業雍正二年充江西鄉試主考官三年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  
仍留安徽年餘謝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歲四千兩  
並 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歲蒞莅祭酒任公先爲司業  
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  
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  
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前請並請廣學舍增諸生餼  
廩 世宗從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置房屋三百餘間別爲南學  
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稱盛焉六年權順天府尹丁

父憂歸 賜金千兩公歸營葬畢以所 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闕以順天府尹 召晉工部侍郎八年充會試總裁十年轉刑部侍郎攝吏部侍郎及府尹祭酒如故引 見國子監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力逮下獄已而放出令銀庫行走出權河東鹽政上卽位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當極盛必有陰伏之幾其幾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說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

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成則下愈畏一唱百諾所在而皆然免  
冠叩頭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  
矣日與媚化匪媚則觸是爲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  
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  
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己  
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逾令之所發樂期於必  
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爲  
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  
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  
子一意孤行而小人多方迎合如是則與心習又投矣於是乎小

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其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可立決也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 皇上之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惟爲人所不知故願 皇上之聖心自慊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覩矣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充江南鄉

試主考官尋遷刑部尙書時 上方加意太學入監肄業者至數千人乃以二年三月 詔公總理監事公奏做胡安定遺法經義治事分條教授於是人知實學興起者眾矣三年轉吏部尙書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冬十月出爲直隸總督是歲直隸被水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達畿內以濟饑民自保定以東地卑下遇夏雨潴水成澤水落魚子化蛹故災無虛歲公念言弭災之本其必潛水使通乎乃擇吏分行穿治使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共開五百八十餘渠申捕蝗之令由是終公任歲以不饑以畿地多曠奏給畿人屯田官與房舍牛穀嘗巡邊見開平地平行可駐數萬家具規畫請聽旗人田之議者以其地苦寒未



之行也時方嚴酒禁罹法者眾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 上卽令弛其禁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甯奏言各省賑荒不免過濫國帑宜節民情易驕當有以裁抑之 敕內閣以所奏鈔示直省大吏七年四月公上言往時督撫率多諱災苟圖省費屢蒙 皇上諭誡乃始幡然一變其習其閒辦理或不無過厚然所以繫民心培國本實在於此今安甯乃略其大而言其細臣恐自茲以往督撫之辨災與賑又將改弦易轍而流弊無終窮矣 皇上仁心爲質愛民如子繼孔孟之心而行堯舜之政天下喁喁謳思邇治乃內外臣工不思贊襄 聖德羣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

萬一爲眾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  
墮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節用之道當擇其  
事較輕而可緩者省之非所施於災賑民驕之故由有司政教不  
明此在平時整飭之耳一遇災荒正小民號呼赴愬時乃惡其驕  
而欲啗其賑則不揣其本矣治國猶治家然急於致富乃至飢寒  
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號號反嗇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  
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唯 皇上勿以爲迂而加垂察焉 上  
優旨答之前巡撫馮光裕開橫嶺三峒議者以路險遠欲棄之公  
親自履勘越嶺數十重豁然開平彌望皆沃野公度若不守且爲  
盜窟乃奏設武官兵數千人守之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

世 上以御史言命使往讞得其誣枉狀以公庇容削官九年冬起爲宗人府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其冬閱秋審冊閩人蔣太齡與其族屬阮死族人爲竊者巡撫以謀殺讞太齡論絞其他斬絞流杖有差公奏言舊例載同族中有凶悍不法偷竊姦宄之人合族公憤以家法致死者將爲首者照應得辜減一等免其擬抵今新例不載此條無可引用乃照謀殺定擬夫謀殺者必夙有私怨深仇兼以陰謀詭計所殺者又係平人乃用謀殺科斷今合族同憤致死族匪是乃義忿非私仇也是乃公議非陰謀也所殺者又係有辜非平人也以命案之極情輕者而引一極重之律以科之比擬失平矣且舉合族之尊卑長幼駢首接踵以償一積匪之

命揆之情理實有未協此等案件不時多有仰懇 聖恩或仍存舊有之例或預定比擬之律或別設族匪之條使將來斷獄有所遵守則刑法平而民命不致胥戕矣疏下大學士三法司議以舊例已刪不宜改增以長擅殺之漸寢其奏十二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於城東石垓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 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尙書攝翰林院掌院學士明年充會試總裁官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九月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自以年老請免所居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一書板行於世久之瞿然悔曰吾學無真得奈何

國朝書局叢書不刊  
卷一百一十八  
妄測聖經遂並所著詩刪南華道一切毀之時默坐激思以蘄自  
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  
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此便是窮理已克則禮自復何知行之不  
合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於此晚歲直經  
筵因欲發明易詩春秋要領成書候 上裁定 上許今日進講  
義一篇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彖文甫畢而公遂病 上  
命皇子臨視中使侍醫相望於道以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  
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奠茶酒 賜金一千兩治喪事謚曰文  
定公以副都御史 召之明年有奸人僞爲公奏彙傳播遠近事發  
株連甚衆公內不自安益自反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然

故晚節益務斂密其朝夕獻替莫得而聞焉公生平事父至孝父性嚴急公既入仕往往受扑楚而孺慕彌篤家居不事生產有餘卽與兄弟共之既貴徒步出入以儉德爲鄉里先喜聞諍言不擇童豎間有拂逆處之泰然敬慎和平以終其身子三人孝懿孝愉孝則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紹升自童時卽知敬慕公比長從鄉先生陳君和叔訪當世名公卿遺事陳君嘗爲公主奏草相得甚歡爲道公本末頗具己而盧先生紹弓自太原南歸出公家述及所爲公傳益詳駁因刪取其要合以先後所錄公疏及所聞於陳君者比而書之近世言直節者必以公稱首及考其言論施設聖聖然古儒也其真知治體者與有經世志者可以取鑑焉

右事狀彭紹升撰

公疏言鹽池禁牆外額設弓兵計每日得銀一分六釐有奇實不敷三餐之用日費既不能足難責其晝夜巡查是以時有偷安玩誤甚或勾通盜鹽請於舊給每月五錢外增給五錢共成一兩則飲食方可足用此項卽於養廉歸公銀內按月給發年終奏銷其有空缺按日扣除如此則省無益之冗費爲有用之廩給弓兵衣食寬裕自益鼓舞奮勉日夜巡緝將私鹽永禁而鹺政庶得肅清矣

時嚴酒禁罹法者眾公疏言查前督任內一年之中拏獲燒鍋酒類三百六十四起人犯一千四百四十餘名臣抵任一月之內拏

獲私燒運販七十八起人犯三百五十餘名酒四十餘萬斤麴三十餘萬塊車輛騾馬器具難以悉數此特申報者爾其各府州縣自結之案不知凡幾此特拏獲在官者爾其吏役兵丁已拏而賄縱者不知凡幾得其規禮而不拏者不知凡幾此特酒犯之正身者爾其本地鄉保鄰甲沿途腳夫店家牽連受累者不知凡幾一省如是別省可知酒禁如是煙禁可知 皇上如天好生恤刑慎罰卽命盜自罹重辟尙再三酌議求一綫可原之路今以飲食日用之故官吏兵役以拏酒爲利藪百姓弱者失業强者犯令鹽梟未靖酒梟復起使天下騷然殊非政體從前禁酒禁麴臣言宜於歉歲不宜於豐年猶屬書生謬論身親辦理逐案發落乃知奪民



之貨財而狼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計而禁錮之  
饑饉之餘民無固志失業既眾何事不爲則歉歲之難禁似更甚  
於豐年是以周禮荒政舍禁去譏有由然也又云燒酒之禁無論  
禁之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而能永禁其於貧  
民生計米穀蓋藏不惟無益而且有損夫作酒醪以糜穀爲黃酒  
言也其麴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稷稷秫黍五穀之最精若白酒則  
用高粱佐以豆皮黍殼穀糠其麴用大麥非朝夕所食而糠殼本  
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價其糟可以餵六畜此化無用爲有用  
非作無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燒酒而並禁黃酒則無以爲祭祀賓  
客養老之用若不禁黃酒止禁燒酒則省大麥高粱之粗且賤者

而倍費小麥稷黍之精且貴者此臣所謂無益於益藏也且百工所爲皆需以粟易之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洩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種高粱則無以爲薪席屋牆之用種之而用其穉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燒鍋旣禁則富民不買高粱而貧民之高梁雖賤而不售高粱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粱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

下闕  
九字

兩今買黃酒

則費七八兩矣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秬稷等堆積而不能易錢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之而售則家無益藏

糶之而不售則所用皆絀此臣所謂有損於生計也夫小民之趨利如水就下利之所不在雖賞之而不爲利之所必在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酒必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則私燒之利必什倍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爭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木爲民生計而滋擾如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奏上弛其禁

邪教案株連數百人多擬重辟公鞠問無實據悉奏宥之晉州有小兒爲人所殺同村紀懷讓食料豆染衣偵者以爲血污執訊誣服繫獄十餘年正定守陳清廉得冤狀詳請雪而朝審已定決公曰豈有明知其冤而以成命枉殺者卽奏請緩決親鞠而冤以白

疏請將被誣監生王歧武舉王峰王屹編入內府當差無令齊努  
渾九達色等得以再肆凌虐如此則部檔有名之人不得僥倖出  
旗而被虐無告者可以保其餘生矣

疏言蠲免錢糧向係不論貧富計田派蠲遵行已久惟小民絲粟  
必計多免一分卽受一分之惠而富戶田連阡陌家多蓋藏減免  
些須不見所免之益臣逐戶指查額徵銀在五兩以上者卽屬富  
戶五兩至一兩者均爲小戶至數錢數分及一分數釐者實屬貧  
戶請先全免窮戶後及富戶總以合足蠲免下江一百萬兩蠲免  
上江六十萬兩而止至直隸與江南不同順天保定永平宣化河  
間天津等處多被旗圈所贖山岡水窪沙鹹瘠薄之地小民零星

承種鮮有田連阡陌之家正順廣大等處一則饒瘠多沙一則漳  
溢泛漲堪虞一邑之內田廣糧多者不過數戶況地方肥饒不等  
天時旱潦不齊若土肥水饒之田但得三五十畝即可家計饒裕  
若係沙鹹瘠薄之區卽有三頃五頃而豐年所出有限旱潦卽須  
賙糧是田少者未必皆貧田多者實未盡富不便概行

疏言辦理耗羨古者取民不過粟米布縷輦送官物皆用民力卽  
在力役之征故有正供而無耗羨不需耗羨也後變貨幣爲銀兩  
則傾銷有費矣變夫役爲傭僱則解送有費矣故隨正供而輸耗  
羨不得不需耗羨也然有其實不居其名故無定數與支用章程  
以致有司任意私徵爲上司者轉以爲利苞苴廉隅不飭徵收無

定版削日甚一有地方公事科斂之舉借端百出 世宗憲皇帝  
明燭無遺以爲暗取多徵不若明定其數營私中飽不若責其辦  
公故就各省情形酌定一分數釐之額提其所入於藩庫以大半  
給各官爲養廉畱其餘以辦地方公務則養廉已足上司不得需  
索屬員辦公有資州縣不敢苛求百姓餽送謝絕攤派無由誠至  
善也後令按年造冊隨同正項送部覈銷不准則不敢擅動不合  
則駁令追賠夫地方公事有一時不能不然報部不准事不容已  
賴有此項通融接濟今與正供無別而遇地方事不容已必致賠  
墊上司賠則取償於屬員而餽送之路開屬員賠則取償於百姓  
而重斂徵收因公科斂之端起請復年終奏聞之舊例無使瀆報

於前苛駁於後以杜耗成正項耗外加耗之弊則百姓長受耗羨  
歸公之利而不滋其害

疏言耗羨與正供有別徵收正供耗羨尙思革除今免正供而不  
免耗羨則是耗羨反重於正供於政體似有未協且蠲免正賦之  
年民不至衙署吏不下鄉村室盈婦甯安享至治之澤乃各項皆  
停而獨畱耗羨勢必吏仍按冊而算官仍如期而比役仍下鄉而  
催民仍赴城而納絲毫難稽則必多收零星難秤則必重戥自封  
投櫃則盤費倍於所徵託人代納則包攬誑騙之弊皆起於國  
家務免追呼之深仁似有阻礙仰懇概予豁免令各督撫於養廉  
公事之需可省者省之可減者減之其必不可減者奏請於戶部

冬撥案內隨同正項酌量撥補則遇蠲免正賦之年閭閻黎庶乃  
實免追呼之擾耳

疏言八旗禁旅各省駐防綠旗之營兵威有加於前賦額無增於  
後正供所入大半用以養兵欲減賦以裕民而兵額難裁欲增餉  
以裕兵而民力重困不可不思變通夫守汛之兵皆可授田計每  
兵餉銀若干每畝租銀若干使租與餉得符而止則每墩有五兵  
兩墩相去五里道旁餘田分給五家不足則買民田以補之地制  
既定給與一年之餉使置田器買籽粒如是則謀生之計日在道  
旁督人種田卽是守路防人竊禾卽是查匪而守望嚴矣種田有  
粟兼能有草收穫之後再給一年之餉使買馬自養人皆有馬聲



援自壯朝夕芻牧絡繹往來而巡緝督勤矣汛兵既有常業不許營中抽換在營之兵自可勤習騎射專工操演而營伍亦整飭矣在城者習戰在野者習耕非難行之事習耕者居守習戰者出征無曠誤之虞買田買馬皆支歲給之餉非分外之費各督撫善爲經營勿張大以驚眾勿欲速以滋擾擇人任事因地制宜非難成之功五年後各汛兵皆可自食其力然後停給餉銀則是並未裁兵歲省庫帑數百萬兩無庸給草驟增營馬數十萬匹而道路之巡防日密營伍之操演日勤無屯田之名有屯田之實收府兵之利不滋府兵之弊所謂一舉而數善備也

疏言外任旗員罷官歸旗必勸置買田宅據稱一入京城親友人

等借貸佐領人等需索往往袖手坐食無計營生臣思滿洲在外  
久住或有難行漢軍原係漢人一切農工商賈之業習爲不難應  
請嗣後漢軍人等情願回京照例給咨歸旗有願在外成家者無  
論五百里內外皆許置買田宅報明地方一體納糧當差另立漢  
軍籍貫每年將成丁戶口報明戶兵二部如此則數十年後在外  
成家者必多所餘錢糧以及退存田土又可均之八旗閒散之人  
以資養贍此不費之惠經久之圖也

疏言內地武弁不許干預民事苗疆不然文員不敢輕入峒寨惟  
催糧則差役前去持票滋擾此外爭訟劫殺等事多係武弁管理  
威權所及攤派隨之於是因公科斂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

役競逞其能甚而沒其家資辱其婦女苗人不勝其忿與之併命而其費遂開武弁張大其詞而通詳文員推諉其過而捏稟爲上司者或勦或撫意見不同行文查議動經時月苗人乃得聞風預備四處勾連血酒一飲則凶黨固結木刻一傳則良苗脅從此其反之易而平之難也幸而削平而經營者仍陷前轍搜捕株連弁兵之滋擾愈多叛餘子遺文武之漠視更甚苗獠愈苦而愈無所告訴則乘釁復動惟力是視耳是歷來治苗之官既無愛養之道又無約束之方無事止於侵漁有事止於勦殺勦殺之後仍復侵漁侵漁之久勢必又至勦殺其弊何底語曰善爲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夫苗人散居而無統各服頭人凡作奸窩匪之處兵役偵

之而不知者頭人能知之鬪爭劫殺之事官法繩之而不解者頭人能解之故治苗在治頭人應令各寨用頭人爲寨長一峒之中取頭人所信服者爲峒長使其約束寨長而統於縣令衆苗有事寨長處之不能告峒長再不能告縣令如是則於苗人有提綱挈領之方於縣令自有令行禁止之效但峒長必有役使之道請照鎮算土百戶例減半給與工食銀十二兩四季赴縣支領計裁一兵糧即可養二峒長每縣不過十數人則所費亦屬無幾且峒長數見縣令凡有爭訟可訴官區處而無仇殺之舉縣令數見峒長凡有公事可當面告語而無差役之擾滋擾永杜則苗徭自安所謂簡易立法因其俗而利導也

奏疏

右政學錄陸言輯

孫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爲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卽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遠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蓋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卽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卽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卽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卽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

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爲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爲平反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視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爲膏火資學

成第其等敘用示勸得 旨歲給銀六千兩 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於是分堂撥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尙書總理國子監事奏做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疏先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爲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垂後世者載在 國史不具述

右學案唐鑑撰

張允隨

張允隨漢軍鑲黃旗人祖一魁福建邵武府知府有政績祀名宦祠允隨由監生捐光祿寺典簿康熙五十三年授江南甯國府同知五十七年擢雲南楚雄府知府雍正元年六月調廣南府旋丁憂二年十一月特用曲靖知府十二月擢雲南糧儲道五年六月遷雲南按察使十一月擢布政使八年五月調貴州布政使八月授雲南巡撫十年十月疏言鎮沅府恩樂縣新改土爲流請設鎮沅府教授一員恩樂縣教諭一員二學取進童生各八名下部議行十二月疏言滇省各府州或兵少米多或兵多米少米少則輓運維艱米多則紅朽可慮請將廣南廣西鶴慶永昌曲靖永北



尋甸羅平南甯太和南安鎮雄保山新平支山會澤等處額徵條銀每兩折收米一石阿迷甯州雲龍雲州鎮南通海蒙自姚州元陳等處額徵秋米每石折銀一兩其普洱攸樂威縣鎮沅等處以一兩折給兵丁不敷買食請酌增以癸丑年爲始停止採買十二年九月疏請於廣西府開鑪鼓鑄均議行十三年八月疏報蒙化府墾田二十六頃有奇乾隆元年疏請昭通府屬之永善縣增設縣丞一員駐劄副官村其副官村巡檢移駐古寨歸魯甸通判轄二年署理雲南總督十月疏言滇省水利與別省不同非有長川巨浸可分疏引注其水各由山出勢若建瓴水高田低自上而下宜疏濬溝渠使盤旋曲折加以木規石槽引令飛渡閒有田高水

低處則宜車戽遇雨水漲迅流直下不能停滯則宜濬塘築壩蓄  
洩得宜兩岸均沾灌溉。低窪之處下流多係小港水發未能暢  
流恐致淹漫則當疏水口以資宣洩如遇山多沙積又當築隄以  
護田畝。滇省水利情形大槩如此。歷年已興之水利內有官民協  
修者有借公項修分年還款者有動帑興工造冊報銷者見在勘  
修水利如田間溝洫及一二村寨閘壩與應修之舊有溝隄工小  
費輕者令地方官查明於農隙時按田出夫督率興修如工程稍  
大於出夫外有應需工料者令地方官率士民公議需費多寡於  
有田用水各戶名下按田分定銀數造冊詳借司庫公項工竣後  
分年還款儻有工大費繁非民力能勝者則勘定情形繪圖貼說

請委員履勘報結卽於雍正九年題明官莊變價畱爲水利之用  
項下動給工竣月委確勘取具冊結題銷如此則已興之水利既  
得永遠保固未興之水利亦可次第查修報聞三年三月疏請  
停鑄運京錢五年三月疏言滇鹽不敷民食查安甯州有洪源鹽  
井試煎一年獲鹽二十一萬六千餘斤運至省地行銷麗江府有  
老姆鹽井試煎一年獲鹽一十八萬四千一百一十餘斤分撥鄧  
川劍川浪穹三州縣行銷俱定爲年額奉 硃批此事若能妥辦  
實有益之事也六月署理貴州總督六年三月疏報獲粵省妖言  
結夥事發私逃之要犯黃順等 諭曰汝不以五日京兆而於此  
等事宜盡心辦理實屬可嘉是月疏劾台拱營參將趙國儀縱兵

搶火盜帑誣良 上獎其不避嫌怨四月署雲南總督七年三月  
奏請木欵古地方設汛兵一百名駐劄文職一千總一外委一並  
於川江兩岸設六塘每塘兵十名所設弁兵於昭通鎮標四營抽  
撥一百東川本營兵六十遴選千總外委各一文職將就近巡檢  
移駐部議准行六月疏言准部咨各省標營增添兵丁量加裁減  
雲南惟昭通鎮普洱鎮有增設兵額均屬極邊衝要未可裁減惟  
有通覈合省之標鎮營協按其兵額多寡均勻攤減分計則兵之  
裁無幾合計則糧餉之省仍多且於通省營制亦無畸輕畸重之  
患請將督提二標各裁兵一百撫標裁四十臨元等九鎮各裁五  
十廣羅等十五協營各裁三十順雲營裁二十共應裁兵一千一

百六十名先裁餘丁四百四十八名遇缺出漸漸開除停補於營制並無更張 從之先是允隨請開通金沙江水道 上命都統新柱四川總督尹繼善會勘十一月疏言臣與新柱尹繼善和衷商議沿江查勘金沙江發源西域入滇經麗江鶴慶永北姚安武定東川昭通七府至敘州府匯入川江源遠流長實爲西南大川自東川府以下南岸係滇省北岸係川省夾岸營汛分布同廬相望至大井壩以上南岸尙有田廬北岸俱高山峻嶺山後卽沙馬阿都兩土司所管地從前棄在番境舟楫不至自烏蒙改流設鎮滇省每年赴川採買兵糧均由敘州新開灘至永嘉縣黃草坪五百八十里泝運其黃草坪至金沙廠六十里亦商賈販運之川路

臣等次第相度內有未漢漕凹崖三腔鑼鍋耳等灘水勢險急冬  
春之際商船難行應興工修理俾下游無阻上游自金沙廠至濫  
田壩二百二十七里一十二灘濫田壩最險次則小酒筒臣等親  
至灘頭相度小酒筒繫於山根百丈右嘴近江之處出石槽旁無  
溪筇雖因江水未退石槽尙未露而江流迅急斷無沙石淤塞之  
患濫田壩灘長四里見在水長丈餘南岸所開子河亦未露出詢  
之水手俟江水再退數尺即可通舟至開鑿子河之處離山甚遠  
下係稻田無俟防其衝塞自雙佛灘至蜈蚣嶺險灘鱗接石巨工  
艱縱加疏鑿下水仍屬堪虞臣業令改修陸路以避十五灘之險  
新柱尹繼善意見與臣相同滇南僻處極邊民無蓋藏設遇水旱

米價騰貴今以次開通川道可以有備無患 諭曰既可開通妥  
協爲之以成此善舉十二月疏言普洱府係新闢苗疆所屬甯洱  
縣管轄苗寨遠者五六百里每年納秋米供普洱鎮兵糧沿途高  
山密菁牛馬不能馱運肩負往返須十餘日之久兼有刀耕火種  
產米無多及山地祇堪種莠不能植稻之處完納本色甚爲艱苦  
請照從前攸樂縣例每石折徵銀一兩地方官採買給兵下部議  
行八年五月疏言大理府洱海發源鶴慶府之瀾沮河至大理合  
蒼山之十八溪匯而成海下合趙州蒙化之水由波羅甸出天生  
橋入合江鋪而總匯於瀾滄江實迤西巨浸但海身長百二十里  
廣二十餘里而出水之天生橋一帶海口闊不及一丈每當大雨

水漲海口子河不無沙石衝塞河傍各溝衝沙成埂水溢倒流致太和趙州鄧川及浪甯賓川之沿海田畝不免淹浸而鄧川之東湖西湖低田時被水患臣飭令太和等州縣調集民夫於正月興工築壩將海口子河開寬二丈濬深五尺餘自波羅甸劉家園打魚村清風橋黑龍橋子河橋三道子橋直達天生橋逐節開濬或施人力或用牛犁疊石砌隄外栽柳樹其最要之趙家園拱沙龍則用梨木爲樁傍溝亦俱修石壩外栽茨柳沙去流暢不特近水州縣無漫溢之患且涸出海口約一萬餘畝卽令附近民認墾照民隄民修之例責成墾戶五年大修一次按田出夫合力疏濬報聞是月授雲南總督兼管巡撫事務九年四月疏報東川府阿



恒年... 卷一  
壩租地方開採銅礦試煎一月獲銅四萬餘斤 上獎爲甚善之  
舉十年三月加太子少保十二年三月授雲貴總督七月奏言貴  
州在在苗疆僉設土弁原爲綏輯苗民豈容私收濫派甚至串通  
蠹役藉端嚇詐查苗獮雖種類各殊皆具人心如果撫馭得宜自  
不至激成事變臣嚴飭苗疆文武毋許滋擾至苗人滋事率由漢  
奸勾結臣飭令地方稽查儻有外來奸匪入寨煽惑者立即擒拏  
究治奏入 諭曰此所謂中冓繁之論也實力爲之十月疏言黔  
省思州等府與湖南接壤今辰沅一帶饑民百餘人赴黔挖蕨度  
日彼地秋收旣薄被災諒不止此百餘人恐交冬後乏食貧民來  
者益眾採蕨不足資生臣仰體 皇上愛養黎元聖意卽飛飭貴

州布政使糧驛道於備公銀內動支三百兩差員星往思州會同  
地方官按大小口每名酌給三箇月口糧銀兩以資接濟並飭查  
明續到人口卽一體散給安置 上嘉之十五年正月授東閣大  
學士兼禮部侍郎三月加太子太保十六年三月卒遺疏上 諭  
曰張允隨簡任中外宣力有年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惻應得卹  
典察例具奏旋 賜祭葬諡文和

右 國史館本傳

廣甯張文和公總督全滇時予方官滇藩爲公屬吏公氣宇端凝  
平心應物凡民瘼 國體所在罔不虛衷諮詢曲盡籌畫其遇屬  
吏也開誠布公黜陟公當此余所目擊而心佩者迨予擢撫西安

與公跡久疎值三年自陳例得舉賢自代公以予名列薦剡云以實心行實政視國事如家事噫此公平昔身先作則以訓屬吏者獨於余有深契焉至今思之既感相賞之有真彌愧知遇之難副也 今上乾隆十有五年公以總督入 覲遂膺枚卜之 命蓋異數也又一年而公以疾卒邸第爲是年三月十四日 上聞之軫惻有加 特賜賻卹諡曰文和諸孤葬公於祖塋新阡幽堂既有銘矣而墓道之碑未立嗣余復荷 殊綸廁位東閣距公歿已十有餘年公子復以墓碑請余雖不文烏得辭公諱允隨字覲臣號時齋先世由山左徙遼東遂隸漢軍鑲黃旗代以忠貞著公始蒞仕得江南甯國郡佐升滇之楚雄守歷廣南曲靖潯糧道臬

藩巡撫總督舊制滇黔各設總督後改制黔亦屬於滇公遂兼任之歷滇黔三十餘年故凡邊防兵制民生利弊無不體訪周至熟悉於胸任所措施皆合機宜滇境多山少樹石率產五金金銀銅錫在在有之其爲鼓鑄所必需者莫如銅向來京局需銅委員領帑招商採辦洋銅重洋遠隔不能如期而至官罹參賠公由糧道而藩司洞悉其艱總理廠務持己以恭任事以廉調劑鼓舞備極周善舊廠有洞老山空者幾於中止公探得實情量加銅價舊廠復增旺盛新廠如大龍湯丹碌碌所得之銅自數十萬以至七八九百萬足供京局鼓鑄停辦洋銅省國帑而除官累自公任歷今二十餘年無虞缺供又有金釵坡銅廠廠民虧本官帑無著眾議

停採公知洞雖深而礦仍旺量增銅價節省浮費夫匠踊躍歲約產銅數百餘萬鄰省鼓鑄皆需於此銅日多而帑益省今亦二十餘年矣江楚各省之民爭趨赴廠春至冬歸不獨可以養本境之窮黎並可以養各省之商民公之上裨 國計下益民生造福滇南莫大於此自宣威至昭通程經五百餘里大都險峻崎嶇中多溪流間阻公委員勘查鑿其險阻平其偏陂溪流泛溢則駕浮梁以資濟涉又有察拉利濟水河三水發源夷域匯入高魯水發之時尤虞泛漲公設法疏濬引三河之水廣滋灌溉向之受水害者今且羣受水之利矣安甯地勢高峻三面俱乏水泉公爲之築石壩六座使水有所蓄開渠一百餘里使水有所洩附近數百里居

民田地皆不虞乏水利賴至今不朽焉至於苗獠偶爾犯順如東川烏蒙猓夷之叛普洱等屬緬僧之擾臨安孽種之跳梁公統兵進剿按其險易相其機宜以時捕滅辦理軍需州縣往往藉詞科派而附近土司尤易滋擾公嚴立禁約凡軍事所需一草一木皆出公帑不以遺累閭閻亦不以遺累土司也他如裁曲靖戶口以蘇民困建元江他郎觀音九道二河浮梁以濟行旅建義學設義租教苗獠讀書以廣教化至今景東蒙化科甲繼起此固公之遺化也酌增滇黔倉儲使緩急有備招徠土司若猛緬南掌諸地使邊宇永定此皆公之大有造於滇黔也蓋公治理地方一秉寬和督辦公事悉規勤敏故德洽中外澤浹士民利賴以興風俗以振

固有流之數十年之後而始徵其效始被其恩者公生平無疾言  
遽色見於顏面滇之兒童婦子無不知公者官日高績日懋而德  
化及民亦復日深且厚公身事 兩朝荷承 天眷皆膺殊禮入  
佐綸扉實邀 特簡 天子方資公贊襄密勿而公乃以疾亟不  
起天生公以黼黻休明霖雨蒼生何未竟其施而奪之速耶然公  
之德政懋績其著於滇黔者至今人猶能道之公享年五十有九  
其生卒日月官階俱詳見誌中子光宗啟宗崑玉朝宗岱宗景宗  
三寶孫世駿世祿銘曰

公之經濟樂易和平公之志念篤棐肫誠公在滇久百度克貞政  
與民習事有令名 帝心簡在枚卜邀榮經綸未竟哲人遽傾公

身雖逝詒厥有聲  
碣銘永勒百世崢嶸

右神道碑銘陳宏謀撰



國朝書目類編卷之二十一

序

--	--	--	--	--	--	--	--	--	--	--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十九目錄

宰輔十九

徐本

查郎阿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十九目錄

--	--	--	--	--	--	--	--	--	--

138-29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十九

徐本

徐本浙江錢塘人吏部尚書潮子潮自有傳本由康熙五十七年  
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雍正元年恭修 聖祖仁皇帝實錄  
充纂修官四年署日講起居注官五年提督貴州學政尋授贊善  
遷侍讀六年疏言各省府學皆從屬州縣撥入惟黔省自爲府籍  
額多濫充嗣後府籍佳卷不足應於州縣內酌撥又學臣去任時  
不許諸生混請給頂用防冒濫府州縣考取代書嚴禁劣生包攬

賁監歸學臣約束地方官造冊申送有但冀榮身不思應試者於  
捐後文結內註明讀書貿易錄科照冊查對以杜頂冒下部議行  
七年遷貴州按察使八年調江蘇按察使尋遷湖北布政使十年  
擢安慶巡撫奏言見定比緝盜賊章程凡提比竊案責之府州大  
盜責之臬司其案多未獲之處臣親提比並照例立限分別勸懲  
沿江委員巡哨省城另募幹捕分撥臬司衙門聞劫立即擒拏各  
屬恐干考成必加奮勉 上嘉之十一年三月條奏權政四條一  
蕪湖關收稅庫平輕重各殊請照藩庫頒給餘悉銷燬一鳳陽關  
已裁監督缺關務歸巡撫倉務歸糧道兼管其稅大使攬典人等  
應汰一銅斤水腳經前撫魏廷珍題明附入正耗徵解給商稅單

內應一體填註杜書吏暗索一貨船隨驗早晚開放兩次免致淹  
守五月疏言雲貴廣西不法土司安置內地蒙 恩每十名給官  
房五間地五十畝安慶城內計安插二十一名所給地畝遠在來  
安縣不便耕作請將原撥地畝令地方官變賣先動存公銀附近  
買撥俾得耕食毋致失所均得 旨允行六月疏言徵糧事宜一  
州縣糧櫃向由府道給貼封條俟申報拆封另發更換胥吏以州  
縣不聽自擅致有藏匿補投等弊請改用州縣封條俾得覺察吏  
胥道府仍委員秉公折兌稽察短少一民間完糧前准科臣顧祖  
鎮奏用十截串票查花戶不足一分之數卽不能掣票或一截有  
餘勢必扣回餘銀花消拖欠況分釐小戶概分十截數目零碎百

弊叢生應仍用三連由票一小民零星之戶完銀不便酌凡銀一錢以下每分完制錢十文其仍願輸銀者聽下部議行七月奏壽州濱淮河積盜聚族而居假捕魚爲業商賈每遭劫掠今陸續擒治將大小魚船取連環互保編甲乙嚴查其孫平焦鄧諸姓久習爲匪設族正不時舉發得旨嘉獎又言江岸蘆洲人煙稀少向設游兵等營於夾口磯頭備塘船巡緝亦可救遭風客船近船多破廢應令州縣會營員估修從之十二月疏言上江向設分巡兵備道八陸續裁汰僅畱廬鳳道一所遺驛鹽事務歸下江驛鹽道漕糧事務歸江甯糧道兼分巡池太二府查江甯糧道統管十府漕糧再分巡上江鞭長莫及廬鳳一道亦難令兼巡通省請增

設道一員分巡安徽甯池太五府廣德一州駐安慶其滁和二州就近隸廬鳳道下部議行尋遷左都御史十二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三月擢工部尙書十月協辦大學士事先是浙江奸民王益善邪教聚眾謀不軌命本往同浙督程元章鞠治至是事竣合疏言衢州最易藏奸前設總兵後改副將今請仍改爲總兵其下設遊擊三守備三查衢協原設都司二應以一改中營遊擊一改城守都司再增左右兩營遊擊右營駐江山左營駐常山原設守備三以爲城守都司中軍守備一改中營守備一改右營守備防守龍游縣再增設左營守備防守華埠渡守備標下各設千總二把總四於通省簡僻營內撥兵三百增補提標轄嚴州協楓嶺營處



州鎮轄蘭谿汛俱就近改隸衢鎮金衢嚴三府幅員甚廣棚民雜處請設巡道一駐衢巡查江山縣之青湖鎮增設同知駐防下部議行十三年正月充文穎館總裁五月 命同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等辦理苗疆事務八月 今上登極十月調刑部尙書命協辦總理事務乾隆元年三月充律例館總裁十一月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時恭纂 世宗憲皇帝實錄充總裁官二年十二月直南書房尋以協辦總理事務議敘 賞給一雲騎尉三年軍機處行走四年正月 命紫禁城騎馬五月加太子太保六年律例告成議敘加二級七年兼管戶部尙書九年正月以病請解任 上慰留六月具疏力請得 旨加太子太傅准解任八

月 諭曰大學士徐本老成謹慎宣力有年今以抱恙懇請回籍  
調理朕心眷注特賦詩篇以寵其行並錫御用冠服及內府文綺  
貂皮等物令御前侍衛都統永興齋往宣朕諭旨朕於本月二十  
五日行幸南苑當親至大學士邸寓慰問之 御賜詩曰枚卜資  
賢輔調元贊藐躬摠忠一心切論道八年同績茂台衡列勤宣警  
蹕中百司方仰矩二豎偶興戎遽爾辭榮祿能毋遂退沖青門名  
不減黃閣惜何窮別緒紛秋日歸舟急北風尙期食履健重入綽  
扉崇九月疏請給其子侍講學士以烜假送歸 允之 命在籍  
食俸十年 上念本歸里將一載 御製詩賜之詩曰道義愜同  
好衣冠崇老成八年資襄贊千里睽音聲宿疾今何似秦醫胡不

靈每懷故老凋錯落如晨星臨風瞻越雲惘惘心靡甯長夏宜林  
居山水秀且青峯迎南北翠月印三潭明卿雖適江湖豈不念朝  
廷努力加餐飯慰予歧望情歧望情何極頻年共濟人爵祿非可  
私義難阻歸輪常謂二疏去於道味致身卿以謝病返安忍責愬  
分愬分亦已久日歷冬春夏乃知白駒速寸晷不相假看禾新雨  
後把卷萬幾暇披薰對南風心因到越下所願眠食佳早整歸朝  
駕十二年本卒遺疏入 諭曰大學士徐本持躬端謹才力優長  
歷事 三朝宣力中外朕御極之初簡任綸扉多資翊贊後以抱  
恙令伊子隨侍回籍又加恩給以本俸以資頤養予告以來又經  
四載時加存問方冀宿疾就痊赴闕供職今聞溘逝深爲震悼著

晉贈少傅就近在浙江藩庫內賞銀一千兩辦理喪事著巡撫顧  
琮親往祭奠以昭朕恩禮老臣之意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諡文穆子應衡襲雲騎尉二十二年 上南巡禮部以  
本未入賢良祠不請 遣祭 諭曰徐本宣力多年勤慎懋著卽  
如前者過常州時已故之巡撫潘思榘禮部尙猶奏請徐本視潘  
思榘爲何如耶朕巡幸所經郡縣名臣舊輔皆卽致祭乃國家念  
舊酬功之典該部自當慎重辦理何得膠柱鼓瑟乃爾卽命本入  
浙省賢良祠並遣官致祭五十一年 命入京師賢良祠本弟杞  
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四年充廣西鄉試正  
考官尋授山東道御史巡察順天永平宣化等處八年掌京畿道

轉禮科給事中十年遷通政司參議十一年署甘肅布政使辦理  
噶斯軍需十三年遷太常寺少卿尋實授甘肅布政使乾隆三年  
五月奏言州縣虧空錢糧知府盤查不出咎在疏忽較有心徇隱  
者情尚可原向無開復之例未爲平允嗣後本犯已經限內全完  
者其失察知府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 見俾因人獲罪之  
員尙可錄用失察與徇隱處分亦有區別下部議行六年奏言甯  
夏頻年水旱積貯無多茲幸屆豐收請於本年山西河南解到備  
貯項內撥銀採買以實倉儲 上是之七年奏言甘省土瘠地磽  
產糧有限兵糧多係折色又係鄰省協濟其協濟之餉向例惟春  
季預撥銀七十萬兩先於年前解到其餘四月解半九月解完兵

丁買食已屬艱難青黃不接時尤爲拮据請於四月前多解銀五十萬兩預行存貯於關秋餉時一併預領令營員趁秋收價平及時買備仍按期給發不得先給花費庶兵糧有備無虞部議從之十二月奉旨以京員補用八年三月署湖北按察使旋授湖南布政使九年遷陝西巡撫十二年七月奏言潼關協營歲需糧草取給於潼關關鄉尙有不敷將華陰縣屯民額徵糧草歸管理屯戶撫民同知徵收支放但糧草歸廳管戶隸縣屬難以稽查並滋考試冒籍之弊應將革除屯民額糧戶口統歸同知經理疏入報聞又言歲收厚薄不齊原資商販流通乃奸徒先給鄉民賤價預買秋收量載而去又或於新糧上市時勾通牙行零糴整囤

待價出糶富賈壟斷居奇應請禁止得 旨嘉勉並令直省督撫  
出示嚴禁預囤糧石者按律治罪 上以杞年力漸衰著來京十  
三年補宗人府府丞十五年休致三十四年卒本子以烜雍正八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乾隆五年遷國子監司業八年遷侍講  
九年授侍講學士十年遷詹事府少詹事十一年遷詹事十二年  
丁父憂十五年服闋補原官十八年授內閣學士尋提督順天學  
政十九年擢禮部侍郎留學政任二十一年充經筵講官二十二  
年以失察僱倩代考降一級調用二十三年補太常寺卿二十四  
年丁母憂二十七年服闋署內閣學士二十八年署禮部侍郎三  
十一年患病告假回籍三十六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九年太子太傅相國徐公以疾在告越四年薨於錢塘里第  
二祥載周公子以烜等筮藏協吉走伴乞銘予與公同朝久情好  
殷摯不可以辭按狀公諱本字立人別字是齋徐氏系出河南徙  
錢塘者自公十世祖克敬公始四傳至龍山公諱灝中正德辛巳  
進士歷禮部儀制司郎中以抗節忤時宰出知江西臨江府高祖  
諱守桂曾祖諱日隆祖考諱欽安初以公考文敬公貴 誥贈吏  
部尚書高祖妣屠氏童氏曾祖妣費氏祖妣王氏皆 贈一品夫  
人考諱潮字浩軒康熙癸丑進士 誥授光祿大夫經筵日講官  
起居注吏部尚書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 賜諡文敬妣及氏



繼妣及氏俱一品夫人自曾祖考以下皆加贈如公官公爲文  
敬公長子與余宗人府府丞杞同出繼妣及太夫人公生異稟成  
童卽爲諸生弱冠中副榜康熙癸巳恩科舉於鄉戊戌成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入直武英殿纂修世宗憲皇帝踐祚與  
修聖祖實錄旋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分校順天鄉闈奉命  
視貴州學政未就道晉左春坊左贊善尋轉翰林院侍讀世宗  
廉公可大用卽其地轉公爲廉使明年調江蘇不數月晉湖北布  
政使又明年卽有巡撫安慶之命安省瀕河環山宿亳之間向  
號萑苻公至廣設偵邏沿江塘汛一百七十有七至是增備塘船  
至二百有奇探丸無所容迹壽州積盜有孫平焦鄧數姓假捕魚

爲業莫能窮其出沒公以密計擒之坐其渠魁漁舟編列甲乙使  
互相舉發盜藪一清公爲政有體要與民休息而民安之旋內  
召爲左都御史未還 朝卽 命莅浙讞江山獄江山王益善者  
素無賴妄覬揭竿號眾事發牽連及兩省人心悚惑不知所屆公  
至置爲首者十數人於法餘輕重當其罪一切勿蔓引計所全活  
千餘人乃會督臣上奏衢州爲三省門戶崇山密箐最易藏奸請  
將衢協副將改總兵官以資彈壓又金衢嚴三府幅員甚廣請復  
設巡道一員駐劄衢城又江山縣之青湖鎮峽口廿七都地皆險  
要請添設同知一員分防諸處駐劄峽口凡以消伏莽清奸宄區  
處周詳悉荷 俞允旋以原銜充經筵講官晉工部尙書協辦大

學士事務充校對 三朝實錄皇清文穎兩館總裁官兼理都察院左都御史事攝刑部尙書 今上御極奉 命辦理 世宗喪儀刑部卽眞協辦總理事務旋充律例館總裁官大學士員缺上念 先皇帝簡畀心膺大臣詳慎恭厚無有在公右者遂以公正揆席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管刑部尙書事如故俄奉命入直南書房以總理事務議敘蒙 恩賞給雲騎尉世襲 聖駕謁 陵及 巡幸皆從先後 錫賚駢蕃復 賜第爲公休沐之地故事大臣年近七十許紫禁城騎馬公年未六十得與蓋異數也四年加太子太保五年 賜清德鎮俗扁一幅詩一章六年管理戶部尙書事務八年扈 蹕自盛京謁 祖陵歸痰疾舉發

聖心垂注道侍衛看視 賜醫藥調理明年公奏請解退 温  
旨慰爾公未退益力始蒙 俞允加太子太傅適公子以烜除侍  
講學士謝 思卽 賜召見垂詢公病狀甚悉 上賦詩寵行  
車駕將親臨尉問公具疏懇辭始獲遂請瀕行復 命內廷諸臣  
廣和 御製詩彙寫成軸傾朝祖送累 賜御用冠服文綺食物  
暨如意又 特命給公全俸以資頤養公家居四載 上時加存  
問 賜手敕 道詩三首跂公還 朝及不起 上聞嗟悼彌日  
給銀千兩經紀喪事 命浙省督撫卽其家加祭一次 恩賜一  
品祭葬晉 贈少傅 子諡文穆哀榮禮備海宇傳爲盛事嗚呼  
公亦可以無憾矣公德性寬厚風度端凝温温不事表暴及發爲

事業光明俊偉如青天白日急功近名一切羞道少承文敬公嚴  
訓門庭肅若朝典友愛同氣白首無閒言與人交謙退如恐不及  
寒峻咸被賓禮扶植善類提獎才俊出自性真自開藩以至台鼎  
家無半椽尺土之益節衣縮食一以敦宗族恤窮隱爲計撮公生  
平文教被於荒陬膏澤及於天下謀謨之績炳於廟堂潔白之操  
協於輿誦反覆推論求其一閒而不得其亦可謂一代之完人矣  
公少好學爲文淳經孕史典則華重詩篇春容大雅禁苑宸游  
屬車後乘公未嘗不與每奏一篇輒爲聖心激賞有奏議文集  
若干卷藏於家公薨以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距生於康  
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五以今官積階至光祿

大夫前後領三館總裁事凡五充文武殿試讀卷官三奉 旨閱  
會試迴避卷獲 賜奎章 宸翰以及 尚方珍異爲子孫世寶  
者不可殫紀娶嘉善曹氏吏部左侍郎曹公鑑倫第四女 誥封  
一品夫人公口不言有無而夫人治內政督諸子使專力於學子  
七人以烜雍正庚戌科進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之  
煒正三品蔭生先卒翼燕乾隆丙辰科舉人光祿寺署正出後公  
弟杞荀龍河南永城縣知縣殿恩順天府治中先卒應銜襲雲騎  
尉履端國子監生女二人適霍邱縣教諭張宏浚 經筵講官兵  
部尙書梁詩正孫十三人紹堂乾隆甲子科舉人紹墉庠生紹基  
國子監生紹墀紹城紹均紹壘紹堅紹垣紹坡紹陸紹增紹城孫

女三人乾隆十有五年二月之望葬公於茶坊嶺之原銘曰

鳳山奕奕漸江滔滔怒流穿脇激爲瀾濤震侔天聲力幹洪化四  
游塊北萬派東射誕鍾偉器爲國甫申吐符崇嶽孕靈辰精國紀  
鴻伐世延令緒不肅性成玉規珠珥筆金鎖橫經石渠爰酒化  
雨擁傳荒隅 帝哀遠眎屬公欽恤量移三吳有恥且格湯湯南  
紀來旬來宣俄把旄鉞駐皖公山或肆竄掠取人於澤連紘絕流  
磐踞窟穴公以計誘悉縛以來估帆高枕打鼓夜開 帝懸南牀  
倚公蹇蹇浙有大獄 命公往讞建牙里閭人謂衣錦公秉淑問  
冤濫必審孰爲鴟張干逆天常粹曳株繫徧於南疆渠魁旣殲辭  
絕延蔓拔干繫囚出之狴岸迹公陰德匪以市惠爲 天子使廣

天子意春生而溫秋殺而肅蠢蠢庶頑義正仁育惟 帝曰咨  
汝作司空兼執邦憲時惟汝庸惟 帝曰咨汝作司寇敬法恤刑  
佐朕三宥宏開丹地簡昇股肱詒 今皇帝授冊誕登經綸 聖  
化亭毒萬物治臻俾熙澤流窮髮綸扉優游方期其濟六沴間作  
二豎爲厲嘉庸旣疇 堯文屢賁望闕神勞覲公再出天不憖遺  
卿月西賞飾終禮備 皇衷嗟憫班劔有加便房再築鐙暗魚膏  
風號宰木公其無憂公已有子厚德鴻猷焜煌 國史我慚後死  
圖徽貞石更千百年撰考猶敷

右墓誌銘張廷玉撰



臣等謹將... 卷一

十一

查郎阿

查郎阿滿洲鑲白旗人姓納喇曾祖章泰以軍功授雲騎尉祖查爾海復以軍功晉襲一等輕車都尉父色思特由護軍從征噶爾丹於烏蘭布通陣歿入昭忠祠查郎阿初襲世職兼佐領康熙六十年授參領雍正元年授吏部郎中二年特擢吏部左侍郎三年二月嘗鑲黃旗滿洲都統七月疏言直隸州州同州判向用捐納貢監恐不足統所屬科甲出身之知縣請將舉人及恩拔副貢補用下部議行五年四月遷左都御史仍辦吏部事十一月西藏噶卜倫阿爾布巴等戕總理藏務貝子康濟爾扎薩克台吉頗羅鼐以聞命查郎阿偕副都統邁祿率兵進藏六年四月授吏

部尙書九月奏言臣等五月自西甯出口八月抵藏駐藏副都統馬喇學士價格及頗羅鼐已擒阿爾布巴卽會同鞠實誅之餘黨悉抵法十一月又奏藏事已定達賴喇嘛移居裏塘臣遵 旨留陝西四川兵各千交駐藏大臣調遣報 聞十二月奏言頗羅鼐爲唐古特眾信服請令總理後藏事務其前藏據頗羅鼐舉二人一色珠特色布騰一策凌旺扎爾俱授噶卜倫但新任恐未妥協前後藏不遠暫令頗羅鼐兼管俟達賴喇嘛移居畢昭地兵撤頗羅鼐仍專管後藏 允之七年二月奉 旨查郎阿自藏回到西安協同川陝總督岳鍾琪辦理軍需不必來京四月署川陝總督八月奏改西安管糧通判爲水利通判移駐涇陽縣之王橋鎮專

管涇陽醴泉三原高陵臨潼五縣隄築 從之十月兼理西安將  
軍印務加太子少保尋奏安西沙州等處屯民豐收恐口內囤戶  
乘機與販射利請嚴查禁並諭屯民時存一年所需餘卽糶諸本  
地以濟兵民食用 諭曰禁止奸徒射利辦理甚是但民戶餘穀  
只許在本地糶賣尙未妥協朕思民戶盈餘之穀原期糶賣以爲  
日用之資若本地糶穀者少則出糶未免艱難不可不爲計及著  
該地方官酌量情形動支官銀照時價糶儲備用毋得勒賣滋擾  
十二月奏言甘肅近嘉峪關兵馬出口頓宿米豆草價俱昂肅鎮  
兵餉本色少折色多不敷糶買請量增 從之八年十月 命往  
肅州辦理軍需仍兼川陝總督九年二月增設四川總督查郎阿

改署陝西總督四月奏言大學士公馬爾賽等因岳鍾琪撥駐肅  
兵四千出口肅州兵單議將撥到甘涼之滿洲蒙古兵暫駐肅俟  
山西綠旗兵千五百並附近肅州之提標兵三千五百派調到肅  
再將滿洲蒙古兵移駐安西業奉 俞旨臣查肅州附近標營止  
有甘涼二州甘州提標兵除派撥外止存千五百餘新募三千軍  
裝及馬未齊涼州鎮標除派撥外止供汛守不便再撥肅州見駐  
甯夏涼州固原兵千五百又調山西兵千五百合鎮標兵六千餘  
又甯夏滿洲兵千五百統計萬餘足資彈壓不必移應駐安西之  
滿洲蒙古兵亦無庸再派五月又奏言奉 旨於湖廣買米循舊  
道運貯商州備轉運臣查大學士等原議自襄陽至龍駒寨運價

及造船濟河每石費銀一兩龍駒寨至安西每石二兩較西安米價已逾數倍商州處萬山中丹江環之地氣潮溼商南雒南等縣環山濱河亦難久貯陝省各屬存糧百二十餘萬石更有扣存五分社倉銀經督臣岳鍾琪奏明存庫未糴請動此項於新穀豐收時酌量採買分貯州縣可省運費而散貯各處每年出陳易新亦易均如所請十月準噶爾賊犯阿濟卡倫蒙古游牧被掠 敕查郎阿安輯之十年七月 諭曰西路軍營事務岳鍾琪辦理總不妥協著卽回京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年來辦理軍務事事合宜克勝大將軍之任著署甯遠大將軍印務但肅州路遠未便來京請訓今特命大學士鄂爾泰馳驛前往肅州傳朕訓諭並賞銀一萬

兩十一年四月疏劾駐防廬集副將紀成斌駐防烏克克嶺總兵張元佐漫無偵察致賊劫掠糧車逃遁得旨紀成斌在軍營正法張元佐降三級調用八月奏報庫爾墨圖山賊五十餘來犯我兵擊斬二十餘人餘俱生擒無一脫者上諭獎之九月條奏禁止逃兵四事一律載官軍從征私逃初犯再犯及知情藏匿俱分別治罪誠恐憊愚誤罹重典請令該管大臣飭將領頭目等明白曉諭俾知懷遵一自將領至什長旗俱有管兵之責嗣後兵逃什長旗卽日報明查緝逾限及徇隱者罪之如一營內一月報逃二名以上逾限不獲該管分別治罪一逃兵自悔報到無論初犯再犯俱免罪入伍總以文到一月爲期許於所在赴官投首轉押回

營逾限自首者減二等治罪仍准入伍自首復逃者獲卽正法一  
逃兵必經汛卡汛兵能查獲者視離營遠近酌賞官弁記功如別  
經拏獲各汛卡失察弁兵分別議處治罪軍機大臣議如所請尋  
疏劾總兵曹勣奉派駐防哈密縱賊捏報奉 旨卽在軍營正法  
十月奏言冬令雪深應分大兵駐防臣酌令副將軍張廣泗駐北  
山常賚駐南山臣與參贊穆克登等畱駐大營仍不時親往南北  
兩路巡察並派總兵張朝良等分防要隘 允之先是查郎阿疏  
劾副都統阿克山觀音保所管馬倒斃走失有心玩誤部議卽在  
軍營正法十二年三月查郎阿奏阿克山觀音保所屬兵久居南  
方不知牧法較退縮竊換者微別請暫停正法在軍營通衢枷號



詔備諭軍營將士示警五月 諭同北路定邊副將軍策稜來  
京會議軍務九月張廣泗奏大敗賊於鄂隆吉爾大坂俘斬甚眾  
命議敘在事將弁並 諭曰署大將軍查郎阿雖奉調遣來京  
然自統兵以來與張廣泗同心協力整飭戎行鼓勵士氣此番克  
捷亦由平日訓練整頓之所致著一併從優議敘十三年五月噶  
爾丹策零乞和查郎阿遵 旨以次撤大兵還六月奏西路駐防  
事宜一邊界定後廷議留兵於巴里坤二千哈密二千查巴里坤  
隘口處處可行二千兵盡數派防亦不足用至哈密二千屯田則  
不敷巡防則難備且兩處中隔南山大坂呼應未便與其分駐兩  
地不若合駐山南請增兵一千合爲五千哈密實駐三千其西三

堡沙棗泉東北塔勒納沁並有城堡各駐一千聯絡方嚴密一哈密夏熱軍營馬駝應每年草肥之時撥兵二千攜至山北呼齊爾台沙山子鹿心山等處牧放增斥埃防守秋深仍回山南又南山大坂爲哈密北面屏藩烏克克嶺爲三堡沙棗泉要隘塔勒納沁河源爲塔勒納沁要口應分設斥埃撥兵瞭望一哈密貯糧充足且有察巴什達里雅屯田可供三處兵糧無庸輓運一畱駐巴里坤兵已閱七載應悉撤預選安西瓜州兵四千俟巴里坤兵撤回卽令大員領赴哈密駐防以均勞逸得旨允行又條奏六事一巴里坤兵撤後廷議於安西增提鎮各一兵一萬攜眷駐防聲援哈密查兵萬需糧十萬安西屯糧不敷城堡營房事事需籌不若

於甘肅提督肅州涼州西甯安西四鎮各撥兵一千更番迭戍無庸於安西增兵一撥陝西督標兵千固原提標及各協千五百延綏千甯夏千河州五百合五千在赤金靖逆柳溝布隆吉爾橋灣五處駐防附近俱有牧場一赤金等五處兵期以二年全行更代哈密兵年更一半其半熟練即可教習一半新兵一哈密及赤金等處兵五千應以總兵二員副將二員統領分轄赤金等處總兵副將於兵丁更代時俱更哈密總兵副將令一年更代庶屯田斥堠有新舊大員相閒管領一哈密兵屯種收穫足供口糧其各衛所管屯田畝應悉與安西鎮標營兵丁屯糧如再不敷照例給折色一肅鎮臨邊請增城守一營設都司千總各一把總二撥步兵

二百專司城守汛防廷議如所請行並議再令提督一員駐哈密  
節制兩鎮居中調度 從之先是 上軫念從征將弁 敕陝西  
等省見出各缺十中分三升補出征之員至是西路兵出凡升補  
他省者應各赴新任查郎阿奏言升補中缺甘肅人員隨征年久  
今甫回籍又遠赴新任或無力攜眷同往畱又無人養贍請將見  
在軍營升補直隸省之千把總畱陝甘各營遇缺挨補 上以候  
缺需時令見任千把總未出征者開缺以畱陝人員補用七月授  
大學士仍管總督事 諭曰西路官兵前因岳鍾琪調度失宜諸  
事廢弛遂致軍氣不揚士心不振自雍正十年查郎阿統兵以來  
與張廣泗同心協力事事整頓時時訓練凡行閒將士俱知奮勇

效力營伍爲之改觀所以十一年十二年賊人兩次侵犯卡倫俱爲我兵擒剿未令免脫且賊人因我軍嚴整畏憚懼服從前狡獪伎倆不敢復逞此皆查郎阿辦理妥協之所致今大兵撤回查郎阿張廣泗俱著交部從優議敘尋議加三級八月 命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是年仍改陝西總督爲川陝總督乾隆元年三月奏言巴里坤兵見遵 旨撤還內有勇健營一千一百名係新設別無營汛撤回難於部署且係十五省所選伎勇離家日久聚處恐不相宜請各歸本省發督撫提鎮隨標入伍效力不願者聽 上報可初查郎阿以甘肅地瘠請酌撥陝西倉儲預籌協濟以裕民食 詔會同陝西巡撫劉於義確議五月會奏協濟六事

一原奏撥陝糧六萬石以四萬濟平涼二萬濟慶陽今固原等處缺糧請增撥二萬石俟麥秋後陸續撥運照軍需例給價一撥糧原按西安十二州縣倉貯多寡均派咸甯長安各三千石涇陽醴泉興平各六千石乾州七千石咸陽五千石永壽四千石富平三原各六千五百石高陵藍田各三千五百石合六萬石今增撥二萬應於附近各屬酌撥一糧由北路運往若逐站轉運則富平等縣止數十里總匯於乾州永壽等處接運勞逸不均應令各州縣直送各處交收一原奏所運糧分貯涇州長武查長武屬陝西涇州距慶陽各屬尙遠今議以二萬石由涇陽九條溝直運慶陽其餘六萬石仍運至涇州分別接運勻貯再會甯安定靜遠三縣山

田款收附近無可協濟應於運涇糧內在靜甯固原二州多貯數千石以備三縣不時之需一口袋舊存十四萬五千條或雙套或修補即可備用至慶陽涇州卽畱備接濟分運仍按數收貯一甘民素無蓋蘇平慶尤甚豐年盡糶所有則價頓減稍歉則價頓昂請嗣後豐年隨時採買積貯民免熟荒之累得旨妥協之至著照所議行六月疏劾原任甘肅巡撫許容匿災殃民營私樹黨各款命革職拏解來京部擬杖徒援免八月奏陝甘標營生息銀兩五事一營運之宜變通也各營兵借債輸利貧無底止欲除私借須籌官借之條凡兵丁急需許呈明該管千總把總轉查實係無力卽以生息銀會同地方官借給每兵不得過五兩一分起息於

應領餉銀內分五季扣除抵還仍准借給一生息之宜因地也地方有豐吝生息亦應有重輕延綏鎮協地處極邊當商領運應照例一分起息此外量爲輕減一本銀之宜畫一也生息銀兩原係惠濟兵丁向止議及督撫提鎮各標營而協路各營未及應照雲貴例每兵一名給銀二兩營運生息以乾隆二年爲始按各標營協路兵數均給一收放之宜慎重也營中收貯經理恐不免私弊請地方官貯庫聯銜動支該管大員不時盤查如通同徇隱及失於覺察照例議處賠補一賞恤之宜酌量也各營生息旣作賞銀宜量入爲出應先儘見派駐防哈密赤靖等處兵萬名酌定其家遇喪事賞銀六兩吉事賞銀四兩存營兵照防兵減半又言口外



大通地方既設營汛流移蒙古不便容畱原有該管之札薩克卽  
交收等否卽查附近各部落分別安置如已立產地方官估價給  
令月置無則查按戶口給半再違例容畱者兵民治罪衛營官失  
察議處疏入 詔均如所請行九月來京 陛見 諭速回西安  
十一月奏言陝省屯田之賦更重於民田昔年糧從地起丁由人  
出故屯田賦重而丁銀稍輕經前督臣岳鍾琪奏將通省丁銀攤  
入地糧屯田地每畝一石折銀一兩均載丁銀一錢五分糧輕丁  
重民戶減除甚多糧重丁輕者有增無減請照前奉 恩旨豁除  
俟下屆編審將通省新增應完之丁銀均攤於民戶地糧漸補足  
原額卽行停止永不加賦則以糧載丁之案不必紛更而屯累稍

紆再查陝西馬步俱係招兵食餉獨督火器營兵一千於成長等  
州縣屯丁內拔補每名月給餉銀七錢餘皆屯民津貼或本人當  
兵合衛代完錢糧或出營雇人其人稍不遂意逃避勒指又向本  
衛拔補滋擾無已請照鎮標步兵例招募差操不在屯衛拔補庶  
各縣屯民永免幫貼之累又言屯衛地丁久歸州縣初時恐公務  
浩繁應役需人將屯丁畱用二千每丁受旱地一頃將額徵米二  
石二斗豆一石八斗布銀四錢二分畱爲應役工食近來差務漸  
減各衙門皆有經制人役且一丁受地一頃終歲服役不遑盡力  
農畝俯仰何賴更有本身不能應役雇人代替亦有各衙門不用  
供役勒折軍錢弊難枚舉請將屯丁二千裁畱一千各衙門少一

千屯軍卽各州縣多一千農夫錢糧歸於有用屯困亦稍甦其畱  
丁一千名工食外再給銀二兩計其銀二千兩在司庫按季支領  
均從之先是查郎阿奏銷軍營節年倒斃及竊失馬駝過多經  
戶部勒令賠補二千十月奏言軍營調度在大將軍果指示得宜  
何至牲畜被竊所有雍正八九十年巴里坤被竊馬駝應責岳  
鍾琪賠補十一年五月柏楊溝被竊馬駝責臣賠補惟雍正九年  
鄂爾多斯牧廠走失馬駝仰祈 聖主念該部落隨征數年尙屬  
奉公副將馬順暨滿洲驍勇等營官兵亦頗著勞績均准免賠至  
節年倒斃馬駝因從內地出口跋涉數千里軍營氣寒耕作馳驟  
筋骨俱傷是以更多懇 恩軫念未弁窮兵免其賠補 上特許

之三年三月疏參肅州道黃文煒軍需道沈青崖庫官石曰璉營私侵帑請革審劉於義總理軍需縱容徇庇併附參 上命左都御史馬爾泰等會鞫得實治罪如律五月奏言涼州莊浪建滿城並衙署營房原估銀五十二萬八千六百餘兩緣募附近番土民人用工少而得力多節省銀二十二萬三千有奇臣查閱邊地見肅州涼州城垣坍塌平番大通河橋梁被衝請撥銀三萬六七千兩興修 從之又言章嘉呼土克圖奏請以裏塘巴塘等地方賞給達賴喇嘛經議政大臣等令臣悉心籌畫咨商雲貴總督慶復妥議臣查達賴喇嘛爲番夷各部落所尊崇 聖祖仁皇帝時克西藏設牀加封駐兵戍守洵安邊至計然由滇蜀至西藏途遠勢

隔是以將裏塘巴塘等處收歸內地以利糧運雍正三年將察木多以內各處頭人給土司職銜爲打箭鑪保障察木多以外給達賴喇嘛每年賞達賴喇嘛茶五千斤班第額爾德尼茶二千五百斤加恩已渥今若再賞裏塘巴塘令番眾赴藏納差將來駐藏兵撤儻有叵測打箭鑪外沿途無不阻梗惟是藏中大小箭廟千餘所常住喇嘛四十餘萬用度浩繁今章嘉呼土克圖亦止因日用不敷起見請照裏塘巴塘等處每所細數目在打箭鑪商稅銀內按數賞給於每年達賴喇嘛差人領茶之便給令帶回其地仍隸內地奏入 上嘉納之十二月奏言甯夏地震臣聞報卽攜銀馳往撫綏被災兵民又撥固原兵六百協看巡防得 旨嘉獎四年

三月奏言督標四圍空地及收回將材等項地畝計十八頃有奇  
前督臣岳鍾琪奏准招佃收租借給乏食兵丁照社倉例加二起  
息還倉以備補造器械比年因雨澤愆期積欠二千餘石請准豁  
免並請嗣後查實在乏食兵丁准將所借照市價於月餉內陸續  
扣還免其加息報 閏五年四月 命還京入閣辦事五月加大  
子太保七月 御製詩賜之詩曰玉佩資調燮西陲運計籌持鈞  
推舊德補袞著嘉猷可繼蕭曹業還同韓范儔江湖與廊廟莫釋  
一心憂六年奉 命偕侍郎阿里袞清查黑龍江吉林烏喇等處  
開墾地畝事竣還京十二年三月因衰病乞休 命以原官致仕  
九月卒子邁拉遜襲世職

國史館本傳

查相國郎阿滿洲人雍正中累任督撫性篤厚嘗置產容城中  
有楊椒山祠查感其忠自撥二頃付楊子孫以爲香火費而自食  
其餘租後以罪籍沒其田久無售者 上念其耆舊因 命賜其  
餘產惟此田存焉時人以爲其一念之善報云

右錄宗室昭棟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十目錄

宰輔二十

陳宏謀

高斌

鄂彌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十目錄



四庫全書  
目錄  
卷一百一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二十

陳宏謀

陳宏謀廣西臨桂人雍正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四年  
揀授吏部郎中七年二月遷浙江道御史仍兼郎中行走七月充  
山西鄉試副考官十月授江南揚州府知府仍帶御史銜九年遷  
江南驛鹽道十一年擢雲南布政使先是廣西巡撫金鉷奏准廢  
員官生借墾報捐至是宏謀奏報捐者祇就各屬搜有餘熟田量  
給工本卽作新墾多弊混 上命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查奏尹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繼善請將捐墾地畝冒領工本確實查追乾隆元年四月部議報  
捐之員既多冒濫請 敕兩廣總督鄂彌達及金鉷逐一清查九  
月宏謀劾鉷欺公累民自開捐報墾不下二十餘萬畝實未墾成  
一畝請將捏報捐納及勒比首報之田豁除時鉷內遷刑部侍郎  
疏辨 命鄂彌達及新任巡撫楊超曾秉公確查二年閏九月宏  
謀復密奏前事 諭曰從前陳宏謀奏廣西借墾報捐一事與金  
鉷所奏互異朕已諭令督臣鄂彌達撫臣楊超曾秉公確查毋得  
偏徇目今尙未覆奏而陳宏謀又復具摺曉曉瀆陳陳宏謀身爲  
滇省藩司此并非伊任內之事其始初之奏猶云據已知而直陳  
以備採擇既降旨交與他人查議則伊事已畢惟有靜候無再言

之理乃伊不待督撫諸臣議覆而又爲是瀆奏竟儼然似以爲不  
如伊所奏不止者是誠何心且伊爲粵人卽所言盡是而從之猶  
啟鄉紳挾制朝政之漸況未必盡是乎殊屬冒昧之至著交部嚴  
加議處尋議降二級調用十月鄂彌達等覆奏捐墾田畝多不實  
請分別減豁金鋌及私派加徵各員降革如律三年補直隸天津  
道五年遷江蘇按察使六年七月遷江甯布政使八月擢甘肅巡  
撫九月調江西十二月疏言江西郡縣非濱江帶湖卽環山逼嶺  
近湖地與水平民築圩隄開壩捍禦以內民田廬舍煙火萬家遇  
水發全賴圩隄開壩周固始保無虞此以圩隄開壩防水害者也  
近山之地高下畸零開墾田地旣防衝決又苦灌溉無資惟脩砌

陂塘堰圳水至可資防禦水少可資灌溉此又以陂塘堰圳防水害而卽以資水利者也江西水利不外此二者而年歲豐歉卽係乎此向例農隙時撫臣行令地方官將舊築圩隄派夫脩葺年底將完固緣由造冊報部存案止就南昌瑞州臨江饒州南康九江贛州等府所屬十餘縣每年報部有案者彙冊開報而近山逼嶺地方一切陂塘堰圳均不在開報勘脩之列卽此數府中除所報圩隄外尙有續脩未脩之圩隄開壩地方官向無承脩保固之責並不親勘督脩其間民力勤惰出夫多寡圩隄堅否官既不親查督田戶每推諉不前不但應脩而未脩者遲延觀望卽已經派脩者亦不過虛浮掩飾隨脩隨傾一處衝決閭境罹害是脩築雖出

於民督率不可無官臣思知縣身膺民社水利農田本其專責應  
飭親勘督脩至向無圩隄等項及曾有而年久坍塌過甚如工大  
民力不敷者惟支存公銀兩照以工代賑之例確估造報責附近  
居民脩築覈實題銷各該員三年之內果實力督脩並無衝決等  
事遇保舉升用將承辦水利如何列入事實獎薦以示鼓勵如脩  
築不堅至有衝決題參議處下部議行七年五月疏言江西錢價  
甚昂民間多攬私鑄砂錢臣見飭屬嚴禁七月請將滇省額解京  
銅於過九江時截留五十五萬五千斤濟鼓鑄急需仍陸續赴滇  
採買解京補項 詔如所請行十二月奏脩南昌新建二縣圩隄  
並於南昌縣羅絲港建石壩障頓水西注卽以工代賑 上報可

又言江西民情尙氣好訟有司以自理之案無關考成未免延擱  
拖累臣檄各道分巡所屬據實稟聞州縣官漸知警惕地方情形  
屬員聲名亦得藉悉梗概得 旨實力督率毋使徒爲具文八年  
閏四月奏言錢局舊設鑪六儘所鑄搭放兵餉恐錢少不敷請增  
設鑪四從之初宏謀因倉貯多缺請將捐監一項改於本省收穀  
諭令一年後奏報至是借總督尹繼善奏本地捐監收穀倉儲  
民食兩有裨益得 旨准再收一年九年二月疏言廣信府玉山  
縣之廣平山產礦砂臣令工匠開硿煎試銀鉛夾雜山之前後左  
右並無妨礙請選殷實良民爲硿頭募夫開採下部議行十月調  
陝西巡撫十一年九月仍調回江西任十月調湖北巡撫十二年

二月疏言湖北改鑄小制錢重八分試行無效請照原題仍鑄一錢二分重之大制錢於漢口採買容銅四十萬斤加鑑增鑄搭放兵餉外可減價出易流通下部議行三月以大學士管川陝總督慶復劾宏謀在陝撫任內愛憎任情好自作聰明不持政體部議革職 詔從寬畱任又以前經保薦之長安縣知縣董三錫貪劣事發議革任仍 詔免十二月復調陝西巡撫十三年正月 諭曰此汝駕輕就熟之地一切持重秉公毋立異毋沽名若能去此結習則汝尙可造就之器也先是宏謀以陝西各驛疲困請增夫馬經大學士公訥親議駁十一月復請於漢中府屬之甯羌沔縣褒城鳳縣棧道十四驛每站增馬一夫十酌支工料 詔如所請



又言陝省開十鑪鼓鑄已准部撥運到洋銅其所需黑鉛本省開採白鉛點錫赴楚採辦至配用銅斤鉛錫照例扣耗每卯餘贖挫磨枝梗尾卯一併繳錢歸款設監鑄官一員總理官一員內外巡查官二員並輪撥弁兵防範又從前所鑄錢俱搭放兵餉今兵餉已有川省增鑄之錢協濟不必搭放見在陝省錢少價昂俟鑄有成數照市價酌減出售易銀歸款部議 從之十四年疏請採辦滇銅免致停鑪守候錢價可漸平又制錢陸續易銀恐價平則買錢者少其川省運回秋季協濟之錢出易外餘卽搭放兵餉報 聞十五年請修周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太公陵墓卽以陵外餘地召租支用下部知之十六年四月疏言陝省各屬常平倉多空廢請

擇完整者酌畱數間備曬晾并貯捐監穀地方官入冊交代不時  
脩葺其遠年舊廩漸就傾圮者物料及早拆卸據實冊報有應分  
新社卽移建社倉似亦化無用爲有用之法得 旨允行六月又  
言關中沃野千里平原土厚雖有河道岸高難引惟鑿井灌田實  
爲救旱良法臣諭屬員勸導凡以己資開井者地方官驗明獎勵  
無力者就近借給社穀作工本收息還倉無社穀者以常平倉穀  
給之報 聞十月調河南巡撫十一月疏言豫省黃河兩岸大隄外  
有古隄一道自懷慶府屬之武陟縣起由獲嘉新鄉延津而至滑  
縣與長垣縣交界止土人名爲太行隄遇河漲實爲外衛年久多  
缺今陽武壩工合龍太行隄急宜修補查武陟延津等處俱本年

被災工作於貧民有益十七年正月又言歸德府屬各河宜分別  
脩濬除支流小溝工段無多督令民脩其商邱豐樂河夏邑響河  
永城巴溝河均洩水之幹河見多淺塞應濬又商邱南門外之古  
宋河亦應濬並於附近城壕各開引河一道但非民力所勝請動  
項興脩再陽武壩工所用物料因應付殷繁不無浮於購採銀數  
前蒙 恩旨令照地畝錢糧酌蠲第小戶地畝少者原未領辦若  
按畝蠲則未辦工料之戶濫邀 恩賞請就所領工料價銀按數  
加賞較爲均普並如所奏行三月調福建巡撫十九年正月疏言  
閩俗囂競多訟案必速審臣清查立限每月稽覈一次以已未完  
案件之多寡者驗各屬之勤惰庶塵案漸清 上可其奏閏四月

又言閩省地狹民稠所產不敷食用半借海船貿易資生如實係內地良民因貨物拖欠稽畱在外及本身已故妻子女願歸本籍者無論年歲遠近准其回籍 從之五月調陝西巡撫九月疏言明歲大兵進剿準噶爾派出之索倫巴爾虎哲哩穆兵應設臺站營馬不敷抽撥酌雇民間騾馬車輛以利進行 詔允所請又言陝省常平倉穀缺額節經動用庫貯雜項買補還倉第採買不宜過多恐於民食有礙今穀麥既多價賤准售官買照市價聽從民便此正昔人和糶之法可以濟民食而廣積貯 上嘉納之十一月疏言鼓鑄必預籌銅斤滇黔路遠費重且恐無餘銅洋銅到陝遲早難期不若就本省漢中府屬甯羌州之銅緣溝舊銅礦開採

並華陰縣屬之華陰川亦有原曠一弁試採以供搭配鼓鑄 上  
報可二十年正月疏言古北口解到戰馬疲瘦先就西安將軍標  
及督撫兩標預備安臺之馬擇最臙壯者解甘又協理總督劉統  
勳以甘省安臺缺馬令陝省幫雇腳騾恐緩不濟急查陝省各臺  
原於通省驛馬內抽撥八百匹爲領兵官騎用今移此馬先解甘  
省涇州計日到臺即可送兵陝省少此臺馬八百匹再於民間增  
雇陸續赴臺就近易集得 旨諸凡畱心甚屬妥協三月調甘肅  
巡撫五月以平定準噶爾議敘軍功加一級尋調湖南巡撫宏謀  
將赴新任疏陳甘省水利事宜言臣前由甘涼肅出關沿途審視  
渠河多未通順赤金靖逆柳溝安西沙州五衛所亦可疏濬渠源

宜責成地方官於農隙時督民分段脩濬得 旨嘉獎下新任巡撫吳達善議行又言準噶爾既內附需用貨物應量爲流通請定互市地以茶易馬歸官充營伍用 詔從所議時江蘇淮揚各屬秋潦成災 上命截留湖廣漕糧二十萬石備賑十月宏謀請再動湖南溢額倉穀碾米十萬石運濟平糶 諭曰災地米糧多多益善碾運倉穀以資平糶既不致市僧居奇於民食更爲有益陳宏謀所辦甚屬妥協著照所請速行二十一年二月奏析衡州府之衡陽縣爲二分理賦訟下部議行定所分縣曰清泉九月劾布政使楊灝侵扣穀價奉 諭陳宏謀畱心體察據實奏參豪無瞻徇交部議敘灝論罪如律閏九月疏言湖南產米之鄉請將乾州

永綏一廳華容永定永順保靖桑植慈利等縣常平倉穀各撥借數百石貯社作本出借俟本息漸充仍卽歸還常平不致虧缺部議從之十一月調陝西巡撫二十二年正月奏大兵過陝設站趨行狀得 旨獎勵六月調江蘇巡撫七月 陛見 上詢及各省水災宏謀奏言皆因上游爲眾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必通盤籌辦方爲有益 上以其言頗中肯綮 命卽由河南歸德一路赴江蘇沿途查勘與安徽巡撫高晉會同籌辦 賜以詩曰東南繁劇地撫治寄賢良爲我蘇徐海宜民簡召王允維力溝洫方可課耕桑實政斯應樹虛名尙謹防一心要於敬五字示其綱勸爾推行善芳同桂嶺長十二月以淮揚徐海等處河工告竣 諭部

議敘加一級尋奏言江蘇獄訟繁多全在地方官早爲審斷臣檄行各屬向後不許借稱隆冬歲暮不理詞訟並責成道員實力督查報聞是月遷兩廣總督諭曰陳宏謀籍隸廣西但久任封疆朕所深信且總督節制兩省又係專駐粵東不必迴避宏謀條奏江南河工未盡事宜五款一黃運各河見已節節開通然必逐年挑濬方免淤淺請歸河員及地方分界查勘於水落後督民挑濬一所挑河祇能洩近河之水俟今年河水流通後令民間濬支河小溝以達於所開之幹河其各處道旁小溝亦應挑深通達一淮揚徐海地非盡瘠薄凡可以種植者各開溝洫備旱潦卽以所開土加築圩圍安砌涵洞隨時蓄洩以成圩田一上游之水由高而



下內有窪地原係湖蕩不免淹浸請勘明頃畝除糧有可種葦草者改照葦課輸納一下河一帶民田以范公隄爲捍衛日久坍塌愚民又多掘隄放水儻海潮盛漲高寶鹽城等處必受其災請動項分段興脩 命欽差大臣裘曰修等議行二十三年四月奏請增撥廣東疫商帑本收買場鹽經部議駁 上以鹽法攸關非詳查不能妥協 命侍郎吉慶往查妥辦是月 命宏謀以總督銜仍管江蘇巡撫七月加太子少傅八月部臣奏參宏謀請增鹽帑一案將存庫銀數遺漏舛錯請交部議處 諭曰疏忽之失誰則無之但宏謀素以幹練自居乃自到粵省諸事尙未設施而先亟請鹽本增帑爲取悅屬員商人之計且伊辦事非不能如吉慶之

澈底查本者也是其市恩好名痼習不但未改而因升用益甚此非尋常疏忽可比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 詔從寬畱任二十四年正月借總督尹繼善河督白鍾山等奏江南運道蓄洩三事一丹徒丹陽運河在大江之南東岸之橫閘越河閘利涉橋閘俱係旁通江潮導引濟運應於糧艘經臨前期飭閘員駐河於潮長則啟板進水潮落則下板蓄水使進多出少以資行運一揚州運河在大江以北上游之高寶東岸向設十三閘蓄水濟運其邵伯迤下金灣六閘向未設板隨時啟閉而揚州東關地勢高運口下注之水多由金灣等處旁洩應於重運經臨時祇畱北閘二座常川啟放其中閘南閘亦照南寶東岸之例相機蓄水一桃源砂

雁河係黃河以北運道應將匯水之路馬湖尾閘於每年秋汛後  
相時堵閉俟次年重運經春水微弱卽將柳園等閘壩開放接濟  
均如議行又言蘇州向設普濟育嬰廣仁錫類等堂收養焚獨老  
病遺棄嬰孩近年公費不敷請查通州崇明濱海淤灘除附近民  
業者聽升科執業餘撥入堂充公用又通州崇明界有新漲之玉  
心河兩地民互爭一併撥入以息爭端 諭曰不但一舉而數善  
備而汝亦因此得名也六月以不能督率地方官捕蝗復不嚴參  
部議革職畱任得 旨陳宏謀非尋常徇庇可比著革去總督銜  
仍照部議革職畱巡撫任二十六年五月疏言蘇州商賈輻輳用  
錢最廣小錢亦多臣見令寶蘇局歲給鑪匠工料錢照時價給銀

收買不許鑪匠攜出既可杜夾帶私錢及囤積居奇之弊並設官局兌換俾民間制錢漸多錢價不致昂貴 詔如議行先是宏謀奏准開蘇州府屬之白茆河徐六涇二口土塘建閘備蓄洩二十七年正月以水漲衝壞閘口復請改爲滾壩 從之三月 上南巡賜詩曰外吏中維久由來繁鉅勝體予視傷切謂爾仰思能必有遠猷贊甯維苦節稱金閭誠富庶返樸最相應九月查奏原任許墅關監督安甯管關家人李忠侵漁舞弊時安甯已故 上以宏謀不早劾奏下部嚴議革任 詔從寬畱任十月 諭曰據尹繼善等查奏安甯家人李忠所婪贖產至三萬兩之多陳宏謀久在同城安坐膜視其意何居該撫向與安甯不合眾所共知然以

此等利弊大事豈有引避小嫌之理蓋摸稜之習一成不變且自揣與尹繼善素號相能遂爾因循玩愒江蘇吏治尙望其力爲振刷乎陳宏謀著調補湖南巡撫儻不痛自創艾復蹈故轍朕不更爲該撫貸也二十八年三月疏言軍流人犯俱係擾害地方情罪較重之人狡惡性成到配往往逃回地方官接緝逃之文一票了事不肯認真根究親鄰遂得容隱致多漏網名曰罪應遠徙之犯實則輕於本犯之徒長奸釀惡莫此爲甚請飭取親鄰供結責成地方官嚴拏牽混者議處 上是其言下部議行五月遷兵部尙書署湖廣總督兼管巡撫事六月疏言洞庭湖橫亙八百餘里容納川黔楚之水濱湖居民多築圍墾田有與水爭地之勢從前雖

經創毀尙有未盡恐湖面愈狹漫決爲患請多掘水口使私圍盡  
成廢壤自不敢僥倖再築 諭曰陳宏謀於此事不爲媮媮小惠  
殊得封疆之體是月遷吏部尙書十月加太子太保疏言各省應  
歸部選之缺臣部按月截缺掣籤引見給憑赴任後各督撫或奏  
補有人者舊例仍准扣除將截缺之人畱於下月卽選或業經領  
憑聽其情願赴彼省候補或繳憑另選但已往該省者以奉 旨  
赴任之人轉爲候補之官無任可到理失輕重事不均平請嗣後  
凡於未經掣籤之先及掣籤而未經引見者仍准扣除另選於已  
引見依擬用者卽不扣除仍令月選官各赴新任 從之十一月  
又言地方文武官弁均有查緝奸匪之責乃州縣捕役狡獪者平

時象賊或經營兵先獲有司未免心存畛域審時任其狡展巧爲開脫請嗣後遇有翻供之案令原獲營員會訊營伍緝捕責成更專 上黨所見實切事理如所請行十二月充經筵講官疏言河工辦料應令管河各道於送到時親驗加結稽覈營員來去料物數目務歸實貯實銷又河防失事例應文武分賠而參遊同有修防之責轉得置身事外不足以昭勸懲應酌改畫一下河臣議覆 允行又言匿名揭帖之案已將該犯抵法應於所告款內有無虛實嚴查按究則宵小不得逞奸而不肖有司亦知所警 上是其言二十九年七月 諭曰內閣辦事需人應增設協辦漢大學士一員著尙書陳宏謀協辦十月 賜紫禁城內騎馬三十年充

國史館副總裁三十一年十一月疏言凡駐重兵與提鎮同城之道員時有兵民交關文武商辦之事應一律加兵備銜互相鈐轄下各督撫議行十二月充 玉牒館副總裁三十二年二月充三通館副總裁三月授東閣大學士三十五年七月因老病請解任詔弗允十月復陳請回籍 諭曰大學士陳宏謀於本年七月間患病懇請解任曾諭令善自調攝不必開缺茲復以衰病未克卽痊奏請解職歸里情詞甚爲懇切但見在各部事務並不乏人經理陳宏謀儘可仍前從容靜養且伊奏時屆冬令不能遽歸此際不妨安心調理待至明春自揣精力漸次復元原可照舊供職設明春病竟難痊欲得優游林下以樂餘年俟河開時乘船而歸



甚爲順適此時仍毋庸開缺諭令加意頤養以副優眷十二月又  
懇請開缺 諭曰大學士陳宏謀前以抱疴奏請辭職屢經降旨  
慰留令其加意調理今復以體氣未能卽痊懇將所管閣部開缺  
簡放見在內閣事務辦理並未乏人陳宏謀正可安心靜攝無庸  
開缺至大學士特令兼管部事原非額缺可比陳宏謀旣不能到  
署著將工部事務暫停兼管以資頤養并不必另行派員管理三  
十六年二月奏衰病如前不能在閣辦事若再因循戀職實難自  
安懇將大學士開缺得以安心靜攝俟少愈卽覓舟起程回籍  
諭曰大學士陳宏謀老成端謹敷歷宣勤簡任綸扉正資倚畀前  
以抱恙屢次懇請解任調理節經降旨慰留令其安心調理無庸

開缺冀春和可待復元今據奏精神恍惚仍復如前懇請開缺回籍調理情詞肫切勉從前請著加太子太傅以原官致仕並賜御用冠服朕親賦詩章以寵其行令伊孫刑部主事陳蘭森隨歸侍養回籍後仍加恩按原品食俸俾得蠲疴頤養期臻耄耄用昭優眷老臣至意 賜以詩曰中外勤宣歷久頻遂教黃閣預絲綸老成允著恆敷政疾病不期近迫身豈弗惜離畱未可最憐言去戀猶真粵西天末相望遠祝爾平安歸望人時 上東巡宏謀奏臣於三月望後起程赴天津迎 駕卽由江浙一帶水程旋粵 諭經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照料護行四月宏謀迎 駕於寶稼宮 賜詩曰北來恰值返南舟邂逅因之覲面諏川楫已辭惜

常往風帆非利卻難留歸鄉自樂桑分梓釋病當怡林與邱雅憶  
岳陽樓記語行哉甯志退時憂六月卒於途 諭曰原任大學士  
陳宏謀老成敦樸才品端方中外宣勞恪勤素著去歲以來屢以  
抱恙未痊懇請解任調理節經降旨慰留今春復據以衰病日深  
堅請開缺回籍念其情辭懇切俯俞所請親爲賦詩寵行加賜冠  
服並命伊孫隨歸侍養沿途令地方官照料護行以期長途安穩  
昨東巡回鑾時伊於寶稼宮行在陛辭見其精神尙不至疲憊猶  
冀遊歸故里得以頤志蠲疴今聞於韓莊舟次溘逝深爲軫悼著  
入祀賢良祠並於歸櫬抵家之日加祭一次應得卹典仍著該部  
查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恭

右 國史館本傳

稽古三代忠貞篤棊之臣罔不終始典學懋明厥德用能左右宣力允孚於萬民自秦以降法令滋章當塗之士苟合時變詩書所陳動謂迂闊本末橫分內外決裂學失其統而人才壞以病於民而害於而國非一日之故也 聖皇御世大道重光二三大臣往往能古訓是式以忠實心達於政事贊太平之功茲非所謂咸有一德者與臨桂陳文恭公當 今皇帝時任節鉞最久已而入相當世士大夫蓋莫不推公之學以爲有古大臣風公固未嘗以學自名而人之推公者覘於其政而知之也公以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授檢討遷吏部驗封司郎中攝文選

考功兩司公正有聲七年遷浙江道監察御史在臺中所陳奏務持大體監生舊有考職之例試者多屬人爲代世宗知其弊敕令自首而州縣吏胥藉是爲擾害公請止禁其將來而免其自首上召見徵詰再三公申論甚晰乃退尋允公奏上以是知公命以御史知揚州府得便宜奏事已而丁父憂上官畱之辭不許旋授江南驛鹽道仍帶御史銜攝安徽布政使又丁母憂奉命畱任因乞假歸葬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乾隆元年以吏議降三級授直隸天津河道五年遷江蘇按察使明年授江西布政使甫到官遷甘肅巡撫未行調江西八年調陝西十一年調江西尋調湖北入覲時川陝總督慶復征贍對陳奏軍事多隱蔽

懼公發之乃劾公十二罪部議落職 上原公命畱任明年再調陝西權陝甘總督十五年授兵部侍郎仍畱巡撫任其冬入 覲會河決陽武 上命公權河南巡撫往來河隄塞決口十七年調福建十九年復調陝西明年調甘肅再調湖南二十一年又改西安明年調江蘇入 覲遷兩廣總督疏辭不許二十三年以總督銜還江蘇巡撫任加太子少傅明年以捕蝗案削總督銜二十七年失察許墅關奸胥部議落職 上命畱任尋復調湖南權兩湖總督明年遷兵部尚書入京改吏部公在外三十餘年歷省十有二歷任二十有一所至之處無問久暫必究悉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興革者籌其先後以次圖之每有興作人多以爲

難成既而輒就理或當更代卽以聞於 朝責成受事者其察吏  
甚嚴然所舉劾必擇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他吏率懷懷就法唯恐  
及己公之學以不欺爲本與人言政輒引之於學以爲仕卽學也  
盡吾心焉而已故其所施於家國上下之際者務各得其理人咸  
安之在揚州以廉惠爲治淮揚被水民多流移公奏請民所過處  
官給口糧護送回鄉里得補入賑冊造獄舍置田以益囚糧先是  
鹽使者令淮南商於稅額外歲輸銀助國用自雍正元年始積數十  
萬注冊報部然實不以時納及奉部檄移取始行追徵公言新舊  
相仍虧欠日積請自今停輸助之款以卹商人頃之 詔如公請  
在雲南時方用師禦夷運糧者苦道遠公改爲短運遞運法民便

之山有銅廠向召民開礦以資鼓鑄後民苦廠官煩苛工費薄相戒不前公請量加工費除抽課外聽得自賣礦銅民爭趨之已而更鑿新礦銅日盛遂罷買洋銅之令立義學七百餘所刻孝經小學及所輯綱鑑大學衍義諸書頒行各學令苗民得入義學教之書俾通文告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公之教也初公之葬親歸也奏廣西墾荒之弊時外吏多以勸墾爲功廣西報墾者少巡撫金鉷請令罪廢職官及外省官生墾田報部以額稅抵銀得官於是貪利者多與有司相結按額荒冊責民報墾給之工本卽以爲己功又訪民間田浮於稅者冒爲新墾起科報部多得官去報者至十餘萬畝然田不增而賦日益民甚病之公目覩其



弊奏請罷前例 世宗命言之督臣尹公繼善分條定議會撫臣  
勘驗虛實 今上初元公恐撫臣尙護前失再上奏言有司勸民  
報墾百無一實又粵地磽薄一年耕必以兩年息地力計田三四  
畝始抵膏腴一畝之利若聽其冒墾勢不能支民必流散請將報  
墾抵捐之田盡數豁除不煩再勘唯民之願自墾者聽之 敕部  
密議而撫臣申辨至再公復極論其非是 上以公粵人累陳粵  
事恐啟挾持有司之漸因有天津之 命既廣督楊公超曾與新  
撫楊公錫紱會奏豁除抵捐之田一如公請公在天津訪求水利  
時乘小舟沿河上下嘗曰老河兵是吾師也河閒滄景諸州最窪  
下恃隄防爲衛公相其夷險築遙隄月隄縷隄又行放淤之法汛

水盛漲多挾沙而行導之由左口入隄停水沈沙復放水從右口出如是者數四窪地悉平滿成膏壤又計北河全勢議濬黃河故道多開溝渠俾水歸於河河歸於海庶久遠無患害司河者以費煩寢其議爲江蘇按察設弭盜之法重誣良之令嚴禁親喪不葬及火焚親柩者在江西歲饑糶常平倉粟令富人毋過糶遣官告糶於楚且招川湖之商商人各載米至更設廠賑粥發帑修城垣築堰埭令民就食於工其他在陝廣諸省遇荒歲酌盈劑虛以濟民食多此類也南昌城南羅絲港爲贛水所趨善衝突建石隄以禦之左蠡朱磯當眾水之衝往往泛濫爲災亦築隄百丈水稍平江西居人族大者多立宗祠置公田以通有無然好訟費皆出

於公田公做呂氏鄉約令各舉賢者爲族正平其鬪爭導以禮法  
治陝西尤以農桑爲先務陝西本古蠶桑地近世廢棄布帛皆資  
東南公立蠶局募江浙閒善蠶織者導之令民種桑養蠶不能自  
織者賣絲於官頃之利漸著西安華州織絲充歲貢又勸民養山  
蠶種山諸儉歲以充食又修治渠泉製水車教民屏水之法鑿井  
二萬八千八百有奇旱歲得以溉田河南歸德地窪下與宿遷爲  
鄰故有巴溝以通下流久之淤塞公在河南疏巴溝歸德賴之既  
至福建值米貴內地俱仰食臺灣商人自臺來者例一舟不得過  
六十石關吏因而厲之公請弛禁以便民從之在湖南歲大熟  
適江南饑公請發濱水倉穀二十萬石濟之買民間穀還之倉又

招民墾雲龍山下荒地禁洞庭居人壅水爲田以寬湖流水不爲  
患初撫江蘇時吏治剴劾公率之以勤立期限以清案牘患蘇俗  
好華爲具條約宴會服御不得過度止婦女毋遊觀禁僧道爲靡  
曼之音而痛懲其淫者州縣官故以收漕爲利窟乾沒無已自尹  
文端公爲巡撫時極意梳剔公至益申嚴之自公去後有司稍稍  
得自便而民乃益思公不置也前公撫江蘇者在我 朝推湯文  
正張清恪爲最賢然二公俱遭讒搆賴 聖祖曲全之亦旣不安  
其位矣公遭逢勝於二公爲 天子勤求民瘼彌縫補救屹屹不  
怠未嘗與人立崖異要自不爲苟同而人莫不稱公以爲二公之  
亞也公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開通淤淺俾入海迅疾幹河支河

互相貫輸俾毋阻塞在淮揚所請疏濬諸河甚眾其支河督民各開小溝以達於幹時其蓄洩徐海諸州多棄地異時河流未通過雨輒淫溢河既濬水有所洩令民以開溝之土築圩圍成腴田中通涵洞爲旱潦備其窪下不能避水者令民改種蘆草裁其賦其他築隄岸修閘壩多因地勢爲先時之謀奏上輒命與河臣議行之其在蘇州議開徐六涇白茆口以洩太湖築崇明土塘以禦海開諸州縣城河以通渠皆利民之大者公在吏部巨細無不詳審所司持案牘白事當機立斷無畱難旋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上特設漢協辦大學士以命公三十二年遷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公在上前所陳奏雖子弟不盡聞其他修舉職事非

有關民生休戚者茲弗著三十四年公有疾屢乞歸 上慰留再  
三三十六年春病甚始聽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 賜詩及  
冠服 命公孫蘭森送公歸會 上東巡公由潞河南下送 駕  
武清寶稼營 上慰問良久乃行六月三日薨於兗州之韓莊  
上聞憫悼 詔入祀賢良祠 賜祭葬諡曰文恭公諱宏謀字汝  
咨門有古榕因號曰榕門先世湖廣人明末避亂遷廣西家臨桂  
西鄉橫山下曾祖諱道威祖諱世耀父諱奇玉俱 贈資政大夫  
河南巡撫曾祖妣周氏祖妣駱氏妣劉氏皆 贈夫人公早歲刻  
苦自勵能文章內行修飭爲諸生卽以澤物爲己任嘗曰吾生平  
恥作自了漢及入仕益講求經世策所與交多當世偉人慕古以

人事君之義奏薦陳法屠嘉正李元直王喬林任宏業衛哲治俱可大用 京察自陳舉雷鉉潘思桀自代 上詔求明經之士公再舉陳法及孫景烈世以公爲知人所至尤加意書院厚諸生餼聘賢者爲之師導以正學時至而面命之患諸生文不衷於理每試士必爲發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實踐爲歸他如社倉育嬰養濟諸堂必爲之計畫有無慎擇主者俾無以虛文塞責蓋公之惠於士民者如此此可以觀其學矣公箸書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以訓於家有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以施於民有學仕遺規以砥世之仕而不學者其奏疏文檄具載培遠堂存彙中公薨之年七十有六妻楊夫人先卒一子殤以兄子鍾珂爲後乾隆六

年舉於鄉孫三人蘭森官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次蘭楸蘭枝曾孫二人兆熙定熙女六人太常寺卿謝浴生太學生蔣本廉縣學生曹云瑤秦之埤陸之燦劉某其婿也曾孫文二人啟豐繼公入翰林與公先後同朝知公審又以養母歸得親被公之化不忘於心公之喪過吳門旣爲詩以弔之鍾珂將以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葬公於其鄉東畔嶺之原而先以墓誌請義弗敢辭銘曰

太平元老克承天休日嚴祇敬以告嘉猷公自文學遂隸天官羣吏之治旣詳且殫 帝選明德靖其正直公始親民獨攝諫職上德下情公處其閒公雖方隅補天下患公勞於外之翰之屏入爲平章老成典型 恩命洊至退若無馮乃心報稱夕惕晨興豈無



盤錯公忠不避豈無細過 帝信不忌昔有先正如湯如張公繼  
厥成行業彌光世澤之長沐浴高厚易名司勳千秋永久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嘉慶十有九年甲戌吾吳紳士耆老以前撫軍陳文恭公有德於  
吳民甚厚請於 朝得建專祠於郡學之西偏與尹文端公祠並  
逾年落成屬熙銘於麗牲之碑熙自童時聞吾吳新撫軍至里之  
人必走相詢曰今撫軍賢否或曰賢必又曰能如陳公否陳公者  
謂文恭公也公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元年舉  
鄉試第一成進士入翰林敷歷中外三十餘年開府及於九省而  
爲江蘇巡撫者再前後九年任最久政績尤著聞官至宮保大學

士薨年七十有六謚文恭公家世官闕與其生平道誼文章經濟之大者備詳 國史碑不具書書撫吳時軼事公甫莅吳政尙嚴肅吏民以爲苦或以告公公不屑也嘗夜讀書有蛇蜿蜒出案下公舉足鎮其額徐呼小僮燭之蛇僵足下大如椽僮驚呼數人鎚擊之始斃公緇書自若人始服公之度量郡有北禪寺僧爲壇九成真佛於顛號於眾曰佛升天眾施金錢無算積薪將焚之公至升壇視佛乃陰勅有司收寺僧而自謂吳民曰吾欲奉養佛以公與與之歸飲食之數日始能言則吳江人爲僧所閉絕其飲食豢以稀膏使不能言而狀貌肥白瑰異如佛像然也論僧極刑火其居石將軍者吳人以鎮不祥云古之石敢當也或禱焉如響士女

全集姦盜並作公至謂吳民曰吾聞石之靈者入水不沈果爾吾當爲立廟盍從我試之乎眾忻然從之公命武夫乘高投諸淵弗起也公曰嘻是弗靈也已眾乃爽然盡散迹公行事若出於機變權譎者之所爲要其用心之忠厚深至不可及也烝民之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幸而惑於異端豈民之秉彝哉治之之術可與利導而不可與之爭爭則不勝不勝則其惑滋甚示以同欲機如轉圜俾明吾意若啟聾聵所謂有君子之心而濟之以術者也化民成俗在上者之急務也或有其心而無其術則扞格而不行如陳公者可以風矣公鞫吏之舞文者得其實集羣吏於庭曰是不獨一人一事矣某月日某人舞某弊吾以事小且不忍發也今

發矣後有若此者誅無赦由是吏人屏息其於民之作奸犯科者亦然公在吳吳人畏之如神明及其將去如失怙恃去之日送者塞道前驅爲之不行吳民到今傳其惠政不可枚舉而濬白茆河以洩太湖之水使旱潦有備又奏免蘇松漕賦十餘萬尤其卓卓在人口者公與尹文端公先後持節於吳皆稱賢撫軍然文端公寬和敏達臨事若有餘公則勞心焦思早作夜休猶若不服給宜乎吳民知公之深感公之誠愈久而不能已也銘曰

桂水沄沄桂山參雲鍾奇挺秀誕生英人升華 朝右儀鳳遊麟發扞經綸沛我 皇仁吳風清嘉吳民秀碩驚乎異端乃誕乃惑帝命陳公賜之繩墨俾毋淫僻以同 皇極公孩吳民節其笑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嘖嬉瀕於危乃號乃拯旣襁旣餌俾和而馴民飽而息公盱而食  
鋤其頑棘秀穎乃殖不霜而秋爲冬之日公乃去兮吳民歆兮攀  
轅臥轍涕漣漉兮公謂吳民爾其歸休爾牧爾壤爾畋爾疇爾毋  
攘竊毋訟爾仇毋蹈於刑網以貽父老憂民曰懷哉使公壽豈星  
旗露冕望公之來望公弗來升於中台翊龍九五桴鼓雲雷  
降爲霖雨暢乎九垓翳公之德寰瀛徧施豈維吳民乃以公私匪  
吳民私公公恩孔厚匪公私吳民撫吳則久宮牆翼翼棖桷巍巍  
屋於西榮以爲公祠春日遲遲士女祁祁于蘋于藻于水之湄神  
其來格靈風滿旗敢詔來者歌詩是詒

右祠碑銘顧元熙撰

公姓陳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家本寒素幼好讀書持一卷閉門坐惟聞京師邸報必向親友處借觀之識者皆知其有大志也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旋中進士選庶常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監察御史當是時世宗懲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公奏不如寬既往禁將來免胥役訪查滋擾世宗大奇之卽召見謂大學士曰陳宏謀能識政體必能知文章山西主考雖籤掣有人改令伊去試竣歸命以御史銜知揚州且曰有大事再奏來未幾遷江甯驛鹽道故事淮南有樂輸一款司鹽政者博商人急公之名以空數報收部文徵取方催輸納公奏停之遷雲南布政使雲南改土歸流運糧苦遠公建短運遞運之法按程交卸

數數給直增銅廠工本更鑿新礦開采者除抽稅外聽民貨鬻自此糧運踴躍銅課日增 皇上登極雲督張文和公薦公視國事如家事 上亦久賢公命巡撫陝西者四巡撫湖南江蘇者二巡撫甘肅江西河南福建者一總督兩廣兩湖者一三十年中開府九省所到處必將各府州境內村莊河道繪圖懸壁環覆審視又將興革事宜分條鉤考纖屑必周久遠必計刻苦經畫寢食以之久之編次成書瞭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輒來借觀公亦竊喜自負曰此吾歷任官囊也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爲贛江分流衝突城垣公築石隄捍之港下爲黃牛洲上爲生米渡民多病涉公造浮橋利濟其行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

公修濟鑿除遂成康莊在江南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開徐六涇白茆口以洩太湖築徐州蘇家山隄以禦河漲卽以開溝之土築圩護田中通渠洞爲旱潦備其過窪者改令種蘆蠲免其糧金川用兵公奏添設腰站又奏添棧道驛馬伊犁用兵公奏驅瓜州回民遊牧吐魯番舊地免生事端又奏官茶壅滯不宜改交折色福建臺灣米賤例禁外糶民出洋者例禁歸里公奏請開寬 上皆嘉納之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植隄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造水車教民灌溉又考幽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機匠織練上充歲貢其他義倉鄉學隨地建設州縣入見如老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



公去後桑樹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爲媚者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乾隆二十八年遷兵部尚書入都尋調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再授東閣大學士仍兼工部尚書 賜第 賜紫禁城騎馬年七十六以病乞歸 上賦詩送行 賜御用冠服 命經過地方官二十里以內者出境護送行至山東韓莊而薨 上聞哀悼賜祭葬謚文恭公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疑在湖南時聞江南災奏運楚米二十萬石以助賑在西安時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 上嘉其得古大臣體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任兩廣總督時奏商人借帑作鹽本 上嫌公護鄉里交部處分

一貶天津道一調回江蘇又嘗忤雲貴總督慶復慶密劾公亦交部處分革職畱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廣西後撫楊錫紱覆奏開墾果虛由是公冤益白而公眷益深公與相國尹文端公雖同年同官而風趣迥殊尹高明寬和了事多從容公終日刻厲無幾微聞然最相得在上前彼此薦引公歸時尹已臥疾兩人訣別牀前及公舟過德州病委頓矣接尹訃猶頓足哭曰回船我欲一奠尹公靈前家人勸之再始止未兩月公亦亡壽七十六公強毅自信頗堅然亦虛衷聽納治水天津嘗乘小舟咨詢於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沈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喜曰此非吾策教我者老河兵真吾師也嘗

向枚自悔疾惡太嚴枚曰公言未是如果惡耶疾之嚴亦何妨所慮是過也非惡也又恐誤善爲惡則嫉之且不可而況嚴乎公悚然謝焉所薦人才如大名道陳法通政司雷鉉荆南道屠嘉正皆人望也所著有在官法戒錄學仕遺規培遠堂奏疏稿無子以兄子鍾珂爲後

右傳袁枚撰

臨桂相國勳德多在巡撫時節鉞所臨幾徧海內凡四至秦人人頌說而尸祝之利澤所布大端在人口者難可殫述獨其二事有爲人所未知者方用兵西陲所過將吏士卒須車馬孔急有京使赴軍於道路因便簡閱實數恐缺乏羸瘠遲誤軍興顧日馳數百

里無暇赴所在徧稽檄當途郡邑令役夫牽馬控車立道以待經  
行一顧公念如此費不貲且多擾累卽詣京使謂諸所須已具無  
庸聞視缺乏羸瘠吾任其咎君無慮也不然者吾於奏事時附奏  
何如其人素信公允諾以去公奏焉故雖細事而卹乎下者至矣  
雒南觀察尺菴薛公家居以前所莅倉儲事被逮星流電激厥勢  
迅疾人人謂獄且不測公素知薛公儒者爲人醇謹無他也力護  
持之至被詰責久之事亦少解廷臣訊鞫具獄上薛公編管山東  
爲庶民卒亦不罪公也而公生平實未一識薛公此其庇惠保愛  
隱德在人人所不能及亦人所不及知故爲狀其大略以告吾秦  
暨海內思公者

右逸事狀張洲撰

陳先生諱宏謀號榕門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恭學以誠一不欺  
爲主不尙空談不取辨論溯考古聖賢名臣名儒之嘉言懿行一  
一尊而奉之踐而履之心與古印事與今宜推己及人無私於己  
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皆  
有病須隨時隨事有此定見乃爲腳踏實地余最愛范文正公云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  
苟哉數語中原包得義命二字在中庸素位而行一章無非此義  
孔子所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學問須看勝似我者境遇  
須看不如我者昔年愛此二語書之座右嗣是三十餘年益覺道

理精當無所不包亦確乎不可移易儻境遇看勝似我者則怨尤  
伎求無所不至學問看不如我者則驕傲怠惰亦無所不至學術  
人品事功出乎此則入乎彼以此爲人鬼關頭也可又曰莫作心  
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斯云無咎必爲世上不可  
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此余爲諸生時題書室  
語至今思之負愧良多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敢不勉旃又自箴十  
則曰謹言語以寡過節飲食以尊生省嗜好以養心耐煩勞以盡  
職慎喜怒以平氣戒矜張以集事絕戲謔以敦體崇退讓以和眾  
慎然諾以全信減耗費以惜福又與人手札多關勸懲語嘗寄某  
曰凡事不顧公事之有益與否而先持一自以爲是之意見是己

者樂之非己者惡之此爲剛復自用滿盈招損不但於公事之無益卽自己亦受虧損不淺又吾輩處不如意之事遇不如意之人惟益反躬自責靜氣平心以求一至是無非之道弭謗在此免禍亦在此舍此而別生角牴之計恐無益而有害也又承勛以無倦二字實爲切要有恆可以基作聖而無恆則不可以作巫醫夫子論近仁剛則兼毅曾子論士宏必及毅蓋恆者常久之心毅者定力之謂皆無倦之謂也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旦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後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爲民物不爲一己當時或以爲迂而久大之業恆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

消沮其何以濟又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廣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於勞瘁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前而又當此煩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遇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懸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諸儒語錄不免偏勝有疵一經朱子悉歸醇正有如布帛菽粟可以療飢可以禦寒近世言學亦知遵尚朱子而用功止憑口耳逞技惟在詞章終日讀書作文未知所讀之書於己何益所作之文於世何用其業居然讀書人人亦未嘗不以讀書人目之究之於身



世毫無所益甚有所存所行與書全相反者使世人謂書可以不  
讀讀書不必有用皆由於此是當以聖門知行並進之語因人指  
點隨時印證庶幾挽頹風於萬一耳又士人惟身心最爲切近其  
用功亦惟存心克己二者最爲喫緊此處用得一分工夫便有許  
多得理之事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也然官場中所汲汲講  
求以爲要務者卻不在此但須儀文習熟機緣湊合便爲得手程  
子云世人事事要好惟自己一箇身心卻不要好待事事好時此  
身心先已不好了今日官場內所爲待好正所謂身心先已不好  
者也又古聖賢之微言精義散在典籍惟讀書可以通其解亦惟  
讀書可以踐其實如止以詞章爲學雕琢雖工無關性情卽或矯

語性命又未免談空說幻墮入理障既無益於身心更何裨於民  
物書自書而我自我世人所以目讀書爲口頭禪謂作文爲敲門  
瓦負此書亦重負我矣大人實踐錄從孟子大體小體句獨得真  
諦指點親切曲暢旁通格物者格此也致知者致此也脩齊治平  
亦卽此而推也大體立而小體無權天理流行人欲退聽克己卽  
所以復禮也大體立而小體效用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踐形卽所  
以復性也又來札於讀書爲學之是非利弊暢切言之語語從體  
認中來循環展誦實獲我心試思 國家何所需於文藝而以此  
取士耶益謂能作文者必曾讀書能讀書者必能明白道理變化  
氣質耳不謂揣摩術工讀書者自讀書而於道理不求甚解卽心

能解之而言與行背以致不能變化其氣質又焉能澤及於民物  
今日欲救讀書之弊而收取士之效惟有講求身心格致之學知  
在此行亦在此以此學卽以此仕庶幾近之又所論我見一語尤  
爲切中士大夫之病一有我見則或憑意見或顧利害甚至以我  
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強事以就我更不難苦天下人以遂我  
此皆有我之見爲累也又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閱歷古  
人於橫逆之來必三自反非空空引咎也正可卽此以爲熟察人  
情克治身心之地耳又人之聰明才力不相上下業專詩書亦無  
不明白義理辨別徑路及臨事稍涉利害每止圖目前不顧久遠  
止顧一己不顧天下良由看得一身之富貴太重故看得君民之

事太輕年來以此觀人卽以此自責昨聞名論以萬物皆備之我爲我人有不協皆我之責則視國家之利害皆我之利害天下人之賢愚皆我之賢愚上下千古參贊位育無非我分內之事迹似待我者輕其實待我者極重先儒以西銘一章爲仁字源頭者卽此意也又來札戒懼慎獨說得如許親切大學八條目無非一層緊似一層治平事業總歸根於誠意正心中庸放之彌六合而卷之退藏於密亦卽此意所云愈嚴密愈廣大已將中庸之層次主腦該括無遺非實在此等處痛下克治苦功不能道此又近來功利詞章之習流而不反讀書者所在不乏顧書自書而我自我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無以異讀書之後與未讀書時無以異

竟似人不爲科第則無取乎讀書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居常窺見及此耿耿於懷學約中偶一發明而筆墨荒疏詞多淺率竊恐未足爲多士則也諸君重刊各撰序文獎許過甚心竊愧之然士者四民之倡而官司又多士之倡也各持此意自勉勉人化行自上教成於下羣務於有用之實學使境內士子以讀書爲克治身心之事毋以文章爲敲門之瓦則士習由此而端民風由此而厚治化出其中人才亦出其中此又吾之所厚望也又爲己一賦具見抱負古之學者爲己聖人垂訓人多囫圇讀過不肖體認己字如自私自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樂安忘危自以爲爲己之道當如是而不知己字看錯所學豈復可問程子云爲己

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實挾千古爲己爲學之精蘊又身世之事凡可知者皆理也凡不可知者皆數也理本可知而不求知數本不可知而強欲知之卽云巧中徒亂心意何裨實事來示正復相同卽此當吾輩講學一則何如又古人窮經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謂之窮經然窮經而不能求其切於身心倫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見人畢生讀書而不能有用皆坐看得書中所言不甚親切之故而經義尤甚也又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古人之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

要看不如我者二語實爲萬全良劑隨時隨事以此著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卻多少希冀妄想矣至於門內之事總要看得骨肉貴重難得則財物自皆落後一層匪惟不可計較且不必計較也又中祕書多心得在人爲詩詞歌賦而讀書者風雲月露之學也縱極富麗何裨民物爲身心性命而讀書者經世服物之學也似乎迂遠終歸實用果能從身心性命上用功考古證今心有所得措之身世則爲不朽之事業敷之詞翰則爲有用之文章以云詩賦莫高於此近日多以身列詞苑不得不尊重詩賦爲言者似文章事業看成兩橛殊非 聖主教育人材之意又天下不乏博學能文之士然往往書自書而我自我文則是而人則非皆由

讀書時只圖作文抒寫不會把書中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會在自  
己身心體認一番敲門瓦口頭禪於己何益於世何益今日講學  
只須辨別何爲有益何爲無益正不必分門別戶另立宗主至於  
制義原以發明四書而四書之理有因制義而晦者皆由作文不  
肯認清書理之故文字雖佳柰不切題何又論語一書理則精粗  
上下無所不該人則貴賤賢愚無所不宜真有耳得之而成聲目  
遇之而成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來序云道理渾  
淪莫如詔曾子之一貫工夫喫緊莫如荅顏子之四勿二語該全  
部之要旨至於聖門論知論仁論禮乃就一時所重而名之後人  
斤斤就字面上分異同離合便生出許多穿鑿捏合今云仁具於



心禮徵於事自其心之純粹無閒謂之仁自其事之恰當不易謂之禮仁禮交關同原共貫可云直截了當昭然發矇卽張子所云理虛而禮實也老先生平日於四箴有一段切實體認工夫以此詔示來學不愧見道之言竊以勿視勿聽原有思明思聰工夫果能非禮勿視勿聽則尤悔之寡更不待言復禮之功不外明健不必以寡尤寡悔爲明禮實境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欲罷不能正是精進著力之候以爲其覺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大段著力不得轉未免無可捉摸反疑近於二氏耳又人看道字似另有一物如古董玩器之類不曰自某傳之於某則曰爲某之的派無非從字句迹象上講究是

古是今絕不於人情物理上講究是真是假道字看不真則論文不過皮相耳糟粕耳朱子解中庸率性之謂道卽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多視爲淺近語是以求之愈杳去之愈遠先生誠於成己卽誠於成物凡所與手札皆卽其人之性分職分語其所當然及其所必不可不然大抵皆箴規藥石也得其一二卽可立言砥行其誠故也所纂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至今士大夫家有其書其培遠堂偶存稿十卷雖壽序祭文皆有至意非尋常應酬可比歸愚沈氏爲之序曰古大臣垂紳朝宁敬歷中外功業被於當時聲聞著於後世大打本誠一不欺之學發而爲社稷不朽之勳蓋誠則無僞一則不貳不欺

則忠以處己恕以待物而心自定焉氣自靜焉神自凝焉施之家  
國公爾忘私以立己者卽以立國以壽身者卽以壽世胥是道也  
榕門相國以儒生起家歷官內外四十餘載其品望在鄉國其豐  
烈偉績在太史固天所挺生以錫我 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  
公生平孝親忠 君愛民出政大都以誠一不欺爲根本由名解  
元入翰林改吏部選御史經國要務立誠無僞見信上官迨歷府  
道洊擢督撫閱江右陝甘楚豫閩吳諸省悉以人心風俗爲兢兢  
察吏安民務期實效而四至秦中再撫江南爲德尤大蓋無日不  
爲小民計生全無時不爲 主上布恩德九字之內多半被公之  
仁卽多半被公之誠張文和公嘗薦公自代云能以民心爲己心

亦視官事如家事益實錄也洎乎晉掌銓衡贊襄密勿嘉謀嘉猷  
悉以入 告綜公生平大概有所設施無非精白一心以至誠感  
動措諸言行即可質諸衮影 皇上灼見公誠一不欺始終無倦  
故信之篤任之專穆穆明明 主臣一德盛時隆遇自古無二且  
公之誠一不欺本乎性生而尤深於學問一生手不釋卷研窮宋  
五子之奧義遠紹薛文清高忠憲之薪傳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  
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補諸書用以省身卽用以勸學潛居吳下  
親被德施又忝主教紫陽每當課士輒與公接公命題必爲講義  
剖析聖賢精蘊毫髮不爽潛亦受公教益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  
謂好不在學則耳目心思移於嗜欲聲色及得失趨舍之途志氣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一  
且日以衰頹也公之勤學好問至老不倦公不輕著述所刊書皆  
輯古先格言閒有請爲文者久而鈔積成部潛嘗受而讀之往往  
卽一名一物之微有以見精理入神之妙其言之足以惠蒼生行  
久遠要皆本此誠一不欺之推暨與古大臣公忠體國精勤克己  
者何多讓焉潛老矣旣窺公之政事復讀公之文章因爲摘其大  
略而記之讀先生之文固見先生之學而觀先生之政尤足見先  
生之學也先生過化之地士服其教民懷其德閱數十百年感之  
思之如一日追述其善績不絕口云至矣哉誠之神也

右學案唐鑑輯

高斌

高斌滿洲鑲黃旗人初隸內務府雍正元年正月由內務府主事遷員外郎兼佐領四月遷郎中四年管理蘇州織造六年授廣東布政使尋調浙江七年調江蘇九年二月調河南九月遷河東副總河十年調兩淮鹽政兼署江甯織造十一年二月諭令就近學習河工十二月署江南河道總督十二年四月疏言范公隄逼臨江海爲鹽場藩籬年久多殘缺計六萬四千一百三十八丈請按相距里程設堡夫三百五十六及時培修汛官稽其勤惰又宿桃中河安清中河宿虹外河山安揚河海防江防等廳前經河臣嵇曾筠等題准分畫所轄界址更正銜名關防其各河營守備與

廳員同汛協防請一體更正部議如所請八月回鹽政任十二月仍署河道總督十三年四月回鹽政任十二月投江南河道總督乾隆元年六月疏言河工搶修工段需用土方請照兵四夫六之例責令河兵挑運十分之四准用民工十分之六約計需費銀兩與酌給之數相符將此項據實報銷又葦蕩左右二營額採蕩柴分爲廠運自運二項共需運腳萬餘兩請將蕩柴分內給各廳領運若干照漕規繳價若干其所應給運腳卽於應繳價銀內扣除餘充兵餉至自運易滋弊竇應歸廠運十二月又言江南河工向因未設河庫道凡各省州縣外解書夫等項河銀并關稅計十八萬五千餘兩係各廳自行收支多弊混請將此項河銀自乾隆二

年爲始悉歸道庫一切收支解放兵餉修船之費俱由河庫道經  
管隨時報明查覈均下部議行先是 上以河南永城江南蕭縣  
等處黃河爲患 命高斌會同兩江總督趙宏恩河南巡撫富德  
等籌辦疏通之策至是高斌等奏言黃河南岸徐州府碭山縣之  
毛城鋪向有減水石壩一蕭縣之王家山有天然減水石閘一邳  
州睢甯縣之峯山有減水閘四俱建自康熙年間誠分黃導淮以  
水治水之善策因年久淤淺苦水發爲患查毛城鋪原有洪溝巴  
河二河爲減洩黃水故道因閘下地勢東北高於西南是以水向  
南行漫入祝家口請自今水涸後將二河濬令深通並挑寬河頭  
百餘丈再於二河上首逼近毛城鋪口門之處將舊有之蔣溝河



疏通祝家口潘家口等處築夾土大壩攔截南流務使減下之水盡入蔣溝洪溝巴河分流下注則永城碭山一帶均可無淹漫之虞至王家山天然閘減下之水亦會入徐溪口閘下舊有引河中自齊村橋至堍集閘被淤墊宿州境內灰谷堆燕子口等處亦有淤淺應一律疏濬又峯山減水四閘歷年既久自閘塘以至孟山湖六十餘里引河多淤應一並估挑又奏淮陽運河自清口至瓜洲三百餘里其上源係分清口洪澤湖之水入天妃閘建甌而下經淮安寶應高郵揚州以達於江惟借東西兩岸一綫漕隄以爲防固請於天妃正越兩閘之下相距百餘丈各建草壩三草壩之下酌建正石閘二越河石閘二又於所建二閘尾各建草壩三重

重關鎖層層收蓄則水平涵緩洪湖之異漲可禦運河之水勢可減再查湖水三分入運七分會黃其山盱尾閘之天然南北二壩原以宣洩洪湖異漲令運道無虞高堰大隄堅固將來非有異漲二壩俱不可輕開使清水全力禦黃河高寶諸湖之水循軌入口不至泛溢下河則高寶興鹽等州縣民田可免洪湖洩水之患疏下均議行會御史夏之芳主事孫濩孫先俊條奏河工事宜 命高斌會同大學士嵇曾筠副總河劉永澄等詳度妥議時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廣東學政王安國等復請疏濬海口 命高斌同趙宏恩及江蘇巡撫邵基會勘二年三月高斌以淮運湖河事宜有面奏請 訓之處疏請來京得 旨俞允四月至京適宏恩亦

以戶部尙書內擢 命王大臣會同高斌趙宏恩將諸臣所奏海口清口運河運口各事宜逐條詳議御史甄之璜鍾衡等復奏毛城鋪工程有礙運道民生請停止 諭曰朕前因蕭永等處屢遭水患應作何辦理爲久安百姓之計令該督撫總河等勘明妥議嗣據奏稱疏濬毛城鋪迤下一帶河道經徐蕭睢宿靈虹等州縣下至泗州之安河陡門紆迴曲折六百餘里以達於洪澤湖復出清口仍與黃會已經該部議行據淮揚京員夏之芳等聯名陳奏以爲未便朕以該員等生長淮揚所奏毛城鋪引河不便開通之處果有所見亦未可定此事關係重大是以復降諭旨令總河會同該督撫悉心籌畫今據高斌趙宏恩來京進呈河圖面奏情事

乃知夏之芳等所奏俱非見在情形據夏之芳等稱毛城鋪引河一開則高堰可危淮揚運道民生可慮今據高斌等奏稱毛城鋪減水壩原因徐州一帶兩岸山勢夾束河水屢屢爲患是以前河臣靳輔於康熙十七年題明建設減下之水使歸洪湖以助清刷黃六十年來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是見在毛城鋪濬河乃因壩以下舊有之河身淤阻量加挑濬使水有所歸並非開鑿毛城鋪之壩也況減下之水紆迴曲折六百餘里經由楊疇等五湖爲之停蓄一入湖邊卽已澄清從無挾沙入洪湖之患亦無洪湖不能容納之虞又豈至如夏之芳等所言危高堰而妨淮揚之運道民生乎朕令高斌趙宏恩公同總理事務王大臣與夏之芳等悉

心講論而夏之芳等身未親歷其地徒以惑於浮言復固執偏見及王大臣略與辯論卽多遁詞其原無定見可知矣今日忽據御史甄之璜鍾衡抗疏陳奏甄之璜奏稱毛城鋪開河淮揚百萬之眾憂慮惶恐致直隸地方雨澤愆期夫淮揚與直隸相隔數千里直隸之亢旱與毛城鋪引河何涉而乃爲此支離妄誕之語鍾衡條奏二摺皆係毫無裨益之事將毛城鋪牽引敘入尤屬巧詐鍾衡甄之璜著革職交部嚴審定議具奏夏之芳等旣以冒昧之識阻撓河務於前又以巧詐之私希冀掩過於後此並非尋常奏對不實者比著交部嚴察議奏三年正月准揚運河工竣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四年三月 諭曰從前河道總督高斌因議疏濬毛

城鋪水道之時並請另開新運口堵塞舊運口以避黃河倒灌近據外閒傳說及南來之人多言黃河淤墊之處究未刷洗淨盡所改新口雖離黃稍遠而上流水勢旁洩其力已弱不能直注黃河將來倒灌阻塞之患終不能免人言如此是否確情朕實難以遙定惟有命大學士鄂爾泰乘驛前往庶與朕親臨閱視相同四月鄂爾泰勘奏新運口宜開如高斌議下大學士九卿議行詳鄂爾泰傳七月疏言淮揚所屬黃運湖口隄工額設堡夫堆積土牛原以備增卑培薄之用但土牛虛鬆雨淋每多塌卸莫如改築子堰爲善部議如所請八月請  陛見  諭令霜降後起程  賜詩曰禹功萬古仰平成疏濬隨時賴俊英淮浦建牙資保障黃流奏績

久澄清息機早是無穿鑿順性猶然矢樸誠潘靳嘉猷編簡在千秋惟爾繼賢聲九月 命於進京時取道直隸與總督孫嘉淦總河顧琮會勘直隸河道六年八月疏言黃河自宿遷歷桃源至清河二百餘里河流湍急險工林立北岸止有縷隄一道並無遙隄重障又內迴運河唇齒相依運河南岸雖有縷隄卑薄不足以資捍禦請將運河南岸縷隄通作高厚作爲黃河北岸之遙隄更於縷隄內酌建格隄九道又江都三汊河爲瓜儀二河口門江廣漕鹽船必由之要津但瓜河地勢卑不能蓄留淮水引入儀河請設瓜河舊口門改向洋子橋營房迤下弓挑越河以減淮水入瓜河之分數則儀河可分流刷淤濟運並塞瓜洲應惠閘上之舊越河

於閘下另開一道由城河西行以會閘河則水勢均平於運道更  
爲便利又請將鎮江南岸河道塌卸埽工改建甄工下部議行尋  
調直隸總督兼管總河印務 賜詩曰淮揚底定早垂勳節鉞新  
開紫氣分自是經綸方藉展可知魚水正需殷人言久慶江南雨  
物望應歸冀北雲保障繭絲須識取編氓一路頌聲聞十二月奏  
籌永定河全河機宜惟在使尾閘通暢請於三角淀舊淤傍南稍  
淺處開爲引河下接大清河之老河頭上接鄭家樓水口挑去積  
口所挑土卽於北岸廢埝之南圈築坡埝以防北軼南岸之尾亦  
量爲接築以遏南溜其下口河脣隨時疏通至上游應籌分洩之  
道請於南岸六工之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



各增建三合土滾壩一隄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南岸郭家隄舊有草壩亦應一律修築如式大學士等議行七年三月疏言直隸山西沿邊副參遊都等缺 恩許揀用滿洲人員直隸爲京畿重地請將已補邊缺通曉營伍者調補內地別於京員補用邊缺則滿洲人員更可疏通四月又請拓天津水師營汛增駐滿洲兵千合舊額爲三千滄州亦增兵二百合舊額爲五百均 從之七月 上以淮揚屢被水災高斌久駐江南於地方事宜熟悉 命同侍郎周學健往會總督德沛等辦理賑卹水利事宜十二月奏言永定河上游爲桑乾河北岸自山西大同縣屬之西偃頭村起至直隸西甯縣屬之辛其村止南岸自大同縣屬之冊田村起至西

甯縣屬之揣骨疇止可各開築灌田桑乾河由西甯石閘村入山經宣化縣之黑龍灣懷來縣之和合堡宛平縣之沿河口兩山夾峙一線中趨若於山口取巨石錯落堆疊做竹絡壩之意作爲玲瓏水壩以殺洶涌之勢則下游之患可減矣疏上議行九年四月以病聞命醫診視五月奏言見今戶部議准直隸藁城縣知縣高對呈請自備工本赴山東開礦臣思開礦之事向惟行於滇粵邊省山左內地且近岱嶽孔林似屬不宜況擾民滋怨奸竊易生尤爲可慮請卽停止上嘉是之十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五月授吏部尙書仍管直隸水利河道工程六月議政處行走十一月兼管內務府大臣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軍機處行走

十一年三月以御史楊開鼎疏劾河督白鍾山駁減工費需索河員漫口衝決匿災不報 命高斌往江南會同總督尹繼善查辦尋奏駁減需索等款皆虛惟陳家浦衝刷淹沒事實鍾山坐革職四月疏言淮黃二瀆每年伏秋水漲其大小總以老壩口水誌爲準則今應酌定以乾隆七年最大水誌連底水一丈四尺七寸爲準每年水勢較此尙差若干令河臣明白奏報以便驗度水勢之大小至各處閘壩開閉則應以就近石工一定不易水長之尺寸爲度如黃河則有徐州城外石隄可驗河水則有洪湖山盱石滾壩可驗於此立定準則驗度閉啟在工人員皆得遵循無誤如黃河南岸洩水門石則有碭山縣之毛城鋪壩王家山之天然閘

甯縣之峯山四閘毛城鋪壩應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七八尺爲度卽行開放秋汛過後至九月初一日卽行堵閉再壩外引水支河見有四道而蔣家營一河河頭直順迎溜水洩尤多今應止畱三道其上流之汪家莊引河應行堵閉蔣家營河頭因改爲倒勾從前大順之口門堅築草壩堵塞以防引溜過多之患天然閘應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八尺爲度卽行開放水落壩閉不必拘定日期峯山四閘在徐城之下非遇異漲勿許輕開至黃河北岸洩水門戶則有宿遷縣之竹絡壩清河縣之王家營減壩安東縣之馬家港竹絡壩口門應收容二丈止畱四丈其內外之臨黃東黃二壩亦應一例收小酌定每年於十月內東省煞壩後始行

開放以濟來歲重運過完卽行堵閉王家營減壩應照乾隆八年原議必俟非常之漲始行開放馬家港與此一例毋庸常時開放於清水則以洪澤一湖爲灌輸蓄納之地水弱則不足禦黃濟運水大則高堰一帶工程受險其積水之處山盱三滾壩外則有盱眙之蔣家閘南北天然壩二蔣家閘應酌定以洪湖水長與山盱南壩相平始令開放南壩一不過水卽行堵閉天然南北二壩應酌量於南滾壩過水三尺之時始將土壩開放俟南滾壩一平卽行堵閉又運口分淮入運淮揚運河三百里進水之源不過借以通舟濟運水勢原不宜過大其草門壩口應酌定以四尺爲度二壩三壩亦須照式收小至南壩壩墩應照北壩改作磨盤式以便

重運挽行出口疏入議行七月運河水漲海州一帶被淹 命高  
斌往勘八月會奏河工見行事宜一六塘河謝家莊龍溝口等處  
隄堰應照原估丈尺量地勢高低酌加寬厚六塘河經由之武漳  
義澤六里各滾壩應照原議加倍增長再將六塘河尾閘之中墩  
河項家衝東門河挑濬寬深卽於口門建石滾壩以利宣洩沐陽  
前後兩河應將舊有子堰及見議增築處所一律增培高厚一海  
州州同應移駐大伊山鎮管理運河以南六塘河子堰閘壩等工  
再增設州判一管理運河以北之贛榆縣及蕃蔽南橋等河子堰  
閘壩等工裁溧水縣縣丞改爲沐陽縣縣丞管理一切河道圩岸  
從之尋請將海州沐陽贛榆乾隆十年以前積欠地漕銀米及

淮安分司所屬之板浦徐瀆中正莞瀆臨洪興莊等六鹽場未完折價帶徵銀一體豁免得旨俞允十一月充玉牒館副總裁十二年三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四月諭往江南同新任河道總督周學健辦理防汛事宜其直隸河道總督印務交直隸總督那蘇圖暫管五月直隸水利工程告竣上獎高斌及劉於義勤勞下部議敘十三年三月命同左都御史劉統勳赴山東查辦災賑先是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劾浙江巡撫常安婪贓各款命高斌偕總河顧琮往訊嗣又命大學士訥親往會審論罪如律至是高斌與顧琮以奏不能按款窮究請交部嚴加議處諭曰高斌初審以常安婪贓納賄七款皆虛惟失察家人勒索議以革職

其意謂罪至革職事已兩平可以顛預了局如諺所謂和事老人者經朕嚴切批示諭令高斌回浙再行嚴審高斌回奏謂將題本內看語摘敘簡略未經聲明等語朕看其終始有飾非護過情形因命大學士訥親前往而高斌等於訥親未到浙之先卽倉忙審出常安婪收銀兩更察出原參款外婪取差役贓銀此明係聞訥親往浙之信爲此先發掩飾之計高斌顧琮承審此案若謂其有意瞻徇常安朕可保其實無是心而身爲大臣於特交查審重案乃不知秉公辦事模稜兩可尙以爲識大體而沽名譽則實有負委任咎無可辭著交部嚴察議奏部議革職 詔從寬畱任閏七月兼管江南河道總督事務十二月以查辦周學健家產徇私贍



顧 命革去大學士仍留河道總督任十五年三月以前所築十  
字河竹絡壩之臨黃臨運二壩辦理未協部議革任 特予寬免  
十六年三月 上南巡 命仍以大學士銜管河道總督事閏五  
月暫管兩江總督印務八月許南陽武漫工未合龍 詔往相度  
堵築 命未下高斌奏請赴豫協辦 諭獎其急公任事得大臣  
體十一月工竣交部議敘尋 命同侍郎汪由敦往勘天津一帶  
河工十七年三月高斌年七十 賜詩曰早參黃閣侍金鑿晚覺  
扶鳩步履難臥理藉卿爲保障成工告我永安瀾讀書未懈平生  
志益壽何須九轉丹黃髮皤皤在朝眾勤勞軫念久河干十八年  
七月奏洪澤湖水漲泛高郵車邏壩決邵伯迤北運河二閘下河

高郵寶興一帶被淹下部嚴議是月學習河務布政使富勒赫劾  
奏河南虧帑事 命署尙書策楞尙書劉統勳往查屬實八月  
諭曰富勒赫初奏時朕意高斌等爲屬員蒙蔽咎在失察今據策  
楞等查出浮冒蒙混種種滋弊如外河同知陳克濟海防同知王  
德宣虧缺帑至二三萬高斌等豈竟毫無覺察乃置之不聞不問  
竟視虧帑爲應然彌補爲故智二人之罪豈可追乎至通判周冕  
應辦物料全無貯備以致二閘被衝束手無策仍不據實題參擊  
問僅稱誤事撤回另委接辦此尤其乖謬之甚者若非策楞等前  
往則該員竟至漏網高斌等之居心尙可問乎高斌張師載俱著  
革職斷工效力贖罪九月黃河復決銅山縣張家路南注靈虹諸

邑歸洪澤湖奪淮而下 諭曰秋汛已過何致衝漫河隄其中顯有情弊該管同知李燉著革職拏問高斌張師載身任河督日久不能辭心查察致該處隄身單薄疏鬆一時潰決漫延數邑其罪實無可逭伊二人見在畱工效力如邵伯二閘決口已塞著同往銅山工次上緊堵閉若尙未完卽令高斌赴銅山勒限堵塞如不能剋期告竣卽嚴參治罪策楞尋奏李燉及革職守備張賓侵帑誤工狀 諭曰李燉張賓著卽於該工正法使在工人員知所懲戒此皆由高斌張師載負恩徇縱實無可貸念高斌尙係舊人不忍卽宥重典張師載因并寬宥然國有常刑雖於法外矜全亦不可不使知儆惕著將高斌等縛赴行刑處所令其目覩行刑訖再

行釋放二十年三月高斌卒於工次 命賞給內大臣銜並內  
庫銀一千兩料理喪事二十二年 上南巡 諭曰原任大學士  
內大臣高斌前任河道總督時頗著勞績卽如毛城鋪所以分洩  
黃流高斌設立徐州水誌至七尺方開後人不用其法遂至黃弱  
沙淤隱貽河患其於黃河西岸汕刷支河每歲冬季必督率廳汛  
實力填築近年司河工員疏忽因有孫家集奪溜之事至三滾壩  
洩洪湖盛漲高斌堅持堵閉是以數年之間下游州縣屢獲豐收  
其功在生民自不可泯沒至於癸酉張家路及運河二關之決則  
又其果於自信抑且年邁志滿之失朕不得不治其罪而要其瑕  
瑜自不相掩在本朝河臣中卽不能如靳輔而較齊蘇勒穆魯曾筠

朕以爲有過之無不及也茲者翠華南幸追溯前勞特沛恩綸用  
孚公論可與靳輔齊蘇勒稭曾筠一同祠祀以昭國家念舊酬功  
之典且亦使後之司河務者知所激勸二十三年 賜諡文定四  
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督臣中 詩曰本朝善治河靳輔齊  
蘇勒斌實可比倫弗圖保工急至其於齊也有過無不及惟是閉  
三壩自信過於力下河曾受福異漲害亦迫用此抵以罪勸懲國  
之則然終諒其心予祠復原職壬午復南巡清口親定式預拆東  
西壩頻年已受益昨秋黃河決洪湖漲因逼無已徐起壩未至衝  
潰棘使斌而有知應歎初未識五十一年 命入祀賢良祠子高  
恆乾隆五年由廕生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監督山海關稅務調

署長蘆鹽政十六年署天津鎮總兵十七年監督淮安關稅務二十年三月丁父憂六月監督張家口稅務二十一年仍監督淮安關二十二年授兩淮鹽政二十五年疏劾前經保薦之淮南監掣同知張永貴狡黠不職得旨嘉獎革永貴職二十六年六月署蘇州織造是年湖廣總督李侍堯奏楚鹽陡貴請飭淮南定價命高恆赴楚會議二十九年正月議定楚鹽之價照淮南成本每包以二錢三分一釐爲制得旨允行五月授上駟院卿仍管兩淮鹽政三十年四月以從兄高晉任兩江總督應迴避命署戶部侍郎八月以前於揚州拏獲盜銷金冊之太監張鳳諭部優敘九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十一年授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三

十二年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署吏部侍郎三十三年江蘇巡撫彭寶兩淮鹽政尤牧世查奏兩淮提引歷任鹽政藉端侵肥一案詔革高恆職鞠實論斬如律高恆子高樸乾隆三十二年由武備院員外郎調吏部三十五年調顏料庫兼吏部行走三十六年五月遷廣西道御史六月奏年滿書吏應卽撤回原處不准私人衙署 上是其言十月轉給事中十一月 命巡視山東漕務三十七年三月奏言各省漕船向例每船止准帶土宜一百二十六石如逾額者治罪見經部議額外多帶之貨免其治罪與民船一體徵稅恐嗣後運丁任意攬載必致漕船過重遇風搶漕不能便利請仍舊例嚴禁軍機大臣議行四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九

月以救護月食不列班 諭曰高樸年力正少朕特因其人尙明白遇事頗知奮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可比向日方慮其性近喜事不無過當之處何至遇有公事輒行退諉不前則其平日辦事在朕前或有意見長而退後遽圖安逸豈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降一級調用得 旨從寬革職畱任三十八年正月署工部侍郎九月署兵部侍郎三十九年三月奏見在軍營文武官員未及請封者請自凱旋之日爲始展限一年按恩詔以前各原品補給得 旨允行四月授兵部右侍郎七月奏內監高雲從洩漏道府記載左都御史觀保侍郎蔣賜賜吳壇在九卿班私論記載優劣 詔革觀保等職交刑部嚴審雲從伏



誅 諭曰此案高雲從以下賤太監肆無忌憚豈可不亟爲整飭以肅綱紀但不屑因此遽興大獄故將高雲從卽行正法不復一一窮治豈觀保等所能狡詞倖免乎觀保蔣賜榮吳壇等清夜捫心若自知身獲重愆朕加恩不爲窮究感愧無地尙得謂之稍有人心若覲顏以爲實無其事甚至少涉愆尤致無知之徒聞之妄以觀保等爲無辜受誣且議高樸爲小人多事則是觀保等良心漸滅殆盡必爲天理所不容高雲從之事大臣中豈無見聞獨高樸爲之陳奏眾人撫躬內省對高樸應多自慚然此乃大臣應奏之事而並不以此賞鑒高樸重加任用若眾人因高樸具奏此事私心銜恨計圖巧爲傾陷則自取其死豈能逃朕洞鑒也若高樸

以此沾沾自喜遂因而高興多事卽屬器小易盈或高樸因此事已顯其公正不復自知謹懷肆意妄爲轉致營私舞弊則高雲從卽其榜樣朕亦不能曲爲寬貸也十一月以岫巖城倉糧出糶減價過多 命高樸往查將率請減價之城守尉雷健革職尋奏出糶善後事宜言旗倉米價應照月報市價酌減每石不得過二錢月報僅令文職專司亦恐浮開預畱地步請一體會報將軍等轉咨在京戶部以備稽查出糶時城守尉呈報盛京戶部並令該管將軍副都統各派員赴倉監糶大學士等議如所請十二月兼公中佐領四十一年三月授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八月調補正白旗滿洲尋兼署禮部侍郎十一月 命往葉爾羌辦事距葉爾羌城

四百餘里有密爾岱山產玉久經封禁四十三年二月高樸奏言  
回民往往私採防範維艱莫若以官爲開採年開一次可杜懷竊  
營私之弊 詔如所請行九月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以高樸  
勒派回民三千餘採玉婪索金寶並串商盜賣官玉首之烏什辦  
事大臣永貴以 聞 詔革高樸職鞫實論斬如律尋 諭曰高  
樸在葉爾羌苦累回民採辦玉石串商私賣又復婪索金銀盈千  
累萬回眾嗟怨經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向永貴呈控永貴據  
情奏參隨查抄高樸家中所有寄回金玉等物與原參開單之項  
大略相符茲復據永貴奏查詢原控告款俱實並查得高樸彼處  
仍見有銀一萬六千餘兩金五百餘兩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

實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高樸革職嚴審卽於該處正法矣高樸貪縱負恩若此較伊父高恆尤甚不能念係慧賢皇貴妃之姪高斌之孫稍爲寬宥也五十二年二月諭曰原任大學士高斌宣力年久伊之子孫皆經獲罪見在並無服官者著將伊孫候補通判高杞調取來京以內務府郎中補用以示朕軫念前勞眷注舊臣之意高杞見官兵科給事中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斌字右文號東軒元隸內府佐領 今上特恩賜隸鑲黃旗滿洲直隸兵備道累 贈光祿大夫諱登庸公大父也內府郎中兼參領佐領累 贈光祿大夫諱衍中公考也母李太夫人 誥

封一品夫人公兄弟三人公居次伯兄三弟俱官至總鎮所至各樹威德拊循將士兵民安輯皆先公卒公生而端凝厚重至性孝友長而好學讀書於經史外博通先儒諸集一切稗官野史不接於目雍正四年由內府曹郎出督蘇州織造旋授廣東布政使未赴任因太夫人年高奉命調浙江就近迎養歷江蘇河南布政使河東副總河巡視兩淮鹽政兼攝江甯織造江南河道總督直隸總督吏部尚書議政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玉牒館副總裁拜文淵閣大學士再出爲江南河道總督乾隆二十年乙亥三月初九日以疾卒奉旨贈內大臣公生於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初四日壽六十有三乾隆二十

二年 特詔祀公於江南河臣合祠二十三年 賜諡文定元配  
陳夫人繼配邢夫人馬夫人俱 誥封一品夫人子恆巡視兩淮  
鹽政女四孫男四孫女六先是乾隆十一年丙寅 恩賜公兆於  
三陵東南隅之中峪乾隆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恆奉公與三夫  
人以壬山丙向兼乙亥三分合葬焉公子恆請予銘其藏憶予於  
乾隆三年秋先慈服闋還京舟過清江浦公時督理南河適黃水  
漫溢舟不得渡目睹公於洪濤駭浪中乘小舟與波上下每日親  
自督率員弁相度水勢巡視隄岸夜就宿河干行帳者已四十餘  
晝夜矣公之勤於民事不辭勞瘁視此予泊舟處逼近公行帳公  
過予舟予亦就公行帳公曰此異漲也賴 皇上鴻福無大害水

勢漸平三日後風潮信過君可渡河而北矣與公相聚河干凡三日夜不成寐衣不解帶翦燭深談於論文析理議論風旨閒得公底蘊殊悉後予再視學畿輔公總制直隸其事將一載公餘即公防河之法公曰黃流宜合不宜分固金隄明疏引要也問治清水公曰可蓄不可洩加培石堰節宣啟閉庶無大誤耳至於費心力善相度則非口舌所能盡矣與潘印川但可補偏救弊無一勞永逸之語膺合自後每歲晏入 覲復同直 內廷辛未公再任河師 上初舉南巡盛典予忝扈從與公同閱 召試卷公平日不喜談詩賦及評拏試卷商定進呈數卷公復就中舉二三卷曰是有清華之氣他日當有聲詞苑不數年皆如公言公之鑒別類此

公子恆稔予辱知公深諄復以請自不得以衰老無文辭夫誌以  
考行銘以傳世公詩文政蹟爲世稱述者方垂之永久予惟摭拾  
其梗概爲公誌且銘曰

猗歟高公醇儒氣象德惟自修道在充養真積力久渾然天成喜  
怒不色寵辱不驚事 上惟忠執事惟敬敷歷中外治靜而正詞  
不尚緝德亦有言程朱津筏洙泗淵源籌不中廢守益邃密老而  
逾堅終始如一具此眾善福乃錫之哀榮備至明禋於祠旣顯及  
身復昌厥後 國典旌賢子孫永受有崇者峪拜 賜自 天吳  
越老友來銘公阡

右墓誌銘錢陳羣撰



我朝河道總督最著名者四人一爲靳文襄公輔一爲齊勤恪公蘇勒一爲嵇文敏公會筠一爲高文定公斌文襄於大弊極壞之後從新整頓最爲有功此錄於八疏不載遂無以見其全相惟於下河事言之頗詳予旣據公奏疏別爲事狀矣勒恪公於陳鵬年卒後繼爲總河奉 詔籌山東運河蓄洩事宜疏言汶上縣之南旺馬躡蜀山等湖東平州之安山湖濟甯州之馬場湖魚臺縣之南陽昭陽蜀山等湖滕嶧二縣之微山鄒山等湖皆運道所資以蓄洩者昔人名曰水櫃因土人乘涸占種漸至狹小宜乘潮水消落時除墾熟田畝外丈清立界設法蓄水遇運河水漲引注湖中相平卽築堰堵截遇運河水淺則引之從高下注其諸湖或宜築

隄栽樹或應建閘啟閉令各州縣循例辦理則湖水深廣蓄洩有資此條最爲緊要方恪敏公奏安山湖撥民墾種升科一案所爲鄭重乎其言之也蓋占種使湖狹小卽應嚴禁且不惟禁於其後并當如楊廷琚此項田畝請概令開除歸湖纔足懲戒況許升科以明示之有不化湖爲田者乎厥後楚之洞庭吳之太湖浙之西湖豫章之鄱陽湖皆四面圍占水不能容一遇淫霖卽泛濫四出近年東南多水災職此之故貪小利而忘大害雖有陳宏謀蔣溥陳大文潘思桀裘日修諸公累累言之而終不能禁也以予所見各縣有江有湖有塘有池之地通受此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其患不知其所終極矣其他言開引河必須上口正對頂衝而下口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有建瓴之勢方可吸大溜歸入新河亦爲格言雍正七年卒 命  
有司建祠與靳文襄公合祀於淮安府之清河縣文敏公補偏救  
弊善於建壩每於迎溜頂衝之處輒爲磯嘴壩以挑之化險爲平  
莫如此法故至今有稽壩之稱乾隆三年卒 命與靳齊二公同  
祠文定於雍正十三年授南河總督乾隆十八年卒於工所前後  
沿河者十餘年奏疏最多其言大都可爲依據非一時救弊者比  
也先是 上以河南永城江南蕭縣等處黃河爲患命文定會同  
兩江總督河南巡撫等籌辦疏通之策至是文定等奏言黃河南  
岸徐州府碭山縣之毛城鋪舊有減水石壩一蕭縣之王家山有  
天然減水石壩一邳州睢甯縣之豐山有減水閘四俱建自康熙

年閒誠分黃導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因年久淤淺水發爲患查毛城鋪原有洪溝巴河二河爲減洩黃水故道因開下地勢東北高於西南是以水向南行溢入祝家口請於水涸後將二河濬令深通每挑開河頭百餘丈再於二河上首逼近毛城鋪口門之處將舊有之蔣家河疏通祝家口潘家口等處築夾土大壩攔截南流務使減下之水盡入蔣溝洪溝巴河分流下注則永城碭山一帶均無淹沒之虞矣此防黃河盛漲之法之可爲依據者也又奏言淮揚運河自清口至瓜洲三百餘里其下流係清口洪澤湖之水建甌而下經淮安寶應高郵揚州以達於江惟藉東西兩岸一線塘隄以爲完固請於天妃正越兩閘之下相距百餘丈各建草壩

三草壩之下酌建正石閘一越河石閘二又於所建二閘尾各建草壩三重重關鎖層層收蓄則水平溜緩洪河之異漲可禦運河之水勢可減再查湖水三分入運七分合黃其山盱尾閘之天然南北二壩原以宣洩洪湖異漲今運道無虞高堰大隄堅固非有異漲二壩斷不可輕開使清水全力禦黃高寶諸湖之水循軌入口不至泛溢下河則高寶興鹽諸州縣民可免洪湖洩水之患矣此治運河洩水之言之可爲依據者也其後酌定水誌尤爲法所必遵十年四月疏言淮黃二瀆每年伏秋水漲其大小總以老壩口水誌爲準則今應酌定以乾隆七年最大水誌連底水一丈四尺七寸爲準每年水勢較此差若干令河臣明白奏報以便驗度

水勢之大小至各閘壩開閉則應以就近石工一定不易之尺寸爲度如黃河則有徐州城外石誌可驗清水則有洪湖山盱石滾壩可驗於此立定準則驗度啟閉在工人員皆得遵循無誤如黃河南岸洩水門戶則有碭山縣之毛城鋪壩王家山之天然閘睢甯縣之豐山四閘毛城鋪壩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七尺爲度卽行開放秋汛過後至九月初一日卽行堵閉天然閘應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八尺爲度卽行開放水落堵閉不必拘定日期豐山四閘在徐州城之下非遇異漲毋許輕開至黃河北岸洩水門戶則有宿遷縣之竹絡壩清河縣之王營減壩安東縣之馬家港竹絡壩口門應收窄二丈只畱四丈其內外之臨黃禦黃二壩

亦應一律收小酌定每年至十月內東省煞壩後始行開放以濟來歲重運過完卽行堵閉王營減壩應照乾隆八年原議必俟非常之漲始行開放馬家港與此一例毋容常時開放至於清水則以洪澤一湖爲灌輸蓄納之地水弱則不足以禦黃水大則高堰一帶功程交險其洩水之處山盱三滾壩外則有盱眙之蔣家閘南北天然二壩蔣家閘應酌定以洪湖水長與山盱南壩相平始行開放南壩一不過水卽行堵閉天然南北二壩應酌量於南滾壩過水三尺之時始將大壩放開南滾壩一平卽行堵閉疏入皆議行此則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循之則治違之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矣蒙故曰文定之言大都可爲依據非救一時之弊

者可比也官至大學士緣事革職身後追念前勞 命與靳齊嵇  
三公同祀良有以哉其後嵇文敏公之子璜繼爲南河副總河其  
言下河情事有足與靳文襄公之說相參證者今并錄於後以備  
考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奏准揚運河東隄減入下河之水自邵伯  
以北者歸海邵伯以南者歸江歸海之路如草堰劉莊伍祐新興  
等場皆得地勢之宜分注鬪龍港新洋港歸海但劉莊之大團閘  
至新興之石碓閘相距五十五里應於伍祐場之沿窪口蔡家港  
地方添建石閘二挑上下支河引到新洋港入海至沿海港口則  
射陽湖勢大灣曲洩水不暢應挑通使徑入海又串場河以西水  
道淤塞如泰州之孔家溝鹽城之岡溝河皮家河三處須疏濬深



通高寶運河東隄原設十餘閘年久傾圮應拆修以利啟閉此皆下河歸海之路也惟下河州縣本係水鄉形如釜底若高郵諸壩入海之水太多盈科漸進不免泛濫查湖河之水歸海迂迴而歸江徑直多一分入江卽少一分入海瓜儀一帶兜灣洩水不暢且山盱五壩寬三百三十餘丈益以蔣家壩八十丈而歸江閘壩只八十丈來水五倍於去水惟藉芒稻河爲尾閘須挑河築壩使湖河水勢相平然後將各壩開放則湖旣減消可爲容納來水地遇伏秋五壩過水太多宣洩不及方將高郵諸港放入運河由車邏南關二壩減洩則歸海之水自少下河田畝可無虞疏入 上以所奏應疏應修各工具有條理不必更行交議著照所請次第舉

行俾下河民生永有裨益又奏車邏南關壩址高於高郵湖面二尺七寸應將芒稻閘常年啟放則江湖脈絡貫通下河無虞淹浸諭曰嵇璜所奏稱芒稻一閘乃諸湖入江之路宣洩通暢下河州縣可永免水患等語此實經理下河之要鍵也嗣後芒稻閘應永遠不許下閘板俾得暢洩歸江則諸水自可減退而下河一帶永蒙樂利之休矣該督等將此旨勒石閘畔俾後來司事者知所遵守焉此意與文襄公之說不同不必築隄兼可以省費然皆係高堰減下有餘之水歸之於江固勝歸之於海然似不如歸之於河之有益蓋洪湖之水以三分濟運以七分敵黃濟運之水常有餘敵黃之水每不足則與其常開芒稻閘以注之大江而江不須

此加深何如傍高堰築隄以出之清口俾清水足以敵黃之爲愈也草茅坐籌未目覩其形勢姑記之於此以俟考

右事錄李祖陶撰

鄂彌達

鄂彌達滿洲正白旗人姓鄂濟氏雍正元年由戶部筆帖式授吏部主事累遷郎中五年命同廣東巡撫楊文乾等往福建清查倉庫六年授貴州布政使以妄請清丈軍田並令地方官管社倉定考成訓飭之八年擢廣東巡撫九年三月疏言烏槍向有嚴禁但廣東瓊州孤懸海外民借烏槍以爲防禦未便照內地收繳請各戶藏一多者治罪下部議行六月請移廣州府通判駐新城南海縣縣丞駐十三行從之九月又奏移設官弁事宜一新會開平兩縣界之大官田清遠英德兩縣界之大浦坪均衝要請各設捕盜同知大官田同知就近歸肇羅道大浦坪同知歸廣南韶

連道轄又大浦坪請撥駐右翼鎮標千總一兵三十令該同知轄一陽江縣之海陵島電白縣之沙瑯墟距本縣遠請各增巡檢一廣州府理徭同知向兼連州連山陽山三州縣捕務後改理徭軍民同知專理徭事捕務停管年來徭馴事簡請將三州縣捕務仍歸理徭同知查察一移廉州府同知駐欽州瓊州府同知駐崖州高州府通判駐府屬之梅菪羅定州羅苛司巡檢駐州屬東安縣之西山其原管地歸東安典史轄一崖州水土惡劣正雜各官俱列邊俸其移駐之海防撫黎同知三年內果撫綏有術黎民安堵請照例以應升之缺卽用一潮州肇慶二府通判請兼捕盜銜分地督緝潮州府同知見駐饒平縣之黃岡專理海防請將附近之

饒平惠來海陽潮陽澄海普甯六縣捕務責令兼管其附近之郡城揭陽大埔程鄉鎮平平遠五縣捕務分與通判督緝肇慶府屬之高要高明新興陽春陽江五縣捕務歸肇慶府同知兼管德慶封川開建四會四州縣捕務歸通判兼管均如所請行十一月訪得廣西梧州奸民陳美倫曾合等糾黨散劄謀不軌盡捕擒之得旨嘉獎十年二月請改廣東撫標中軍遊擊爲參將從之尋命署廣東總督四月疏言總督向駐肇慶所以控制兩粵今廣西已歸雲貴總督轄而廣東一省廣州爲適中之地請移駐廣州詔如所請閏五月訪獲饒平縣糾眾謀逆之已革武舉余猊等六月疏言廣東山海交錯俗悍民貧查肇慶府新設鶴山縣及附

近之恩平開平等縣有荒田數萬畝臣見飭屬招墾俾無業貧民得此資生不流爲匪 諭獎其料理妥協八月請移合浦縣丞駐永安地方 從之是月實授廣東總督九月奏臣前在巡撫任內有安南番民鄧文武等五十六人遭風飄入廣東銅鼓角海面臣給印文及路費送歸今伊國王寄到伽南沈香生絹梭竹胡椒燕窩魚翅海參諸物爲謝臣卻還不受 諭曰辭讓不受爲是仍須婉言覆之庶爲得體十二月疏言廣州府省會有潭州及黃梁都諸海口寥闊無藩籬請於潭州罟草汛築土城移守備一兵百二十駐之黃梁都亦築土城移都司一兵百二十駐之凡附近省城險要各增墩臺分布弁兵又言廣州商賈雲集本地產穀不敷民

食向皆仰給廣西販運遇穀賤則西販觀望不前而東省價輒驟昂惟有買備平糶之法查距廣州百二十里之三水縣屬有西南鎮爲西販所聚請就彼建倉於西穀擁積時買貯數十萬石穀貴則開倉平糶所需銀於江西撥備項內動五萬兩分年扣還廣州糧捕通判事簡令專司其事管倉之員卽以三水縣西南驛驛丞兼充 詔均如所請十一年二月請改程鄉縣爲直隸州轄興甯長樂平遠鎮平四縣教諭改學正典史改吏目定新改直隸州曰嘉應部議 從之五月疏言米貴由囤戶居奇一日閒其價平增一店長價諸店皆然名曰齊行深爲民病臣訪京師設米局之法於廣東省城設米局三動廣州府及番禺南海二縣倉穀平糶倉



斗每石定價一兩以倉大使縣丞典史領之所得價爲赴穀賤處採買源源轉運 諭曰平糶不過暫借一時設局卽堪行之永久此奏殊屬可嘉七月疏言各標協營及鋪戶行匠所用硝磺向由布政使給票買運據布政使甘汝來詳改由總督衙門給票稽查較嚴密請如所議辦理 詔永爲例八月請令韶州府糧捕通判兼理曲江樂昌乳源三縣徭務分給關防並立徭甲徭目查察從之十二年三月請增設龍川縣巡檢及平遠縣壩頭司西甯縣懷鄉司夜護司巡檢各一裁都城司巡檢 從之七月以保舉革職知縣王者輔考語失當 訓飭之八月兼管粵海關稅務十二月疏言欽州屬之東興街思勒崗地近安南民夷雜處且多私販

請於龍門協酌撥千把總一兵五十防守移本州州判駐之再於  
該協抽撥隊目一兵十七防守思勒崗令廣州府同知就近彈壓  
均如所請行十三年四月 命兼轄廣西仍駐肇慶府閏四月疏  
言新甯縣屬之廣海寨濱海距縣遠請移本縣望高司巡檢往駐  
再上川之大萌灣下川之大坦二處與縣寨俱隔大洋請增設陸  
路二汛 從之五月貴州台拱逆苗不法鄂爾達奏派廣東提督  
標兵二千令左江總兵王無黨率赴古州援剿又調廣西撫標兵  
五百駐黔粵界軍機大臣奏其調度妥協 諭獎之乾隆元年五  
月疏勸廣東按察使白映棠於奉 旨免緝私鹽一事並未遵奉  
原文分別老幼男婦擅發小票混稱貧難百姓挑負四十斤以下

者不許緝捕致強壯奸徒無不借口貧民公然成羣販私白映棠  
以刑名官攬越鹽政率意妄行咎實難追 諭曰朕因各省鹽務  
向來辦理未妥不肖官吏往往縱放大梟拘拏小販以致濱海近  
場之窮民借肩販以度日餬口者胥受擾害是以諭令寬其禁約  
毋許苛求原以惠養貧民並非縱容匪類聽其作奸犯科也豈知  
無賴之徒妄稱奉旨肆行無忌若不速加嚴懲則各處聞風效尤  
將大爲地方之害近日李衛之嚴密查拏鄂彌達之據實奏參此  
二人辦理深知朕意而洞悉政體者若天下督撫皆似此居心不  
存觀望之念秉公執法則兇暴咸知斂跡必無長奸貽患之慮矣  
鄂彌達著交部議敘白映棠職司刑憲不能禁約私梟反出示給

票縱民爲匪甚屬溺職著解任來京候旨十月疏言廣東鹽向由各場配運至省河及潮州廣濟橋轉兌各埠例俟各埠商將引餉鹽價全完方准運埠發賣但商貨微薄完餉後每無餘力并完鹽價勢必不能乘時全折秋冬水淺運艱無鹽接濟於民食未便請每年春夏運到鹽包如該埠額引三封者准其先折一封多寡照此遞算運貯各埠倉備秋冬銷賣照例先完餉銀其鹽價限開倉後兩月完繳商民兩便下部議行時御史薛勣條奏廣西團練鄉勇並設搖童義學疏下鄂彌達議二年三月奏言鄉勇原可以助官兵之不逮但今昔異勢未便輕議無論鄉農應募其坐作止齋非練總甲長所能操演卽有司中曉暢戎務者亦難其人而終歲

簿書鞅掌又何暇循行村落爲之訓練且良懦者必不能應名願充者必多屬強悍若輩借有在官名籍保無滋衅生事若復議贖給費且不貲與增官兵無異臣愚以爲不若訓練土司兵於邊疆有益至猺童義學廣東韶連等屬前已設立著有成效應如薛勳所奏得旨如議尋疏言惠潮二府嘉應州屬之民挈眷入川過多恐其中或有被川民煽誘者臣委員赴川粵界查察驗票如無票及人票不符卽按名給與口糧路費令回籍仍飭各州縣不得濫給照票又言廣州府屬之靖康歸德二鹽場毗連請裁靖康場大使併入歸德場改爲歸靖場香山場向無專員請增設大使高州府屬之博茂場亦增設大使改爲電茂場均從之五月疏言貴

州新闢苗疆督臣張廣泗奏設屯軍墾逆苗絕田臣以見今苗稀畏威安貼將來生齒漸繁地少人多必致怨生又恐屯軍虐苗致激事變請將屯軍撤於附近防守其田仍給苗民 諭曰所奏識見甚正卽朕意亦然但張廣泗持之甚力兼以首尾承辦此事不得不照彼所請然朕則以爲終非長策也十二月疏言准部咨廣東開採銅礦查惠潮韶肇等府州礦山甚多若一時俱開不但需員料理卽殷實之商亦難驟得請先開惠州府屬之歸善陽春韶州府屬之英德曲江四處歲可得銅三四百萬斤於京局鼓鑄有益迨積有餘銅廣東亦可開局鼓鑄銅價自平疏入報 聞四年調任川陝總督四月疏言陝西榆林府沿邊貧民歲往鄂爾多斯

種地輸牛納租其牛具籽種日用口食悉貸之鄂爾多斯秋收餘糧又向鄂爾多斯易牛羊皮攜至內地變價然後重息還債層層剝削可憫爲貧民計不若春閒領票出口時酌所種多寡官借以銀不取其息秋收時卽將所收糧照時價交抵歲以爲常不但貧民免借貸折耗之苦而倉儲亦可漸充 諭曰如此辦理亦籌備積貯之一道六月又言陝西麥多穀少從前民借俱令還穀積欠至百餘萬石上年奉 旨准以一麥抵還二穀閭閻踊躍完納倉儲不致虛懸請嗣後遇災賑動倉穀時儘小麥支放每石抵穀二石 諭曰此議甚爲妥協七月又言臣前奏陝甘倉儲未完請禁鄰省商販並撥司庫銀採買奉 旨令臣與山西撫臣石麟妥議

今議如晉省豐收陝省卽禁販出境若晉省告糴卽通販放行俾彼此緩急得濟再今歲陝西並甘肅蘭鞏平慶等處夏季豐收乞允臣前奏於司庫內撥銀十萬兩酌量採買並於陝西附近晉省及甘肅附近甯夏之地多貯一有急需撥運便捷 諭曰所議甚是如所議行十一月奏修甯夏府渠道資灌溉並加修沿河長隄一道 上報可又奏安西鎮遠在口外鎮標三營額設馬步兵三千餘駐防哈密暨安塘遊巡差遣並承種屯田存城兵僅數百年來商民日增請照涼州柳林湖屯田之例募流寓民人及營兵子弟承種屯田將原派種之兵撤回存城差操以實營伍其屯田每年所收民得六分官得四分按數輸備兵糧籽種牛具官爲借



給秋收扣還交靖逆通判管理安西道督查部議從之五年三月命來京候旨先是鄂彌達在兩廣總督時革職知府袁安煜逗遛廣州放債盤剝並串通鄂彌達家人蕭二霸占煤山致爲接任總督馬爾泰所劾刑部鞫實以聞諭曰鄂彌達身爲封疆大臣一任家人交結屬員霸占民利婪贓盈萬招搖不法實屬溺職鄂彌達著革職袁安煜附黨營私恣肆妄行似此貪劣之員鄂彌達曾在朕前獎以好語以致袁安煜肆無忌憚更屬徇庇袁安煜應賠銀著鄂彌達照數另再賠一倍以示懲儆十月授兵部侍郎六年授甯古塔將軍尋調荊州將軍九年二月署湖廣總督十月疏武漢各屬城郭民田逼臨水次全賴隄塍保護武昌城西南

保安門之外蕎麥灣向有老隄臨江爲金沙洲之隄防卽武昌之保障江流衝激日漸坍卸應再退入灣裏築大隄一道又安陸府屬之沙洋大隄爲漢口險工見議興築但漢水日趨南應增建月隄請借帑五萬兩交商營運生息備工用再襄陽府之老龍石隄舊有子隄漸坍歲修銀僅三百餘兩請將庫貯軍需項下撥五千兩交商生息備用部議從之十二月疏言湖北有待撥直隸米二十萬石今歲直隸湖北俱獲豐收而浙江閒有被水處應請酌撥十萬石運浙備糴所得價歸楚買補上嘉允之十月實授湖廣總督十一年以疏參驛鹽道曹繩祖諭曰鄂彌達行止不檢久經廢棄朕復加擢用冀其痛改前非力圖報稱乃伊自任湖廣

總督以來舊習未除於一切地方事務並不實心經理卽今曹繩祖貪劣各款亦係奉朕諭後始行查參可見於察吏安民處並不留心且年已就衰不稱封疆之寄著來京候旨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兼副都統十六年授鑲藍旗漢軍都統仍兼侍郎事十九年二月以察議侍郎張開泰徇私保舉事不實議革職得旨從寬畱任十月署吏部尙書二十年五月兼管工部尙書六月授刑部尙書仍署吏部尙書兼議政大臣九月署直隸總督上巡幸畿甸賜詩曰畿輔歲巡省清塵勤且諧長民甯祇此適己率爲慙歲美人教儉男耕女務蠶實心日戒五異政蹟宗三切以慈祥導徐將禮樂涵休風自首善遐壤庶因覃二十一年四月兼管吏部尙

書事十二月協辦大學士事務二十二年 命紫禁城內騎馬加  
太子太保二十三年八月協辦步軍統領衙門刑名事務十月充  
經筵講官二十六年五月以病 賜人蔭並 遣醫診視七月卒  
遺疏入 諭曰鄂彌達敏歷中外宣力有年今聞溘逝朕心深爲  
軫恤著加恩賞銀二千兩辦理喪事仍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  
衛十員往奠茶酒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賜祭葬如例諡文  
恭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書目類考卷之二

三

國朝音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一目錄

宰輔二十一

尹繼善

劉統勳

皇朝詩林卷之二十一

--	--	--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二十一

尹繼善

尹繼善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尹秦子雍正元年進士改庶吉士  
散館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年三月遷侍講尋署戶部郎中  
九月 命往廣東察審布政使官達按察使方願瑛受賄徇庇案  
得實卽署按察使六年四月授內閣侍讀學士協理江南河務八  
月署江蘇巡撫七年二月實授尋署河道總督十二月疏禁收漕  
上司陋規及官吏浮費每石定爲加費六分半給旗丁半給州縣



常平社倉捐穀聽民樂輸不得隨漕勒徵 詔如議行八年奏言  
崇明屹峙重洋爲江南屏障知縣不足彈壓請增設巡道駐之兼  
轄太倉通州至縣屬沙地遼闊鎮標四營駐城內巡察難周應撥  
左營駐永興沙地增巡檢一駐牛羊沙移縣城巡檢駐大安沙並  
撥左營千把總二協同分防其戲臺等沙各設哨船巡緝福山營  
爲江防門戶應撥蘇鎮沙船四隸之與京口狼山等汛按期會哨  
又江蘇按察使駐江甯距巡撫治所遠請移駐蘇州蘇松道責在  
巡防應移駐上海下部議行九年署兩江總督奏請析淮安府屬  
之山陽縣爲二增知縣縣丞典史各一治廟灣鎮移廟灣司巡檢  
駐草偃口鹽城清溝司巡檢駐上岡撥鹽城縣訓導歸新縣析揚

州府屬之江都縣爲二增知縣典史各一撥主簿訓導及邵伯驛  
官二巡司並邵伯驛歸新縣又如皋縣增設主簿一駐掘港場均  
議行定山陽分縣曰阜甯江都分縣曰甘泉十年正月協辦江甯  
將軍兼理兩淮鹽政疏言京口爲江淮鎖鑰南北咽喉向設沙船  
五十六船幫船三十二水兵千四百餘實水師重鎮乃隸將軍標  
爲水陸路兩營陸路將弁不諳水師船隻水兵又遠駐距鎮江數  
十里之高資港春秋兩操外將不知兵兵不知伍請於高資港設  
水師都司千把總一歸江陰水師副將轄操暇教以技藝資防禦  
江甯爲省會重地襟帶長江居京口狼山上游駐防兵與學習水  
師向撥將軍標沙船二十水兵三百餘春秋操演但操期止選鎮

江千把總四員至江甯分配教習事竣仍回本任無論暫時派撥並無責成難收實效其實鎮江將弁初不能教習水師至今三百餘兵技藝未習且家在鎮江僕僕往來經理旗員素不熟識請撥隙地建營房令挈眷駐紮設水師守備一把總二專司其事歸將軍轄狼山爲長江尾閘大海門戶鎮標三營向設戰船二十二春秋出洋操練江防每月會哨近年來僅駕船數隻兵數名往來江口並不出洋至會哨更屬空文尤可異者趕縮大船原爲出洋而設近竟高擱沙灘臣飭交署總兵王廷梅整理期復舊觀再京口江甯派佐領協領二員每月巡查江南狼山鎮標右營將弁巡查海汛中左二營亦輪派游巡如此庶長江數千里聲援聯絡奏入

上嘉之先是尹繼善疏請清查江蘇積欠錢糧 命侍郎彭維新等會同辦理二月合奏言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官侵吏蝕四百七十二萬餘民欠五百三十九萬餘疏入 詔侵蝕自首者免罪尹繼善等下部議敘九月奏請改直隸徐州爲府設知府一附郭增置一縣設知縣一改直隸邳州爲屬州並所屬之睢甯宿遷二縣歸徐州府轄改分駐徐州之淮安府同知爲徐州府同知增設通判經歷各一改州同爲縣丞吏目爲典史南北岸州判爲主簿學正爲府教授訓導管縣學巡檢驛丞閘官歸縣轄又請分壽州置一縣設知縣典史各一改壽州訓導管縣學又增設定遠縣池河驛巡檢一均議行定徐州附郭縣曰銅山壽州分縣

日鳳臺十二月條奏鹽政巡緝事宜請於儀徵縣之青山頭增一營設守備把總各一兵百巡船四江都縣之馬家橋甘泉縣之邵伯鎮北壩僧道橋各設把總一兵三十揚州府搜鹽廳委佐雜一員同武弁監察新設之三江營同知改爲鹽務道准所選府佐監掣淮南之秦壩淮北之場關大伊關永豐壩烏沙河湖口及泗州天長壩俱揀員管理淮北壩所場關事歸淮揚道轄督緝事歸淮揚淮徐二道分轄部議 從之十二年正月調雲貴廣西總督先是雲南思茅土把總刁興國等滋事前督高其倬擒興國餘黨尙未解六月尹繼善奏言元江臨安賊勢猖獗臣調鶴麗鎮總兵楊國華領兵往元江與臨元鎮總兵董芳協勦賊潰匿暗縱我軍遣謀入

賊寨舉火奮勇衝入斬賊酋三從賊百餘生擒六十九十一月又  
奏言元臨之內地平定而攸樂思茅餘孽未靖臣調兵勦捕念地  
方遼闊兵到勢必奔竄酌出東西兩路東路兵分三支一由紅藤  
箐黨夏黨別出慢岔河底一由思茅糯電那列漫蚌等處至茄色  
猓所及磨胖三達一由孔明山莽通莽瓦及小猛崙等處分布堵  
勦事竣會合攸樂清理三十六寨西路兵分二支一由關鋪板角  
一帶一由白馬山圈羅一帶搜勦事竣會勦六回再分遣土練沿  
江堵禦以防奔軼令投誠賊酋刁輔國等隨軍效力今已攻破賊  
柵十五寨招降夷民八十餘寨其遁匿餘黨分路圍勦務在廓清  
臣惟攸思一帶非元臨內地可比非兵不足示威恃兵又無善後

所期恩威並濟操縱得宜庶邊圉永甯疏入 諭曰剿撫名雖二  
事恩威用豈兩端當撫者不妨明示優容當剿者亦宜顯施斬馘  
俾其知順則利而逆則害方可期近者說而遠者來今此目前攻  
心之師卽寓將來善後之舉是乃仁術非關詐謀甯止綏靖普思  
將見信孚彝緬也識之十三年三月奏貴州新闢苗疆入事一台  
拱舊營改建於歐家寨一升台拱營爲鎮移清江鎮總兵駐之置  
中左右三營設遊擊守備各三千總六把總十二降清江鎮爲協  
設副將統原設左右二營一移清江同知駐台拱增鎮遠府理苗  
通判駐清江裁天柱縣縣丞增施秉縣主簿駐台拱一歐家寨河  
可達下秉宜疏濬以通台拱糧運一台拱增兵擇各鎮協營精練

撥補一各寨荒田諭復業一清查九股苗寨界址擇舊苗目之良善者按寨大小酌定鄉約保長甲長管束稽查一古州清江界之朗洞地方分設塘汛令文武官弁巡行化諭部議從之七月奏雲南濬土黃河工竣起土黃經西隆西林土富州土田州過剝隘至百色表七百四十餘里得旨嘉獎十二月奏貴州台拱改鎮增兵請令本標右營遊擊帶兵五百駐下秉撥把總一兵八十分防施秉外委一兵二十分防新城原防施秉之黃施營兵改防黃平州改黃施營爲黃平營仍隸台拱鎮撥黃平營外委一兵三十分防巖門原防巖門之平越營兵撤回再撥鎮標守備把總各一兵二百駐防稿貢汛從之是月詔廣西省仍歸廣東總督轄十三



年閏四月奏請於安籠鎮增兵三百定廣協增百四十思南營增設遊擊一兵百五十守備改爲中軍守備歸銅仁協轄石阡營增兵百遵義黔西二協各裁都司守備左營改爲中軍都司右營改爲守備畱遵義協右營千總一兵百駐防桐梓縣原防之把總撤回又請撤黔西協原防安平汛兵另撥千總一兵百二十駐沙土調安順營分防瀾陽汛千總一兵八十移駐安平瀾陽汛改歸長寨營調安順營分防石頭寨把總一兵五十移駐平遠協之白老虎汛石頭寨撥歸化營千總一兵五十防守又安順營之犁兒哨於提標城守後營內撥兵防守均議行七月奏貴州頑苗聚眾倡亂臣檄調雲南兵四千餘並湖廣廣西兵策應嗣雲南副將紀龍

勦破清平賊穴參將哈尙德收復新舊黃平二城與紀龍合兵至重安渡江副將周儀參將崔傑都司陳思儀等收復餘慶縣獲賊酋羅萬象等廣西總兵王無黨帥兵二千五百與古州總兵韓勳搜勦八寨高州總兵譚行義帥兵四千九百協勦鎮遠一路臣又委王無黨帥廣西兵八百並前調至之湖南兵三千至鎮遠總統襄陽總兵焦林帥兵二千已起程大兵雲集分路會勦破逆巢數十斬首千餘生擒賊酋阿九清等黃平餘慶平越見俱平定鎮遠施秉偏橋都勻黎平俱無失疏入 命停派往駐常德之熱河保定浙江湖廣兵乾隆元年設貴州總督以尹繼善爲雲南總督二年閏九月奏豁雲南軍丁銀萬二千二百有奇 允之是月來京

陛見以父尹泰年老乞畱京 命爲刑部尙書兼管兵部事議  
政處行走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三年丁父憂四年正月疏言臣兄  
尹立善素不安分臣父尹泰奏請發黑龍江今五年洗心改過乞  
恩赦回令於錦州看守臣祖父墳墓 許之五月晉太子少保  
教習庶吉士七月充繙譯鄉試正考官八月充三禮綱目兩館副  
總裁五年授川陝總督時松潘鎮總兵潘紹周以郭羅克番滋事  
疏請剿之 敕與總督提督會商尹繼善檄諭番目擒獻夾孀番  
眾畏服六年奏善後四事一分設土目擇上中郭羅克副土目給  
外委土百戶委牌分管各寨再拔副土目數名協理一頒給打牲  
號片按番寨大小酌給號片出口人給一紙無者擒治一寬從前

積案番人所劫牲畜年遠根究爲難夾壩旣經痛懲均免追問一  
撤駐防兵前督查郎阿奏准每年撥兵二百駐防番地千餘里兵  
力不足控制恐日久玩生應撤回以省遣戍 諭曰所辦甚妥仍  
因時制宜爲之先是御史李愬奏參甘肅有司諱災不報 命愬  
與尹繼善會勘得實尹繼善因請將巡撫元展成等分別治罪并  
自請議處尋部議銷加一級七年丁母憂八年二月署兩江總督  
協理河務 命馳驛赴任 賜以詩曰淮沛今何似災餘不忍言  
邇來闕二黼誰與辦三殮敢靳司農帑還祈大造恩當春應舉趾  
積潦尙雨痕民瘼遐觀在心憂夢想存勉伊經畫策爲我活黎元  
五月疏言臣欽奉 恩命同任河防夙夜靡甯寢食幾廢緣以久

離江南情形各異詳勘博考體察民情咸以舊制宜循萬口如一  
凡三事一毛城鋪宜仍舊也黃河至徐州北係山嘴南偃郡城以  
千支萬派之水納之數十丈之中下流不暢則上游必壅前河臣  
斬輔於上游南岸毛城鋪立減水壩下疏引河以洩盛漲北岸自  
李道華家樓至蘇家山不設隄工聽其漫入微山湖由荆山口入  
運少殺其洶涌之勢近則因毛城鋪進水過多圈隄築壩層層阻  
閉致南岸日高黃溜側注北岸石林一帶處處受險經欽差大臣  
議於壩口水底用亂石填高臣按此處洩水之路止有倒勾三河  
其餘支港俱已淤平若再填高壩口水底是有遵照舊制之名仍  
與舊制不同有隨時啟閉之名實與緊閉無異不惟北岸無隄處

受全黃之水其勢堪虞而上游山東之滕嶧金魚等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爲可慮請仍舊制相機啟閉開通倒句河使之順直壩堰有礙宜洩者量爲撤平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北岸之險工可保沿河上下永享成平且減下之水歸入洪澤湖濁沙停淤黃澄爲清更可助清敵黃轉害爲利一天然壩宜仍舊也淮水挾七十二河之水匯入洪澤湖僅恃高堰一線孤隄爲淮陽保障夏秋黃淮交漲拍岸盈隄勢難容受前河臣靳輔建三滾水壩又設天然南北二壩酌量啟閉以洩異漲思慮至爲深遠新議以洪澤湖之水宜蓄而不宜洩欲將天然壩改建滾水石壩臣思河南疏濬賈魯河以後淮水勢大伏秋盛漲若不將天然壩放開則尾閘

不暢必病中滿且舊天然土壩相水勢大小酌量蓄洩操縱在人  
改建石壩則一定不易無可增減當蓄而不能蓄當洩而不能洩  
利未見而害隨之矣請將天然壩仍照舊制其估建滾壩及南北  
石工無庸建築不惟節省數十萬帑金且洪澤湖異漲之水有所  
宣洩高堰全隄可以保固一高郵三壩宜仍舊也高寶諸湖周圍  
數百里上受天長七十餘河及洪澤湖減下之水匯入運河其勢  
甚盛是以於高郵迤下設立南關五里車邏昭關各壩分注下歸  
海遇水漲次第開洩制最精詳新議以南關等壩開放下河必致  
難受議永閉高郵三壩另建石閘七座抽板開放臣按從前各壩  
寬一百九十餘丈今議建石閘合計八丈四尺較舊制寬狹懸殊

況高郵等壩原與天然滾壩上下相應天然等壩寬至三百餘丈  
上游來水甚多勢必仍然壅積雖與邵伯迤南疏濬入江之路亦  
是減水之意但其地距江甚遠江湖朝夕往來與水相抵洩出無  
多而迤上高郵一帶爲諸湖頂衝之區首當其險設遇水勢驟漲  
自必直趨附近就下之捷徑豈能紆迴流遠以入江但宣洩不及  
深爲可慮況高寶不能容納勢必仍掘壩以注下河洶涌驟至較  
之循序漸至者受患更猛請將高郵三壩仍照舊制所議石閘七  
座無庸增建至下游宣洩再行詳勘疏濬深通近水民田修築隄  
堰有餘之水導之入海可免瀰漫臣悉心籌酌至再至三不敢少  
存成見好爲更張不敢狃於前議草率從事總期合舊制而順水



性孚公論以治輿情得 旨應斟酌者須因時制宜九年尙書公  
訥親查閱江南營伍劾蘇松水師廢弛總督統轄全省咎實難辭  
下部議降三級准抵是年江南生蝻延及山東河南 上以江南  
有司捕治不力貽害鄰封尹繼善等徇隱不參下部議銷紀錄十  
二次十年實授兩江總督十二年三月疏言阜甯高寶等處修築  
圩岸臣相其緩急分年修治高寬丈尺俱爲酌定修治之法務於  
圩外取土挑濬成溝圩身量畱涵洞使蓄洩有資旱澇足備無力  
者量借帑項再上江鳳潁泗三屬頻遭水患見在河渠次第開濬  
而田閒水道圩塍實與水利相爲表裏亦照例陸續興修俟著有  
成效遠近推行於水利善後之圖似多裨益 諭曰此誠務本之

圖爰協實力爲之五月疏劾狼山鎮總兵黃錫申廢弛營伍 詔  
革職十三年正月  陞見將回任  賜詩曰熙績匪獨能亮工資  
羣彥詞林擅卓犖封疆推老練簡昇淮海區奏成佇底奠保障財  
賦地繭絲非所羨去歲吳淞災波臣勢方扇每念幸活民玉食不  
能贖賑濟救燃眉其何籌久宴安民首察吏瘴惡亦彰善設誠物  
乃孚遲明終必眩閏七月以徇庇南河總督周學健部議革職  
命從寬畱任九月調兩廣總督十月授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充  
國史館總裁十一月軍機處行走兼正藍旗滿洲都統  命署川  
陝總督嗣設四川總督以尹繼善爲陝甘總督時大學士傅恆經  
略金川大兵出陝西  上以尹繼善於一切安臺站馬匹事宜星

速趕辦調度得宜 詔加恩開復其從前革職畱任處分十四年  
正月 詔尹繼善與內大臣傅爾丹尙書達勒黨阿舒赫德參贊  
軍務二月晉太子太保十五年二月疏請修文武成康周公太公  
陵墓享殿下部知之十一月西藏羅卜藏扎什不靖四川總督策  
稜統兵入藏 敕尹繼善管川陝總督事十六年復調兩江總督  
十七年四月尹繼善以上江頻被水疏請濬宿州之睢河彭家溝  
泗州之謝家溝虹縣之汴河上游又修築宿州符離橋靈璧縣新  
馬橋砂疆河尾黃墮橋翟家橋 詔如所請行是月湖北羅田奸  
民馬朝柱聚眾於天堂寨圖不軌界連江南尹繼善檄壽春鎮總  
兵牧光宗統兵搜捕並親往擒獲朝柱家屬黨羽甚眾疏聞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十月 召來京十八年正月署陝甘總督二月  
以前兩江任內承審江西千總盧魯生等傳鈔偽稿一案不能究  
出實情部議革職 命從寬畱任八月又以徇縱南河劣員虧帑  
誤工議革任 命寬免仍註冊九月授江南河道總督先是哈密  
蔡伯什湖屯田萬畝於雍正十三年屯兵承種乾隆七年改回民  
承種嗣貝子玉素富以收成歉薄請罷事下尹繼善及安西提督  
王進泰議至是尹繼善奏言從前開渠引水幾費經營近日歉收  
實由回民不諳耕作所致即使水澤偶有不敷亦斷無舉萬畝屯  
田概行廢棄之理伏思開墾此田原爲接濟兵食請選安西兵丁  
子弟或招各衛戶民承種既於兵食有益且有此壯丁二百餘依

安西屯戶團練之法又可寓兵於農協同防守臣已調任南河謹就所見陳之上聽其言十九年二月疏言黃河之水挾沙而行停滯積久成灘灘之所在則水射對岸而隄工受險聖祖仁皇帝諭於曲處挑直使得暢流誠萬世治河之良法臣按銅沛邳睢宿虹河道多曲折大灘日淤日積急宜截去灘嘴開濬引河導溜歸中央借水刷沙既省兩岸隄埽費並免偏溜偏趨奔突衝激之患其土隄不甚險要者每年加高五寸險要者及時修理庶河防穩固而青黃不接亦可寓賑於工詔如議行八月署兩江總督十二月兼署江蘇巡撫二十年正月上以尋繼善前任兩江總督有沽名邀譽之習諭誠之四月奏言臣長子戶部員外郎慶雲

性情暴戾請革職發往錦州看守墳墓 詔如所請並 諭曰尹繼善自行覺察據實直陳無所徇隱著加恩令於諸子中擇可承廕者以聞尋請以第四子慶桂承廕 許之十二月奏請於江南湖南湖北三省各撥米十萬石運江蘇備來春平糶 上報可二十一年二月疏言洪澤湖有入海入江二路入海之路甚遠興鹽一帶形如釜底海灘高於內地潮大時內外相抵不能暢流入海惟入江之路宣洩盛漲最便然淺阻處多如東西灣兩壩減下之水由石羊溝入江河身僅寬三四丈又有兩岸灘嘴阻抑應開金灣六閘並金灣滾壩減下之水由芒稻閘達董家溝入江引河淺阻應疏又壁虎鳳凰二橋減下之水由廖家溝入江河口淺阻灣

曲應加寬芒稻迤上石羊溝並廖家溝董家溝歸江水道阻塞應  
濬又興鹽等邑之天妃閘青龍閘及白駒南閘爲下河眾水匯聚  
礙心閘牆之損壞者應修 允之三月奉 旨覆審浙江按察使  
富勒渾劾巡撫鄂樂舜勒派商銀案所劾實仍坐富勒渾以誣告  
加等罪 上責尹繼善所擬悖謬 詔革職畱任十月實授兩江  
總督 命紫禁城內騎馬二十二年正月解南河總督事務二月  
上南巡 賜詩曰幕府山邊開幕府風規得似茂宏無保釐務  
布兆民福清蹕甯求一己娛靜析久曾經數省建牙今復鎮全吳  
吏民相習休云易勛爾思艱莫漫圖初丁憂江蘇巡撫莊有恭奏  
捐職州同朱昉主使斃命律應絞罰贖外結 命尹繼善同新任

巡撫愛必達查審四月奏有恭罪在專擅賊非入己 詔免有恭  
死發往軍臺效力 諭曰莊有恭辦理朱晫贖罪外結一案尹繼  
善既經莊有恭告知卽應據實奏參否則正言阻止莊有恭自不  
敢視爲泛常致干重辟及奉到朕旨尹繼善亦當備述前情速爲  
辦理乃遲回觀望希圖模稜了事經朕屢行飭催並將莊有恭革  
職等問始稱原曾與聞是縱莊有恭之情罪而釀成其事始終皆  
由於尹繼善也尹繼善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任 命寬免仍註  
冊七月疏言沛縣地勢本低昭陽微山諸湖環之山東濟泗汶滕  
山水奔注匯歸來源多而去路少不能驟消臣按湖水去路自荆  
山橋外尙有湖口關與韓莊閘相近爲洩水尾閘僅丈餘不宣



波臣商之山東撫河諸臣或建滾壩或建閘座使湖水暢流入運  
又山東沂河自北而南入駱馬湖近因水大於邳州之盧口散漫  
入運與荆山橋洩下之水相阻皆爲沛縣受病之由臣飭員相度  
堵修 上以所言中形勢俾通盤勘辦十二月同侍郎夢麟等會  
奏淮揚徐海支幹各河暨高寶各河工竣下部議敘二十三年疏  
奏壽春鎮總兵納漢秦不勝任 詔獎所奏得大臣體二十五年  
上以江蘇錢穀殷繁令增設布政司分理 敕下督撫酌議尹  
繼善等奏請分江甯淮安揚州徐州通州海州爲一布政使駐江  
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爲一布政使駐蘇州安徽布政使移  
駐安慶 從之二十七年 上南巡 賜詩曰保障資三省忠勤

著 兩朝節樓無過久幕府獨稱超善得軍民服兼能上下調暇  
還工作誦吉甫可同條尋 命爲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晉文華殿  
大學士仍畱總督任三十年二月 上南巡 賜詩曰綸扉昨已  
命和羹江國仍資扈蹕行明代稱賢必王石漢家推盛則韋平封  
疆幾處皆時望旌節卅年獨老成亦識心殷依北闕待宣入閣贊  
樞衡四月時尹繼善年七十 恩賞韋平介祉扁九月 召來京  
入閣辦事兼管兵部事務充國史館總裁十月充上書房總師傅  
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二年充經筵講官三  
十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三十六年正月 上東巡 命畱京  
辦事四月卒遺疏人 諭曰大學士尹繼善學識優通老成端謹

歷封疆者三十餘載綏輯協宜泊入贊綸扉兼直禁近恪勤奉職  
倚畀方殷今春東巡啟蹕前見其精力就衰時櫻微疾因令留京  
安攝冀得速痊每於奏章郵便詢悉病勢漸增特派御醫診視諭  
其服藥調理以起沈疴並令在家靜養不必力疾趨覲回鑾後時  
遣侍衛存問知其日漸委頓廬念有加今聞溘逝深爲軫悼著加  
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帑銀五千兩辦理喪務並派皇八子  
前往奠醊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諡文端四  
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之五督臣中 詩曰八旗讀書人假借  
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問以弓馬事曰我讀書秀及至  
問文章曰我旗人胄兩歧失進退故鮮大成就自開國至今任事

奏績茂若輩一二耳其餘率貿貿繼善爲巨擘亦賴訓迪誘八年  
至總督異數誰能邁政事旣明練性情復溫厚所至皆妥帖自是  
福量轉前詩略如白唱和亦頗富獨愛馳驛喻知寓意不畱子慶  
桂見官兵部尙書慶霖見官青州副都統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文華殿大學士尹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  
加贈太保諡文端崇祀賢良次年三月公子慶玉等扶柩葬於遼  
東遵公遺命墓勿爲碑其門下士袁枚泣而言曰古勳華之盛皆  
於舉廢之訐謨中見之我 國家治隆唐虞天生文端公熙 帝  
之載垂五十年四夷九州聞公慕公萬頸胥延矣儻生平忠勳濼

然就澶於公謙德可也其何以佐 聖清之光明哉第公奏稿盡  
 焚密勿語外罔聞知而枚又生晚靡能記憶謹就受業以來隅坐  
 時齒牙所及諸軍民屬吏所祝稱者鋪揚之以聲於貞石或亦左  
 氏所謂違而道者耶諸公子曰唯唯乃撫其梗概而銘之曰公諱  
 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泰罷祭酒  
 家居 世宗為藩王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  
 子繼善舉京兆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 聖祖崩  
 世宗即皇帝位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進士引 見 世宗  
 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而召祭酒公為工部侍  
 郎尋遷東閣大學士怡親王請公為記室 上許之天寒衣羊裘

從王王憐其貧賜青狐一襲奏署戶部貴州司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肇高廉道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 覲劾王下獄公承 命往鞫得其情 世宗深嘉之未復命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仍兼河務事時雍正六年也江蘇漕政抗弊公奏衛丁州縣費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后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庫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又奏鹽院伊拉齊不法請褫職擒問 世宗悉允所請權聲接於衢七年署河道總督九年署江南總督未一年雲南元江苗反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公白晷少鬢糜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

著體紅瘢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釋褐五年卽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徹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嘗一月閒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瘁容亦無驕色猶與諸生論文課詩以故民相傳折服聞呼騶過爭欣欣然走一二里追輿望影以爲天人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 壩公不可適浙督李衛入 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小大非知河者也儻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弱難以敵黃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 世宗喜曰卿有

定見朕復何憂。御衣冠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其調雲貴入覲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夸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賑。按察使唐紱祖密奏東省亦災。粟宜留。世宗問公公奏如紱祖言。世宗曰。如卿言山東誠災。第紱祖田文鏡所薦。不宜異議。公曰。臣聞古人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若臣作田文鏡。只知感愧。不知嫌怨。時唐禍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公既到滇。知前督高其倬雖受譴而老成有識。乃虛已諮詢。高亦感公意。備告款要。遂率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分路進兵。破之。擒其魁老常小等元江平。今上登極之二年。補刑部尚書。四年。教習庶吉。五年。總督川陝。八年。江南災。調兩江。十三年。調廣東。不果。補吏部尚



書協辦大學士金川用兵乘傳與忠勇公傅恆詣軍前受降畢仍督川陝十六年調兩江十九年河決命督南河河平命視師伊犁半途追還仍督兩江二十九年上召公爲慶七十賜宴於第拜文華殿大學士仍攝總督次年還朝相天子七年薨公毅而能擾機牙四應上深知之凡糾紛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旣命公則皆棋危柁險萬口禁聲人方怯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帖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改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臨入閣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傷懷過村橋野

寺必流連小駐慰勞送者不侵官不矯俗不畜怨不通苞苴嚴束  
廉從所莅肅然將有張施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君必  
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  
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閒江蘇積欠四百  
餘萬乾隆閒盧魯生偽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引萬千而  
公部居別白除苛解燒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天子南巡黃  
文襄公盱衡厲色供張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三迎 鑾熙熙  
然民不知徭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公清談干雲而尤  
長奏對 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  
田文鏡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

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江蘇  
布政使某妄奏司胥侵歷年正供自矜嚴察公偏劾其寬縱曰某  
既知庫虧百萬而不能科別窮治何耶 上意釋命大學士劉統  
勳會同覆按事果虛俗傳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  
傾衿推轂提訓孳孳每公餘一卷一鐙如老諸生寒暑勿輟詩成  
喜人吟聽至頓挫處手爲拍張或半字未安必嚴改乃已以故清  
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上嘗下詔云本朝滿洲科目惟  
鄂爾泰尹繼善二人嗚呼榮哉故事宰相抵任在翰林衙門公入  
相時所坐處卽公先人之位公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 封一品  
夫人公側室張氏以第二女爲 皇八子妃亦 封一品夫人充

丙戌會試總裁先一年而降 旨皆異數也公本姓章佳氏先娶  
郎氏再娶鄂氏俱 封夫人子某某銘曰

一事未行懽聲雷鳴問厥所由相感以誠一令裁布趨迎滿路我  
知其故信之有素大哉夫子金粹玉溫仇怨低首羌戎扶輪五行  
中土四時中春惟其育物所以歸仁公嘗訓人人如履地不留有  
餘鮮不顛躓人亦指公公如大樹安寢其下使人可據羊腸業業  
公能游之虎目猶猶公能柔之匿瑕藏疾公亦憂之摘果未熟曰  
且畱之及其覆矣轉相咎矣公亦無言笑而受矣貴且彌恭耄乃  
益聰乾乾日稷扶我皇風大鐘勿考大廉勿表官久胡貧惟天了  
了十事要說姚崇忠愛公欲云云探懷有待元齡遺表諫征高麗

公竟生前抗顏陳詞易簣猶視殘編斷紙曰性所耽惟文與史七十七年大星歸矣如彼宣尼可止則止有子十三鄧家金紫罔不束脩敦詩說禮遼水湯湯繞公墓堂江水悠悠望公來遊二水之間知公俱到所到孰多江南有廟

右神道碑袁枚撰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南人爲相國小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隱文端調雲貴入覲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啟我而遽奏上乃以主眷際會耶孽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

爲跪請乃已。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第鞞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袷服祿飾花釵爛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踵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 聖書高呼入曰有 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人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敕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 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踈蹠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卺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烝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 封文端謝恩奏及之 上曰朕實不

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家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歎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右稗事袁枚撰

文端公歷任封疆晚歸臺閣承先啟後三代平章史冊所罕觀也  
公人覲詩云疾苦未全登奏草帝心早已切如傷直以民隱具陳實有古大臣風範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公薨時滿榻皆詩草前一月命諸公子作送春詩西席解吉庵句

云遊愛只留庭樹好餘暉空託架花鮮公動筆加圈歿後方知是

識

右隨園詩話張維屏錄





劉統勳

劉統勳山東諸城人雍正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入直南書房七年充湖北鄉試正考官九年遷右中允十年閏五月轉左八月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十一年遷侍讀十二年十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月遷左庶子十三年八月在上書房行走十月充武鄉試正考官尋遷詹事府詹事乾隆元年六月擢內閣學士八月署刑部侍郎九月充武會試副考官十月命隨大學士嵇曾筠赴浙江學習海塘工程二年三月授刑部左侍郎仍留浙江五月疏言新任督撫提鎮往往奏請隨帶人員備委用在大吏平日真知灼見自應有幹練之才足收臂指之益惟是先寄耳目

於數人卽付腹心以要缺補用不循資格輿論指爲私交更相倣效滋弊多端除河工軍前效力外請概停奏帶以杜偏袒鑽營之習若調任後本省本標實不得人而舊屬內果有出眾之員許據實保奏送部引見疏下部議如所請三年三月還京疏劾江南太倉州丁憂在籍御史毛之玉至浙拜謁總督藩司受餽遺上以之玉違例干謁交部嚴議降三級統勳據實奏聞可嘉紀錄二次五月管理武英殿事務四年六月丁母憂回籍六年六月特命補刑部侍郎九月服闋來京擢左都御史十月疏禁督撫提鎮各標中軍積弊四事一中軍例以副將參將遊擊充之承辦公務支發錢糧爲各營領袖原非爲上司服役乃督撫提鎮出署輒生

隨至躬爲料理車馬旗幟甚爲失體一中軍朝夕相見往往代籌米鹽瑣務不但體統有虧恐開鑽營之路一道府州縣等官以督撫署內之事中軍無不周知至省輒先往候而又與文員兩無統屬遂宴會往來藉端營私一督撫提鎮衙門遇歲時令節張燈結彩中軍每以兵丁子弟充優伶雜戲平時則醫卜星相碁師琴客藉其梯引應嚴禁部議從之十二月疏言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恆多臣竊聞輿論動云桐城張姚兩姓占卻半部搢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銀等十三人雖二姓本係桐城五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薦舉襲蔭議敘日增月益以至於今未

便遠議裁汰惟稍抑其升遷之路使之戒滿引嫌卽所以保全而  
造就之也請自今年內除 特旨升用外概停升轉又言尙書  
公訥親年未強仕統理吏戶兩部入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  
丑言趨承 禁近時蒙 召對濶用方隆我 皇上用人行政  
無非出於至公訥親之居心行事當亦極圖報稱但臣慮訥親一  
人之身承辦事務太多或有疏失又任事過銳恐逢迎者漸眾兩  
疏人 諭曰朕思張廷玉訥親若果聲勢赫奕擅作威福劉統勳  
必不敢如此陳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可以鉗制僚案  
可知此國家之祥瑞也朕心轉以爲喜且大臣辦公責任綦重原  
不能免人之指摘卽伊等辦事亦豈能竟無差錯間過而喜古人

所尙大臣爲眾所觀瞻見人直陳己過惟當深加警惕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有綫微芥蒂於胸臆間則非大臣之度矣大學士張廷玉親族人眾因而登仕籍者亦多此固家運使然然其親族子弟等或有矜肆之念爲上司者或有瞻顧之情則非大學士所及料也今一經查議人人皆知謹飭轉於張廷玉有益至訥親身爲尙書若於本部之事稍涉推諉不肯擔當則模稜成習公事何由辦理但所辦之事其中未協之處亦所不免況朕時加教誨戒其自滿自足年來已知恪遵朕訓矣今見此奏益當畱心自勉至於職掌太多如有可減之處候朕酌量降旨近來參劾大臣者每多過當殊不知以今日之勢論之若有擅權營私者朕必洞照

隱微斷無不能覺察而陷於不知之理彈劾大臣有關國體此等奏摺若不發出宵小無知者必且以參大臣爲倖進之階其爲害於人心風俗實非淺鮮著將二摺發出諭眾知之尋命往勘海塘十一年正月充經筵講官三月署漕運總督九月還京十二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三年三月命會同大學士高斌查辦山東賑務五月查勘河道奏濟南府屬德州哨馬營有滾水壩分消運河盛漲而壩身過高宜改令祇資減洩東昌府屬聊城縣運河東岸有減水閘引河四歷久多淤宜挑濬通暢令注入海泰安府屬東平縣之戴村壩爲汶水分入大清河關鍵其遏汶入運之石壩過高宜稍令低並將壩西歸入大清河之水道疏通沂州府沂

河兩岸之江楓口所建滾水壩二候秋汛無虞再加培以衛蘭山  
邳城一帶田廬報 聞十四年十月充國史館總裁十二月遷工  
部尙書十五年七月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 命赴廣東會鞫糧  
驛道明福違禁折收一案鞫實擬斬如律八月遷刑部尙書十六  
年充會試正考官十七年三月以查驗通倉短少米石不實 詔  
革職從寬畱任十一月軍機處行走十八年四月以審擬懦怯債  
事之把總謝又榮罪名錯謬部議革任 詔免之七月 命偕署  
尙書策楞往勘江南河工八月合疏言臣等巡歷河干通查工料  
實多虧缺不清察其積弊之由總在牽前扯後工員率取人已上  
司漫無查考以一廳論之每年冬河臣覈減錢糧並不勒追補項



即令畱為辦料之用次年覈減仍復如是惟指工段消彌了局此  
 本應本任牽前扯後之弊也其調任升任仍屬河員者所欠錢糧  
 並不實交迨至新任稟請別廳交料其收料之員輒報收料若干  
 用在某工便可完結此廳員虛報牽前扯後之弊也又廳員升任  
 他處如平越府知府施廷熾離任已久所欠覈減帑項數千尙待  
 補苴此升任官員牽前扯後之弊也至緣事離任之員河臣查明  
 欠項僅咨追而不奏參致歷年虧欠至九萬兩之多此緣事離任  
 官員牽前扯後之弊也見在查出外河同知陳克濬虧空二萬五  
 千二百餘兩海防同知王德宣虧空一萬八百餘兩本年高郵州  
 二閘因湖河異漲被衝聞未衝之前文武員弁咸謂有料尙可堵

塞而該管下河通判周冕並無物料致束手任其衝決河臣高斌  
祇以誤事掣回委員另辦請徹底清查 詔革高斌及協辦河務  
安慶巡撫張師載職畱工效力其侵帑各員革職拏問勒限一年  
完繳周冕革職鎖押二閘漫口虧空物料勒限半年完項九月疏  
言臣由桃源縣前赴徐州途中接銅沛廳李焯河營守備張賓等  
稟稱銅山縣小店汛南岸隄工危險比臣星赴小店則已衝開口  
門一百四十丈溜勢全掣奪河之勢已成 上以李焯張賓平日  
任意侵蝕貽誤隄工又見奉清查自知獲罪必重今乘水漲遂任  
其衝決不加搶護 命卽行正法統勳尋疏言張家馬路漫口大  
溜直趨東南正河業經斷流今水下注洪澤湖一出五壩一出清

口臣查清口出水東入河道清江以下河底可冀刷深隨將河口之束清二壩拆卸免阻清水出路但黃水入湖終非正道堵閉事宜亟宜籌畫口門見寬百四十餘丈工料約需三十萬兩俟豫東二省購料完備急行搶築臣訪輿論上游南岸之毛城鋪北岸之石林口皆昔年分減大溜之處若水深溜急卽於兩處略加疏導諭曰此亦無聊之極思耳黃水下注洪澤湖其流漸緩湖身必停淤日積河底豈能借以刷深治河之道究以多方設法導歸正溜爲是固不可使湖河并勢又不可急於堵閉漫口蓋當此波濤猛急苟非正溜順流卽築壩進埽亦祇虛糜工料且工料未集何能徒手以禦洪流應待水勢稍落隨方疏濬使正流仍歸故道若

於圖中硃筆畫處開濬引河則離南岸頂衝既遠去彎取直乘勢東趨較之從張家馬路河身迂曲者似爲便捷可傳諭劉統勳等悉心籌畫至所奏毛城鋪石林口二處果能分減大溜無礙正流不妨隨宜疏導十月疏言臣見駐銅山率領河員於漫口附近舊河內勘定引河二道南三百餘丈北五百餘丈計日可成蒙 御筆指畫北岸一道開濬誠屬有益候淤河稍堅陸續開工惟開放之期最爲緊要早則溜勢不順新河易淤遲則將有用之河不能及時分溜容臣屆期相度開放此處迤下百餘里爲朱家海口雍正年間曾經衝決彼時河臣齊蘇勒素稱勇幹而進埽逼緊深至五丈餘屢走屢築連年始成今裹頭之外已築隄臺又於隄臺之

外兩旁用稽中實以土名鐵心隄層層砥實逐次前進直至水深  
三四十丈漸近中泓之所下埽步步得實節節交鍵臘底可以竣  
工又言正河身內所挑南北小門河二道串成大河溜勢半回趨  
正河直達清口今大門河已放水趨東匯先挑小門河之水同歸  
正河身後雖近尾閘一段底係淤沙易致壅滯然人夫眾多不致  
阻礙不惟合龍時洩水分溜來歲桃伏秋汛可大減頂衝之勢於  
新築隄工有益報 聞十二月統勦奏張家馬路隄工於本月十  
二日合龍黃河大溜復歸故道策楞奏二閘漫口亦於是日合龍  
諭曰今年江南秋雨過多河湖異漲銅山決口奪溜南趨朕特  
遣眾臣協力堵禦而在事諸臣俱能體朕宵旰之心實心奮勉黃

流復歸故道二閘漫口適又同日告成奏績神速若有默相從此  
運道民生均資利賴朕心竇爲嘉悅劉統勳策楞舒赫德等在工  
專辦日久宣力居多著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在事員弁一併議敘  
統勳借策楞條奏稽查工料四事一各廳庫貯少者至數千多者  
至數萬舊料塵積復領新料本年未銷又領次年廳員請領款項  
不由道詳河臣約計歷年之數給發有無覈減俱不詳查致那新  
掩舊陋弊相沿請嗣後預辦上游鹽河等項銀兩由該管道員承  
領霜降後分發各廳收工備用仍報河臣委驗其在銷算以後之  
款仍令廳員照舊承領責成該管道會同河庫道查明有無舊欠  
具結轉詳方准給發統限冬底運柴到工其雜料限領銀一月到

工並照州縣倉庫例盤查一河工有歲修搶修之分而每年覈算則在霜降後埽壩工程已歷三汛廳員任意浮開無憑查驗請於秋防告竣後將該廳營所管工程分三等以逼臨大溜當衝最急者爲一等次險者爲二等又次者爲三等或拆修或鑲修或改築或加幫確估申詳該道覈轉河臣督該道沿隄躡勘限正月內興工三月內完竣該管道親往各工驗收不得轉委至伏秋大汛臨期搶護難以預定令該管道駐劄河干親估親收詳河臣親驗一切物料工程係廳員按月申報往往以少報多指無作有甚至甫請驗料卽稱某工動用甫經驗工卽報蟄陷加鑲弊端不一查廳營同駐一工最爲親切運到何項物料承修何處工程無不深

知確見請嗣後除應員照常申報外并令該營守備汛弁逐一據實摺報該管道府按所報數目比較抽驗一河員查工俱於霜降時照水大小約計准銷並不按工考驗致調任離任輾轉遷延請於銷算時經河臣覈減者勒限完交年清年款升調緣事離任必交代清楚方准新任出結徇隱題參賠補 詔如所議行先是大學士陳世倌奏黃河入海向祇六套六櫃今增至十數海口壅塞十九年正月 命統勳等往勘奏言河海交會之所河水遇潮停阻頗積淤沙而南大口門出水深通無庸疏濬至櫃套均在七曲港之上一櫃一里十櫃僅十里套則七八里或十里不等十計八十餘里不但十櫃去海口甚遠河流通塞與增櫃無涉卽十套



下河身數十里分流入海並無阻遏報聞尋命清查江南河工未結之案統勸奏言水利工程陸續題銷或丈尺數目不符或水方土方各異屢經部駁不准銷算一案不銷遂致全案稽遲而外省輾轉行查至延二十餘年之久官更吏易若再往返駁詰徒滋案牘見查出未銷銀百十三萬三千五百兩有奇請限十月內確覈題銷工部於覆到日詳覈應銷者卽准銷結案應減者卽覈減著追詔如所請行二月疏言河臣顧琮奏請於祥符盧家莊建支河壩滎澤陽武隄內加築土壩並估挑引河奉旨命河臣等詳度臣自陳畱沿隄而西查支河南由古城村北由盧家莊分流東注宜建土壩堵旁流俾由古城村前歸入正河臣復自陽武

十三堡及五堡迤南之三壩迤西之原武滎澤等處詳勘形勢其地土鬆沙厚隄內灘地易成支河兼正河漲溢卽成漫口河流自西而東均趨隄根宜幫築三壩埽工及陽鳳大隄並建攔河土壩以資防護至引河一節臣思上乏來源中經沙地難免淤墊應停估挑 從之四月晉太子太傅五月 命協辦陝甘總督事務 賜孔雀翎十一月疏言陝甘沿邊一帶至巴里坤軍營雍正七年專設塘站馳遞軍機文報乾隆元年撤兵時議裁今議明歲進兵請酌照舊例增設查陝省自神木縣至定邊營九百五十五里設正站九馬各三十腰站二十馬各十七甘省自花馬池營至嘉峪關二千二百七十里設正站七馬各二十五腰站六十二馬各十

六協站七馬各十其口外自嘉峪關至巴里坤千六百五十六里  
設站二十七馬各二十六十二月疏言西路軍營戰馬約需六萬  
匹派兵遞送廷議分設五大站臣於分站之中寓脫卸遞更之法  
第一站安馬十分每分千五百匹二三四五等站各千五百匹每  
起官兵按站換馬不必回空卽畱爲後起更換之用官兵既可按  
程長驅而各站馬行五日卽得休息三日仍另備數十匹或百匹  
以濟疲乏再各標營馬已儘數調撥備戰未便全無守禦今有見  
議設站之北口解來馬二萬三千七百餘匹及西安駐防兵并固  
原提標騎赴肅州馬八千八百餘匹擬於此內以七分畱甘三分  
還陝並阿拉善等換存馬分補缺額 詔如所議速行二十年二

月疏言巴里坤營壘久廢倉庫無存糧餉若儘數運往必修葺堆貯之所而大兵進剿又宜分兵防守事多未便請將進剿口糧應官運者自哈密馱載應裹帶者運往巴里坤散給從之六月以平定準噶爾議敘加三級七月充平定準噶爾方略副總裁尋命查巴里坤哈密駐兵事宜九月逆酋阿睦爾撒納叛擾伊犁定西將軍永常自木壘退師巴里坤統勳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諭曰劉統勳奏西路情形一摺乖謬已極伊犁平定之後阿睦爾撒納背恩叛竄阿巴噶斯哈丹不過一鄂拓克之宰桑爲所煽誘搶奪臺站伊克明安宰桑查木參等率眾來請於附近軍營居住而永常妄生疑懼退回巴里坤今噶爾藏多爾濟之子諾爾布林

沁帶兵千餘已殺退阿巴噶斯等眾則西路全勢並無變動若使  
永常仍駐木壘率來歸之眾令爲前鋒奮往直前早可通伊犁聲  
息而追尋阿睦爾撒納逃竄蹤跡西陲當早經安貼無事矣乃永  
常恒怯於前劉統勳附和於後實出情理之外軍營所恃全在領  
兵大臣今一將軍一總督無端自相恐怖眾心其何所恃耶劉統  
勳摺內所云諾爾布林沁來告之說未可深信夫諾爾布林沁爲  
守護游牧始則懇求內移繼則率眾勦賊見將阿巴噶斯之得木  
齊班雜擒送來營尙何不可信之有又云內外之界不可不分試  
思各部自歸誠以來悉已隸我版圖伊犁皆我疆界尙何內外之  
可分西路諸台吉宰桑皆知遣人來告軍營求以兵力壯其聲勢

其自效之意顯然可見而永常劉統勳乃望風疑畏甚欲全調陝西滿漢標營馬匹以向年巴里坤孤懸塞外馬駝被劫爲詞夫雍正年間準噶爾以其全力鴟張寇竊視今日之舉平定諸部歸誠者相去天壤三尺童子莫不知之劉統勳作此種種乖謬之語搖惑眾聽貽誤債事且班第等在伊犁辦理軍務大臣劉統勳並不與永常亟謀交接臺站竟請退回哈密而置班第等於不問伊身爲總督見在巴里坤一切軍營應辦事務何莫非其專責卽如軍營馬匹見俱疲乏卽云騎回之馬不無疲瘦而所有一切馬匹何以不豫飭餼養膳壯劉統勳所辦何事糜費錢糧不能適用其罪允無可追昨據治大雄奏到伊將安西官兵忽而調遣忽而停止

馬匹豈不更加疲乏永常已降旨革職拏解來京劉統勳如此乖張貽誤軍旅重務若以其漢人爲之寬恕而不治以應得之罪則是朕歧視滿漢且復何以用人何以集事耶劉統勳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劉墉亦著革職拏交刑部永常劉統勳在京諸子並拏交刑部所有本籍及任所貲財並著查出爲償補軍需馬匹之用十月 諭曰劉統勳因永常自木壘退回巴里坤輕信浮言張皇乖謬律以阻撓軍機搖惑輿情卽置之法實無可追但念劉統勳所司者糧餉馬駝其軍行進止原係將軍之事設令模稜之人緘默自全轉可不致獲罪是其言雖刺謬其心尚可原也況永常尙不識死綏之義何怪於懦弱書生劉統勳在漢大臣中平日尙奮

往任事朕於萬無可寬之中求其一綫可生子以自新之路劉統勳著從寬免其治罪發往軍營在司員內辦理軍需效力贖罪儻伊以爲士可殺而不可辱欲來京甘受典刑亦惟其所自處伊子俱著釋放劉墉著加恩令在編修上行走自效二十一年六月諭曰刑部尙書員缺著劉統勳補授劉統勳未到任之前汪由敦仍辦刑部尙書事劉統勳從前妄議棄巴里坤退守哈密正當逆賊初叛之際朕恐其搖動人心阻撓軍務且果如其言則今此之直進伊犁何其甚易若使阿睦爾撒納久保伊犁則亦不至如此窮竄也是以將伊犁職治罪然當其時劉統勳因目擊永常愾遂自木壘撤出驟聞其言未能深察是以張皇失措夫永常身爲將



軍鷹聞外之重寄尙且怯懦退回甘心僨事劉統勳本係書生未  
姻軍旅其所陳奏識見固屬冒昧舛謬尙爲乃心公事假令彼時  
藉口於職任文臣辦理軍需不預師行進止模稜觀望緘默自守  
轉可安然無事矣且如策楞玉保等皆統兵大臣於阿睦爾撒納  
窮蹙逋逃距軍營密邇乃仍徘徊不進坐致遠颺彼三人者皆滿  
洲蒙古世僕勇敢舊風未遠而皆選懦至此以劉統勳文怯漢人  
相提並論則其過爲可諒而其心轉爲可嘉矣七月奉 旨給還  
本籍家產閏九月 命勘江南銅山縣孫家集漫工十月疏言孫  
家集向無隄工以備盛漲例於秋汛後補築水衝溝渠今兩年未  
經浦築致成渠分酒 詔解總河富勒赫任以劉統勳暫署十一

月漫口合龍 上嘉其妥速下部議敘二十二年三月充會試正  
考官四月赴徐州督修近城石壩五月充經筵講官是時雲南巡  
撫郭一裕恣惠總督恆文購金製鑪以致閩省喧傳乃訐恆文抑  
勒短價各款 命統勳往會鞠得實恆文 賜自盡一裕發往軍  
營效力贖罪十一月山西布政使蔣洲侵帑勒派通省爾補冀甯  
道楊龍文逢迎不法統勳奉 旨鞠實均擬斬如律十二月晉太  
子太保二十三年正月遷吏部尙書奉 旨紫禁城內騎馬先是  
徐州黃河北岸無隄議者以爲畱洩漫水五月巡漕給事中海明  
疏請補築統勳往勘以爲可行自大孤山至蘇家山置亂石壩洩  
漲且可衛田 上嘉允之二十四年正月協辦大學士事務二月

西安將軍崧阿里疏參原任將軍都賚剋扣兵餉統勳往鞫得實擬斬如律六月山西歸化城理事同知普喜訐將軍保德同知呼世圖侵帑通同掩飾統勳奉旨與巡撫塔永甯會鞫保德呼世圖共侵帑一萬八千餘兩保德又於穆納山私伐木植受銀千五百兩上以保德身爲將軍貪黷敗檢卽行正法閏六月諭曰劉統勳等查審呼世圖侵帑掩飾一案究出普喜欺法婪贓及根敦札布悉行科斂等款贓據確鑿揆其情罪均無可追然亦不甚懸殊乃劉統勳等於呼世圖則擬以斬普喜根敦札布則擬以絞不知普喜贓至萬餘且署道員時呼世圖正其屬員而有心弊混應盤查時亦並不盤查根敦札布以軍需名色科斂入己其罪視

呼世圖有過之無不及劉統勳等徒以庫帑焚賊視爲差別不知民務爲重庫帑爲輕朕爲秋審不曾屢降諭旨乎而塔永甯欲因此以曲庇普喜劉統勳亦佯爲不知朕實不解著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另行覈擬尋均擬斬如律三十五年八月兩江總督尹繼善奏蘇州布政使蘇崇阿稟稱存公耗羨二項書吏侵蝕至七十餘萬兩 命統勳偕侍郎常均往查十月奏言臣等抵蘇州盤查藩庫並無短少蘇崇阿所奏報與存貯數目不符疑書吏作弊嚴刑追究致誣服而蘇崇阿卽指謊供爲確據駕空懸坐 詔革蘇崇阿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時江西學政謝溶生疏劾巡撫阿思哈收受屬員餽送 命統勳等卽赴江西會鞫得阿思哈因生女

收受司道金鑄綾緞及令贛南道董溶代購什物短發價值各款  
擬絞如律二十六年二月充會試正考官五月授東閣大學士兼  
管禮部事務尋兼兵部事務八月偕協辦大學士公兆惠查勘河  
南楊橋漫工合疏言臣等赴工相度先將月隄堵築候大溜斷再  
接築大隄以資鞏固仍於楊橋原淤河身內開挑引河 諭曰速  
堵決口爲要朕日夜望之統勳又言見開引河九百三十六丈引  
溜歸入正河並將正河身內濬渠疏引十一月奏報合龍 上嘉  
統勳等董率有方剋期竣事下部議敘二十七年三月 上南巡  
以高寶河湖入江之路未暢 命統勳偕兆惠往勘尋合疏言湖  
河之水以五湖爲來源江海爲去路歸江多一分之水卽下河受

一分之利自邵伯以下向設灣頭閘壁虎橋鳳凰橋西灣壩東灣壩金灣滾壩金灣六閘共七處宣洩湖水由鹽河歸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芒稻河四河分流下注金灣引流緊接六閘地居上游由董家溝下注宣洩湖河甚爲便捷惟滾壩僅寬十五丈未能暢達請將新挑引河量爲展寬使有建瓴之勢六閘鹽河向設南中北各二閘北閘爲鹽運要津應自中閘迤南改建石壩三十丈將中間存畱閘下土隄接築加長并挑引渠以順水勢旣與鹽運無礙而盛漲亦資暢達其西灣滾壩照東灣一體落低並於西灣河頭酌濬寬深諸河歸江之路益增宣洩之形益暢 諭曰所議甚合朕意應如是行四月以直隸景州被水 命查勘德州運河統

勦疏言運河自臨清以上疏洩開壩共八處而臨清迤北惟藉四女寺哨馬營兩壩宣洩必宜疏通以防盛漲漫及下游但兩壩支河俱會老黃河故道入海袤延三百餘里居民於淤灘種植河身易致淤塞請將德州州判移駐兩支河交匯之邊陵鎮專司河捕責成山東糧道董理其事在直隸者移會天津道商辦 詔如所請二十八年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 命爲上書房總師傅三十年正月兼管刑部事務二月教習庶吉士七月充國史館正總裁三十三年十月 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濬事宜十二月時統勦年七十 御書贊元介景額 賜之三十四年復勦挑運河三十五年兼管吏部事務三十六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閏

三月充四庫全書正總裁十一月卒 諭曰大學士劉統勳老成  
練達品行端方雍正年間耆舊服官五十餘年中外宣猷實爲國  
家得力大臣自簡任綸扉兼綜部務秉持公正眷畀方殷並命爲  
諸皇子總師傅久直內廷勤勞懋著雖年逾七旬精神甚爲矍鑠  
冀其可常資倚任今晨肩輿入直至東華門忽嬰痰疾比聞之卽  
遣御前大臣尚書公福隆安齋藥馳往看視已無及矣遽聞溘逝  
深爲軫悼著加恩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族卽日親臨奠醑並賞  
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其任內革職降級之案概予開復伊子  
西安按察使劉墉著諭令卽馳驛來京治喪守制應得卹典仍著  
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謚文正三十九年三月 諭曰



故大學士劉統勳其子於月內扶柩歸里著照從前史貽直之例沿途在二十里以內者文武官弁均至柩前弔奠並遣人護送俾長途穩妥進行以示優眷故臣之意四月 諭曰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俾其收藏傳付子孫守而弗失故大學士劉統勳原欲一體賞給不意其猝爾身故未及身預因念伊子劉墉尙克世其業亦著加恩賞給一部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閣臣中 詩曰從來舉大事要欲眾論定小利亦何慶小失亦何病阿逆之初叛眾志已紛競統勳督陝甘儲胥任所勝欲棄巴里坤是殆亂軍令治罪易廷桂並令隨軍進五年大功成釋罪重從政賞罰寓矜全順應自取聽十餘年黃閣兼理部務

仍遇事既神敏秉性原剛勁進者無私感退者安其命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是年 恩賜其孫鏗之爲舉人子墉見任禮部尙書

右 國史館本傳

劉文正公名統勳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 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大學士奉 命臨視決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瓊笠御大繭袍微行出公廨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稽料山積牛馬雜還繫車轅下人則或立或坐或臥復起皆戚戚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招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者四五百里二三

百里不等一車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一日口食及牛馬秣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雜曰此岸稽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餘眾無以應故也公怒甚回廨卽諭傳巡撫恭請 王命并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諭一出河隄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蒼黃縛某縣丞來踞轅外公怒甚出坐堂皇受巡撫禮謁因大聲曰口一日不塞則 聖心一日不安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甯塞口所恃者稽料今稽料山積某縣丞以勒索不遂稽畱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參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尚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卽命褫縣丞職枷示決

口甫半日南北岸稽料車無一在者又二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年睢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蒼白叟歎咤不止秀繫兩牛一車叟榮澤人距決口三百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兩牛一車馱稽料抵工所某主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稽料斤兩云止九十七斤余不敢爭也叟故談諧因指二牛曰豢養若數年日食料數升稽數束不意恒弱至此馱不及百斤也蓋河員之肆橫藐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隄使者又類皆養威重不輕出一任其慘肆荼毒及糜費國帑皆以爲固然甚或借以漁利老人年七八十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屢奉使遠出所挈祇二奴用驛馬不過

六七匹抵行館卽使二奴居後廨公處其前臥亦如之公食畢呼二奴食奴退徹者乃入不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以出入焉乾隆中葉後親信重臣出使無有逾公者然究未嘗於令甲外有所加也厥後奉使者不然空驛馬不足給之遂有役民羸民馬者矣有數州縣津貼一縣者矣有站規有門包有鈔牌過站禮州縣官惴惴惕息謹厚者費以千計稍厲威嚴及侈輿馬廚傳者以萬計以數萬計矣大率一方倉庫虧缺多由驛站驛站糜費多由重臣出使州縣官窘急無計則大吏爲調劑法以救目前於是調腹內州縣憂慮衝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倉庫無有不虧缺者矣使皆如公孳二奴用馬六七又事事不過令

甲則民生吏治困壞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 召對公屢主  
撤兵議 純皇帝領之然不遽撤也一日 純皇帝在熱河公畱  
京辦事兼在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天暑甚公適在 三天中檢  
視諸 皇子日課忽 廷寄至令公一日半馳詣熱河公至澄懷  
園索扇輿卽行馳到日已過午卽時 召對曰昨軍報至木果木  
債事溫福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公卽對曰日  
前兵可撤今則斷不可撤復問曰誰可任公又對曰臣料阿桂必  
能竣事乞專任之 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畱京事重  
汝卽日回可也蓋公晚年 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事或有  
待公而決者卽此一事可見公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

上者故綆斷卽棄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輿已詣東華門外忽悶而仆額駙福隆安以聞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蓋始終倚畀之厚朝臣無有過者竇公之蓋誠有以致之也公之前爲大學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采聽未審敢俟異日次則協辦大學士興縣文定公孫嘉淦大學士海甯文勤公陳世倌文定公每事必廷諍純皇帝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文勤公每值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純皇帝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亮吉敬繹二語純皇帝禮貌大臣及二公之忠蓋抗直均有古君臣所不能及者國家重熙累洽億萬斯年職是故耳紀

文正事因並及之文正前一事河南人皆能言後一事亮吉前在上書房行走得之餘則同里貴西兵備道趙翼以中書值軍機最久以目所親者爲亮吉言用敢錄入焉

右書事洪亮吉撰

延清彊直厲清節乾隆六年授左都御史奏言尙書公訥親一人之身兼理數處屬官旣奔走恐後同僚亦避其鋒鉞部中議覆事件或輾轉駁詰或過目不畱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殆非懷謙集益推賢讓能之道宜加訓示俾圖省改其所管事務量行酌減免曠廢之虞又言大學士張廷玉子姓宗族及姻黨占仕籍者至數十人宜量加裁抑三年內停其遷轉以保全



同治書局影印  
卷二十一  
四一  
之奉 旨下部查議並如所請

右測海集張維屏錄

公光明正直燭照先幾事之可否微發其端至一二十年後始服其精識士有賢不肖亦洞見其將來內外臣工無不仰其剛果而情意肫然不欲過爲嚴峻六旬後入夜秉燭危坐至二三更許窗外偶有聲響無不悉聞臨終之日五更起盥洗飲食如常升輿至東華門外輿微側家人呼之不應啟帷視之則已瞑矣 上親臨其喪見室無長物蕭條枯槁寒氣襲人深爲歎息 賜諡文正不待禮臣議請也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劉文正公統勳當乾隆中久居相位頗爲上所倚任公性簡傲不蹈科名積習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風嘗有世家子任楚撫者歲暮饋以千金公呼其僕入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誼通問候其名甚正然余承乏政府尙不需此汝可歸告汝主贈諸故舊之貧窶者可也有賞郎昏夜叩門公拒不見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責曰昏夜叩門賢者不爲汝有何稟告可眾前言之雖老夫過失亦可箴規也其人囁嚅而退薨時上親奠其宅門閭湫隘去輿蓋然後入上歸告近臣曰如劉統勳方不愧眞宰相汝等宜效法之

右錄宗室昭榘撰

和名ニテノキヲイフ

三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二目錄

宰輔二十二

伍彌秦

汪由敦

舒赫德

温福

楊廷璋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二十二

伍彌泰

伍彌泰蒙古正黃旗人姓伍彌其先巴賴都爾莽奈居察哈爾部  
落 太宗時來歸隸正黃旗授頭等男爵崇德六年隨征錦州陣  
亡 贈三等子生哈岱任內大臣累敘戰功晉一等子諡勤壯生  
阿南達官副都統諡恪敏生阿喇納官吐魯番副將軍 贈三等  
伯諡儋恪入祀賢良祠俱自有傳阿喇納生伍彌泰雍正二年十  
二月由廕生襲三等伯三年三月授公中佐領九年九月擢散秩

大臣乾隆四年十一月授正紅旗蒙古副都統十一年六月授鑲  
白旗蒙古副都統十五年 賜伯號曰誠毅二十年三月授涼州  
將軍仍兼散秩大臣十二月奉 旨伍彌泰著仍帶將軍職銜前  
往西藏辦事二十四年六月代回授正藍旗蒙古都統九月授江  
甯將軍二十七年四月奉 旨伍彌泰不勝將軍之任著仍在散  
秩大臣上行走七月奉 旨協辦伊犁事務十一月 諭曰阿桂  
明瑞奏哈薩克等貪得無厭仍越境游牧理應加以懲創但自明  
瑞外領隊之伊勒圖鄂津伍彌泰等俱未爲諳練軍務今授愛隆  
阿伊勒圖爲參贊大臣五岱爲領隊大臣計伊等前抵伊犁已屆  
領兵驅逐之期明瑞與愛隆阿五岱分路前往酌派伊勒圖鄂津

伍彌泰隨行學習二十八年正月奉 旨往烏魯木齊辦事八月  
奏修築精河屯堡告竣請 旨頒賜嘉名尋 賜名曰綏來堡十  
一月奏三屯種地兵丁每兵糧地二十畝見在收穫米麪十四石  
至十五石不等應否將辦理屯田官員及兵丁等加恩 諭曰著  
照所請官員等交部議敘兵丁賞一月鹽菜銀兩又奏瑪納斯精  
河橋梁見屆農隙應派兵乘時修造報聞二十九年八月 諭曰  
伍彌泰李景嵩仍留烏魯木齊同五福辦理屯田貿易事務奏事  
時伍彌泰列名在前十月 諭曰烏魯木齊遣犯甚多著伍彌泰  
加意約束若有疎懈致脫逃滋事惟伍彌泰是問三十一年九  
月代回 命署鑲黃旗蒙古都統旋兼署正白旗漢軍都統三十



五年八月授內大臣十月奉旨馳驛前往西甯辦事三十六年

九月奏洞庫爾番人行囊被郭洛克賊人搶掠除率兵追獲外尙有未獲物料續派兵奪還烏槍腰刀馬匹疏入諭曰伍彌泰此

奏甚屬糊塗洞庫爾行囊既被郭洛克賊人搶奪卽當痛加誅戮但殺賊一名搶回什物尙有未獲牛隻等物顯係隱匿未報青海

之人本怯懦無用伍彌泰前此並未查明又如此怠忽從事甚屬糊塗無用著嚴行申飭三十八年正月諭曰伍彌泰叩賀新年

摺於正月初三日始到伊等豈不知至京程途自應計算日期於正月初一日到京方是乃遲至初三日方到甚不曉事伍彌泰著

申飭十一月諭曰莽鵠賚駐藏六年有餘遣伍彌泰往換伍彌

秦駐紮西甯辦事已滿三年照例遣人更換茲乏往藏更換莽鵠  
賚之人派伊往換該處再駐三年滿六年卽行更換伍彌泰抵藏  
後凡奏事行文書銜著伍彌泰列前伍彌泰接奉此旨不必前來  
請訓四十一年七月 召還擢理藩院尙書兼議政大臣九月授  
鑲白旗漢軍都統十月授綏遠城將軍十二月調西安將軍四十  
三年大學士公阿桂等議奏伊犁將軍伊勒圖請將屯田隻身兵  
三千陸續撤回改爲眷兵一摺奉 旨著伍彌泰妥議具奏十一  
月奏請令陝甘督臣於兩省綠營內裁撥眷兵三千分三年陸續  
往伊犁駐紮四十五年九月奉 旨照料班禪額爾德尼進京  
賜紫禁城騎馬十一月回西安將軍任四十六年三月 諭曰據

勒爾謹奏蘭州撒拉爾回匪蘇四十三等搶據河州城勒爾謹因兵力尙少見在屯兵狄道州俟各路營兵調齊卽行進剿等語見已傳諭西安提督馬彪帶兵二千名迅速前往並諭西安將軍伍彌秦甯夏將軍莽鵠賚各選集兵一千名預備儻須調用卽令前往協同剿捕伍彌秦等旋奏臣等於三月二十五六等日陸續帶兵前往 諭曰據伍彌秦畢沅等奏提督馬彪已於二十五日馳驛前往並選兵一千分起迅赴河州又伍彌秦見挑西安滿兵一千預備親自帶兵接應所辦與昨降諭旨相合甚屬可嘉時大學士公阿桂尙書和珅先後奉 命督師 上以阿桂和珅未到之先西安至蘭州一樞需人調度 諭曰伍彌秦帶兵前進計此際

已抵甘省所有一切調度應辦軍需糧餉各事宜卽著伍彌泰悉心經理並著傳諭尙安就近卽速馳赴隨同伍彌泰辦事仍將如何經理之處一面迅速覆奏一面通知阿桂和坤尋偕馬彪等奏初二日抵蘭州會同勒爾謹商酌追剿事宜 諭曰前此因未見勒爾謹奏報恐有阻隔而和坤又未能刻卽到彼是以傳諭伍彌泰令其籌辦一切原因彼時無人料理起見今勒爾謹旣到蘭州而和坤亦趨程前進所有調度官兵及軍需糧餉各事宜自應仍令勒爾謹經理一俟阿桂和坤到彼卽會同商辦伍彌泰仍止專司帶兵剿賊俾事權歸一辦理方有章程又偕勒爾謹馬彪等奏官兵於四月初八日分路一由黃河南岸衝賊營一由賊之東南

山梁進見在賊不過千餘各路官兵雲集無難剋期蕩平所有派出京兵四千請停止上從之尋奏西甯文報由平番抵省城北河橋雖經賊燬渡船不至阻礙逆回據華林山緊要隘口俱派兵嚴防軍餉儘敷應用奏入諭曰本日據伍彌泰奏新疆文報各摺於見在勦賊事宜並無一語提及勒爾謹則並未出名齎奏殊不可解此時官兵已逾一萬賊匪僅止千餘何難一舉殲淨自初八日後在彼坐待何事況兵貴神速豈宜如此觀望不前竟欲待和珅到彼再行商辦乎看來伍彌泰止知帶兵前往蘭州其實毫無主見不免意存怯懦著傳旨嚴行申飭尋命阿桂兼程前進五月初二日隨阿桂在龍尾山架礮擊賊旋齊集華林山梁盡據

賊卡六月十五日阿桂督大軍直逼華林寺仍令伍彌泰駐龍尾山以壯聲勢首逆就戮逆回平先是馬彪等遣投出新教回民海潮宗往賊營曉諭被羈因降賊至是阿桂奏馬彪遣該犯前往時伍彌泰正在總辦並未據奏請議處 諭曰阿桂奏此次官兵殺死逆黨阿渾五人內查出海潮宗一犯係四月中旬伍彌泰仁和馬彪遣赴賊營曉示被畱住卽稱阿渾與首逆同坐議事伍彌泰等身任將軍提督俱有奏事之責既經遣人赴賊曉諭又復被畱未回何以並未陳奏甚屬錯謬伍彌泰仁和馬彪俱著交部議處部議革職 詔寬免四十八年五月 命補授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事務七月充上書房總誥達尋授鑲白旗蒙古都統十二月

充經筵講官四十九年正月 上巡幸江浙 命畱京辦事七月  
授東閣大學士九月 諭曰朕年來寡寐每日夙興原可於養心  
殿視事諸臣自家入朝趨直住居稍遠者其起身必當更早大學  
士嵇璜蔡新伍彌泰俱著加恩令其於日出後進朝如遇風雪互  
寒之日卽不入直亦可其三品以上七旬之臣准此以示朕優眷  
老臣之意五十年正月入千叟宴五十一年春 賜詩曰少長余  
一歲看如長我年依然可綸贊何必說車懸步履昨稱蹇精神今  
復痊願畱二三老作伴廟堂前閏七月卒 諭曰大學士伯伍彌  
泰老成端謹奉職中外敷歷多年簡任綸扉兼司旗務實心宣力  
倚毗方殷茲聞直宿禁城陡患痰疾輿回私宅卽聞溘逝殊深悼

惜著加贈太子太保派散秩大臣一員帶同侍衛十員前往奠醊仍賞給銀一千兩俾治喪事其任內降級罰俸處分均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謚文端子伍彌烏遜襲三等誠毅伯兼佐領任兵部侍郎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嘉慶元年緣事革任其世職弟景文襲三年卒仍伍彌烏遜襲

右 國史館本傳

伍彌相國泰蒙古人其父以破準夷功封誠毅伯公少膺宿衛任散秩大臣先後幾五十餘年以勤慎稱與先恭王交最篤其後任西安將軍撒拉爾回民叛時公應調往援途中遇制府勒爾錦止



兵檄文公慨然曰夫弈小技心無卓見尙不能制勝況兵家事乃指麾大將如兒戲勒公真非知兵者乃仍率兵進時蘭州被圍甚急賴公兵先至軍威乃振後以和相戚畹故引入政府阿文成公心甚輕之及判決事公素持大體事無稽遲文成歎曰真宰相才也反與之結姻焉班禪額爾德尼來朝上命公護送往返數千里公不與談不和南稱弟子惟行主賓之誼先恭王赴質莊親王約同謁班禪於清淨化城公岸然曰王素守儒道者奚必隨人蹊徑至此王退告人曰此行有愧於伍公多矣其嚴正也若此

右錄宗室昭榘撰

汪由敦

汪由敦浙江錢塘人原籍徽州雍正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六年丁父憂以纂修明史奉 旨 在館守制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年四月遷左贊善八月遷侍講十三年七月轉侍讀十月授四譯館少卿乾隆元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尋 命上書房行走擢內閣學士二年六月廷臣傳言李紱授倉場侍郎張坦麟授江蘇巡撫御史劉元燮疏請嚴禁妄傳 上命總理王大臣詢問元燮元燮稱聞由敦亦曾至坦麟家稱賀由敦因具疏辨諭曰汪由敦如果有其事雖強辯無益如實無干涉則不辨自明亦當靜聽乃朕甫交總理王大臣詢問伊何由得知劉元燮奏中

有伊名乎卽此亦足見其耳目頗多必招搖生事不安分之人也  
著革去內閣學士在侍讀學士上效力行走十二月補翰林院侍  
讀學士五年復授內閣學士六年三月充文穎館副總裁五月遷  
禮部右侍郎九月調兵部左侍郎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七  
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充經筵講官九年三月調戶部右侍郎晉  
工部尙書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二月調刑部尙書十年教  
習庶吉士十一年兼署左都御史在軍機處行走十三年因定擬  
誤繕清文一案罪名過輕部議革職得旨從寬畱任十四年二  
月金川奏凱議敘加太子少師四月充平定金川方略副總裁十  
一月協辦大學士事務十二月大學士張廷玉致仕將歸乞皇

上一言爲配享 太廟券謝 恩不親至傳 旨令廷玉明白回  
奏次日廷玉早入朝 諭曰昨朕命寫諭旨時大學士傅恆及汪  
由敦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言張廷玉蒙聖恩曲加體恤終  
始矜全若明發諭旨則張廷玉罪將無可道此已見師生捨身相  
爲之私情及觀張廷玉今日之早來則其情顯然若將二人革職  
交王大臣質訊未有不明者軍機重地顧師生而不顧公義身爲  
大臣豈應出此汪由敦著革去協辦事務畱尙書任贖罪以觀後  
效十五年三月 諭曰汪由敦革職畱任之處加恩准予開復  
上閱永定河工 命由敦同大學士傅恆總督方觀承會勘南岸  
建壩事宜合疏言臣等自北岸入工抵河南岸由下七工至上六

工沿隄審視形勢查上六工舊有草壩四應葺張仙務雙營二處舊壩分洩漲水下七工向未設壩今細閱馬家鋪及冰窖以東隄外多係灘地廣袤閒曠距村莊遠可瀦水應增建草壩二分減水勢入河身漸致淤塞其中流涸出之處見有民居請禁增造房屋得旨俞允四月同莊親王等釐定皇朝禮器圖六月永定河南岸三工衝開月隄諭赴固安會勘搶築事宜八月四川學政朱荃匿喪賄賣生員事發部議由敦曾保薦荃應革職諭曰汪由敦本應革職但念其人尙勤慎學問亦優著在兵部侍郎任內效力贖罪尋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上念由敦在內廷行走勤慎黽勉恩賞其長子承沆廕生并令分部學習十六年七

月兼管戶部侍郎事八月調戶部右侍郎十二月 命同大學士  
高斌等查勘天津一帶河工十二月合疏言永定河身北高南下  
冰窖下口應量加疏濬並酌疏王慶坨南引河分數支則蓄水之  
地益廣由南埵龍尾東入鳳河隄清水一道宜加草壩緩勢東岸  
隄工再培高免漲漫南埵中汎當下游水匯處應加倍以障河淀  
再冰窖口門內河身西折處挑濬引河敘接坍灣尤屬順捷 詔  
如所議行十七年晉工部尙書十八年以誤准開銷喜峰口修墊  
道路銀部議降三級調用得 旨從寬畱任十九年二月同蔣溥  
等修盤山新志四月加太子太傅十月兼管刑部尙書事二十年  
五月平定準噶爾議敘軍功加三級七月充平定準噶爾方略正

總裁九月調刑部尙書二十一年六月調工部尙書十一月署吏部尙書二十二年實授二十三年卒遺疏入 諭曰尙書汪由敦老成端恪敏慎安詳學問淵深文辭雅正節任部務供奉內廷夙夜在公勤勞匪懈前以偶撓寒疾當命加意調治並賜醫藥以冀速痊忽聞溘逝深爲軫悼卽日朕親臨奠醑著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並准其入城於賜第停設賞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應得卹典仍著該部查例具奏 御製詩悼之曰贊治常資理論文每契神在公誠匪懈卽世信何因言行遺編簡老成謝摺紳奠臨據一切底計日當辰尋 賜祭葬如例謚文端是年冬 上以由敦書法秀潤 命詞臣排次墨蹟摹勒上石名時晴齋法帖四

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及五詞臣由敦列刑部尙書張照之次詩  
日由敦亦工書用功過於照而實不能及則以天分料古學實勝  
之雅正弗輕掉任職本謹愿書愈夙夜效乃以師生誼獲罪所自  
召不可聽其然小懲大戒劭然亦旋重擢改過斯堪教飾終仍加  
恩善善欲長道五十二年由敦子戶部侍郎承霈敬進其父詩文  
集 上題句當序詩曰時晴書草壽茗華子舍茲呈遺藁嘉詩與  
古期歸雅正文非時調去浮誇席前我偶懷賈誼書讀爾休慙趙  
奢舊日西清劇談輩祇今誰在惹咨嗟承霈見官順天府尹

右 國史館本傳

休甯冢宰汪文端公之喪過嘉禾其故人錢陳羣致奠醑於舟次



翌日孤子承沆等踵門來乞銘因憶公自諸生與陳羣爲金石交垂五十年迄今衰病里居書問往來無間一日得兒子汝誠書具述公病狀凶問至嗚咽不能言又數日齋摺家人歸祇奉 硃批內有汪由敦汝老友也今竟物故可惜之至十五字友道始終上邀 聖主垂察亦史冊所未有也今以 賜塋卜吉於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葬於環塢之原所以誌生平者惟故人是屬何得辭按狀公諱由敦字師茗號謹堂又號松泉居士徽州休甯人九世祖諱齊壽百歲五傳至高祖考泗論太僕寺少卿曾祖咸和祖慎然考品佳三世皆以公貴累 贈如其官妣皆 贈一品太夫人公生而穎異八歲能屬文同邑查君禮南以女字焉年十九補浙

江商籍弟子員讀書錢塘僧舍靡間寒暑長白徐文定公撫浙重其  
才延致賓館以母憂歸雍正二年舉京兆是秋成進士 廷試二  
甲第一甫登史館聲名早重輦下前此以徐文定公薦充明史纂  
修官淹雅閎達史筆擅長故明史之成終始賴公云授職編修後  
館閣鉅製出公手居多由坊局轉侍讀乙卯八月 世宗憲皇帝  
升遐 皇上御極一切大典禮進御之文撰擬詳瞻能當 上意  
入直南書房補授內閣學士洊歷六卿由禮兵部侍郎擢工部尙  
書轉刑部尙書爰書填委覃恩推勘時陳羣居左職公詳慎和平  
虛己以受每集眾見以成一是云 上倚公綦重委任事繁 命在  
軍機處行走 聖駕謁 陵及 巡幸山左山右江浙盛京吉林

皆扈從每承 廟謨指示耳受心識出卽傳寫不遺一字乾隆十  
四年金川平敘軍功加三級加太子少師協辦大學士事務十八  
年晉階太子太傅準噶爾軍功加三級永定河決固安奉 命往  
勘籌議堵築有以別開新河爲言者公主仍濬舊河爲便得 旨  
允行都下錢米價昂議先支甲米加放月餉錢市價遂平人第知  
公以文章受知遇黼黻隆平不知其綜理庶務安詳周密房謀杜  
斷一身兼之至於出入勤勞謹慎備至雅量鎮物寵辱俱忘雖曾  
望吏議致左遷而匪躬蹇蹇之忱仍荷 聖主矜全 賜第內城  
禁垣騎馬廕長子承沆授主事與夫 御書筆墨白金文綺豐貂  
食品之 賜駢蕃稠疊難以悉數二十二年春晉吏部尙書扈從

南巡給假歸里旋扈 蹕還京明年正月臥病園第 特遣太  
醫診視中使存問日再至 內廷曲宴仍一體與 賜病增劇  
賜陟羅衛一襲 命御醫宿邸中動靜輒以聞二十二日知不起  
呼承沆口授遺疏大意踰時而逝無一語及家事 上親臨奠醑  
入門卽號慟降 旨加贈太子太師崇祀賢良祠 賞內帑銀二  
千兩兼 命入城 賜祭葬如制復 賜祭一壇令翰林院立傳  
諡曰文端 御製五律一章有贊治常資理論文每契神之句嗚  
呼榮矣先是公謂承沆曰適檢舊唐書得李鄴侯傳末數行言月  
蝕東壁張燕公由是以亡而已恐不免明年果卒今歲建未之月  
月蝕於奎恐有當之者吾病其不起乎是殆有先兆矣公生平美

行嘉言不可勝紀孝於親友於弟族中貧乏者量子周卹出俸

賜千金捐入家祠遂做范文正公義田遺意又建休甯會館俾族  
居有卽次之所桑梓咸感德焉顧未嘗事家人產喪還老屋數椽  
不容旋馬惟 賜書滿載而已屢事文衡得人最盛充同考官者  
三主文武鄉會試者六充殿試讀卷官者四承輯諸書各館皆爲  
總裁詩文集若干卷付梓行世書法力追晉唐大家兼工篆隸公  
既沒 上命集公書爲時晴齋法帖十卷勒石 內廷云公卒於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距生年六十有七娶查氏 誥封  
一品夫人側室邵孺人子三長承沈戶部郎中承需承霽皆太學  
生女二長適內閣中書吳恩詔次許查承裕孫一本中孫女三銘

曰

岐山白嶽秀萃靈鍾篤生偉人世德攸隆惟公應辰懿德純昇秉  
醇儒姿具公輔器公之發蹟物望所推學有根柢積厚而不鶴立  
詞林高文是式肆而益醇華也非飾我 皇文思昭回四垂芒寒  
色正公筆公詩鴻猷是潤考禮釐樂勤宣絲綸密承帷幄遇深三  
接敷歷六卿秋官久任惟允惟明粹不言勞夙夜匪懈備物酬庸  
以風有位公謙益摛公誠益輸維 國之瑞維臣之模列星歸垣  
天不憖遺寵極哀榮附身祕襚旣崇禮祀復 賁誄章佳城鬱鬱  
吉壤爲光公生日我靖其以獻公沒神存旁魄思贊老友作銘契  
闕死生如執公手我言公膺

石墓誌銘錢陳羣撰

公以恭謹上結 主知未嘗一日離左右 世宗皇帝初設軍機處以張文和專任之乾隆初文和以公長於文學特薦入以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川用兵前後所下 廷諭皆公筆也初惟大學士訥親一人承 旨既出令公在直廬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藁者一藁甫削又傳一 旨改易亦如之公頗以爲苦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遂沿爲例然秉筆之任率推公其後滿司官欲藉爲見才地文忠稍假借之令其代擬公見滿司官如此而漢文猶必已出嫌於攬

持乃亦聽司員代擬日久遂爲章京之專職矣 高宗天才敏捷日課數詩皆用丹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公及劉文正用素楮楷繕之謂之詩片繼公者則劉文正也公好弈借後進陽湖趙君翼客公所最久經進之作多令趙屬草筆削處服公精審屢被 旨嘉獎廷臣推服之公曰此門下趙某作耳其不沒人善若此 上以公老於文學尋常碑記之作每 命公屬草公令趙君草創而加潤色焉及進呈經 御筆刪改往往出意表然後知 聖學尤不可及也公子承需承霽以公薨 御賜祭葬故詣闕謝趙君言於傅文忠遂得 召見 詔各賞舉人文忠奏言承需書法似其父復 命賞主事於是在廷咸頌 聖天子垂念舊臣推恩逾格



有泣者其後裘文達錢文敏王文莊諸公歿其子皆引此例得授內閣中書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公倬直 內廷幾三十載清和恭謹上結 主知公卒後哲嗣承 濡囑趙君翼編次其集繕錄進呈 上製詩以弁其端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 舒赫德

舒赫德滿洲正白旗人祖徐元夢禮部侍郎加尙書銜謚文定有傳雍正六年舒赫德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十年遷侍讀十三年遷監察御史在軍機處司員行走乾隆元年七月四川巡撫王士俊密疏四事 上閱疏內有近日條陳惟在翻駁前案語發王大 臣等閱看舒赫德因劾士俊妄發狂論請明正其罪 詔逮問治罪詳士俊傳二年八月奏八旗生齒日繁盛京黑龍江甯古塔三省土沃可墾若將八旗閒散分居三省則京城旣多勁旅而根本重地更添丁壯請 敕三省將軍勘所屬可墾若干畝駐兵若干酌定人數按戶攤給並請照舊例設公庫各省稅務歸併旗員旗

地典於民者贖還見在公中收租地方賞無地之家以十年爲期  
次第舉行議如所請交三省將軍詳酌妥議公庫前定議酌借一  
年俸餉俟二年後酌量請旨關稅歸併旗員交戶部定議收贖  
民典旗地前奉旨俟二三年後舉行存公租地交入旗定議得

旨俞允又諭曰舒赫德條奏將各省稅務歸併旗員管理甚  
無識見彼意以爲旗人生計艱難若管理稅務則可需餘潤以資  
養贍不知國家設立關隘原以稽察姦宄利益商民並非爲收稅  
之員身家計也朕日以砥勵廉隅訓勉臣工尙恐其不能遵奉而  
可以謀利之見爲之導乎況當日旗員管理關務者亦指不勝屈  
惟視此長以爲利藪故貪黷之風侵蝕之弊不一而足因而身罹

重譴籍其家產累及子孫是今日旗員之貧乏未必不由於當日收稅之所致也豈可使之復蹈前轍且各省委辦稅務率多道府等官並無滿漢之別如滿洲有任道府廉潔自愛者何嘗不可派委而必定以爲例乎總之爲上者施逮下之仁惟有勵以忠勤示以節儉固其根本之圖爲下者皆當早作夜思宣力供職以永受國家惠養之恩方可爲之計長久蓋厚其生計之道不可不思而長貪風以爲惠下則利未見其爲利而且貽害於後日此理甚明非所以教旗員之道亦並非愛旗員之心也初雍正年間京師設官米局收買八旗兵米存貯平糶復議裁市民買米囤積弋利價日昂舒赫德奏請復設從之三年五月遷內閣侍讀學士四年七

月擢副都御史十月奏請秋審緩決五次以上者分別減等發落從之十二月遷刑部侍郎六年三月兼辦步軍統領事務十月條奏八旗三營事宜一內城九門外城五門設銅鐵礮一千九百餘請令工部兵部擇其合用者分置各城殘缺者修整八旗演礮時載往盧溝橋驗放一步軍營向無帳房披甲等巡邏修道遇嚴寒雨雪侵膚請每旗滿洲給帳房二十蒙古漢軍各十一三營盃甲旗幟年久敝壞應酌畱朋扣銀修整每營設鳥槍百帳房八十一內外營馬草料俱有定價惟三營草豆每月由五城司坊官開時價報戶部戶部始行支放兵丁先期稱貸拮据應請每馬月給銀二兩五錢戶部按月支放七年六月奏言八旗捕盜步軍校滿洲

三員蒙古漢軍各一員輪流值月不能徧及遇盜案與本旗副尉一體議處一八旗地方遼闊一人值月不能徧及雖有議處之條實無弭盜之益請分滿洲旗爲三捕盜步軍校三員分管蒙古漢軍捕盜步軍校各一員各管本旗地方以專責成均下部議行十二年五月調戶部侍郎十三年四月兼理兵部授正黃旗漢軍都統九月調鑲紅旗漢軍都統軍機處行走十月充會典館總裁授兵部尙書尋調戶部管三庫十二月赴四川軍營疏言沿途驛遞絡繹蒙 聖諭酌設筆帖式領催兼司站務而正腰各站經管知縣仍委之書役恐多遲誤請再派筆帖式領催駐站親行遞送從之時大學士傅恆經略金川軍務十四年正月 命舒赫德爲

參贊加太子太保師旋畱辦軍需奏言督撫咨商皆要務所設驛站應嚴考覈請飭各督撫將省會相接之衝驛未設專員及遠近不接向無驛站之處如何接續抽設酌限日行里數定爲章程報部存案其接連外國要隘亦酌設驛站俾軍務不致稽阻下部議行軍需奏銷蕝事 命往雲南湖廣河南查閱營伍軍裝並勘雲南金沙江運銅水道六月奉勘金沙江自新開灘上至黃沙坪銅運無阻其上游四十餘灘多險蜈蚣嶺等十五灘危險異常仍須陸運總督張允隨奏報一律開通請交部嚴議所糜帑八萬餘兩著原辦人賠補 詔免察議上游糜費銀准將下游節省銀抵補其不足者令張允隨及承辦各員分賠時古州總兵哈尙德因被

水請移建城垣 上以城未便輕遷 敕舒赫德相度議奏九月  
覆奏古州上通都勻下接黎平城西有山水三穿城達江江水倒  
漾山水爲所阻不能由涵洞宣洩屢致水患擬於城外掘溝引水  
入溶江其傍南一水去江較遠仍由水洞入城將城內行水溝掘  
寬建石閘隨時啟閉可免水患無庸移城得 旨如所議行十月  
調兵部尙書十五年六月奏言定例額兵百名內扣名糧二分充  
營中公用奈繕治軍械巡防路費多不敷該管官每借支存公銀  
給兵領餉時按名坐扣餘餉不敷養贍似應酌給公費查東南山  
多馳驟難施馬兵可稍減西北馬兵十居其八亦可酌裁籐牌兵  
全無實用請 敕督撫提鎮各就營伍情形酌議將公費名糧於



馬兵籐牌兵內舊例每百名扣出二分之一外加增數分以備公用  
廷議 允行十二月赴浙江會勘海塘十六年四月會勘永定河  
七工下口詳見方觀承傳十月會審杭州將軍覺羅額爾登焚贓  
案鞠實解宗人府治罪十七年正月偕侍郎玉保赴北路軍營防  
範準噶爾十八年七月以達瓦齊戕喇嘛達爾札自立準夷內亂  
撤防守兵 詔舒赫德回京九月 命馳往銅山辦理黃河決口  
尋疏言正河斷溜淤墊俟水落挑河引溜進埽期冬末竣工至洪  
湖漲溢工多汕刷督官兵搶護將下游之舊南關白家墩等壩王  
營減壩開放決范公隄數處以資暢洩奏入報 聞又奏言洪湖  
輒工不能經久惟石工爲有益查江南之洞庭龍潭等山場及山

東嶧縣之花山產石料並近水次易運分咨兩省採辦於明歲二月到工請 簡熟諳工程大臣帶工員來江辦理 上命侍郎嵇璜德爾敏往蒞其事十二月奏張家馬路及二閘浸口合龍大溜復歸故道得 旨下部優敘加二級時都爾伯特台吉策零烏巴什等率眾投誠準噶爾宰桑瑪木特追之闌入北路卡倫旋逸出 上命舒赫德赴鄂爾昆軍營先是有 旨令將軍大臣等於薩喇勒查拏瑚圖克等之便招諭準噶爾烏梁海十九年正月舒赫德奏報參贊達青阿誘擒瑪木特薩喇勒擒獲烏梁海得木齊扎木參瑚圖克等疏至 諭曰舒赫德等奏準噶爾達瓦齊復作台吉烏梁海不願歸順已令薩喇勒暫駐作卓克索地方宣揚兵勢

另籌辦理等語竟未喻辦理此事之旨前令將烏梁海收降招服者非因達瓦齊訥默庫濟爾噶爾彼此構釁乘亂而始辦也特因烏梁海追逐策零直入我卡倫若不懲治必致肆意妄行是以令於此時或許歸降或行驅逐一經辦定於地方長久有益原與達瓦齊之復作台吉與否全無關涉朕曾降旨軍營將軍大臣毋得偏執己見致令薩喇勒辦理周章今觀此奏豈非故掣其肘乎若爲薩喇勒馬力疲乏卽令其在駐紮處暫爲休息未始不可達瓦齊復作台吉之處何必齒及此尤朕所不解也再瑪木特已經釋放伊若感恩自必來歸如不歸誠必將此事告知伊台吉豈肯晏然卽已勢必遣使前來索取逃人策零等彼時非發兵征討更無

善策在舒赫德等以爲已將瑪木特釋放若札木參等亦照此釋放便可無事獨不思堂堂天朝有如此辦事之法乎今準夷正值力弱舒赫德乃如此畏怯若遇彼猖獗時伊等不過收入喀爾喀一籌莫展而已俟烏梁海辦竣之後瑪木特若不來歸亦必一律辦理今應如何防範瑪木特之處亦宜預爲畱心此時惟遵朕屢次所降諭旨飭諭薩喇勒悉心妥辦舒赫德儻再行從中阻撓決不寬恕其罪三月奏準噶爾烏梁海已遠徙鄂羅斯界投誠之策零等暫在推河拜達里克庫爾奇勒等處種地游牧 詔回京面領 諭旨仍赴軍營四月 諭曰舒赫德此次差往軍營辦理一切舛謬從前行文準噶爾達瓦齊一事自應奏聞請旨遵行乃一

面具奏一面卽行擅發甚屬錯誤曾將應行察議之處暫行存記  
今令舒赫德等查奏原任貝勒額林沁公格勒克巴木丕勒未至  
調遣地方一案伊等公然爲之奏請寬免此等奉調遲誤之罪軍  
務攸關豈得因其曾效微勞卽從寬宥乎況此原係伊等應行查  
參之事乃並未奏參已屬寬縱及朕諭令查奏復敢巧爲開脫并  
謬已極著交部將伊前次存記之案一併嚴察議奏部議革職得  
旨舒赫德著將從前所有加級記錄盡行銷去從寬免其革職  
七月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來歸舒赫德與定邊副將軍策棱疏  
奏將阿睦爾撒納等大台吉畱軍營候旨眷屬移住蘇尼特  
上斥其辦理舛謬諭將阿睦爾撒納等妻子撤回令會集一處

在烏里雅蘇台附近游牧居住復諭曰舒赫德自去年命往北路軍營所辦諸事動輒乖張其查拏瑪木特擅入卡倫一案有準噶爾札那噶爾布差人投書詢問舒赫德並未奏聞請旨竟擅自致書達瓦齊其舉動冒昧實出意外朕彼時降旨嚴行申飭及來京時面加訓諭伊亦自知錯謬因未行治罪嗣因策零烏巴什歸誠知準噶爾篡奪相仍人心離散實有可乘之機特命策楞爲定邊左副將軍並令舒赫德在熱河面領訓誨指授極爲詳明伊二人自到軍營畏葸猜疑豪無籌畫凡所部署事事不合機宜卽如阿睦爾撒納窮蹙來歸尙未接見卽議令將兵壯屯駐軍營同來眷屬悉移置於戈壁之南相距數千里使其父母妻子分析離居

豈在天理人情之內在阿睦爾撒納等甫經歸命焉知天朝將伊等分遣安插究屬何意斷不能不生疑畏且並不候旨竟稱一面奏聞一面辦理此何等重大事而率意妄行乃爾耶至阿睦爾撒納稱有德濟特台吉率眾一千戶亦傾心向化因爲水所阻又阿睦爾撒納胞兄及其親子爲瑪木特所拘並求給與口糧馬匹前往救應接取成袞札布薩喇勒努三俱以爲可行而策棱舒赫德悉堅執不允薩喇勒係熟悉彼處情形之人旣以爲可行伊二人必欲執拗不知其出何肺腑方今準夷迭遭內亂所屬部落叩關內附者接踵而至正可以大示懷柔永綏邊境之時策棱舒赫德身膺重寄何顛倒舛謬至於此極蓋舒赫德因朕有十月間令

伊進京之旨遂一切苟且辦理其不肯接濟阿睦爾撒納等恐致遷延不得歸家之故又自以同列大臣才具大率與彼相若而伊親信已久卽辦事不當不過申飭議處未有可代其任者國家簡用大臣寄以專閫重任而乖張僨事如此實爲深負朕恩舒赫德著革職以閒散在參贊上效力贖罪家產俱著籍沒其子舒常著革職發往黑龍江披甲在京諸子著拏交刑部以爲大員負恩者戒旋赴鄂爾昆塔木爾等處經理阿睦爾撒納等游牧二十年正月命以章京銜協理烏里雅蘇台事務二十一年給副都統銜九月巡臺站至努兒木倫沿途查拏掠馬之厄魯特護送運往軍營口糧牲隻至額爾齊斯有掠台站之烏梁海竄鄂羅斯向之



索取奏至 上嘉其辦理尙合機宜令來京補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伊子舒常並授三等侍衛二十二年二月授兵部尙書兼鑲黃旗漢軍都統赴巴里坤參贊軍務七月因奏防範沙喇斯游牧內移 上以舒赫德藉作歸計 訓飭之十二月 諭曰從前舒赫德在軍營時屢獲重譴朕皆曲爲寬宥因今春西師兩路進剿不得其人將伊喚回加恩起用凡一切機宜朕俱詳晰面諭切屬不可復行退縮令其到軍營時傳諭將軍成衮札布善爲協同辦理詎意舒赫德到軍營進兵以來所辦諸事俱不奮勉將軍成衮札布本係蒙古伊雖歷經戰陣之事然未面領訓諭則舒赫德理應盡心相助乃伊等此次所辦之事違失機宜甚多卽如伊等進兵

時既將克勒特烏魯特等游牧招服卽當將馬匹收取以益我兵力使賊無所逞其叛逆伎倆方得制御之道伊等方且諭彼避入山中以爲恐被作踐致使賊有餘力俟我兵既過卽行叛去以此一端而論卽可見其諸事全無成算及朕降旨責諭方且東遮西露往來通途以致疲馬力於無用之地此皆舒赫德並不將朕諭旨詳晰曉諭將軍成衮札布之所致也蓋兵法忌怯弱而舒赫德異懦性成兵法忌諱飾而舒赫德最工文過合計伊前後罪譴卽正以典刑亦不足蔽辜但西路進兵以來事雖未能就緒尙無挫軍威而損國體之處若卽將伊正法伊反得諉過於將軍成衮札布矣朕念成衮札布去歲擒叛賊青滾雜布之功看伊顏面貫舒

赫德以不死然其不足復用所謂下愚不移亦屢試而知之矣舒  
赫德著加恩免死革職令爲兵丁在軍營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再  
伊子舒常亦因加恩舒赫德復授爲侍衛著仍發黑龍江二十三  
年 諭給舒赫德頭等侍衛銜駐防阿克蘇十月將軍兆惠追勦  
逆回霍集占深入被圍 命定邊右副將軍富德往援授舒赫德  
參贊大臣會於巴爾楚克舒赫德以阿克蘇通葉爾羌喀什噶爾  
要隘應設卡倫令回人辦納糧米 上嘉之授副都統旋擢吏部  
侍郎遷工部尙書鑲紅旗滿洲都統 賜戴孔雀翎十二月簡阿  
克蘇銳卒并諸路兵先至者馳援兆惠軍二十四年正月與富德  
合軍至呼爾璊賊騎五千餘迎戰擊敗之轉戰五日四夜戮賊千

餘會參贊大臣公阿里袞督解馬匹亦至乘夜呼突斫陣賊大潰  
兆惠聞槍礮聲知援至夾擊逆酋布拉呢敦脅中槍昇入城遁  
喀什噶爾時參贊大臣巴祿阿桂在巴爾楚克亦悉精銳往軍營策  
應捷 聞得 旨嘉獎七月舒赫德移駐葉爾羌 命阿桂駐阿  
克蘇辦事嗣以阿桂護送屯田回人赴伊犁巡查邊徼舒赫德仍  
駐阿克蘇先後奏定回城賦稅臺站酌設伯克阿克蘇鼓鑄騰格  
以四分存公六分散給回人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烏什和闐設  
筆帖式專理回務派陝西同知通判管糧餉牧羣差務分駐侍衛  
三年更代均得 旨議行二十六年 命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  
曰屢授重寄亦屢左遷厲厥意懦策厥材賢白衣白水聞黑水信

安眾進援爵秩重晉二十七年十二月諭於戶部飯銀內每年賞銀五百兩二十八年三月充經筵講官兼署工部尙書步軍統領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 命與侍郎裘日修往訊福建提督黃什簡奏參廈門洋行陋規案因所辦未得要領奉 諭旨指示覆審督撫無收受陋規事惟屬員代購物件屬實 詔解總督楊廷璋任巡撫定長從寬畱任道府同知落職治罪有差詳見楊廷璋傳三十年正月暫兼管戶部事務充國史館副總裁三十一年二月署陝甘總督時議修西甯鞏昌所屬縣及嘉峪關外燉煌玉門巴里坤城舒赫德奏定章程四條一估計工段立標籤以便勘驗一舊坍卸料物分別應用一工員依限程功督辦總辦各員不時嚴

催一在工佐雜分段經理聽督工大員稽察分別勸懲 詔如所  
議又奏言甘肅賑務緊要部撥城工銀經過多係災區請令州縣  
就近截領給賑藩庫戶撥項給辦城工免稽遲而省運費復撥兵  
先往穆壘耕作備次年送到民戶口糧籽種之需其各省發遣新  
疆人犯奏准伊犁三人烏魯木齊一人週流派撥七月署戶部尙  
書三十二年二月充三通館副總裁十月 命偕侍郎邁拉遜往  
審湖南桃源縣生員林鳳鳴控知縣狄如煥及湖北棗陽縣監生  
張舒控知縣永和福藉差苛派二案均鞫虛抵罪如律因奏雲南  
大兵不日凱旋各站額設夫馬外應添若干請動司庫銀發給其  
各屬專雇夫馬至站差竣覈銷如有不敷按糧均派毋許私行攢

奏銀錢以息浮言而杜奸弊三十三年正月暫署步軍統領二月  
投參贊大臣 命赴滇與阿里衮鄂甯籌辦軍務進剿緬匪旋以  
密奏籌辦情形有設法招致投誠語 諭曰昨舒赫德鄂甯密陳  
籌辦情形一摺甚屬舛謬內如計算進兵馬匹一事拘泥成數每  
兵千名應給馬三千九百通計需馬十萬餘匹其說甚誕試問前  
者平定準夷回部豈此么膺可比然用馬何嘗至如許之多卽康  
熙年間征剿吳逆滇黔一帶未始不調集兵眾亦不聞辦馬竭蹶  
若此滇省籌辦糧馬原不無少有拮据朕前閱鄂甯奏摺卽已洞  
鑒所以密諭舒赫德往辦此事并屢諭該督撫從長計議乃舒赫  
德一到滇省卽張皇其詞匆忙入告有似滇省之事朕總不知藉

彼奏而朕始悉其端委者然有是理乎至摺內稱設法招致緬匪投誠所見尤屬荒唐無恥迥非情理所應有進剿緬匪一事朕初無必欲辦理之意屢降諭旨甚明因楊應琚措置乖張其勢難以中止遂令明瑞往戡其事明瑞統兵采入督率將士擊斬披靡獨以勒登額逗遛僨事屢促赴援喪心不顧以致賊匪抄出前路窺伺大營明瑞自率札拉豐阿觀音保等殿後擁護秉志堅貞預存不肯中道輕還之意是以親冒鋒鏑甯爲臨陣捐軀陸續回營弁兵所損不及十之一二凡在軍營莫不共見共聞至見在籌辦機宜原欲從長審慎並無急於爲埽穴殲渠之計第將軍參贊旣勤事效節誼難置之不問而國體所係應行應止亦當隨時制宜如



機有可乘則整兵繕邊厚集繼進無妨稍需時日使將來不必辦理朕卽明降諭旨暫行撤兵中外聞之孰不以爲光明正大若如舒赫德所奏乃漢唐宋明庸懦無能之君臣所爲我堂堂大清勢當全盛簡卒待糧殄此醜類於力有何不給而肯效掩耳盜鈴恬不爲恥耶且緬匪每以詐降爲狡獪長技楊應琚等已屢受其愚卽此次賊眾自知得罪天朝懼干申討或有遣人乞降之信尙當嚴加拒斥責令兇酋束身歸命或遣大頭目齎表輸誠庶可允其代奏朕亦屢經諭及舒赫德在京早熟聞之卽起程前朕慮其偏於將就完局曾面加訓誡伊亦自以更歷已久必不敢再致荒唐爲對何一離朕前竟爾自相刺謬至是幸而當今綱紀肅清一切

皆稟承朕旨伊等欲爲此鄙謬之舉尙不敢不先行入告朕得及時飭駁急令停止朝廷一舉一動皆臣民耳目所屬何所庸其粉飾況軍國重務豈可自欺欺人設無知之徒聞有此奏疑朕授意舒赫德所爲無論朕不肯受且朕何如主若於此等事稍有游移則前者底定西陲何以克奏膚功於二萬餘里之外哉舒赫德向在左右承朕指示調度辦事尙能妥協一行奉差輒難專任此次所奏竟爾復蹈故轍著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職並革雲騎尉世職 命給都統銜授參贊大臣赴烏什辦事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台吉策克伯多爾濟並喀鄂拓克台吉烏巴什舍楞等全部歸順 命往伊犁經理撫輯尋授伊犁將軍舒赫德遵 旨

籌辦安汛設站養贍撫綏應行入 覲之台吉大頭目驛送入京  
查明部落戶口安置伊犁其餘部眾俱量擇善地分編以居俾烏  
嚕木齊塔爾巴哈台兩處大臣就近統理事聞 上嘉之十一月  
授戶部尚書先是定議移西安滿洲兵二千駐防巴里坤居西北  
城原駐綠旗兵移東城三十七年五月舒赫德會同總督文綬奏  
言西北城低窪積水滿漢官兵商民同居城狹人眾勸於東門外  
半里許建滿城一座官署兵房四千八百間地近屯田泉甘土沃  
使兩城形勢聯絡廷議 允行九月奏言沙拉博山鉛廠以廢員  
委辦而廠中所撥遣犯恐聚積滋事請令屯田官一員總理撥屯  
兵四十供驅策遣犯百名一半開礦一半輪流種地官給牛種耕

具官員三年議敘遺犯分別減年卽准爲民 從之是月授領侍衛內大臣三十八年二月子舒甯責斃家人二命 特諭改發伊犁交舒赫德嚴行管束四月加太子太保七月晉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刑部事務充國史館四庫全書清字經館總裁正白旗滿洲都統十月 賜黑狐端罩總理吏部及戶部三庫事務仍兼刑部如初以原銜充經筵講官三十九年三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九月 命往江南籌辦黃河老壩口隄工因壽張奸民王倫假邪教糾眾據臨清舊城 命先赴山東偕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及巡撫徐績擒勦分兵三路舒赫德與拉旺多爾濟自德州進阿思哈由高唐州赴梁家淺會合巡撫徐績進直隸總督周

元理由故城進會兵至臨清賊退踞廢城土岡阿思哈徐績率兵掩擊斬戮數十人賊竄入城副都統伍什布侍衛伊琳等入城殲戮侍衛音濟圖春甯擊賊於塔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赴舊城東南隅與阿思哈徐績兵合令委署翼長保倫等進舊城搜勦薄暮列兵土城周圍巡警令侍衛納木札在北衝要堵賊去路殲賊數百生擒百餘村民俱縛賊來獻王倫自焚死有名賊目孟燦梵偉等俱檻解伏誅舒赫德疏陳善後事宜一賊平示諭良民歸里酌給口糧資送一舊城民房被燬酌給貧民修費一難民回籍寒冬難傭工覓食照被災極貧例給四月口糧一城外村莊焚掠一空本年錢糧請緩至明秋起徵漕米及民借倉穀麥本等項緩至明

秋分兩年帶徵附近州縣照此辦理一首逆及有名賊目房地入官變價入於本案動用一民間馬牛被掠請動帑買牛五百頭聽小民領用一年後將原價交官歸款十一月敘功加三級 賜御用貂皮冠黑狐褂 諭曰大學士舒赫德辦理山東逆匪王倫一案迅速剿除安輯良善經理諸務俱能竭盡心力動合機宜深可嘉尙著加恩授爲御前大臣賞戴雙眼孔雀翎其從前所得雲騎尉世職仍著賞給四十年五月敕習庶吉士四十一年二月金川平 命繪入前五十功臣圖像 御製贊曰土爾扈特安集邊城命入綸閣速定臨清金川之役未悉端委書旨承行時亦贊理三月奏山東民李承納呈控丁元明鑽通伊子舒甯奪開煤窯承納

轉託贊善王燕緒關說見將舒甯拏交刑部 諭曰舒甯先因獲罪發往伊犁交伊父舒赫德管束嗣復加恩准帶回京乃竟怙惡不悛敢與人交往圖利玷辱伊父顏面實屬敗類適王燕緒隨駕在此因命軍機大臣及侍郎和珅巡撫楊景素會同詢問舒甯與丁元明夥開煤窯竟屬實有其事舒甯係大學士之子本不應交涉外事卽或丁元明原係山主應用開採之人亦非舒甯所得干預若其理曲情虛恃有舒甯之勢爭占他人窯產則舒甯之罪更重如審訊得實其人豈可復畱今兩造具在一經研訊無難水落石出至舒赫德自請治罪之處尙可從寬舒甯之生事不法非伊意料所及且於接呈之後愧憤惶悚卽將伊子拏送刑部據實具

奏所辨尙是設舒赫德敢於容隱別經發覺則其首領亦不能保  
但不能管束伊子咎有應得著交都察院嚴加議處旋議革任  
詔免舒甯發伊犁充當苦差交舒赫德自加責處再行發往李承  
納圖占煤窯營謀架控罪亦如之七月充文淵閣領閣事四十二  
年充蒙古源流臨清紀略正總裁四月卒 諭曰舒赫德老成端  
重練達有爲朕御極之初卽膺任使宣猷中外四十餘年前此平  
定回城懋著勞績嗣於西陲撫輯歸順遠藩東省勦捕悖逆匪眾  
悉心籌畫動合機宜實爲國家得力大臣自簡任綸扉日直內廷  
兼綜部務勤勞匪懈倚畀良深茲以 聖母孝聖憲皇后山陵大  
禮扈從前來至期應恭點 神主襄事乃於十九日忽感時疾卽



派太醫院堂官診視頻加存問以冀速痊遽聞溘逝深爲震悼卽賞給陀羅經被遺額駙福隆安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俟進京仍親臨賜奠加恩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其任內革職降級之案概予開復伊子舒常已諭令馳驛來京治喪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五月 上臨奠祭 諭曰大學士舒赫德應得封典著加恩仍行給與諡文襄 賜祭葬如例子舒常見官左都御史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 孝聖憲皇后崩四月 純皇帝奉 梓宮安葬 泰東陵大學士舒公扈 蹕行十九日抵良格莊遘疾 命御醫診治越二日薨 上震悼諭稱公老成端重練達有爲宣

力中外四十餘年實爲 國家得力大臣 命賞陀羅經被遺額  
駙公福隆安帶領侍衛十人往奠爵 特贈太保 賜祀賢良祠  
車駕還京復 親臨奠醊 御製詩輓之尋 賜祭葬 予諡  
文襄時長子舒常以參贊大臣征金川事戡畱鎮西蜀及是 命  
馳驛回京治喪哀榮之備朝列所希有也公諱舒赫德字伯容別  
字明亭姓舒穆魯氏滿洲正白旗人祖諱徐元夢卽文定公也父  
諱席格由副榜官員外郎公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入直南書房  
隨閣臣預機務遷內閣侍讀晉御史乾隆二年擢侍讀學士明年  
由副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協辦步軍統領四年 上以盛京爲國  
家根本地游民聚處日繁非便 命公偕將軍暨五部侍郎議奏

請禁海口毋許山東游民私渡先來者編戶籍歸有司約束向例  
民人墾荒十年升科而旗人限以三年輕重失序請更其例 從  
之十三年遷都統兼署兵部侍郎 命爲軍機大臣擢兵部尙書  
調戶部管三庫事務 命同大學士經略傅公征金川參贊軍務  
明年春金川納款加太子太保 御書均式宣猷四字賜之 命  
由川入滇勘視金沙江形勢籌銅運又 命歸途校閱湖南北營  
伍又明年 命視浙江海塘工程十六年從 幸江浙十七年河  
決馬路口 上命公同劉公統勳策校公往治之堵決口卹災黎  
月餘工竟 上嘉之先是準噶爾有綽羅斯部爾伯特和碩特土  
爾扈特名曰四衛拉特其輝特部附於都爾伯特厥後土爾扈特

竄入鄂羅斯乃以輝特補之傳至噶爾丹跳踉犯塞 聖祖三臨朔漠平定之噶爾丹策零當雍正中遣使經界其地始奉約束及喇嘛達爾札戕其酋自立所屬散亂而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爲達瓦齊畫計假哈薩克兵襲喇嘛達爾札殺之達瓦齊自立爲汗阿睦爾撒納遂率所屬及都爾伯特台吉策零斂關求內附且額借兵以定準噶爾地 上先命公廉之得其狀而返至是 命公馳往經理公以阿睦爾撒納新附難信請弗與兵而移其妻子就食歸化城 上以請兵不與是疑其貳也移妻子是以爲質也軍營兵力未齊兩部降眾不下數萬疑有變事將不可問所辦非是落公職以閒散在參贊上行走十七年哈達哈帥師進發公奉

命雷烏里雅蘇臺偕侍郎兆惠公籌備糧餉駝馬事宜是歲伊犁平分準噶爾地令四衛拉特各自爲汗駐將軍於伊犁統兵鎮撫之而召各汗入京師赴宴阿睦爾撒納旣不得爲總汗且以將入京疑懼因煽其眾中道叛走時其妻子尙在烏里雅蘇臺公聞信偕兆公馳往收送京師二十一年廓爾喀台吉青衮雜卜叛臺站中梗會有察哈爾兵數百方以送羊至公雷之分布各站軍報乃通又以所獲馬數百羊萬餘冒險阻運赴軍前比至額爾齊斯河哈公兵已絕糧四日矣未幾 詔公入覲授都統任參贊大臣明年春同將軍成衮札布等進兵回部適所收之準噶爾夷人沙拉斯等叛副都統鄂實陣亡公坐是復削籍以兵丁效力贖罪尋與

兆公取阿克蘇下烏什得 旨命公駐阿克蘇經理回人屯種而  
兆公等以是冬進取葉爾羌賊度官軍深入無繼悉眾困我師阿  
克蘇烏什均一日數驚回人玉素富者自其祖時內附封公爵久  
居哈密者也時隨征在阿克蘇公廉其可信屬以安輯烏什回人  
而自駐阿克蘇鎮之眾心大定會 上先遣滿洲蒙古兵四千爲  
協防伊犁之用公檄令速赴阿克蘇十一月兵至者二千有奇公  
率以先道險遠馬斃往往步行三十三年正月將抵葉爾羌回酋  
大小和卓木逆戰公督兵奮擊凡八晝夜賊敗遁乃與兆公軍合  
事 聞授副都統尋授吏部侍郎晉工部尙書及都統明年 部  
平于雲騎尉世職繪像紫光閣 上親製贊又明年 命公駐回

城定設官授祿賦稅土田之制二十六年還朝調刑部尙書兼都  
統如故並管三庫事二十七年 上南巡命畱京總理事務後以  
爲常尋充經筵講官兼管工部尙書加太子太保管戶部事二十  
八年 命偕裘公曰修赴閩察訊海關陋規還署步軍統領充國  
史總裁三十一年春暫署陝甘總督還朝兼署戶部尙書三十三  
年緬甸不靖 命以參贊大臣往雲南坐陳奏錯謬奪職以副都  
統銜赴烏什總理回疆事務三十六年夏土爾扈特來歸初土爾  
扈特汗阿玉奇投入鄂羅斯居額濟勒河及阿玉奇曾孫渥巴錫  
以鄂羅斯蔑佛教又苦征調遂挈所部以來眾十餘萬羣言洶洶  
謂有詭計 上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 命公往相

度公力白其無他 上嘉之額濟勒距伊犁萬有餘里渥巴錫行  
入閱月始抵伊犁界飢疲疾疫道殣相望公隨宜措置全活者眾  
先令渥巴錫及其台吉入 覲而分居部落於齊爾吉爾哈朗諸  
地又請借給駝馬牛羊數萬俾其宇息又撥地給籽種命屯兵教  
之耕植於是土爾扈特部咸安其生自以爲歸 天朝晚也已而  
鄂羅斯邊吏使使問故公面折之其人悚息去 詔授公伊犁將  
軍尋授戶部尙書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兼  
刑部尙書國史四庫等館總裁官又總理吏部兼管戶部三庫仍  
充經筵講官掌翰林院事兼日講起居注官會山東壽張賊王倫  
以邪教倡亂 詔公出視師至則破臨清盡殲逆黨倫自燔死凡



六日賊平降 旨褒敘授 御前大臣四十一年定西將軍阿桂  
公平金川 上以公運籌帷幄有功依平定準噶爾回部故事圖  
前後功臣各五十人公列第四公子舒常第十論者謂自古雲臺  
凌煙未有一人再圖像者至父子並列尤曠古所無當是時 天  
子稽古右文徵天下祕書條爲四庫藏弄文淵閣 命公領閣事  
世以是益榮之公夙夜在公不事家人產宅心誠莅事敏盤根錯  
節世人望而氣沮公獨紆回籌畫宏濟艱難而在準回二部夙厥  
功尤偉其領閣部也甄綜庶政必躬必親使百執事震動恪恭不  
稍卽叢脞生平孝友敦篤美行不勝書書其關於軍國之大者薨  
年六十有八舒常後官至尙書

右事略李元度撰

余舅氏舒文襄公少任御史時極言天下利弊當時號爲鐵漢後內任金吾外掌軍旅皆以剛正見稱故劉文正公力挽爲相及居首揆鋒芒日斂殊蹈模稜之習王倫之役復逞軍威多殺無辜然川楚之役初有欲招撫者以致賊人蔓延日熾反不如公除莠務盡之善蓋公之智慮深遠亦未可厚非也

右錄宗室昭棟撰

王倫者白蓮教遺孽也 國初有單縣人劉佐臣擗立五葷道修元教妄造五女傳道逆書分八卦收徒黨乾隆三十七年河南臨潁縣捕獲妖賊王忠訊供教主劉省過卽佐臣曾孫而忠卽八卦

黨之震卦省過忠並伏法蓋其來已久黨與甚眾又跡甚詭祕有司或未能遽察覺其不至煽亂者賴國家法度嚴明篝火狐鳴之技有所畏而不敢逞也不二年乃有壽張人王倫之變倫居陽穀縣党家店凶狡無賴以拳棒教授兗東諸邑陰用白蓮教誘人鍊氣云鍊氣可飢半月不死其法以十日不食爲小功八十一日不食爲大功倫每出輒弟子數十人從鍊氣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所過勢張甚求無不應因妄尊大有不軌志用堂邑竊賊王經隆奸僧梵偉爲謀主詭言無生神母云今歲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數隨我道可免遠近頗信之而梵偉復託妖夢爲幻惑倫與其黨約以十月間數處起事會壽張知縣沈齊義聞倫逆謀練民壯

欲捕之或泄其事倫遂於八月二十八夜率黨入城執齊義齊義罵賊死而經隆受倫劄亦以是日聚四百餘人焚張四孤莊往迎倫越四日破陽穀遂陷堂邑殺署縣陳枚所至迫脅民婦從行眾數千人賊魁紅帔首次以青若藍白行曰集集戰曰煞煞夜以所掠牛車爲屯衛而已居中晨則置老婦車上衣黃衣手作法以繩妓爲前鋒妄稱神女下降助陣槍礮不得近人各念咒如云真空家鄉儒門弟子千手攥萬手遮青龍白虎來護咱你看是隔的近我看比千里還遠辭甚鄙俚而我朝承平久綠營兵皆不習戰見賊如此狀先恇怯手振槍不得施放放又遠不中賊掩至馬步齊發喊走曰是果有神術難與敵賊以是益無忌方倫之進屯柳

林杏園也倫自稱真紫微星僞置元帥先行國公等官掠少婦爲妻鼓樂稱賀意陽陽自得甚遂亂運河犯臨清燒城門殺百姓無數城中守甚嚴賊起樓梯攻之數不利始退據舊城架橋欲渡衛水而賊黨李萃褚文等別引眾趨德州恩縣其游騎且入直隸界山東巡撫徐績身督戰遇賊幾陷統兵官救之而免乃與河督姚立德布政使國泰連疏京兵剿捕 上遣大學士舒赫德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統健銳火器二營兵東討更 命直督周元禮布政使楊景素會河南各鎮四面堵截防賊橫竄倫死黨不過百十人餘附從悉烏合及不得已而從者猝遇勁旅皆糜碎火器一發血肉雨飛所作法與咒並不驗浮橋旣焚賊竄入舊

城倫自燒死生獲梵偉王經隆孟榮等一千七百人磔死京師其  
爲大兵斬馘及礮傷斃者無算焉歷觀前史用妖妄煽惑成寇患  
者不一而足然如黃巾張角等幾亡漢而明蒲臺妖婦之亂亦經  
數歲始平未有寇起旬日破三縣勢甚猖獗而大兵一出曾不兩  
月立即掃滅如是之速者非特京旅之雄良由 天子命將得人  
而當事者仰承 廟算不敢不盡其力也而如倫者生昇平休養  
之世甘爲叛亂不軌之民殺身亡家流毒遠近所謂無生神母傳  
授之術安在耶豈果應四十五日劫運耶噫亦愚之甚矣

右紀事戚學標撰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溫福

溫福費莫氏滿洲鑲紅旗人繙譯舉人雍正六年補兵部筆帖式九年派往北路軍營辦事十二月撤兵回京乾隆五年遷兵部主事八年遷員外郎在軍機處行走十年遷吏部郎中十一年六月調戶部銀庫郎中十二月擢湖南布政使十四年調貴州布政使十九年辦理平遠州民陳新序闖堂案草率完結奉旨革職自備資斧於烏里雅蘇臺辦理糧餉效力贖罪二十三年三月命署內閣侍讀學士赴定邊將軍營辦事四月實授時將軍兆惠統兵至庫隴葵山有宰桑恩克圖等率二百餘戶據山險我兵乘霧夜擊之溫福同副將高天喜攜大礮登山奮擊賊俱斃十月隨大



兵勦賊葉爾羌二十四年奉 諭據將軍兆惠等奏稱侍讀學士  
溫福打仗手受槍傷顴骨受鳥槍擦傷且於諸處奮勉效力溫福  
著加恩補授內閣學士是年回部平奉 旨議敘軍功加六級二  
十五年回京授鑲紅旗漢軍副都統二十六年授倉場侍郎二十  
七年 特賞給世襲雲騎尉三十四年授福建巡撫三十五年五  
月授吏部侍郎在軍機處行走七月授理藩院尚書尋署工部尚  
書八月兼正黃旗蒙古都統三十六年八月奉 旨授副將軍統  
兵勦金川時大兵分三路進溫福率兵二千餘由瓦寺之巴朗拉  
提督董天弼由甲金達援達木巴宗總督阿爾泰由約咱攻僧格  
桑十一月奏言阿爾泰董天弼於六月間一聞金川據革布什咱

小金川圍鄂克什之信卽分西南兩路夾擊尙非失計而董天弼忽改由木坪是以明正侵地雖經克復而賊酋得悉眾固守約咱以拒我兵且西路兵經董天弼帶往木坪之外見在福昌處只畱千餘分守各隘餘兵無幾以致不能進攻臣思此事辦理之始所以兼從南路進者原因金川據革布什咱是以就已到官兵於此進剿然道遠本非正路當以西路爲正兵且此路原係從前剿金川之地其小金川巢穴卽各營駐兵之所今南路自章谷進攻而西路自北直進取其中堅前後夾攻使賊腹背受敵不難殄滅以臣愚見南路見集兵八九千名已不爲少木坪一路雖再添兵亦屬無益查西路由汶川出口除山神溝巴朗拉之外自必尙有可

進之路奮力夾攻似可得力奏入 諭獎所見已得要領竝候捷

音尋 諭軍機大臣曰辦理小金川一事溫福以西路與賊巢最

近欲於西路進攻自爲扼要之見但形勢亦不可不爲審度賊匪

所以拒守巴朗拉者原因攻圍鄂克什遂於要隘設築碉卡扼我

援兵賊既倚爲負隅之勢卽幸藉大礮力攻破一碉賊卽乘其殘

喘復築勢豈能層層攻擊若於用礮之外令士卒輕冒矢石儻稍

有挫損更不成事體此時南路既有重兵西路復添兵力僧格桑

自必守西路不暇他計朕意總以爲攻取要策必當避其碉卡越

道而進使賊人失其憑恃官兵得以乘間擣虛方爲制勝之道著

溫福悉心籌辦是戶授武英殿大學士復 諭曰溫福見已馳至

巴朗拉扼其要害但其地山嶺險峻並與賊巢相近礪卡又多該處所有川兵不及二千且漢兵士練遇事俱不足仗萬一稍有退阻僅存溫福所帶之滿兵二百名其勢未免單弱溫福前奏至彼察看事機如刻難少待卽就見有之兵奮力前進但亦不可不詳審形勢明於彼此進退之機方可進攻若銳意深入兵力不充賊人旣無所畏懼且恐約咱甲金達兩路同時會剿更不足以壯聲援溫福務當善體朕心加意慎重董天弼兩路惟恐其懈於急攻溫福一路則惟恐銳於輕進塵念相同而於溫福尤甚十二月奏攻巴朗拉賊抗拒情形得旨溫福等帶領官兵攻打巴朗拉礪卡殺賊頗多殊屬實心任事惜其時兵數無多而綠營士卒又皆

懦怯不克成功溫福何罪之有仍著交部議敘又偕參贊伍岱等  
攻巴朗拉三晝夜殲賊數百生擒十二破大碉六小碉二得旨  
溫福等以滿洲官兵在前綠營官兵在後晝夜攻打甚屬奮勉實  
堪嘉予以此聲勢賊人自必膽落不日即可集勦溫福著賞給小  
荷包二對三十七年正月取達木巴宗撥兵分據南北山最高處  
所得石碉悉焚之復分兵由別斯滿瑪爾瓦爾濟兩路夾擊大軍  
由中路進攻至斯底葉安賊寨獲碉卡百餘殲賊二三百上嘉  
之三月奏攻克資哩賊寨阿克木雅六月奏克東瑪賊寨七月奏  
攻得固卜濟山梁碉卡十月奏攻得路頂宗及喀木色爾大小卡  
寨五十餘碉房三百餘十一月奏據博爾根山梁並攻得瑪覺烏

寨落 上以簇拉角克那拉覺等處賊碉林立與我兵後路相通者甚多溫福等宜善爲防範又奏攻得達克蘇山寨碉卡並附近明郭宗一帶山梁山溝及沿路碉卡移駐大營偵道以圖直攻美諾十二月奏攻得公雅山皆有 旨議敘是月授定邊將軍旋奏攻得明郭宗 諭曰溫福督兵進剿攻克賊巢緊要門戶從此直搗美諾自可迅奏膚功溫福著交部議敘又以由帛噶爾角克攻得布朗郭宗復進克底木達擒僧格桑之父澤旺解京得 旨交部從優議敘三十七年二月劾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偏徇參贊伍岱等款 詔革伍岱職遣戍伊犁色布騰巴勒珠爾坐削爵三十八年二月奏攻得功噶爾拉等處三月奏攻得昔嶺碉卡嗣因

冰雪深厚屢攻未能前進移營木果木分兵守隘口賊占大營後路劫礮局六月溫福率眾禦之中槍陣亡先是溫福奏參侍衛烏什哈達等私離汛地上慮其輕躁僨事諭曰伊等不遵將軍號令固不得謂之無罪但溫福卽劾烏什哈達亦覺過當烏什哈達理應看守所占之地遣兵寄信溫福不應將信帶回此其罪也但烏什哈達亦曾攻碉奪卡今棄山岡而能復行占據亦可以抵罪溫福平時口吃在朕前奏事尚不達其意性又頗露急躁官兵不知其如此必謂將軍性躁兵眾難堪又因不能卽克地方心中煩躁不論地險雪深一味催迫官兵如此辦理恐失軍心不可不戒也至是果失事奉旨溫福倉猝遇變臨陣捐軀著賞一等伯

爵世襲罔替入祀昭忠祠並賞銀二千兩治喪其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伊子永保著卽承襲伯爵七月復諭曰前聞溫福在木果木軍營遇變捐軀賞給一等伯爵嗣據劉秉恬奏初九日未時忽有客民二三千並匠役人等奔赴登春詢稱木果木礮局已被賊人搶劫大營四門關閉客民無所依倚因各散回初十日賊番悉眾擁至斷絕大營四門水道綠營兵潰散遂至失事等語是溫福軍營民散在前兵潰在後實係溫福不能先事豫防所致營中礮火係三軍之命若聞賊繞布朗郭宗之信早派精兵嚴守後路防護礮局何至爲賊搶劫而客民匠役數千亦當收之營內爲彼護持卽備人數以壯軍威亦無不可斷無堅閉營門聽其



散去之理既示賊番以弱且至搖惑軍心則溫福之倉皇失算其死皆由自取今復據海蘭察富勒渾等查奏溫福軍營陣亡文武大小各員多至數十而將弁兵丁之未出者三千餘人此皆溫福乖方失事以致折將損兵使其身尚在卽當立正典刑以申軍紀豈可復膺五等之封所有賞給伯爵著銷去但念其究係陣亡仍著交部照例議卹其應得何世職卽令伊子永保承襲旋部議給騎都尉兼一雲騎尉與原有之雲騎尉應歸併爲三等輕車都尉四十一年三月撤銷子勒保歷官至大學士以功封威勤伯永保官至兩廣總督

右 國史館本傳

初乾隆十四年受大金川之降也 朝廷不欲黷武而賊恃其未  
大創也不數年莎羅奔兒子郎卡主土司事漸桀驁二十三年逐  
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於吉地總督開泰檄諭而郎卡侵鄰境不  
已三十一年 詔總督阿爾泰檄九土司環攻之而阿爾泰姑息  
但諭返諸土司侵地卽以安撫司印給郎卡且許其與綽斯甲結  
姻而以女妻澤旺之子僧格桑阿爾泰不知離其黨與反聽釋仇  
結約由是兩金川狼狽爲奸諸小土司皆不敢抗時澤旺老病不  
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諾木與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  
六年索諾木誘殺革布什札土官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  
土司我兵往護鄂克什僧格桑遂與官兵戰事 聞 上以前此

出師本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又按兵打箭鑪半載不進罷其職既而賜死 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以尙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溫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鑪出南路時僧格桑割地求援於索諾木索諾木潛遣兵助逆 上命官兵先勦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復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溫福克資里及阿喀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將兵三千裹五日糧入墨壘溝賊截其後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夾攻致全軍陷沒泗水歸者僅二百餘桂林匿不以聞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爲參贊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省濟運奪險隨逐直搗賊巢十二月軍抵

美諾僧格桑已送其妻妾於大金川而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  
澤旺閉寨門不納遂由美臥溝竄入大金川我軍至底木達俘澤  
旺而檄索諾木縛獻僧格桑不應 上以賊酋同惡相濟宜一舉  
並滅乃 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溫福阿桂  
奏言前此張廣泗等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實祇有六路  
總以前抵勒烏圍噶爾厓爲主一爲喀爾薩正路由小金川美諾  
至噶爾厓約五程爲傳恆進兵之路一爲丹壩由維州橋經番地  
抵勒烏圍約二十餘程中有穆津岡天險爲岳鍾琪進兵之路前  
後三載未踰寸步一爲僧格桑由美諾抵噶爾厓六七程卽總兵  
馬良柱之路一爲革布什一爲馬爾邦皆距噶爾厓五六程險狹

難行一爲綽斯甲之官寨至勒烏圍三程至噶爾厓亦三程均隔大河礪寨林立難攻此六路外又有俄坡一路從綽斯甲官寨至勒烏圍僅二程山路較平今旣得美諾卽當由喀爾薩正路進兵其俄坡一路旣有綽斯甲土司願出兵復其侵地可爲犄角其餘各路分兵牽制使不能兼顧於是溫福由功噶入阿桂由當噶入豐伸額由綽斯甲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守小金川之地溫福剛愎不廣咨方略惟襲訥親張廣泗以礪卡逼礪卡之故事修築千計所將兵二萬餘大半散於各卡每逾數日當奏事卽派兵撲礪不計地勢之難易得不償失士心解體參贊伍岱及色

布騰巴勒珠爾先後密奏 上尙未之信而木果木之難作初索  
諾木之出猶格桑也祇欲圖併小金川地故挾以號召六月陰使  
小金川頭目等由美諾溝出煽故降番使復叛諸降番見大軍久  
頓不進遂起應之先攻陷提督董天弼之營次劫糧臺卽潛兵  
襲木果木溫福尙不嚴備山後要隘賊突薄大營先奪礮局斷汲  
道時大營兵尙萬餘會運糧夫役數千爭避入大營溫福堅壘閉  
不納壽而潰聲如城隍於是軍心益震賊四面蹂入溫福中槍死  
各卡兵望風潰散海蘭察聞警赴援殿眾由閒道退出收集潰卒  
尙萬有數千其戰沒者三千餘小金川地復陷於賊阿桂聞變知  
必有降番內應先擊殺近寨諸番並盡收皮船以斷隔河之賊故

一軍屹然不動乃整隊出屯翁古爾壘

右記魏源撰

楊廷璋

楊廷璋漢軍鑲黃旗人世襲佐領雍正七年由筆帖式授工部主事遷員外郎中十一年遷廣西桂林府知府乾隆二年遷左江道十五年擢按察使二十年遷湖南布政使二十一年擢浙江巡撫二十二年上南巡賜以詩曰監司經久任自是悉民情要以能倡率甯惟貴潔清艱難九年蓄生聚五方盈飢溺吾心切勤哉撫恤誠諭曰西湖之水海甯一帶田畝藉以灌溉今聞沿湖多有占墾將來湖身日漸壅塞海邑田畝有涸竭之虞於水利民生均有未便除已經開墾成熟者免其清出外嗣後不許再行侵占廷璋尋奏此項田地多礙水道若仍准畱恐日漸淤塞請概令開



挖歸湖照蘇隄式沿岸栽柳以防侵占根株盤結亦可固隄 上  
嘉之二十三年三月奏請仁和錢塘蕭山三縣江塘照海塘例以  
土十丈爲准按段編號立石仁錢二縣江塘除民房隄岸外餘二  
十餘里照海塘例每二里設堡夫一建堡分防 從之九月 諭  
曰戶部據楊廷璋咨梁詩正見在丁憂應否仍在家食俸因爲具  
奏請旨甚屬非體見任官員遇有事故尙卽停俸在家食俸者自  
不待言此非爲節省乃教孝之大經也國家優眷臣工特昭異數  
梁詩正曾以尙書協辦大學士豈每歲必需較此俸入者料梁詩  
正身爲大臣其見處苦塊中必不至鄙陋見小若此楊廷璋或據  
地方官之請輒爲咨部則不惟不知大臣養廉之義且獨不爲梁

詩正稍畱地步耶楊廷璋不免有心徇情著交部察議尋議降三級畱任二十四年三月奏言台州府屬太平縣黃巖場沿海未墾沙塗徹底清查於適中地立界迤南者歸竈迤北者歸民築塘試種戶以百畝爲率分限起科可得腴產十萬畝得旨嘉獎四月授閩浙總督九月奏請酌改要地塘汛及巡哨章程一福州府屬南湖北二十里螺洲大頭崎等處濱臨建江向設中房汛外委一兵二十四今南洲已設專汛請將中房汛畱兵五名巡防所裁弁兵於螺洲大頭崎各設塘汛一分駐羅星塔東西港口東岸專設塘房將洋峙塘同石龍臺兵八名分駐烏龍江對岸有後邊塘改遷於峙口山與烏龍江汛對設一烏龍江大頭崎流尾新岐四汛

江面遼闊巡船窄小請將南臺水師營大船四崇新汛大船一改  
駐適中之江邊塘令烏龍江把總一崇新汛外委一麴嶺千總一  
山水寨把總一峭門汛外委一撥兵駕船巡緝又麴嶺塘小槳船  
五酌裁四閩清口塘小槳船二酌裁一撥於朐頭汛後邊塘甘蔗  
塘新設港口塘四處各一餘撥還崇新汛並將烏龍江等處原設  
小哨船移還南臺水師營一遊巡官兵分界自閩安鎮至烏龍江  
口屬流尾巡船自烏龍江口至大頭崎屬烏龍巡船自大頭崎至  
新岐屬大頭崎巡船自新岐至芋原屬新岐巡船自流尾至南臺  
大橋屬江邊塘巡船各遊巡會哨一駕馱巡船應於羅星塔等前  
五塘汛水師兵內酌派專司並令教習兵丁有練熟者准於水師

營通融考拔均從之十一月奏言內地洋船赴番貿易每冒混請由臣飭屬查明換給的實姓名年貌執照查對相符方准放洋回棹時人數缺少卽嚴究勒限追回以杜越販偷漏諭勗其實力整頓十二月奏言臺灣穀賤妨農內地歉收民人每偷渡就食查禁終難盡絕不若酌寬米禁內地米增價必平減應請往來臺廈之橫洋船准放米二百石穀倍之塘船准帶食米六十石米船自臺灣鹿耳門口出收入泉州廈門編號給照開報米數令商及船戶呈驗繳銷如所議行二十五年正月奏請水師副將參將照陸路例不准本省人補本省缺游擊都司守備等官照陸路守備例以隔府別營缺題補部議允行先是督臣楊應琚因臺灣地

近生番飭查勘驗按界挑溝築土牛以杜私墾至是廷璋奏請酌定章程一彰化縣沿山番界車路旱溝外各有溪溝水圳山根爲界其無溪圳處則挑溝築土牛爲界淡水廳一帶前僅於隘口立石今酌依山傍溪並挑溝堆土牛分界一彰化縣沿邊定例番地聽番自墾如新截入彰化界內廣福寮等十四處並舊界內廣福新莊等五處及新舊界內兼有之再斗六一處應照例還番耕管但番黎少諳耕鑿佃民又遷移失業今酌議除番民自耕田均照產管業升科惟柳樹浦一處該番得價賣出應入官其廣福寮等處以各社通事土目爲管事以各墾戶爲佃人照臺例分別納租餘粟勻給眾番一彰化沿邊設隘寮十處淡水設十八處其守隘

兵糧彰化於該番社租粟內撥給淡水向無租粟各社曠埔未墾者尙多應查出報墾以資隘丁口糧疏入報 聞二十六年三月奏言鳳山縣屬阿里港諸羅縣屬斗六門地扼要請將鳳山縣萬丹縣丞移駐阿里港臺灣縣新港司巡檢移駐斗六門 從之五月廷璋同福建巡撫吳士功奏參提督馬龍圖借用公項銀聞臣等察出往盤將銀數歸補應照知人欲告而自首例減等定擬上責其辦理錯謬於馬龍圖舞文掩飾置之不問究係先出何人之意著據實明白回奏廷璋等覆奏定案時楊廷璋主稿而督參撫審吳士功爲政 敕革士功職發巴里坤效力廷璋革職從寬畱任詳士功傳又奏參黃巖鎮總兵林洛受網戶贓派兵代爲守

網致淹沒兵丁並捏報匪船掠劫 命革林洛職定罪如律二十  
七年 上南巡 賜以詩曰西粵昔開府南閩今建牙兼知亦舊  
制勝任得卿嘉政有羣黎感身無大壘嗟老成方倚賴調攝意須  
加十二月奏言湖州府藉太湖爲尾閭今烏程長興所屬泖港淤  
淺請開濬寬深俾歸太湖港口 詔如所請行二十八年十月加  
太子太保十二月授體仁閣大學士仍畱總督任二十九年三月  
奏言晉江縣屬之西倉地處海濱乾隆五年移駐同知一員距縣  
寫遠請將同知移駐石獅街較西倉更爲適中 從之時廷璋來  
京 陸見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奏廈門索出入船隻陋規文武  
衙門朋分收受請 簡大員清查 上命尙書舒赫德侍郎裘曰

修前往尋查得廷璋令歷任同知代購物件未經發價狀 諭曰  
舒赫德等查訊道府廳縣俱有與總督楊廷璋墊買物件銀兩此  
項並非黃仕簡前奏溫泰所開總督一萬巡撫八千之本文係屬  
案外枝節但既經訊出自不應置之不問舒赫德等應向溫泰究  
詰一切收受實數如果該督一萬之數實無指證而墊買之項特  
係府廳以陋規爲之墊辦在該督原有應得之咎朕亦不能爲之  
迴護卽審擬之大臣亦安得謂之吹求督撫等以上司而派屬員  
卽已自干不合況價值更有賠墊情事既確安得復貸其處分見  
令該督回閩舒赫德等可就近詳悉覈對不難立見分曉卽楊廷  
璋亦不能稍存諱飾也六月舒赫德等奏仕簡所開一萬八千之



單屬洋行所開督撫衙門八千圓係行戶年例貼費其各員代廷  
璋買物貼價亦係各員名下陋規不在八千圓數內 諭交部嚴  
加議處解任來京候旨尋議革任奉 旨從寬授散秩大臣 諭  
曰楊廷璋令屬員代買人淺珊瑚珍珠等物眾供僉同固已毫無  
疑義若不加之懲創則他省或致效尤滋甚豈可爲訓朕特念楊  
廷璋年齒就衰平時尙能悉心任事不忍遽加擯棄此朕格外施  
恩薄懲示警十月授正紅旗漢軍都統十二月授工部尙書三十  
年六月署兩廣總督三十一年四月小鎮安土司怕懷隘外有被  
交趾攻散之沙匪竄入官兵緝獲廷璋奏俟審明押赴隘上照會  
該國王遣頭人公同正法未幾交趾夷日報該國隘口聚匪搶掠

見督兵擒捕懇內地堵截廷璋復奏 聞派將弁嚴守卡隘不使  
外匪竄入 諭曰楊廷璋此論似是而實非交趾素屬恭順謹守  
藩服原不宜無故加兵卽其見在勦捕夷匪並未干涉內地亦不  
過攔其竄逸而止設夷匪竄入隘口自當協力擒捕付彼處分以  
示懷遠之道或交趾兵目藉緝匪爲名擅至邊境滋擾豈可輕縱  
不究僅以驅逐出口了事又或內地人犯逃匿彼境卽應向其索  
取儻索而不予卽當聲其罪而追攝之又豈可置之不問乎此等  
邊地夷情惟應審度事理之當辦與否因時制宜若務爲持重鎮  
靜之說則養癰貽患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  
五月崖州安岐黎糾眾滋擾客民廷璋檄鎮道擒捕治罪奏杜後

患事宜一咨民久居黎地有田園廬墓者自爲一村編保甲立甲  
長稽查約束一錢債非違例取息令欠戶清釐重利盤剝者追餘  
息充公禁客民入黎放債一黎民交易飭附近州縣汎地設墟場  
定期交易一令黎峒總管曉諭熟黎普行薙髮一貢木貢香派總  
管黎頭運送地方官選買給價一凡出入黎峒之人盤詰明白放  
行遇催徵錢糧公事票差黎頭飭令交出禁差役入黎滋擾得  
旨允行七月奏言鎮安府屬小鎮安土司原設土巡檢職微難以  
控制應與歸順州湖潤寨州同一併裁汰改設鎮安通判駐劄小  
鎮安整飭化導宣化縣那南寨與金城寨相近併歸金城巡檢管  
理卽以那南巡檢改爲湖潤寨巡檢小鎮安之南隴連山地險僻

請於界連安南及土富州之那波者賴者欣等三村各建卡撥兵  
怕懷大隘近安南爲小鎮安門戶應撥兵巡緝添設把總一打面  
梁壤接滇省應將南燕山一卡移建以資扼要部議 允行十二  
月 命赴永昌幫辦軍務三十二年二月奏言總督楊應琚疾已  
愈臣遵 旨仍回廣東三月授刑部尚書三十三年正月 命紫  
禁城內騎馬廷璋時年八十 御書協中延慶額 賜之八月授  
直隸總督加太子少保十月奏言正定縣城西南近河向築隄壩  
今秋滹沱驟長逼城應於斜角隄頭增築新隄五百七十六丈至  
柏棠間止環抱禦水並拆修護隄埽壩斜角隄東接築挑水壩五  
座河神祠前築魚鱗壩俾河流仍復舊軌又奏言藁城縣東北滹

水汕刷應自西北城角起順岸築埽工三百六十丈用椿葦埽鑲築堅厚埽後加築土埽保護城垣又奏勘任邱沿淀情形楊各莊等處極窪水漲難洩請改種稻田文安大窪東面界連大城縣舊有隄埽滹沱盛漲注子牙河水高隄頂宜加倍修築文安積水未涸應於龍潭灣等處開隄洩放並從之三十四年正月請撥通倉米十二萬石分運各災屬平糶詔加恩撥運通倉米二十萬石以爲加賑糶借之用四月奏言滹沱河故道由晉州之東張岔口東流經東鹿之木邱傾井等村入深州歸衡水縣入滹陽縣合流岔河由東鹿之小王村至冀州亦會入滹河乾隆二十四年南徙由東鹿西南之曹家莊等村至甯晉縣之營上村歸滹河以致

舊河淤墊東鹿向距河遠上年滹水溪溢復行故道木邱傾井等  
村復成亘浸河面寬深間有應裁彎取直處已開挑完竣惟東鹿  
護城隄埝年久坍塌亟應修築奏入報 閏十一月奏言四旗廳  
見存米九千餘石久貯處致霉朽熱河廳應購米萬三千餘石定  
價每石一兩熱河見在市價每石一兩九錢九分不敷採買查四  
旗原買米價每石八錢四分請將四旗見存米撥給熱河既無需  
價而四旗又可照原價稍盈於兵精帑項有益 詔如所請行  
三十五年春 上巡天津 賜以詩曰總督而兼巡撫事歷來保  
定此掄賢八閩威望原騰舊三輔循聲俾繼前練士安民惟要矣  
疏河導淀尙勤旃春巡本務茲慤示供帳甯當謂力宣閏五月以

北運河一帶淺阻請通通糧船酌留天津北倉 命截留二十萬石七月奏言武清東安寶坻甯河永清香河六縣雨多被淹貧民待哺甚殷復請將被災六分以上者八月內先普賑一月俟冬初再賑並請照例兼用銀米其米卽天津截留漕糧內動撥 從之 詔再撥通倉米二十萬石部庫銀五十萬兩以資分給尋奏言各屬常平倉穀尙未買足今歲天津舊欠復經蠲免各州縣倉廩所存尙恐不敷得 旨再加恩撥通倉米二十萬石俾得寬裕賑給貧民口食益資接濟九月奏言唐三營倉向貯米萬二千石乾隆四年熱河總管巴圖奏定五年一次照例除減耗車腳餘米運至熱河喀喇河屯貯倉搭放兵餉仍將熱河同知添買兵米撥二

千石運赴唐三營倉歸款五年後仍照前運至熱河喀喇河屯倉往返徒滋糜費請將唐三營米於此次運交熱河喀喇河屯之後毋庸再爲撥抵將唐三營空倉歸熱河四旗二廳分貯採買米穀唐三營原設千總一兵三十移駐布達拉廟又奏言古北口爲畿輔重鎮兵糈向藉口外販運應請撥熱河廳穀六千石四旗廳穀四萬石喀喇河屯穀一萬四千石運古北口建倉存貯並移駐滿缺同知一員經理停密雲縣採買兵米卽於古北口倉內動支並允行十月奏直隸各屬需賑銀約八十餘萬兩又奏滹沱河向設歲修之項河流南徙停止今河又北徙請仍撥項購料隨時修防奏入報 聞十二月奏言熱河應買明歲兵米時價稍昂請撥



入溝米運熱河備用俟來年價平買補完倉 從之三十六年八月奏言蒙古游牧地方向禁民墾而克什克騰旗隙地無礙游牧蒙古兼可租牧養贍請照土默特佃種收租例除害游牧不准私墾餘聽自便廷議 允行十月授刑部尙書十一月恭遇 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廷璋與九老之列奉 旨賜入香山宴十二月卒三十七年正月 諭曰楊廷璋久任封疆老成歷練前因年逾八旬畿輔事務殷繁恐未能鉅細周到是以用爲刑部尙書見其精力尙未頽邁於部務自可從容經理乃於去冬偶感風疾遽聞溘逝深堪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賜祭葬如例諡勤懇

右 國史館本傳

說苑神草曰芝不生凡圃于秉臬西粵時偶於樹根花閒得芝三本攜赴長沙藩署十閱月而有撫浙之役瀕行忽於樹本中得紫芝一大顆自是由浙總制閩疆先後兩署中俱產芝或於賓館或於書齋或於聽事積而成九所謂產靈芝而九莖者歟最後於福建督署得一本青蓋紫莖較前尤異乃奉 命掌綸扉之嘉兆也予樂其得數十全取以名堂曰十芝頌 天錫志 君恩示子孫焉

右楊勤愨公餘集張維屏錄

府君八旬壽辰 欽差大臣頌 恩賜御書協中延慶扁額又

詞書續宣中外久彌劬表閱春秋老益強對聯屏紅絨結頂帽黃  
辦朝珠蟒袍補褂鞋帶荷包玉如意並 諭文武大臣慶賀演戲  
真異數也

右行述張維屏錄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三目錄

宰輔二十三

梁詩正

蔣溥

嵇璜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三目錄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相輯  
宰輔二十三

梁詩正

梁詩正浙江錢塘人雍正八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十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二年上書房行走並充日講起居注官尋遷侍讀十三年六月遷侍講學士十一月丁母憂乾隆元年諭曰向來翰林丁憂者有在京修書之例梁詩正著來京在南書房行走三年六月補侍讀學士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二月遷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四年正月遷刑部右侍郎五月調戶部右侍

郎五年閏六月詩正父文濂年七十奏請二品封典 上允所請  
御製詩賜之曰舊日文章彥熙朝卿貳班重邀花誥寵不異彩  
衣斑堂有槐三本門如水一灣更思躋壽世希瑞徧塵寰十一月  
轉左侍郎六年三月充 皇清文穎館副總裁尋條奏變通二款一  
八旗間散人下宜分置邊屯以資生業也查旗人除各省駐防與  
近京五百里俱聽屯種餘並隨旗駐京 皇上至仁如天凡爲旗  
人資生計者委曲備至而旗人仍不免窮乏蓋生齒日繁若不使  
自爲資而常欲官資之勢有不能臣謂非屯田不可今內地已無  
閒田興盛二京膏腴未盡闢 世宗憲皇帝時欲令黑龍江甯古  
塔等處分駐旗人耕種查辦已有成議未及舉行今不早爲之所

雖見在尙可支持而數百年後旗戶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贍無窮之生齒使僅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關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欲增給於額餉之外則民賦斷難稍加國用在所必需待養者眾固無餘財給之戶口日繁京師亦無餘地處之惟有酌派戶口散列邊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時講武且可充實駐防一線旗增設兵丁宜量停募補以減冗額也查見在各省馬步兵餉較康熙年間漸增至五六百萬在各營鎮每處浮數千百名不覺其多在 朝廷合計兵餉則冗額歲不下數十百萬各省錢糧大半畱充兵餉其不敷者鄰省協撥而解部之項日少向來各營多空糧自雍正元年徹底清查此弊盡除是近年兵額但依舊制亦比



前有虛實之別況直省要害之地多滿洲駐防與各標營鎮協聲  
勢聯絡其增設兵額可以減汰者宜酌定數目遇開除空缺卽停  
止募補於將來營制漸有節省而見在兵丁實無裁汰之苦奏入  
上嘉納之十一月管理吏部右侍郎十年擢戶部尙書十二年  
充續文獻通考總裁十三年調兵部尙書十四年二月晉太子少師  
十一月兼刑部尙書十二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命協辦大學  
士十五年正月遷吏部尙書教習庶吉士五月御史歐堪善疏劾  
詩正徇庇行私各款 諭曰歐堪善奏參梁詩正一摺朕召軍機  
大臣吏部堂官掌院學士及該御史面加詢問高山係梁詩正房  
師至帶領引見吏部祇據投供人員依次擬缺大學士公傅恆因

在軍機處承旨知其見在直隸修城而該司以修城無案可稽部  
選自遵成例帶領引見單內夾片聲明則高山之引見道缺係該  
堂官公同辦理其不出於梁詩正瞻徇師生情分不待辨矣保舉  
金烈一事亦該堂官公同商辦其不由科道與例不符會於摺內  
聲明梁詩正並將不合例之處先期商之傅恆及詢歐堪善以金  
烈有無夤緣梁詩正形跡令其回奏據稱並無可指此二款雖有  
師生同鄉之嫌初無曖昧徇私實跡至姚範陳兆崙列入京察一  
等則姚範人本平常不堪超擢之選陳兆崙前次京察一等見係  
丁憂並不在京供職此則梁詩正不無徇其翰林輪班引見臨  
期越次更換每不過一二員或因偶爾遘疾亦事之所有若如歐

堪善摺內所指已有五員此中不無高下其手著問明更換情由  
是否出自梁詩正之意再行交部察議梁詩正協辦閣務專領銓  
曹其供職內廷不過筆墨之事初非格外加之寵任若謂其招權  
納賄植黨營私則是伊福薄不能承受恩典矣且朕何如主而大  
臣能恣行其胸臆乎至小小瞻徇情面則不獨梁詩正舉朝大臣  
悉俱未能盡絕且如張廷玉掌院幾三十年似此攬越引見之事  
不知凡幾何以並無一人奏參然卽有其事亦復何關政治在梁  
詩正有此一二可議卽被奏參得以知所做省未始非福歐堪善  
之言當以爲感而不當以爲怨也時御史儲麟趾疏參四川學政  
朱荃匿喪 上以詢詩正詩正奏對未晰交部察議尋議革職

命從寬畱任十二月 恩賞其子舉人敦書廕生分部學習十六年扈 蹕南巡詩正父年八十 特晉一品封典給假畱待旬月十七年疏請終養 賜以詩曰遺榮空合道未老暫抽簪甚悉忠勤意甯知孝治心歡承備鐘鼎跡異樂泉林翻祝歸朝晚卿家慶倍深二十二年 上南巡詩正迎 鑾 命在籍食俸二十三年六月丁憂九月 特命署工部尙書二十四年正月調署兵部尙書四月 命在紫禁城內騎馬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七月教召庶吉士九月實授兵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經筵講官二十七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二十八年六月 命爲東閣大學士兼管吏部尙書十月晉太子太傅詩正

以次于敦書任貴州知府俸滿當來京引 見奏請留部得 旨  
以戶部郎中用十一月詩正卒 諭曰大學士梁詩正老成端重  
奉職恪勤侍直內廷晉階綸閣方資節任遽聞溘逝深爲軫恤著  
皇五子前往奠醑並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一千兩  
治喪念伊子梁敦書尙未到京寓次乏人著派內務府司官一員  
前往經理喪事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  
莊二十九年 諭曰原任大學士梁詩正靈櫬歸里沿途文武官  
弁在二十里以內者著俱赴舟次弔奠並遣人護送俾得穩抵故  
里以示優卹四十五年 上追念內廷詞臣資望最久者莫如詩  
正及故刑部尙書張照 御製懷舊詩列詩正於五詞臣之首詩

曰未可甘盤倫祇宜顏般等信稱館閣材句每有清警踐更既已  
深遂亦絲綸領一夜無病逝入閣實未永持身恪且勤居家儉而  
省內廷行最久交接一以屏不似張揮霍故率稱其冷翻以是嘉  
之吾豈蔽近倖詩正子二長同書原任侍讀次卽敦書由廕生分  
工部學習乾隆十六年選奉天府治中奉 旨留部以員外郎用  
十七年補刑部員外郎二十年授貴州銅仁府知府二十四年調  
遵義二十八年俸滿 特命以戶部郎中用尋丁父憂服闋補戶  
部郎中三十三年調吏部郎中三十四年授江蘇常州府知府三  
十五年遷湖南岳常澧道三十八年調驛鹽道四十一年九月遷  
福建按察使十一月調湖南四十二年調廣東四十四年擢湖北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三  
布政使四十六年奉 旨來京另用四十七年二月授左副都御  
史五十年七月遷工部右侍郎八月署兵部右侍郎五十一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八載相國錢唐梁公以疾薨於位 上聞震  
悼 命皇五子詣靈奠醑晉 贈太保諡文莊 子入賢良祠  
賜內庫白金千兩治喪公有子遠守遵義乞內侍養已調戶部郎  
中道遠尙羈職守 上念旅邸無人 命內務府派員經理其事  
部察卹典具奏 諭祭葬如例入祠加祭一壇 令翰林院立傳  
啟殯之日復秦 恩旨所過沿途二十里內官弁並赴舟次弔奠  
遣人護送哀榮禮備冠絕寮案公起自田閒受 兩朝不世之知

遇回翔館閣出入 禁闈洊歷卿宰以至延登受策 隆恩渥澤  
古罕倫比而筋力且就衰年運不我與高厚之恩待酬於萬一報  
國之心積縈於寤寐公雖死而目猶未瞑也葬有日矣隧道之銘  
孤子排纘行事先期來請余與公同備 顧問參密勿朝夕繼見  
垂三十載知公特深其忍不銘按狀公諱詩正字養仲號薌林梁  
氏系出新里所可考者善菴公積從宋室南渡爲遷杭始祖著籍  
錢唐曾祖萬鍾祖國儀隱德不曜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經筵  
講官太子少師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曾祖母汪祖母施並 贈  
一品夫人考谿父公諱文濂歲貢生選授諸暨縣學訓導不就以  
公貴累 封如前母凌累 贈至一品夫人公生有異稟五歲始



能言授以四五言詩略上口卽能誦長擅文譽與兄啟心有二難  
之目年三十始舉鄉試又五年成進士時雍正八年庚戌也 殿  
試以一甲第三名及第授職編修旋充一統志纂修官未散館出  
典山東鄉試爲正考官明年癸丑充會試同考官又明年選入  
上書房得侍 今上皇帝暨誠和兩親王講讀九月充日講官起  
居注十月晉侍讀明年晉侍講學士凌太夫人病亟乞假遽歸驚  
聞 世宗憲皇帝賓天已擬束裝疾赴 梓宮哭臨先一日而凌  
太夫人卒督撫上 聞 賞藩庫銀五百兩治喪未期年 詔起  
入直 南書房垂問塗次病瘡狀 賜御醫並葺藥 諭令以素  
服入直照見任學士例給俸兼 懋勤殿行走 賜外城第宅一

區甫釋服補授侍讀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仍兼阿哥書房行走  
是冬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旋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卽日充  
經筵講官乾隆四年正月補授刑部右侍郎五月調戶部兼理錢  
法五年條奏旗丁事宜蒙 俞允十一月轉左謝錢法事六年谿  
父公年屆七十 恩給二品封典 御製五言律詩 御書傳經  
介祉四字以賜四月奉 命仍兼錢法事務七月扈從木蘭十一  
月兼吏部右侍郎事是年充 皇清文穎館總裁官七年二月扈  
從恭謁 泰陵四月充殿試讀卷官旋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是  
年兼 御書處行走八年七月 皇上親謁 祖陵駐 蹕盛京  
公與扈從 上升殿大宴蒙 恩召赴榻前 手賜一卮時與者

不過數人九年六月 賜書清勤堂三字扁額是冬扈從盤山

宮門去內殿稍遠每遇宣喚 恩許乘騎而行重葺翰林院落成

車駕臨幸 錫宴賦詩 賞賚有差公以侍郎 特恩照尚書

品級優賜十年二月扈從謁 東陵五月補授戶部尚書奉 命

閱新進士朝考卷七月扈 駕幸多倫諾爾十有一年九月扈從

謁 泰陵詣五臺十有二年六月充續文獻通考館總裁官七月

扈從木蘭十有三年正月扈 駕東巡謁 孔林次祭嶽廟登泰

岱 上以山徑險仄 諭公不必隨上沿嶺派侍衛分駐有交辦

事遞傳上下三月奉 命閱會試迴遊卷四月調補兵部尚書又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九月扈從謁 泰陵金酋梗化大學士傅

公奉 命經略羽書旁午一切臺站事宜資公調撥十有四年金  
川報捷 特加太子少師十一月奉 旨暫管吏部尙書事 賜  
御書宣贊樞衡四字扁額十二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官  
起居注旋 命協辦大學士事十五年正月補授吏部尙書協辦  
閣務如故兼教習庶吉士八月扈 駕時巡中洛謁 東西二陵  
以朱荃事奏對未協罷掌院學士職公經歷四部遞長六官夙夜  
在公殫竭心力期盡職而後已其佐司寇也盡心庶獄研精律例  
曹司有通曉刑法者虛懷諮問獄無疑義其請他比情罪允協暨  
筭中樞 上以經略與大將軍向無區別 命公釐定章程公博  
考前典參酌今制自禡祭啟行以至凱旋告廟條上儀注載入會

典及掌銓衡振淹滯抑躁進不徇請託不避嫌謗官方澄敘胥吏  
斂手在農部最久清釐錢法稽覈經費懲各司奏銷之延閣綜直  
省正耗之盈虛精於心計者不能及也 聖主倚毗既深任寄尤  
篤明良一德朝野屬望揆席之端兆於此矣十有六年 六飛南  
幸谿父公年臻大耄公預請扈 蹕歸省 恩給一品封典 聖  
駕駐蹕杭州越三日奉 命閱召試諸生卷 御製七言律詩以  
賜並給假一月侍養 御書湖山養福四大字 賜谿父公台  
階愛日四大字 賜公 天章下賁焜耀里閭假滿還 朝從  
幸木蘭恭逢 皇太后六十萬壽 覃恩頒詔封本身一品明年  
以谿父公失明陳情乞養 御製五言律詩寵行有翻祝歸朝晚

卿家慶倍深之句 聖情肫篤不異家人父子家居二年奉 命  
與長洲沈少宗伯德潛同修西湖志纂二十有二年 六飛重幸  
江浙星赴淮陰接 駕 恩賜在家食俸時尚書汪由敦假歸省  
墓 命公隨往江甯代攝其事 賜御製七言律詩又 賜御書  
萊衣畫永四字扁額奉 命閱兩江士子詩賦卷扈 蹕至金山  
行在 聖恩體恤 命歸省視無何遭谿父公之變伯兄亦以毀  
卒熒熒在疚獨營幽窆 特詔以工部尙書起用陳情乞假數月  
畢葬事明年春就道復調署兵部尙書又奉 旨於紫禁城內騎  
馬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又明年奉 命磨勘會試卷五月閱  
庶吉士散館卷卽奉 命教習庶吉士服闋實授兵部尙書十二

月 命署掌院事務兼續文獻通考館總裁官二十有六年二月  
扈 駕巡幸五臺四月 命磨勘會試中式卷旋充殿試讀卷官  
復 命閱新進士朝考卷五月補授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仍兼  
掌院學士事又補充經筵日講官起居注是冬恭遇 皇太后七  
旬大慶敬接 徽號冊寶於 慈甯門奉襄典禮先後奉 懿旨  
並 上賞賚較廷臣有加二十有七年順天鄉試仍爲正考官二  
十有八年六月拜東閣大學士之 命仍兼吏部尙書翰林院掌  
院學士事九月 賜內城第宅一區十月晉加太子太傅十一月  
以微疾遽薨遺疏不及上公天性孝友太夫人前逝諱辰及歲時  
饗祀輒嗚嗚作孺子泣侍谿父公色養倍至事伯兄飲食必偕弗

敢先也弱弟爲谿父公晚年所舉子愛念尤篤俸餘贍給之外分財產與之子姪並三族待以舉火者不能悉數也自入仕以至爰立不傍門戶不矜巧捷樸誠自矢獨結主知讒公者莫能入愛公者亦莫能助也薦剡人才封章慎密倖進之徒末由關說左右親近無從窺伺焉總裁各館鉅細皆謹手定去取精當詳要適職巨製鴻裁折服羣彥文章訓詞深厚辨香南豐詩骨蒼秀賡和明廷韶英繼響玉石均調遠播皇風仰合聖製爲宋元以來侍從之臣所不及臨池初學誠懸繼參文趙晚師顏李格凡三變奉命編校祕殿珠林石渠寶笈二書益得縱觀天府收儲詣力精專天情流美經進時獨蒙睿賞屢勅堅珉同列推爲第一



公生康熙丁丑二月四日薨於乾隆癸未十一月十有四日壽六十有七初娶於孫繼以包累 贈一品夫人再繼以徐以子官得贈如前公子二長同書乾隆十七年 恩賜進士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以後伯兄次敦書乾隆十二年舉人 恩賜一品廕生貴州遵義府知府女子子二長適舉人廣東清遠縣知縣范同治次適太學生吳琰兩子一女皆包夫人出一女徐夫人出孫男三長玉繩仁和縣學附生次履繩次應繩孫女一今以三十二年二月癸丑葬於邑南之象山三夫人祔焉銘曰

梁祖伯益以國爲氏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顯允梁公早宅 帝衷甘盤舊學四輔道隆發聞詞垣徧歷華省四長六官文柄屢秉

天子幾暇典學不懈公爲益稷賡歌颺拜 萬乘巡游雅雅魚魚  
公爲皋朔常在屬車南浮江淮東登嵩泰瞻洛觀河經覽九塞公  
和其聲金舂玉應每奏一篇輒動 清聽筆跡淵妙鳳泊鸞停琬  
琰深刻照耀 闕庭公佐 唐虞以道自許爲世舟梁爲 國風  
雨出入綸扉從容丹地朝夕論思不我遐棄公乘白雲仿徨九閭  
景短心長恐孤 國恩丹忱縷縷歿而猶視我知公深銘告惇史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公諱詩正字養仲又字薌林少有異稟五歲始能言十一歲能時  
文十九歲入錢塘縣學與兄啟心有二難之目二十五歲偕同學  
杭君世駿陳君兆崙等六人聯文社有質草集行世二十七歲從

院長萬太史經讀書敷文書院雍正四年丙午鄉試中式八年庚戌會試成進士 殿試以周霽榜一甲第三名及第授編修九年充一統志館纂修十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一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二年 召赴西苑試詩選入 上書房侍 今上暨誠親王和親王講讀公以舊學受知 兩朝蓋昉於此九月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十月授侍讀十三年六月授侍講學士七月以凌太夫人病乞假歸是時 世宗憲皇帝賓天今 上皇帝卽位而公亦丁憂事聞 賞銀五百兩治喪乾隆元年 詔赴入直抵京 賜俸照見任學士支給又兼直 懋勤殿與同年顧侍講成天恭校 御製樂善堂全集九月 賜第於南城珠市街初 上在潛

邸時 憲皇帝以三藏聖教卷帙浩繁且支那撰述有未編入令  
上同莊親王校理未竟厥緒至二年三月 敕和親王同公詳  
審進呈逾年而書成三年五月積雨初霽 召公及內廷大學士  
暨翰林等登 御舟遊賞徧歷瑤臺蓬島六月轉侍讀學士復充  
日講起居注官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十二月授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年正月授刑部右侍郎公以初貳秋  
官刑名未習日取律例講肄之有疑義輒與曹郎相質期於貫通  
五月調戶部右侍郎錢法因循日久弊叢生公察其所以以次釐  
定積弊一清是年春兄啟心成進士改庶吉士五年閏六月訓導  
公壽七十 賜傳經介祉額又製五言律詩 賜之十一月轉戶

部左侍郎六年三月充 皇清文穎館副總裁尋奏八旗閒散人丁宜分置邊屯以資生產綠旗增設兵丁宜量停募補以減冗額皆允行又 命仍兼錢法事時有主使匠人控告監督受賄者詞侵公奉 旨派王大臣同戶刑二部會鞫事誣得釋七月扈從木蘭十一月兼吏部右侍郎恭遇 皇太后五旬萬壽 命與戶部侍郎三和承辦 內廷慶典七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一甲三名爲仁和金君銜陽湖楊君述會陽湖湯君大紳再 命閱進士朝考卷取朱佩蓮等三十六人是年兼 御書館又 命纂叶韻彙輯一書兄啟心散館授編修八年正月 上御重華宮召大學士翰林等 賜宴聯句 敕公書以勒石七月 上謁 祖陵公隨

行至盛京 上升殿大宴 命進榻前手賜以卮酒入山海關  
上登澄海樓觀海獨 召刑部尙書張公照暨公聯句尋編祕殿  
珠林及石渠寶笈亦公偕張公任之九年 賜清勤堂額初冬扈  
駕盤山入 宮門許乘騎而行旋 蹕適重葺翰林院成 車  
駕臨幸送大學士掌院事鄂公爾泰張公廷玉進署時大學士九  
卿翰詹諸臣畢集 錫宴賦詩用唐臣張說麗正書院賜食應制  
詩字分韻 賞賚有差公以侍郎賞與尙書埒奉 特旨也十一  
月 命選唐宋大家詩醇十年五月授戶部尙書又 命閱進士  
朝考卷取邵齊烈等四十一人七月扈 駕幸多倫諾爾十一年  
延福宮落成 命公作賦紀之八月 召大學士九卿翰林詹

事諸臣赴瀛臺 賜宴和 御製詩四章又做柏梁體賦詩又用  
唐臣李嶠甘露殿應制詩字分韻宴畢 上憩流杯亭 命公等  
雜坐水石閒分牋聯句既 諭登舟遊覽如賞花釣魚故事九月  
扈 駕謁 秦陵旋詣五臺爲 皇太后祝釐經正定 命觀眾  
春園雪浪石舊跡並和 上擬蘇軾聚星堂體詩十二年充續文  
獻通考館總裁七月復扈 駕木蘭十三年三月扈 蹕幸山東  
先詣曲阜謁 孔林嗣祭嶽廟登泰岱 上以山徑險仄 諭公  
不必隨而沿嶺分駐侍衛若署郵然有 旨遞傳上下前此所未  
有也旋奉 命閱巡避卷得福建李君宗文四月調兵部尙書  
命閱進士朝考卷取方祿等三十八人十四年二月金川報捷加

太子少師八月 上以經略大將軍禮無區別宜定儀注公稽考  
舊典參以時宜自禡祭啟行迄凱旋告 廟臚列進呈載入會典  
十一月吏部尙書陳公大受病久奉 旨兼管吏部尙書 賜宣  
贊樞衡額十二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越數日奉 旨協辦大學  
士是秋 命偕汪公由敦纂西清古鑑十五年正月授吏部尙書  
仍辦閣務頃之教習庶吉士五月御史歐堪善奏公徇庇營私各  
款 上召軍機大臣及掌院學士阿公克敦吏部尙書達公爾黨  
阿暨公堪善於 勤政殿 親加訊問事白不復置議八月扈  
巡中州經趙州柏林寺有吳道子文武水畫壁時吏部侍郎彭公  
啟豐亦扈從 命同爲聯句進呈會御史儲麟趾奏四川學政朱



荃匿喪 上召問奏對不稱 旨罷掌院學士吏部察議疏上奉

旨革職畱任十二月 恩賜公子敦書舉人廕生分部學習明

年 上南巡公請扈從歸里爲訓導公慶八十壽辰 上先給一

品誥封以示 恩寵十六年正月從 南巡啟行次維揚公給假

先歸公迎 駕於吳江 賜克食及貂皮緞匹又 賜湖山養福

台階愛日二額 御製五言詩一律時 御試兩浙士子詩賦

命公及汪公由敦閱卷取謝君墉等六人是年又扈從木蘭十一

月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疊 賜如意朝珠荷包朝衣諸物他

臣不得與也歲小除蒙 賜白銀五百兩十七年訓導公目失明

乘 召見以歸養請 御書身依東壁圖書府家在西湖山水閒

一聯慰之六月復請奉 旨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梁詩正因父  
梁文濂見年八十一歲奏請回籍終養梁文濂家居頤壽朕已疊  
次加恩梁詩正典領銓政供職內廷正資宣力但父子至情年逾  
大耋理應承歡膝下以遂孝思著准所請回籍侍養時 上將秋  
蒐未忍遽還也十月 陛辭 賜御製五言律詩并貂皮大緞又  
賜訓導公如意人蔘貂皮等物且 諭云二三年後南巡汝接  
駕至揚州君臣復得見矣公感激涕泗而出其冬抵家十八年  
命與沈公德潛合修西湖志纂十九年 上知公舊有塞上雜詠  
命錄以進明年西師奏凱上平定準夷頌皆叨 厚賚二十三  
年再 幸江浙公在吳江平橋迎 御舫奉 諭云梁詩正侍養

在籍安靜可嘉其照品級在家食俸以昭眷念舊臣至意再 賜  
御書萊衣畫永扁額三月 駕莅江甯試上下江士子詩賦 命  
公及總督尹公繼善浙江學政竇公光鼎閱卷取昶等七人尋令  
回浙侍養五月 上寄御製詩一百八十餘首 命和進之二十  
三年四月訓導公卒九月奉 上諭梁詩正丁憂已逾百日工部  
尙書員缺一時不得其人卽著來京署理公奏請俟完喪事畢再  
北上 許之時公之兄編修君亦卒明年正月並營葬於葛嶺是  
月又奉 旨調署兵部尙書於是入都 賜紫禁城騎馬復 命  
工部侍郎三和於澄懷園度地建屋俾就近直宿如初八月充順  
天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四月充會試總磨勘官五月偕軍機大

臣閱庶吉士散館卷取江西蔣君士銓第一七月服闋奉 旨教  
習庶吉士八月 上五十萬壽 命赴熱河入宴九月實授兵部  
尙書十二月蔣公溥病奉 旨署掌院學士兼續文獻通考館總  
裁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 上御武成殿宴賚將軍兆公惠等公  
與焉二月 駕幸五臺公扈從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一甲三名爲  
陝西韓城王君杰仁和胡君高望陽湖趙君翼陝西地鄰邊塞  
本朝未有以一甲入選者時值西域救甯而狀元爲西人 上大  
悅再 命閱進士朝考卷未幾蔣公病薨以劉公統勳授大學士  
七月 駕幸木蘭 命同王大臣畱京辦事十一月恭遇 皇太  
后七旬慶典例進 御製表文 命公撰擬進呈奉 皇太后懿

旨 賜緞匹荷包又 賜朝珠如意各物是月十一日恭上 皇  
太后徽號冊寶典禮隆重公同協辦大學士兆公惠主之周旋磬  
折從容中度爲觀禮者所稱奉 懿旨賞賚較廷臣有加二十七  
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二十八年六月補授東閣大學士仍領前  
職九月 賜第於內城句闌衞衞十月晉太子太傅時公子敦書  
出爲貴州知府俸滿當來京引 見奏請畱部得 旨仍以戶部  
郎中補用未至京而公已於十一月十四日無疾而薨年六十有  
七 上聞震悼遣 皇五子率侍衛十人親詣奠醊 賜內庫銀  
一千兩治喪又以寓次乏人 特派內務府司官一員往理喪事  
晉贈太保又 命入祀賢良祠諡文莊公柩將歸 上復諭沿

途文武官弁在二十里內者著俱赴舟次弔奠並遣人護送俾得  
穩抵故里以示體卹世益榮之公初配孫氏再配包氏三配徐氏  
俱封一品夫人子長同書出爲編修君後公乞養時適會試下  
第特旨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今官翰林院編修以文詞名世  
次敦書由恩賜廕生歷戶部郎中出爲貴州遵義府知府改戶  
部郎中孫履繩玉繩應繩公由詞臣入內廷迴翔禁近及扈  
從巡幸常在屬車豹尾閒國家鉅製咸出其手所著有矢  
音集五卷已刊行餘藏於家公雅不欲以文人自居惇龐純篤謹  
於內行以閣臣就養家居問安視膳納履撰杖無不躬親者公在  
朝編修君在家家事無巨細一聽處分兢兢胖胖不懈滋恭如

史稱萬石君雖鄒魯篤行無以過之性儉素衣必數澣居處飲食  
齋於寒士貲郎墨吏不敢因緣造請每下直雙扉晝掩閒庭闕寂  
笈司農者九載不名一錢嘗署所居爲味初齋示不忘其舊旣歸  
西湖構古懷書屋不繫舟其五六楹以供燕息又於葛嶺增營新  
阡建祠宇卽清隱庵而稍廓之丙舍數閒構榼無飾人不知爲宰  
執之塋也自以受知 兩朝天下想望丰采治事持大體必有裨  
民生有益 國計而折衷掌故綜覈利弊不肖以曹事勞如稍自  
暇逸亦不肖曲徇同官意旨雖纂撰書籍亦再三披繹期於美善  
是以游被 寵遇 錫予便蕃廷臣無出其右屢爲訐者所愬卒  
莫能少閒也吏部掌銓政爲六官長而掌院所屬係文學侍從之

臣內閣職典絲綸出納 王命皆京僚極清要地公兼領數年錢塘王公際華戲謂曰公可謂三清居士矣新建裘公曰修笑曰兼以 上書房 南書房則五清也其爲同官傾慕如此公嘗言往在 上書房爲 今上作擘窠大字適 憲皇帝駕至諸臣鵠立以俟 憲皇帝命作書墨漬於袖又 命 今上曳之今弄此衣三十年矣他時服以就木庶存沒志 君恩卒如其言嗚呼昶侍公於味初齋者三年竊見公風裁清整夙夜寅畏造膝之言沃心之論未嘗稍有宣露而嘉謨嘉猷 上於黼辰藏在史宬者亦往往自焚其草故獨舉其 寵眷稠疊 恩禮始終條件而縷記之具見盛世明良 主臣一德而公所以忠勤篤棐亦可以有徵於



惇史矣

右行狀王昶撰

乾隆初政令寬大一時輔弼大臣皆忠正有遠略嘗見梁文莊詩  
正掌戶部時上疏覈計度支盈絀如在指掌言每歲天下租賦除  
官兵俸餉各項經費外惟餘二百餘萬實不足備水旱兵戈之用  
今雖府庫充盈然乞 皇上以節儉爲要慎勿興土木之功黷武  
之師以爲持盈保泰之計當時人皆咎其言至嘉慶初年河水屢  
溢漫口川楚教匪用兵九載 國帑爲之告匱始服公之遠識預  
定於五六十年前也壬辰癸巳閒 純皇帝以八旗火器未備因  
建營於藍靛廠閒欲令烏槍兵丁皆攜家往往住以便演習舒文襄

公上言火器爲 國家要務不可使盡居城外以致內城無備倉卒用之難以立至 上從其言因分爲內外二營至嘉慶癸酉秋林清之變賴有內營火器始能卽時撲滅又西域初定公上言命商賈販綢緞往新疆皆令官與之平準而命其攜銀以歸不許私置貨物入關以干禁令蓋預防內地銀兩有所虧缺也又乾隆庚子 上以天下殷富乃議改綠營名糧名爲公費而招募補實其額以爲足兵之計阿文成公力言不可和相希 上意乃改巡捕五營之制天下督撫因而議行歲糜費 國帑三百餘萬 國用因之不足甲戌春 今上從廷臣議始復舊制若三公者可謂謀慮深遠得輔相之道矣

右錄宗室昭榘撰

公和 御製詩每逢劇韻必蒙 嘉獎予異之公曰昔蘇文忠公  
善次韻每遇艱險處恆以譬喻出之是以信手驅駕毫無窒礙吾  
窺得此祕故能游行自在天然淒泊耳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蔣溥

蔣溥江蘇常熟人大學士廷錫子雍正八年進士改庶吉士直南  
書房尋 特賜廷錫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命溥承襲十年丁父  
憂回籍既葬 諭卽來京供職十一年授編修十二年遷侍講十  
三年遷左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乾隆元年遷侍講學士四年擢  
內閣學士五年授吏部右侍郎尋轉左六年正月 上慮各省督  
撫尙有積習未除者命大學士九卿畱心訪奏溥密陳所聞各條  
一督撫各立門戶引用私人公事從此推諉又或外託和衷營私  
瞻徇姑容不職屬員貽害地方一督撫新任必極言前任廢弛地  
方凋敝以爲日後卸過地步並見已振作或前任升遷者則曲爲

彌縫擯棄者更吹索其疵一參劾屬員定例督參撫審撫參督審而承審各員惟論聲勢如原審者已失勢則巧爲開脫若見任或要津必附會鍛鍊督撫亦瞻顧不問一督撫意旨易爲屬員窺伺逢迎如昔年河南墾荒陝西開井祇以迎合上司奉行不善閭閻滋累疏入上多採納 敕各省督撫毋蹈前轍二月兼署刑部左侍郎六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試竣疏言直隸場規內簾設監試二凡薦卷必由察覈以昭慎重內簾每日供給亦由票取驗發今浙省內監試一惟在闈旁觀不與薦閱事供應悉主考票取分撥不能專心閱文請照京省場規辦理下部議通行七年二月充經筵講官六月疏言凡條奏發九卿會議有主橐衙門酌定或駁或

准會議日書吏誦彙一徧以待公商但其中原委曲折一時難悉請於定議前兩日將議彙傳鈔俾各詳勘至當然後可剖晰暢言至會議命盜案刑部向不先定彙惟俟議時平反至不關人命之案亦宜與各衙門一體先令主彙傳知庶爲審慎下部議如所請行八年閏四月 命署湖南巡撫事 御製詩賜之曰簡畀羅英俊咨時切治安江湖襟帶地風俗易移難穀賤籌農苦棉輕慮歲寒承流敷渥澤應共洞庭寬十月實授湖南巡撫九年三月疏言永順一府及辰州屬之永綏乾州鳳凰三廳苗民貪暴之習未除至寶慶府之城步靖州之綏甯苗尙狡惡者尤多邇年臣宣布天恩嚴禁兵役擾累仍整飭武備不得懈弛苗民漸知守法 諭曰

馭苗之道首以不擾爲要次則使知兵威之不敢犯此奏頗得之  
四月奏劾按察使明德於巴陵縣生員方宣點被盜一案不細加  
研鞫意存諱飾下部議革明德職六月劾驛鹽道謝濟世老病不  
能率屬 敕濟世勒休回籍八月疏言向例道府州縣政績聽自  
造冊申送不免鋪張失實應將州縣自註之冊令本管府州覈加  
考語呈本道覈轉知府直隸州事實本道轉造道員事實兩司轉  
造俱呈督撫查覈佐雜政績向不造報或有任意縱肆者請令該  
管州縣造冊送府州轉送司道查察呈督撫存案不致有名無實  
九月疏言苗崗舊設義學令內地生員訓導恐不肖者混入滋事  
地方官同教職慎選充當具結通報查考俱下部議 從之十月

疏奏同學臣甄別教職衰頹荒疎者十三員咨部罷斥 上以辦理甚是各省督撫多姑息將原奏鈔出寄付閱看先是給事中胡定奏請湖南濱湖荒土勸民修築開墾部議令該撫查奏至是溥疏言近年湖濱淤地築墾殆徧奔湍束爲細流洲渚悉加堵截常有湖水衝決之患見在沅江之萬子湖湘陰之文洲圍士民請修築開墾臣親勘文洲圍倚山面江四圍俱有舊隄若就臨江東西二港建壩設閘使水不入則圍內可墾田萬畝計費不過數百金士民自願興工已議舉行至萬子湖四面受水廣袤八十餘里費大難築並於上下游水利有礙臣以湖地墾築已多當防湖患不可有意勸墾 上是之十年授吏部右侍郎軍機處行走十一年



兼理戶部侍郎事十二年充會典館副總裁十三年三月充會試副總裁四月擢戶部尙書 諭曰戶部事務頭緒繁多尙書蔣溥著專辦部務不必兼軍機處行走十五年晉太子少保十六年兼管三庫十七年充文獻通考館正總裁十八年協辦大學士兼署禮部尙書掌翰林院事十九年 命偕汪由敦董邦達修盤山新志盤山在蘇州向譌爲唐韓愈送李愿歸之盤谷而不知彼實在濟源溥等承輯新志亦二三其說而未歸一是 上特爲考證以正其誤溥工爲寫生有父廷錫遺法每進呈多蒙 御題有師承家法閒圖出右相丹青有後生之句二十年兼署吏部尙書二十三年因秋審錯擬原任湖南布政使楊灝緩決一案奉 旨嚴議

銷去加一級仍降一級畱任二十四年授東閣大學士兼管戶部  
尙書二十五年充會試正總裁先是溥弟洲在山西布政使任內  
以罪誅其無著帑項溥奏懇分年代交至是 特旨寬免二十六  
年卒 諭曰大學士蔣溥居心純正奉職克勤簡任綸扉綜理農  
部兼領翰林院久直內廷敬慎小心從無少懈前因患病增劇屢  
賜醫藥朕親臨看視尙冀就痊茲遽溘逝深爲悼惜著加贈太子  
太保入祀賢良祠並賞銀二千兩治辦喪事朕親往奠醑以示恩  
眷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恪子柵由編  
修歷官兵部左侍郎賜祭官戶部左侍郎襲一等輕車都尉

石 國史館本傳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三

三

嵇璜

嵇璜江蘇無錫人父大學士曾筠自有傳璜於雍正七年 欽賜舉人八年中式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二年擢右中允十三年轉左諭德充山西鄉試正考官乾隆元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 命南書房行走三年丁父憂六年服闋七年擢左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尋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八年三月轉通政司副使七月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九年正月奏督撫簡閱標兵祇就趨走應對定將弁能否且有倚爲耳目授以採訪之權者驕縱怠忽廢職之由請 欽派大臣前往近省簡閱邊省或於駐防將軍副都統內選派再苗疆屯兵防範稽查是其專責乃漫無覺察於有名

案犯既不能躡緝又食用諸費皆取諸苗且虐使之伏祈 敕諭  
苗疆督撫飭屬整頓得 旨直隸山東武備尙屬整飭著先派大  
臣由河南一路稽查上下一帶餘著候旨又奏河工疏築事宜應  
浚毛城鋪壩分洩漲水於順河集等處開河引溜至黃河岸因積  
水漫淹山岡老土衝刷頗多宜修築畱新黃河韓家堂各處舊有  
口岸以洩盛漲議行七月奏直隸州縣工役每爲奸蠹包攬扣剋  
致工程不能堅實目下以工代賑若吏胥恣意中飽於民艱尤無  
裨益請嚴禁夫頭包攬務取無業貧民給散工價得 旨允行十  
二年正月遷大理寺卿十三年四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六月  
擢工部右侍郎十四年十二月調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充經筵講

官十八年十月江南黃淮並漲上宣防八事一銅山下清口上河身宜挑浚也查決口奪溜河身必淤應將銅山下及早挑挖一高堰等處石工宜修也黃河入湖石工多罅漏應趁冬春逐一修補並加築坦坡土戩一歸仁隄岸隔斷睢湖諸水舊設三閘相機啟閉應及時修補以資障禦一河流自山東入江南由廣而狹閘壩減水卽古人疏分遺意日久頽廢宜酌其可復者復之一明臣劉天和製平底方船設二百斤重五齒鐵耙於船杪沿流拖濬使沙不停積河底日深今清口上河身本淺宜做其法以濬之一下河向屬淮揚道事繁實難兼顧應設分巡道以專責成一江南黃河險要在上游五廳大溜至非埽無以禦之應於冬閒辦運分貯隨

時接濟一河工向設堡夫應令廳汛官督率於遠處取土不得近  
它隄根致多積水又南河關鍵尤在五壩治水之道宜洩與隄防  
相表裏欲固隄防宜講宣洩之法疏入下廷臣議行適會欽差尙  
書舒赫德等奏請派熟諳工程之大員修理隄防 上命嵇璜偕  
工部侍郎德爾敏前往督修十一月奏高堰工程有甄石之殊年  
分有新舊之異當因地制宜修砌石工隄外築攔水壩水深者一  
二丈於隄身開槽修砌俟新工過半再拆舊石至舊有甄工見盡  
改砌石工較甄倍重應將椿木加添再舊修石隄止用石二進石  
後用甄二進甄與土不能固結一經風浪搜空易坍見於甄石後  
加築灰土三尺以禦衝刷報 聞十二月奏申場河爲諸水總匯

以閘門之深較壩面之廣尙虞來水多而出水少請自石礎閘南六十里內建閘二並將查丈之古河開長七千三百丈闊八丈俾直達海口其山竇境內涇澗等河亦分洩運河道並應挑濬順利得旨覽奏俱悉俟繪圖貼說奏來益詳明也十九年正月偕大學士劉統勳等奏高堰高澗龍門古溝四處深塘兜灣實爲頂衝從前石工外俱有草壩應修復以資保固報聞三月偕德爾敏等奏堰盱所需石料輓運維艱今將坍卸舊石搭用並有根底堅固祇須砌上截者視原估可減四萬餘丈上嘉之閏四月奏報隄工竣諭曰高堰爲全淮保障所關甚鉅上年異漲衝刷間段殘缺朕心深爲焦勞念係石工鳩役庀材辦理匪易今自興修以



來未逾半載刻期告竣俾運道民生均資利益諸臣各能體朕宵  
旰憂勤之意協力同心克副委任宜加優敘以獎勤勞侍郎嵇璜  
等俱著交部議敘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十月轉吏部右侍郎二  
十年二月 諭曰昨因論臣工終養一事降旨宜諭今日嵇璜彭  
啟豐各具摺陳請終養此奏若在降旨之前出自伊等至情迫切  
固當曲體允從茲特以面聆朕訓感發天良則所請乃導之自朕  
而伊等正未有迫不及待之情此亦如禮部鄉賢在可准可不准  
之間其去畱朕得而權衡之又當各視其人矣彭啟豐才本中平  
辦理部務亦屬竭蹶且伊係內廷翰林以文學爲職而上年扈蹕  
和詩視前遠遜所學日漸荒落著照所請准其回籍終養嵇璜在

諸侍郎中才具尙可辦事且一時出而缺尔未得其人仍著照舊  
供職伊面奏以去歲奉差南河曾告假歸省見伊自差竣回京已  
及半載何前此默無一言而今日於訓諭之後遂若是亟亟焉適  
合昨所降旨所爲情見乎辭無可置辯矣朕辦理諸務一秉大公  
毫無成見而確有足衡恐不知者以同請而去畱各異妄生疑義  
將此宣諭中外知之十二月以母病請假歸得 旨俞允二十二  
年江北淮徐揚等處被水璜在籍奏請採買小麥運江平糶 上  
從之二十三年正月 諭曰吏部侍郎嵇璜前以伊母老病懇請  
回籍今詢其母病見已全愈著前往南河爲副總河協同白鍾山  
料理河務伊父大學士嵇曾筠久任河工見聞所及諳練非難伊

母雖年近八旬而常淮帶水儘可輕舟迎養固無異在家侍奉也  
上南巡 賜詩曰淮黃近多事簡畀冀堪勝習矣吾知夙僉惟  
汝尙能母儀迎養便父訓熟聞曾佇俟成功奏憂心日所增並  
賜奕世宣勤額四月 諭曰河工爲運道民生所繫朕宵旰憂勤  
時深靡念茲者翠華南幸於高堰清口及徐州等處工程親臨閱  
視並與司河務諸臣詳加籌酌見今伏汛將至且近河皆積歉之  
區貧民甚多以工代賑於窮黎有益而於工程亦易集事白鍾山  
身任總河工務是其專責但以目今時勢所有應疏應築事宜同  
時並舉朕意分任大臣以專其事當可速收實效嵇璜前奏請於  
昭關添設滾壩一座滾壩之下復開支河南關舊壩改建滾水石

壩此項工程並一應支河卽著嵇璜率同何燭董其事六月奏准  
揚運河東隄減入下河之水自邵伯以北者歸海之路如草堰劉  
莊伍祐新興等場皆得地勢之宜分注鬪龍港新洋港歸海但劉  
莊之大團閘至新興之石碓閘相距五十五里應於伍祐場之沿  
窪口蔡家港地方添建石閘二挑上下之支河引歸新洋港入海  
至沿海港口則射陽湖勢太灣曲洩水不暢應挑通使徑入海又  
串場河以西水道多淤塞如秦州之孔家溝鹽城之岡溝河皮家  
河三處須疏濬深通高寶運河之東隄原設十餘閘年久傾圮應  
拆修以利啟閉此皆下河歸海之路也惟下河州縣本係水鄉形  
如釜底若高郵諸壩之水太多盈科漸進已不免於泛溢查湖河

之水歸海紆迴而歸江徑直多一分入江卽少一分入海瓜儀一帶地勢兜灣洩水不暢且山旰五壩寬三百三十丈蓋以蔣家壩八十丈而歸江閘壩只八十餘丈來水五倍於去水惟藉芒稻河爲尾閘須挑河築壩使湖河水勢相平然後將各壩開放則湖水旣減可爲容納來水地遇伏秋五壩過水漸多宣洩不及方將高郵湖諸港放入運河由車邏南關二壩減洩則歸海之水自少下河田畝可無虞 諭曰嵇璜奏湖河宣導機宜并應疏應修各工一摺頗中窾要運河減洩之水歸海路遠歸江路近然亦有不能歸江之處此皆南巡得之目擊者今分別緩急因水利導俾田畝資其灌溉水漲不受淹浸所言頗合朕意但向來地方官各州縣

局守一隅不能通盤籌畫而大吏又因循草率憚於動帑興工每致臨時竭蹶節節補苴迄無成效今會全局而熟籌之綢繆於先事其中改紆爲直移遠爲近濬淺爲深所奏應疏應修各工具有條理不必更行交部著照所請交與尹繼善白鍾山普福等會同嵇璜於應動工時次第興舉所需帑項照例分別動支該督等當督率屬員妥協辦理俾下河民生永有裨益八月秋汛安瀾議敘加一級十一月奏高郵運河東隄添減石壩工成 諭曰據嵇璜奏高郵運河東隄添建石壩已經完竣并請酌定水則如上游五壩過水漸多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三尺五寸開放五里中間若車邏南關二壩過水至五尺再開放新建石壩視水勢之大小以

爲啟閉自無壅潰之虞等語所見深得蓄洩機宜蓋湖河水勢以五壩爲來源以江海爲去路而歸江之路近於歸海況下河一帶地本卑窪必視歸江諸閘壩實有宣洩不及之勢始可以次啟放今春南巡時親臨指示令將車邏南關二壩常行開放俾河水得以隨時減洩而又早闢歸江之路以達其流下河田畝遂獲豐收此已試之明效自當酌定水則以時啟閉著照嵇璜所奏過水尺寸立誌壩旁以垂久遠尋奏高郵官河北澄子南澄子均有淺阻應挑浚又壩下引河內灘嘴應砌高寶諸湖之支河宜加疏挑騰空湖面多畱山盱五壩過水地 硃批甚好具見畱心應安速爲之十二月因徐城增築石工迅速完竣議敘加一級又奏車邏南

關壩脊高於高郵湖面二尺七寸應將芒稻閘常年啟放則江湖脈絡貫通下河無虞淹漫 上嘉其奏 諭曰據嵇璜奏稱芒稻一閘爲諸湖入江之路宜洩通暢下河州縣自可永免水患等語此實經理下河之要鍵朕去春南巡時所諄切指示令早闢歸江之路者正謂此也芒稻一閘乃歸江第一尾閘向因淮南鹽艘皆由灣頭河轉運必須芒稻閘門下版方可蓄水遙行以致不能啟放合宜前據該督等奏閘東有舊越河一道應令鹽艘從越河直走金灣北圃是洩水與運鹽已自分爲兩途芒稻閘自可常年啟放矣但終恐狃於蓄水運鹽之習仍不免因循觀望夫蓄水運鹽不過可省緯挽之勞所費在富厚商人而下河數州縣之民生攸



繫此其輕重豈不較然耶嗣後芒稻閘應永遠不許再下閘版俾得暢洩歸江則諸湖自可減退遇伏秋大汛亦足以資容納而下河一帶永蒙樂利之休矣該督等將此旨勒石閘畔俾後來司事者知所遵守焉五月偕督臣尹繼善奏報上下江水利工程全完議敘加一級九月調禮部尙書二十四年四月請假歸省旋請在籍終養二十五年八月來京恭祝萬壽十月歸至清江浦奏臣見河臣保護下河事宜竊惟歸江之路尙有應行籌辦者查運河東隄之金灣滾壩口門寬四十丈而尾閘仍歸入六閘河勢易於淤阻應請於金灣壩下開挑引河並將董家溝淤淺疏挑以注江則尾閘更暢又查廖家溝石羊溝董家溝三壩應改低三尺以芒

稻西開爲準庶就下之勢益順 諭曰此係卿在京會奏之事原  
以待明年南巡舉行今既改期且督河諸臣已有挑濬之舉則及  
時陳奏實爲允當有旨交尹繼善等勘議二十六年來京恭祝  
皇太后萬壽二十九年十二月丁母憂三十二年服闋署禮部尙  
書五月實授七月授河東河道總督八月奏楊橋大壩爲豫省第  
一要工稽料堵閉時虞滲漏北岸河灘順直旣不能挑引河以分  
溜大壩迤東又徧地飛沙不能建越隄惟有將壩身裹戩培厚以  
當重門保障又從前堵築楊橋漫口係就鄭中越隄頭盤築壩臺  
進埽合龍遂改越隄爲臨河大隄該處土性純沙實難恃以無恐  
應選擇淤土幫築裹戩 諭曰自應如是矣但期帑歸實用久資

鞏固可也尋奏回空糧船已過濟甯南下月內可全出東省境其  
濟甯以上之蜀山南旺馬踡馬場等湖水櫃應及時收蓄見將出  
水斗門閘座槩行堵閉儲水以備灌輸至濟甯上下運河東岸獨  
山湖十八水口亦次第堵築不使涓滴外洩再微山湖見深一丈  
二尺一寸較奏定水誌多尺許來春濟運甚爲寬裕得旨覽奏  
俱悉三十三年五月諭曰前因彰寶摺奏有運河水勢較小之  
語而嵇璜亦曾奏及當卽傳諭該總河令其查明覆奏隨據奏到  
四月初旬得雨五寸各幫已銜尾遶行乃今日倉場侍郎等具奏  
又稱濟甯等處糧艘過津前後脫幫自一二日至四五日不等情  
形迥不相符此實近年希有之事運河糧艘全賴諸湖水櫃啟閉

應時以利浮送而先期酌量調濟尤係河臣專責前此李清時經管有年辦理妥協從未聞以湖水淺澀致轉漕或有濡滯至春末夏初雨水較少亦北方常事況今春已得雨數次而糧艘脫幫轉致多稽時日若此豈藉口雨澤稀少遂可以爲卸責之計況嵇璜到任以來於瀦蓄宣洩事宜旣已辦理不善於前及降旨詢問又復自行掩覆於後是何意見著嵇璜明白回奏尋奏糧艘脫幫因員弁催儻不力得旨交部察議九月授工部尙書十一月諭嵇璜見在來京著專辦工部事務不必在南書房行走三十四年正月因河東總督任內未甄別佐雜諭曰河東佐雜額缺多至八十九員嵇璜在任已及年餘理應悉心澄汰何至甄別無一人

明係膜視察吏姑容瞻徇嵇璜著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降三級調用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五月以會讞時刑部錯擬罪名隨同畫諾降一級畱任三十六年遷工部右侍郎三十八年五月擢工部尙書八月調兵部尙書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三十九年充四庫全書館正總裁四十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出闈未赴香山行宮候 召見部議降三級調用得 旨從寬畱任十一月 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調工部尙書時璜弟嵇璇官廣西明江同知因失察逃民出口應議處左江道秦廷基爲請於督臣李侍堯侍堯據實以 聞 命撫臣熊學鵬嚴訊奏入 諭曰據熊學鵬奏到審明情節則秦廷基袒庇嵇璇實因畏懼尙書嵇璜已自認不

諱殊出情理之外業將審擬一招交三法司覈擬具奏矣至嵇璜不過一尙書且非朕深爲倚任之人何至卽令外間畏憚若朝中尙書聲勢卽可傾動至此則日在朕前之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又當如何此必嵇璜好與外官交接以致依草附木之輩輒爲瞻顧伊弟以示迎合用情雖此案審無嵇璜囑託情弊原可無庸深究設有其事必將嵇璜重治其罪斷不曲爲寬貸然身爲尙書竟令外省揣承意指必其平日有以致之可不知所愧懼乎在廷大臣受朕恩眷理宜小心謹飭以副任用卽如于敏中程景伊王際華俱朕所親信者伊等亦必謹凜自持看來漢尙書中惟嵇璜不免與外吏稍通聲氣前此裘曰修亦聞或有之然任事不久未至

爲眾所屬目是以不蹈過愆而嵇璜見有此案則顯然昭著矣若就嵇璜辦事而論較之王際華實有過之無不及而小心謹慎之處則遠不如朕所以於嵇璜不冑委以重任且時加訓飭提撕俾知微覺諸臣等各撫心自問朕所評論果皆切當否乎朕臨御四十年一切人情物理何事能逃朕洞鑒若內而大學士外而督撫不過二三十人居心行事尙不能察見底裏其何以知人任使撫馭海宇乎幸當紀綱肅清之時內外諸臣尙不敢稍有縱越卽有未能精白之處亦不敢於朕前嘗試此卽諸臣之福嵇璜嗣後惟當改悔思愆深自斂抑毋負朕教戒成全之意四十二年京察議敘加一級四十四年十二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尋調吏部尙書

協辦大學士四十五年京察議敘加一級六月教習庶吉士九月授文淵閣領閣事兼國史館正總裁四十六年二月充三通館正總裁十二月 命管理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尋 諭曰本日據阿桂李奉翰韓鏞覆奏嵇璜前奏令黃河北流仍歸山東故道其事必不可行各摺已批交該部知道矣此事前據嵇璜在熱河面奏朕揣度形勢以爲其事勢難行是以遲回久之更翻治河諸書以博訪眾論皆稱黃河南徙自北宋以來至今已閱數百年未可輕議更張卽以見在青龍岡漫口情形而論其泛溢之水由趙王河歸大清河入海者止有二分其南由南陽昭陽等湖匯流南下歸入正河仍有八分豈能力挽全河之水使之北注此事勢之顯



而易見者從前孫嘉淦亦曾有此議究以形勢隔礙難行其說遂寢今因漫口復決是以降旨詢問阿桂等令各就所見據實覆奏俱稱揣時度勢斷不能行其詞若合一轍且稱始而南流八分者今則全歸江南地形北高南低水性就下惟應補偏救弊以復其安流順軌之常山東地高於江南若導河北注揆之地勢之高下水性之順逆斷無是理等語或阿桂等揣合朕意故爲此奏而稽璜尙爲素悉河務之人其前奏使河流仍歸山東故道之語亦必中有所見卽使其事難行而其言爲要工起見究屬因公且治河之策本應集思廣益正不妨博採周諮以期詢謀僉同折衷至當著大學士九卿科道等再行悉心妥協會議具奏尋議上寢其事

四十七年八月加太子太保十月 命在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  
四十八年京察議敘加一級 賜詩曰遣暇石渠舊蹟披西清廣  
和繆然思率登鬼錄嗟前後祇賸嵇山不動移四旬六如真弗舛  
電光石火訝如斯得存碩果喻君子較彼韋平似勝之四十九年  
璜子承豫官雲南劍川州知州以承辦軍米遲誤革職奉 旨交  
部帶領引見尋 諭曰該員係大學士嵇璜之子念嵇璜年老嵇  
承豫著加恩以主事用令其就近侍養毋庸再行引見九月 諭  
令每冬日出後進朝詳伍彌泰傳十一月 賜黑狐端罩尋因河  
源紀略成議敘加二級五十年正月入千叟宴三月四庫全書成  
議敘加二級五十一年京察議敘加一級時璜以精力衰乞休

賜詩曰願老何須以老悲古稀猶此日孜孜旰宵未倦依然興爾  
我同庚可不思一去已憐一爲甚再隨應識再非宜漢家災異三  
公免君合臣綱我弗爲五月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畱京辦事十  
月有疾 上遣御醫診視尋愈 賜詩曰邇日籌瀛髮率宣重臣  
掄俊統軍先採薪喜愈談前席碩果權休稱避賢同閣四中今獨  
在懸車一發漫頻連卻云慶八旬乞返首肯同卿待戊年五十四  
年京察議敘加一級三月以上書房行走諸臣曠班 諭曰書房  
設有總師傅並不專司訓課其責專在稽察與總諳達之於眾諳  
達無異師傅內有怠惰不到者總師傅自應隨時糾劾方爲無忝  
厥職今該師傅等竟相率不到至七日之久無一人入書房其過

甚大而總師傅復置若罔聞又安用伊等爲耶此而不嚴加懲創  
又復何以示儆嵇璜年老衰邁王杰兼軍機處行走情尙可原著  
從寬交部議處劉墉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降二級調用  
命改爲降三級從寬畱任五十五年四月 諭曰大學士嵇璜係  
雍正庚戌科進士服官有年精神矍鑠茲當庚戌會試已屆周甲  
之期與新進士先後同年實係人文盛事著照從前史貽直之例  
重預恩榮筵宴以爲藝林佳話復 賜詩曰木天希遇兩恩榮戊  
茂前庚逮後庚祖節昔同唐真果身階今似漢韋平可知襲慶緣  
修德所喜力行不務名黃閣重逢錫褒什絲綸盛事紀皇清復  
諭曰內外文武大臣特恩賞紫禁城內騎馬用資代步但年老足

疾之人上馬亦覺艱難如大學士嵇璜雖經賞馬仍恐難於乘騎  
嗣後已經賞馬之大臣因有足疾艱於步履者仍加恩准令乘坐  
小椅旁縛短杆用兩人舁行入直以示朕眷念大臣恩加體恤至  
意八月 上以嵇璜年屆八十 賜詩曰誕日原當六月初後移  
稱慶實謙虛還鄉未可便從爾戀闕依然尙憫予賜馬賜輿堪贊  
閣曰來曰使未懸車同庚待我歸政後南北應同林下居再 賜  
韋平錫慶額 賜聯云綸閣恩榮聯後甲杖朝風采耀長庚五十  
六年十二月 賜肩輿入直五十七年京察議敘加一級十月  
諭曰嵇璜年逾八旬精力不能兼顧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務著彭  
元瑞管理五十九年四月 諭曰據福甯奏保舉堪勝知府之武

定府同知嵇承羣曹州府同知陳文駿二員並聲明嵇承羣係大學士嵇璜之子等語外省保舉自應簡拔寒畯况前降諭旨令督撫等各保舉一二員送部引見如該撫因一時乏人卽保薦一人有何不可且該省同知直隸州知州不下十餘員其中豈無一二才具堪膺方面之選者而必須將嵇璜之子嵇承羣登諸薦剡殊屬非是大學士之子朕所素知如果才堪任使原可量加酌用卽如阿桂之子阿迪斯見任侍郎和珅之弟和琳前因辦理糧餉軍務認真出力洊擢尙書然此皆朕特加簡擢並非因人保薦始行用至卿貳也朕臨御五十九年因材器使一秉至公大學士子弟從不准臣工等互相保薦致啟黨援之漸今福甯輒將嵇承羣保

奏雖於摺尾聲明究不免瞻徇情面福甯著交部議處嵇承羣不  
准送部引見七月卒 諭曰大學士嵇璜老成端謹歷練有年簡  
任綸扉齒逾八秩方冀長承恩眷用資倚任前因患病告假卽命  
皇八子帶領御醫親往診視茲遽聞溘逝深爲軫惜著賞給經被  
以昭飾終令典加恩晉贈太子太師派皇八子帶領侍衛十員前  
往奠醊並賞給銀一千兩辦理喪事其從前降革處分悉予開復  
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至伊家屬扶柩南歸並著加恩照  
例遣官一員護送回籍以示優眷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恭子承  
謙官翰林院侍讀先卒承豫見任兵部郎中承閑見任廣東廣州  
府同知承羣前任山東武定府同知丁憂起復仍赴山東今借補

泰安府通判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文淵閣大學士嵇公薨於位 天子  
駕幸熱河聞信震悼加贈太子太師 賜諡文恭 命皇八子靈  
前奠酒 遣官護喪歸里飾終之典海內榮之次年九月其子承  
豫等卜葬有期馳書爲貞石之請枚伏念文恭公碩德重望年登  
大耋名聞四夷古大臣中惟召康公文潞國差堪比肩枚才盡年  
衰何能當茲重任然追思弱冠試鴻博報罷落魄長安蒙公聘教  
公子得朝夕霑接風采受公知最早而因此知公亦深誼不當以  
不文辭謹按公諱璜號尙佐字黼庭晚又自號拙修系出晉侍中



紹之後家居金陵祖永仁遷無錫以諸生在福建總督范忠貞公  
幕中同殉逆藩耿精忠之難 聖祖追贈國子監助教陪祀范公  
祠父文敏公諱曾筠以康熙丙戌翰林歷任江南總河浙江總督  
拜文華殿大學士公其第三子也生而嚴重寡言笑雖貴公子而  
動容周旋造次必於儒者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  
而上蓋下流宣通則上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識者曰此  
子他日必爲名臣能宣汾洮而障大澤者也雍正七年春奉 世  
宗特恩大臣子弟一體會試公年才二十以太學生登進士入詞  
林給假歸娶散館授編修 命南書房行走尋遷左春坊左諭德  
乾隆元年 今皇上登極文敏公總督兩浙三年秋有 旨召入

閣辦事文敏公病奏請解任公驚駭乞假省親倍道奔馳爲馬傷  
血淡秣稔到署未浹月文敏公薨當是時文敏公年高病久一切  
公私事叢雜如麻中外頗有譎語非公到不能料簡帖然也六年  
服闋入都奏請停各省采買極言其病 國病民病官諸弊又奏  
河東總河一缺宜專其職守凡有題補修築等事不必會同兩省  
巡撫致有掣肘推諉之弊 天子可其奏七年遷學士再遷僉都  
御史副都御史工戶兩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八年扈 駕木蘭  
甫進哨而江南黃水爲災高堰圯於風浪奉 命勘驗督修功成  
議敘二十二年 命爲江南副總河公奏淮揚運河自邵伯以北  
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多一分入江之路卽少一分歸海

之水歸海路近歸江路遠宜開挑引河正對閘河改曲爲直趨海  
爲便又奏湖河源流分合設壩放淤諸務尤詳奉 上諭所奏甚  
合機宜下河一帶經理汝功不小也二十三年遷工部尙書調禮  
部尙書入都仍時直甫書房二十四年公母何太夫人有疾公陳  
情乞養 上許之先授總河時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公早有此  
請 上諭汝父久任河工汝趨庭時見聞甚悉長淮一衣帶水儘  
可迎養不必在家侍奉也公不得已而赴任至是得請才能領天  
倫之樂陶陶遂遂侍寢問安自言此千金一刻時也孝養五載而  
太夫人薨三十一年服闋還都實授禮部尙書旋授河東總督兼  
兵部尙書公赴任之便卽繞道河南相度河形莅任後裁壩夫裁

隄柳革除墊崖貼坡諸弊偶巡河至商邱五堡命幫裹戣十丈眾  
不喻其意俄而節過白露河官皆慶安瀾酬神張飲公尙欲詣工  
親勸眾以公積勞咯血勸勿往公不聽行至半途而探馬飛報大  
隄湮塌八丈幸有新幫裹戣可資保護眾始歎服公之深識遠慮  
也然亦有神助出於意外者公每巡河輒先屬吏冒風雨或手持  
畚鍤以行一日宿廟中聞虞城工險馳往其時天雨曉雨雹交下  
趨視所下之埽岌岌欲崩從者瑟縮面皆改色或遮勸勿前公立  
隄上厲聲叱曰埽去則我與俱去聲息雨雹亦息隄卒無恙又因  
防險宿河隄行館夜聞訇磕聲撼臥榻皆動起視無他黎明報對  
岸河塌數十丈公所宿隄下忽漲起沙灘如其塌數人以爲神又

勘驗曹縣三保河河溜漸偏羣議下埽而未定某所公夜夢金甲神持劍指溜處曰吾張桓侯也速下埽吾與趙順平助汝驚起周視形勢如所指處下之竟得安溜因於月隄建桓侯廟而並建順平侯廟於對岸論者僉謂 聖朝福大百靈效順而要非公之精誠不能感格也四十四年以吏部尙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五年授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常 賞海淀官園居住四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在上書房總師傅處行走公歷事兩朝垂七十年兩爲山陝正主考一爲乙未會試總裁其他殿試讀卷 朝考閱卷以至總裁三通四庫國史 實錄諸館者不可枚舉 上亦視公如商彝夏鼎雖不必服用而陳之廟堂醇樸

典重邦家有光故五十年行千叟宴 命爲漢大臣領班五十五年庚戌會試喜公重赴瓊林 賜詩矜寵公又與 上同庚八十五生辰本在六月公奏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嘉其知禮代定八月十九日 遣侍衛明安爲之稱觴 賜詩及上方珍玩金幣無算公慮盛滿難居屢疏乞歸至於再至於三 上念老成凋謝不忍公歸又憐其年力就衰 詔嵇璜高年入直如遇風雪不妨遲至卽不入直亦可先 賜紫禁城騎馬再 賜肩輿到殿公銜感次骨泣且歎曰 君父體恤老臣至於如此死有餘榮自後不敢復作思歸之想然素性恭謹非體有不適與極大風雪仍步行入 朝如故也公議事畫稿無鉅細必沈思審定求一

是處雖位極人臣而依然儒素猶記戊午年枚館公家每朝罷  
歸相與談史鑑數千年事如指掌自言在南書房汪文端梁文莊  
諸公各言所長推公見解爲第一公亦夸枚云先生非特文佳人  
亦好也其受知如此公精小楷能於胡麻上作書所作詩多不存  
槩惟奏疏數十篇藏於家娶楊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長承  
謙受業於枚最純靜官至翰林院侍講先公亡次子承豫雲南劍  
川州知州因公褫職上加恩以主事用次承閑承羣承樸承恂  
承良承廉女一人嫁袁氏孫十二人曾孫三人享年八十有四葬  
嶧嶂山之新阡銘曰

錫山峯高惠泉水清降生嵇公明允篤誠少如威鳳來儀虞廷壯

司水政元圭告成官久能貧廳堪旋馬貴而不驕慄然意下有所  
薦引不圖報謝惡隱善揚矜孤悼寡每逢 召對讜論直陳退而  
慎密溫樹不言傾矜禮士正色立 朝人之仰之孤月行霄豈不  
戀闕臣力已竭 天子畱公纏綿悱惻給扶俵侍曠典重重自天  
而降觀者動容 恩重身輕歸心難遂從古皋夔不聞引退巍巍  
華表鬱鬱松楸銘公者誰我亦千秋

右墓誌銘袁枚撰

嵇璜字尙佐會筠子雍正八年進士選庶吉士累官至文淵閣大  
學士璜習於經世之務尤善治河歷南河東河河道總督皆著聲  
績如其父爲人褻柔中剛不冑矯激沽名而內自確然有守遇



召對時有陳奏不以告人既陟綸扉屢以年老乞身不許 上累賜詩章以文彥博目之乾隆庚戌重與瓊林宴年八十四卒 贈太子太師諡文恭瑣故工書子承謙翰林侍講亦善書族子承志由舉人歷長蘆運使 上廉其家世長於治河超擢河東河道總督會河決衡家樓承志督理畚築事宜勞瘁成疾入爲順天府尹以歿

右傳秦瀛撰

士大夫用心於一藝以求稱於世者果何爲也哉不稱則憂其不工稱之而名聲彰聞卒爲有力者挾持喪其所守而從之而身名隨以敗裂自古魁儒才哲以此被清議者眾矣予甚惜之豈名之

爲害若是耶將所以用心者先失其本耶誠以爲名也抑柰何輕重之不察而自溺也耶諸城寶僉都之被謗於洪更生也謂嘗書扇稱門生於和珅小峴秦氏旣辨其誣矣僉都督浙學有清譽發貪吏之重斂幾罹身禍浙之士民戴其德厥後乙卯主會試且大爲和珅所齟齬其非黨附也明甚然當是時南山巖巖聲勢之暴橫固指惡於天下矣身爲大臣不能鋤而去之彼介其屬以相浼必屈吾意以供其一瞬之適也何居雖不書可也吾嘗聞無錫嵇公與何珅同在政府一日乞書楹帖公受其紙歸乃召翰林甲乙數人者飲於堂童子彭壽請曰研墨已得矣公叱之曰吾方有客爾何言客請其故而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爲法也公遂欣

然對客書之甫半而彭壽覆其墨公起詬讓之客爲請乃已明日謝和珅曰徒敗公佳紙公所以委曲爲是者亦以稱謂故而甲乙數人者皆其門下士使親見之言於和珅以爲信也吾方與之朝夕一堂議政事使其相水火必有所激而僨事者矣去之旣無其力徒怒之何益也而卒歸於不喪所守公其有柔嘉之則者與彭壽之覆墨公所教也客去乃勞之以酒肉云

右記逸事錢儀吉撰

嵇文恭公璜文敏公會筠子也少以大臣子賜進士出身數年卽游卿貳公貌清癯遇事端謹有識見爲史文靖公所推繼程聘三相公爲相時于和以貪刻聞而公以和平處其閒初無所建白然

和相素加譏謫 純皇帝召見嘗戒之曰曹莽之爲非人臣之所宜效故公益加寅畏年八十餘重赴瓊林爲近代之盛事時人榮之遇大事能不苟臺灣道永福與柴義勇公齟齬故加以萋斐語柴因之獲罪福亦以貪酷故同下獄旬決日廷臣皆左袒之上顧公公抗聲曰永福爲守土大員不可輕縱 上乃旬決聞者快之公暮年 上有溫旨遇軀不適則免朝公每早起必自揉伸其軀久之曰今日舒暢登 朝如故人皆笑之然亦憂譏畏譏之至矣

右錄宗室昭棟撰

國朝之府志不刊者

--	--	--	--	--	--	--	--	--	--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十四目錄

宰輔二十四

兆惠

英廉

官保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字輔二十四

兆惠

兆惠滿洲正黃旗人姓吳雅氏父佛標官至都統雍正九年兆惠  
由筆帖式在軍機處行走補內閣中書十三年遷內閣侍讀乾隆  
二年遷兵部郎中四年遷內閣侍讀學士六年擢內閣學士七年  
遷盛京刑部侍郎兼攝兵部事九年調補刑部右侍郎十年授正  
黃旗滿洲副都統十一年授鑲紅旗護軍統領十三年五月因定  
擬誤繕清文一案罪名過輕部議革職得旨從寬畱任六月兼



管戶部侍郎事八月派赴金川軍營督辦糧運十二月奏言卡撒左右山梁色爾力等路貯糧僅供兩月見調兵前來迅速臣將附近之崇德牛廠及美諾糧二萬餘運往籌備臣觀軍營諸將惟護軍統領烏爾登總兵哈攀龍勇往副將下頗多庸員又聞各省派兵時將備閒以家丁冒名糧或占額兵役使統俟經略抵營告令酌辦諭曰俱屬公論可告之經略大學士傅恆秉公澄汰以歸覈實又奏奸棍買餘米射利詔嚴察毋滋弊十四年大軍凱旋奉旨覈軍需錢糧十五年正月授正黃旗護軍統領嚮道統領十一月調戶部左侍郎十六年八月命赴山東勘傳鈔尙書孫嘉淦偽稿一案暫署巡撫事九月還京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十八

年二月 命赴西藏辦事防準噶爾四月奏言駐藏五百兵同時  
換班不便請分爲二起一於頭年五月起程七月抵藏一於次年  
二月起程四月抵藏得 旨允行十九年議勦準噶爾 命兆惠  
協理北路軍務並總理糧餉二十年二月請同哨探兵進勦 諭  
畱烏里雅蘇臺辦事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三月準噶爾台吉噶爾  
藏多爾濟降 諭兆惠以牲畜給之十月總理北路臺站十一月  
調赴西路巴里坤辦事兼理額林哈畢爾噶臺站定邊右副將軍  
薩喇勒自伊犁被陷復歸二十一年正月兆惠聞其至吐魯番約  
與進勦奏入 諭曰兆惠辦理甚合機宜昨曾降旨令管特納格  
爾臺站今著傳諭伊到特納格爾若事繁卽畱駐辦事如易料理

卽同達爾黨阿領兵進剿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其巴理坤一應事務著和起照兆惠所定章程悉心經理三月大軍再定伊犁上以定西將軍策楞辦事未協諭兆惠駐伊犁五月授定邊右副將軍六月命籌伊犁善後事宜七月請定吐魯番界編回人莽阿里克所屬佐領允之先是侍衛托倫泰赴葉爾羌喀什噶爾撫諭大和卓木布拉呢敦小和卓木霍集占久未返兆惠奏遣副都統阿敏道以索倫兵百及厄魯特兵三千收服阿克蘇庫車烏什各回人且偵托倫泰信是月霍集占送托倫泰還兆惠飭阿敏道馳往撫諭又奏言定西將軍達爾黨阿進兵哈薩克索阿睦爾撒納臺站馬多爲嗎哈沁所竊臣見遣兵搜捕並知會達爾黨阿於

撤兵還時沿途緝之得 旨嘉獎十月奏偵霍集占有悖逆狀密  
飭阿敏道速進兵報 聞是年冬達爾黨阿自哈薩克撤兵還厄  
魯特宰桑之從征者謀煽亂未發噶爾藏多爾濟詭以叛賊巴雅  
爾劫掠告兆惠遣將軍和起調諸厄魯特兵協勦而噶爾藏多爾  
濟之姪扎那噶爾布及宰桑呢嗎哈薩克錫喇達什策零回人莽  
阿里克等陰通巴雅爾中途肆逆和起被害兆惠以孤軍遠駐伊  
犁聞信整師東旋擊賊自濟爾哈朗移兵甫至鄂壘扎拉圖突遇  
達什策零等乘夜奮擊殺賊千餘噶爾藏多爾濟扎那噶爾布等  
糾眾邀歸路連戰不退遂被圍二十二年正月巴里坤辦事大臣  
雅爾哈善以 聞 詔趣侍衛圖倫楚以兵八百馳援二月雅爾

哈善續遣索倫兵往迎 諭曰兆惠係駐劄伊犁等處辦事大臣  
適遇厄魯特等背叛奮勇勦賊甚屬可嘉著封爲一等伯世襲罔  
替並將御用荷包玉鞞鼻煙壺加恩賞賜尋授領侍衛內大臣戶  
部尙書兼鑲白旗漢軍都統是月兆惠還抵巴里坤疏陳上年十  
一月由濟爾哈朗於本年正月三十日至特納格爾沿途勦賊屢  
戰狀 諭曰前因副將軍兆惠領兵勦賊全師而出遣人調取援  
兵於雅爾哈善奏到時曾降恩旨今覽所奏沿途與賊交戰甚爲  
勞苦兆惠等所領並非進勦之兵且馬匹無多官兵等竟能同心  
奮勇遇賊盡行勦滅振旅而回實堪嘉予此次奮勉行走暨陣亡  
受傷官兵查明分別賞卹圖倫楚所領兵曾經出力者一併交部

議敘兆惠等奏偵巴雅爾扎哈沁等潛牧木壘以兵往捕 上嘉  
兆惠等以遠道旋歸奮勇不怠 賜御用玉韞荷包鼻煙壺會巴  
雅爾遠遁乃 詔還同定邊將軍成袞扎布分路翦滅厄魯特賊  
眾三月偕參贊大臣鄂實等由額林哈畢爾噶路進剿時扎那噶  
爾布已殺噶爾藏多爾濟等又爲台吉達瓦齊所殺而獻其首於  
軍門適阿睦爾撒納自哈薩克盜馬竄歸伊犁掠扎那噶爾布牧  
兆惠檄參贊大臣富德往追而自駐濟爾哈朗弗與俱 上訓飭  
之五月 諭曰成袞扎布兆惠奏綽和爾得木齊阿穆呼朗等投  
赴軍營暫行安撫所辦尙合機宜惟伊等並不以擒阿睦爾撒納  
爲要務而亟以辦理回部爲言殊不知緩急務迅速辦理毋負委

任六月奏擒獲阿睦爾撒納之姪達什策零及宰桑烏巴什並遵  
旨策應富德報 聞七月奏擒獲巴雅爾於塔爾巴噶臺及其  
孛哈薩克汗阿布賚畏威歸順表獻馬匹下部知之八月奏言遣  
圖倫楚擊敗哈薩克錫喇賊眾於阿爾噶凌圖侍衛愛隆阿擊前  
掠臺站之都爾伯特台吉納木奇降其眾報 聞是時阿睦爾撒  
納竄入鄂羅斯而遣往撫諭回城之副都統阿敏道爲逆回霍集  
占所戕九月 命兆惠等籌勦回部尋奏請於烏魯木齊屯田且  
便與哈薩克市馬 詔如所請十二月成衮扎布改北路左副將  
軍 詔授兆惠爲定邊將軍二十三年正月奏言沙喇擊勒厄魯  
特賊眾萬戶請先勦除再赴葉爾羌喀什噶爾 上察其有畏難

之意以參贊大臣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專辦回部 諭軍機大臣曰辦理沙喇掌勒賊眾已派兵五千自屬裕如兆惠等宜加意擒勦不聞遺孽若仍不能集事惟兆惠是問又 諭曰厄魯特性反覆無定往往自相戕害從前達瓦齊在伊犁時人心尙且離散今豈有堪爲統率之人哈薩克錫喇等小醜焉能使賊眾服從且眾厄魯特已與嗎哈沁竄伏一處必互相爭奪大兵乘其潰亂迅往襲擊立可奏功兆惠等勿因其烏合之勢過爲疑慮卽遵旨相機辦理二月奏言臣欽奉 訓旨敢不益加奮勉口糧見未全到擬卽剋期進兵 諭巴里坤辦事大臣速邁三月奏言臣等前慮賊眾會合以抗拒我兵我 皇上先機洞鑒謂烏合之眾不能久



聚萬里之外誠如日觀臣與副將軍策布登扎布等分勦策布登  
扎布以兵千二百趨博羅塔拉及賽里木淖爾臣與巴祿等亦以  
兵千二百趨博羅布爾噶蘇副都統瑚爾起等趨尼勒喀侍衛達  
禮善等趨齊格特夜發布拉克約相俱會伊犁並行文北路堵截  
尋又奏賊眾紛紛潰逃狀報 聞伊犁附近有庫隴癸山叛黨思  
克圖塔爾巴布圖庫特克爾得克四宰桑據險藏匿兆惠偵知之  
遣侍衛扎延保投誠厄魯特達什車凌收其牧羣而自以八十餘  
騎夜入山口勦之時曉霧迷漫布圖庫特克爾得克脫走餘悉就  
斬獲捷 聞 上嘉獎交部議敘四月奏報叛賊輝齊鄂哲特等  
就擒賊牧俱殘破準噶爾之事將竣請由伊犁進勦回部 上以

哈薩克錫喇等未獲 訓諭之五月奏言臣於四月十三日渡伊犁河抵格根喀爾奇喇詢嚮導云由特穆爾圖淖爾踰巴爾琿嶺假道布魯特一月可至葉爾羌喀什噶爾 諭曰前屢降諭旨令兆惠將伊犁等處叛賊渠魁全行擒獲再往回部今來奏業已進行自毋庸復返但當沿途休息馬力與雅爾哈善會合並卽招降布魯特人眾兆惠等奏布魯特頭目圖魯起拜鄂庫等赴軍前乞降臣等譯 敕書卽行收復遣侍衛達桑阿烏爾登託倫泰先後護布魯特東西二部使者入 覲 命速赴回部與雅爾哈善合兵進剿會雅爾哈善圍庫車霍集占自糾眾來援爲我軍擊敗冒死入城復脫走雅爾哈善坐疏縱革將軍職 詔趣兆惠馳往代

將其軍九月 諭曰據兆惠奏遵前旨領兵八百名速赴回部一  
抵庫車卽與雅爾哈善協心剿賊斷不肯半道而回有靦顏面所  
奏肫誠勇往深得領兵大臣之體軍旅爲國家重務以滿洲大臣  
身膺簡畀統率戎伍正當踴躍自效公爾忘私我朝簡冊所垂忠  
勤代著遠軼前古乃近來漸染惡習臨事心懷觀望或聞撤兵慶  
若更生曾不知奉公體國之意謂何此風深可痛恨今兆惠毅然  
以勦賊自任其器識實出諸臣之右且計其具奏時尚未知有雅  
爾哈善失機債事不堪任用令伊往代之旨乃如此陳奏深爲嘉  
悅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兆惠等奏言臣抵阿克蘇降回眾五  
千餘戶烏什伯克霍集斯及其子漢咱帕爾亦攜眾獻城降臣遵

旨令舒赫德以侍衛駐阿克蘇臣卽率大軍赴葉爾羌疏入  
獎賜荷包鼻煙壺兆惠既至葉爾羌奏我兵三千餘行戈壁千五  
百里馬力疲乏急需接濟馬三千俾得更換剋期而進先是上  
念我軍長途跋涉特派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甘綠旗兵繼  
進並傳諭副都統阿里衮侍郎永貴於巴里坤豫選馬三千送  
庫車備調至是阿里衮接兆惠咨請親送軍前允之諭富德  
率大軍策應兆惠永貴巡查臺站亦赴阿克蘇十一月舒赫德馳  
奏兆惠於黑水被圍救富德阿里衮及舒赫德等往援舒赫德  
奏言兆惠遣索倫侍衛五十保等兩次突圍齎送奏稿內稱臣等  
於十月初六日直薄葉爾羌城賊緣邊畫溝立隊自固我師以少

擊眾所向披靡三戰斬殺甚夥賊擁竄入城不出臣遣愛隆阿堵  
截喀什噶爾援賊並迎將軍納穆扎爾參贊大臣三泰軍謀賊輜  
重在城南英峨奇盤山計乘虛襲之十三日取道城東渡黑水未  
及半而橋圯我師渡河者纔四百騎霍集占悉醜類二萬餘來戰  
而地皆沮洳人馬不能如志且戰且踰河退保大營然我師人知  
致命殺賊千餘營中見餘兩月糧深壕高壘以待援輕敵妄進之  
罪在臣兆惠一人實難追疏入 諭曰辦理回部一事原因賊酋  
霍集占等向爲厄魯特拘囚阿巴噶斯之地自大兵平定伊犁出  
諸陷冝之中俾仍長其舊部伺密起死肉骨而狼子野心不知感  
戴生成輒敢負恩反噬甚至戕害將軍所遣之副都統阿敏道及

隨從百人若不興師問罪何以振國威而申天討迨我師已得庫車兆惠勒兵請進風聲所過如阿克蘇烏什等城相繼歸化其回部大頭目霍集斯等復效順前驅惟霍集占奔竄葉爾羌是以兆惠率師乘機直入洵爲有進無退之良將且我滿洲勁旅所向披靡無敢抗拒卽如今夏兆惠富德等攻城略地所領僅千人而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各處回衆不煩攻勦不待招徠早已爭先納款其回部一路之阿克蘇等城無不勢如瓦解將謂乘勝長驅直入葉爾羌喀什噶爾亦屬甚易數年來平定準噶爾降哈薩克布魯特實爲極盛之會而遽有此大兵被圍之信蓋實因我師晝夜馳驅未免馬力不足以致一時困守待援所幸先事綢繆朕於

回可... 卷二十一  
六七月間卽次第派遣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甘之綠旗兵前往策應馬匹糧餉亦已籌運在途其時初不知兆惠今日之奏報也可見 蒼穹垂佑默啟朕衷實深感悚有此部署計見陸續俱抵葉爾羌矣兆惠與援師合力其氣倍增從此埽穴犁庭兇渠就縛庶幾上中國憲下慰忠魂軍務可告成事至若身膺闡寄奮勇直前計不反顧乃我滿洲大臣從來敦樸舊俗今兆惠統軍深入志在滅此朝食自不暇輾轉以爲身謀忠誠勇敢朕實深爲嘉予兆惠著由一等武毅伯加二字晉封爲武毅謀勇一等公加賞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服以彰獎勞賞功之典其在事之大臣侍衛等俟兆惠回至阿克蘇時查奏優敘 御製詩記其事詩曰我軍

取烏什酋長款復獻元戎乘良機率眾直前進其奈隆冬時枯草  
經蹂躪以此馬不肥奚堪供斫陣況臨彼巢穴螳臂注一奮彼一  
誘我軍萬騎逞驅趁我師纔千餘鼓勇無退寸橋圯渡四百忠義  
人爭勸殺賊至數千矢盡接短刃涉淖退保營相持城下頓壯士  
選七人星馳兩致信舒赫德畱守諸回靜以鎮羽檄催後師繼進  
期颺迅畢齊阿克蘇赴援雪深恨夷考兵興來曾無遭挫衄此番  
客主殊不幸致事債兆惠稱輕敵請罪誠不吝此非退縮比誰逆  
料利鈍終能算敵眾允由效忠盡奚忍更加罪褒嘉章服晉諸臣  
諸軍士行賞以功論畫後促後軍直前金鼓振欲藉士敵愾  
天助順捷音其春來平回鴻績建十二月舒赫德奏言同人托



克托默特自葉爾羌來稱布拉呢敦由喀什噶爾糾眾五千合霍集占眾圍困大兵三十餘日忽聞布魯特掠喀什噶爾將軍縱火攻奪賊營二兩賊酋疑將軍與布魯特有約欲議和將軍執其使以矢射書傳諭云爾等果欲納款必先入 覲否則不允後賊酋亦射書願送口糧撤圍相見將軍不報又聞軍營脫出之厄魯特言營中掘得米粟百六十窖疏入 諭曰兆惠舉動雄偉甚屬可嘉著加恩賞給御用朝珠金黃帶荷包此帶可常時服用二十四年二月定邊右副將軍富德奏報臣遵 旨馳援兆惠於正月初六日行至呼爾瑪遇賊騎五千麾眾夾擊轉戰五日四夜會參贊大臣阿里衮督解馬匹亦至分翼謹呼馳突直至初十日黎明斬

殺無算布拉呢敦脇中槍傷昇入城旋潛回喀什噶爾兆惠營中  
聞槍礮聲知我援兵集厲兵邀擊賊眾且遣索倫卒及回人四約  
期夾攻兆惠亦奏言臣等自上年十月十三日被圍相持三閱月  
賊引水灌我營或以葦帚蔽體及掘溝潛伏俱爲我兵擊退狡計  
百出不得逞帳旁及林木內拾鉛丸數萬卽用以還擊仰賴 聖  
主威福 上天神佑靈蹟甚多安營處近戈壁而有深林伐木給  
用初憂乏水因賊灌營反獲接濟掘井泉輒涌出至正月初旬井  
水忽涸又獲藏粟二十餘窖官兵意氣奮發毫無懼色見於正月  
十四日與富德合兵還阿克蘇兩疏入 上覽奏獎慰 御製詩  
曰圍解萬里遠懷紆午夜頻將軍誠善守 天意本先仁少挫終

能勝知難在審因勞哉惟眾士予曰有良臣更議擣虛策相等應  
變神免營終詎脫獲屈乃求伸重賞斯甯吝明征要必申舞干雖  
美事何以謝軍人又 御製黑水行曰喀喇烏蘇者唐言黑水同  
我軍去年薄回穴強弩之末難稱雄築壘黑水待圍解詎人力也  
天柟幪明瑞馳驛躡月到面詢其故悚予衷蠶屯蟻聚張數萬  
三千餘人守從容窖米濟軍軍氣壯奚肯麥鞠山鞠翦引水灌我  
我預備反資眾飲用益豐銃不中人中營樹何至析骸薪材充著  
木銃鐵獲萬億翻以擊賊賊計窮先是營內所穿井圍將解乃督  
其中聞言爲之悵諸臣實鞠躬旣復爲之感 天眷信深崇敬讀  
皇祖實錄語所載曾聞我 太宗時明四總兵來戰正夜大霧

彌軍擊敵施火礮樹皆燬都統艾塔往視攻回奏敵礮止傷樹我  
兵曾無傷矢弓匪今伊昔蒙 帝佑覲揚 前烈勵予冲詎人力  
也 天帡幪大清寰海欽皇風尋兆惠疏辭封爵及章服 諭勿  
辭並以其母年老時 遣人存問是時霍集占黨侵和闐 命速  
發兵援之四月 上以兆惠等籌調兵馬過多 命速相機進剿  
並加意搏節糧餉六月大軍分路進布拉呢敦棄喀什噶爾霍集  
占棄葉爾羌遁降其眾四萬餘戶撫定之捷奏至得 旨嘉獎  
諭速追擒兩賊酋七月大敗霍集占於阿爾楚爾及伊西洱庫爾  
淖爾逆酋兄弟竄巴達克山我軍蹙之勒令擒獻未幾均被戮十  
月巴達克山汗素勒坦沙獻霍集占首安集延霍罕博洛爾諸部

相率歸順 諭曰將軍兆惠等勵眾選兵先後追勦屢獲全勝賊  
勢窮蹙巴達克山諸部皆感恩歸誠恐後今既奉檄自效逆酋授  
首從此邊陲甯謐各部落永慶生全將軍等凱旋至京時朕當親  
臨郊勞兆惠已晉公階並迭賜章服其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以  
示寵異再著加授一子爲三等侍衛十一月奏言回部平定各城  
永息干戈而安撫新降仍須駐兵彈壓請於葉爾羌駐一千喀什  
噶爾駐一千英噶薩爾駐五百阿克蘇烏什等處亦酌派兵駐守  
並令各城伯克輪班入 覲 允之二十五年二月 命爲御前  
大臣紫禁城內騎馬先是 上命築壇於良鄉城南行郊勞禮至  
是兆惠率從征將士凱旋 覲謁如儀 上撫勞 賜御用朝珠

及馬禮成隨 駕還京 上御豐澤園幄次凱宴 賚銀幣尋  
命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濟爾哈朗喀喇烏蘇兩番襲迫均保  
無虞以智濟險以誠感愚卓哉崇勳闢我皇圖二十六年七月  
命協辦大學士事務兼管刑部尙書八月 命同大學士劉統勳  
赴豫勘築楊橋決口等處奏疏濟賈魯河及開放各事 諭獎其  
悉中機宜二十七年復同劉統勳等勘江南運河酌濬高寶諸湖  
歸江之路 詔如所議行二十八年二月 上以直隸濱水窪地  
秋霖積潦未消 命兆惠往勘海口廣宣洩並督同御史永安等  
相度天津靜海文安大成等處疏濬事宜三月奏報各工減水日  
數寸濶出地畝已漸播種皆總督方觀承經理遲誤之咎疏入

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三  
敕部察議十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奉 旨會同兩江總督尹繼  
善等籌濬荆山橋河道二十九年四月順勘直隸河工事竣還京  
十一月卒 上親臨其第酌酒卽以其子扎蘭泰許尙公主爲額  
駙 御製詩悼之曰重坎昔已濟百年今忽消大星落昨夜密席  
尙前朝一痛嗟何極千勞憶匪遙恨無執手訣城闕鎖深宵 諭  
曰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質性精勤才猷  
明練西陲之役稟承廟略式界元戎盤錯屢經膚功懋集是用酬  
庸錫爵協贊禁廷入直宣勞正資倚任昨偶撻微疾遣醫診視方  
意稍加調攝卽冀就痊遽聞溘逝深爲軫悼卽親臨奠醑加恩晉  
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並賞給內帑銀五千兩治喪伊子尙年幼並

派同族工部侍郎官保及內務府司官一人代爲經理應得卹典  
該部察例具奏十二月 賜祭葬諡文襄三十年 上南巡至良  
鄉郊勞臺 詩曰庚辰曾是勞旋師卽貺臺陳得勝旗自此西瀛  
盡來賀每循南路引餘思固資眾力成勳績實藉元戎善指麾享  
澤何期騎箕尾不禁觸境一生悲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兆  
惠於五功臣中 詩曰西師歷五年準回兩進討兩討凡兩阻兆  
惠皆經了而皆安然出葳功荷 大造設非忠誠篤加以勇略昭  
焉能合眾志成城錫箔保耆定贊絲綸章服元勳表謂當永承恩  
太平佐有道長子纔三年何不同予老兆惠子扎蘭泰尙和碩和  
恪公主授和碩額駙襲一等公爵兼散秩大臣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二十一年阿睦爾撒納叛走哈薩克

左右哈薩克爲天山山路西北遊牧行國將

軍兆惠富德等復以兵西追深入其汗阿布賚遣使請罪獻良馬且遣兵鄉導前驅誓擒阿逆以獻適阿逆先覺遁鄂羅斯乃擒獻其黨而和集博爾根亦率三萬戶款於軍門將軍兆惠啟帳命東向坐將軍南向坐列筵食之牲體哈薩克回俗必持咒破戒乃食至是言爲 大皇帝臣僕敢泥禁因飽噉引觀花馬射射鎖子甲皆徹札哈薩克益大駭服於是定互市地於烏魯木齊自後歲時朝貢爲例

二十三年將軍兆惠等至布魯特界

東西布魯特爲天山山路之西南遊牧行國與哈薩克非準

非同非蒙古其疆域風谷皆介準回之間遣侍衛往諭其頭目薩雅克部薩拉巴噶什部兩鄂拓克不自主別推一年長者瑪木克呼里主之年九十餘體頽跌坐腹垂至地不能遠行遣使獻牛羊百頭將軍等宴而示之講武咸詫服曰天朝騎射之利嚮雖聞之至於發必命中層甲洞穿馬上三槍連發五矢左右迭射離馬及地騰上復馳雖厄魯特兵亦不及宜乎東殄準噶爾西服哈薩克何有於我等小部落乎於是兼撫定霍索楚及啟台兩鄂拓克六日至其地并上四部共二千餘戶而薩婁鄂拓克亦於七月以所部五千戶來歸東布魯特五部皆遣使入朝其西十五部在天山南距四部喀什噶爾城西北三百里道由鄂什踰葱嶺而至其部落每部所轄或二百餘戶或七百餘戶或千有三百餘

戶共二千餘萬口皆以額德格納部長之

部落雖分而遊牧同地猶蒙古之四子部落也

逐水草遊牧衣冠風俗皆同東部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逆回經

其地其渠長奉將軍書曰額德格納布魯特部小臣阿濟畢恭呈

如天普覆廣大無外如愛養眾生素賚滿佛之鴻仁如古伊斯於

達里之神威如魯斯坦天下無敵之大勇

所舉三者皆西域回部先代之賢汗猶中國頌

堯舜禹湯也

富有四海 乾隆大皇帝欽命將軍之前謹率所部自布

哈爾以東二十萬人眾盡爲臣僕頭目等以未出痘不敢入中國

謹以使入朝京師將軍兆惠表 聞於是十五部落亦內附設二

品至七品頭目由將軍大臣奏放歲進馬受賚減其商稅遣使巡

其部落同內地焉

敖罕者葱嶺西北之回國也

亦曰浩罕亦曰霍罕四城皆有伯克而最西敖罕城額爾德尼爲之長最

東曰安集延風俗同南路諸回國而鷲勇倍之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霍集占霍集占遣

使欲投安集延安集延不報既而將軍兆惠遣侍衛撫定布魯特

諸部至其境額爾德尼酋迓至城內日饋羊酒瓜果餽糧璫瑜良

馬詞訪中國疆域物產風俗形勢兵馬器械侍衛廣宣 朝廷威

德額爾德尼畏慕奉表並上將軍書稱爲至威至勇如達賚札木

西特之將軍旋貢馬京師然亦無所謂汗血者其後霍集占兄弟

爲巴達克山所殲有博羅尼都二子逃赴敖罕故敖罕有回酋遺

孽云

右記魏源撰

徐英公選將必用方面大耳曰以彼之福成我之功史策爭笑其  
誣然果有恃其福命而成功者如耿恭終返玉門之道渾瑊不荷  
吐蕃之枷載在史策近日如兆武毅公惠果其人也公吳雅氏  
孝恭仁皇后族孫 王師定伊犁時公以偏裨從事會將軍策棱  
玉保等先後褫職 命公權護其印未逾月四衛拉特部受阿逆  
指揮四部齊叛欲擒公獻於阿逆公先時知之時所帥惟蒙古兵  
二千官軍數百而已諸將震懼永相國貴時在軍欲全師以歸公  
尙猶豫都統莽阿難老將也掀髯笑曰將軍休怯若以阿難獨當  
殿隊可保諸君生入玉門公從其言莽率本部百人殿隊於後有  
追兵至輒爲莽所敗夾鋒矢閒賊爭畏之曰無敵修髯將軍轉戰

數十日虜賊漸遠公欲屯營休息士卒莽曰我兵惟餘十日糧而去邊境尙數千里若使糧盡兵散強敵追至何以禦之因日馳數百里卒入內境官兵未損一人上大喜云介于耿恭不過如是因封公武毅伯賞賚無算復命公佩定西將軍印往勦回部時雅將軍爾哈善以遲緩致罪公乃輕騎直入至阿克蘇爲賊所困公臨黑水葱嶺北河經喀什噶爾城外葱嶺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北河爲赤水河南河爲黑水河回語稱赤日烏蘭黑日哈喇水皆曰烏蘇而陣先是鄂參贊實曾阻公曰我兵運路生疏豈可冒險直入儻敵人夾以攻我雖欲生還不可得也公不聽至是鄂公曰致使全師受困誰之咎也若聽實言焉得至此公慚甚因命勇士數十人各懷羽檄突圍而出抵阿克蘇二人而已舒文襄

公時屯阿克蘇因立命諸將往救豆提督斌高總兵天喜石都統  
三泰先後往救皆沒於陣石爲賊獲縛諸高竿命石降石罵曰  
天朝世臣安肯屈膝醜虜以求旦夕之生哉大罵不絕賊因用礮  
擊之猶聞其厲聲云時糧已絕鄂公實等先衝圍死軍士咸煮鞍  
革以全其生懸伏山谷間以救其飢賴富將軍德率偏師自小道  
入賊不爲備因得衝隊以入殺賊無算公復率殘兵自內攻之人  
各用命遂解其圍振旅而歸公先後兩遭危患皆死生閒不容髮  
竟得保全其身歸膺高爵非其福澤豐厚曷以致此

準噶爾自光顯寺之敗決意請和至乾隆四年和議始成又許通  
市及入藏作佛事人馬貨物皆限以數噶爾丹策零於乾隆十四

年死生三子一女長曰喇嘛達爾札次日那木札爾又次日莫克  
什女曰烏蘭巴雅爾那木札爾母貴蒙古最重嫡庶國人因立那  
木札爾坐牀坐牀者華人言卽位也那木札爾殺莫克什喇嘛達  
爾札自危乃弑那木札爾而自立烏蘭巴雅爾與其夫擁戴有功  
因其委任疏遠叛去達又擒而殺之當是時大策零王孫達瓦齊  
與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另居雅爾地方各有阿拉巴圖數千戶  
華言達瓦齊於達爾札爲近族貴而無位阿逆出身微賤而狡黠  
奴也兇狠迥異諸酋亦皆不平達爾札之所爲與之相抗不奉教令達  
爾札命眾討之達瓦齊等兵敗竄入哈薩克達爾札以二人不除  
終爲禍害遣心腹人率兵六萬追之期於必獲達瓦齊計無所出



日夜涕泣而阿逆曰與其束以待擒何若鋌而走險兵法所謂往扼其吭者也因率精銳卒一千五百人裹糧懷刃於山嶺僻境繞道入伊犁乘其不備寅夜突入其幕達爾札方圍鑪擁妾飲酒阿逆趨而斬之撫定其部落迎達瓦齊入立之初策零拉布坦欲叛中國也以衛藏據其右臂欲與之和使無後顧之患因以其女妻拉藏王子入贅其國陰說拉藏王頗羅鼐叛中國頗羅鼐感仁皇帝之恩固守臣節策逆怒遂親率師由回部之沙雅爾潛襲衛藏近星宿海爲導者誤入大澤中沮洳難行人馬多死窮蹙歸遂斬其贅婿其妻有遺腹女長而適阿逆父阿逆初生時滿身鮮血或謂其復讐而來也達瓦齊旣立不能統馭其屬歲多叛亡每遇急難

必檄阿逆至與之調停阿逆謂讓之達瓦齊不甘曰彼雖才能終爲我之臣僕何敢以臣凌君而忘其己爲所立也其後達部署漸定因曰不誅阿某禍終未艾因統傾國兵討之阿逆不敵十九年遂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且乞師往靖亂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已得據其位也 純皇帝實知其國內亂之可乘足以竟 先朝數十年未竟之緒今事會適至乃天以其國畀我 大清時不可失決意用兵時舉朝不知準噶爾內亂狃於辛亥敗兵之事不願勞師動眾惟傅文忠公一人力贊成之 上曰卿朕之張華斐度也阿逆入 覲 上以撫綏事急乘馬三月而至熱河 命王公大臣皆從往陪宴阿逆行抱見禮 上從容撫慰並賜上駟與

之乘親與其分較馬射並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 賜宴而退  
阿棟然時冬月嚴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  
誓服傅文忠退曰余今日膽裂自不知生死矣乙亥春遂兩路進  
兵北路以班直義公第爲定北將軍阿逆爲定邊左副將軍副之  
西路以陝督董鄂公永常爲定西將軍薩賴爾爲定邊右副將軍  
副之盡簡八旗子弟吉林索倫諸精銳士卒從之所至準夷各部  
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攜酒牽羊以降兵行數千里無  
一人敢抗者五月五日齊抵伊犁達瓦齊阻淖爲營眾尙萬餘我  
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眾驚  
潰達瓦齊竄走陰計阿克蘇回人伯克霍迪斯爲己所立必不負

之因率親丁百餘騎逃至回疆去阿克蘇四十里霍迪斯已遣人具牛酒以迎達瓦齊之黨以爲不可信而達以爲與其有恩遂殺牛酌酒與眾酣醉後霍迪斯盡縛之入城後承班公檄獻諸軍門並獲青海叛賊羅卜臧丹津先後檻入行獻俘禮 上御午門樓受之以達瓦齊人固庸憇可憫特赦之 封以親王 賜第寶禪寺街擇誠隱郡王孫女配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大池驅鵝鴨浴其中以爲樂而已體極肥面大於盤腰腹十圍羶氣不可近 上命爲御前侍衛終優容之準夷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部落也部各有汗 上初用兵欲俟平定後仍其舊設四汗眾建之而分其力如喀爾喀之編七旗至今長享太平而阿逆之志不

在此 上預燭其情甫出兵卽密諭班公以分封四汗之意以消其妄念又以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爲科爾沁親王與阿逆言語相通氣類相近令與之偕行俾耦居無猜實陰伺之乃額駙爲其所給反與之昵阿逆遂恃爲奧援既平伊犁阿逆處事多不稟承將軍生殺自專置副將軍印不用用其國汗舊用小紅鈴記發書鄰部哈薩克及鄂羅斯等國皆不言降我 朝但謂率滿洲蒙古兵來定準噶爾又使其黨等流言不立阿逆爲汗終不得甯班公憂之鄂襄烈公曰吾儕大臣所謂消患於未萌昔拉忠烈公誅朱爾墨札身雖死殉終膺懋典吾等可做而行之此傅介子請纓日也班曰阿逆叛迹未見安可妄誅藩臣以撻 上之怒哉遂密以

其事馳奏 上命卽軍中誅之毋濡忍貽後患而是時大兵凱旋  
隨二公者五百人餘皆新附之眾班公遂不敢舉事 上先有旨  
命阿逆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公等趣其行欲使入我境則  
易擒也先是六月中額駙奉 旨先歸阿逆私以總統舊部之意  
乞其代奏並約以期如得請 旨當七月下旬至及額駙歸事已  
中變遂匿其奏阿逆待 命久不至班公迫行令喀爾喀親王額  
林沁多爾濟伴之阿逆不得已起程中途遷延猶有所望也迨八  
月中尙無信疑事已變入境且得禍遂陰召其眾張幕請額宴酒  
數行起謂額曰阿某非不臣但中國寡信今入其境如驅牛羊入  
市大丈夫當自立事業安肯延頸待戮遂命呼酒者再伏兵四起

旌旗耀目擁阿逆出營去阿逆徐解副將軍印組擲與額曰汝持此交還大皇帝可也遂據鞍馳去額林沁多爾濟瞠目視之無如之何阿逆遂寄聲伊犁嗾其叛又遣其黨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路軍臺而伊犁宰桑克什木敦多卜等果蠶起爲亂倉卒兵少班鄂二公扼腕無計鄂曰今日徒死無濟於事有負上付託矣班公持劍太息久之刎頸而死鄂故書生腕弱不能下命其僕剝腹而死事聞上以額駙匿情不奏欲立正典刑來文端公請曰願皇上念孝賢皇后莫使公主遭荼獨之歎上揮淚太息勸其死祇禡其爵額林沁多爾濟以元裔故特與賜死改命公策楞公達爾黨阿由巴里坤速進兵二十二年參贊公玉保至

特克勒探阿逆僅距一程欲急追之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至遂駐兵俟之而不知報信者卽阿逆之偵者以爲緩師計阿逆得從容而去遂逃入哈薩克 上怒拜瓜爾佳公哈達哈鈕祜祿公達爾黨阿爲定西大將軍加大學士銜以擒阿逆事專委之復命握二大將軍印使阿逆心以爲傅文忠公至冀其自投羅網達至哈薩克界阿逆方借哈薩克兵來拒我兵擊敗之擒其酋長願往說其主阿布賚擒阿逆來獻達受其紿縱之去卒無音耗達復使人詢之訖未得要領而西路降夷巴雅爾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尼瑪舍楞等皆羣起叛亂都統公和起殲焉兆文襄公惠復有濟爾哈朗之圖 上以諸賊甫受封賞輒叛知厄魯特



人概不可以恩信結故 命喀爾喀超勇王成袞札布出北路兆武毅惠出西路皆於三月中起行會諸賊自相蹂踐札那噶布爾襲殺噶爾藏多爾濟呢瑪又欲襲札那噶爾布不果阿逆自哈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欲自立爲汗聞我兵將至又遁去諸賊皆竄匿於是兆武毅擒原任貝勒納奇木海超勇公蘭察擒巴雅爾烏爾登擒尼瑪札那噶爾布已病死台吉琿齊達瓦以其首來獻惟阿逆尚未獲六月兆武毅使愛將軍星阿阿拉善王羅卜藏等追阿逆至哈薩克其長阿布賚以爲大兵取其部也鋒刃旣交我兵勢寡阿拉善王曰與其同沒何若冒死說敵猶可冀免因脫帽蹈煙礮馳去作蒙古語曰吾來說降阿布賚因收軍見王王從

睿曰吾亦係也速後

王之父阿寶始降本朝

固厄魯特也因歸降故荷大

皇帝撫綏裂土封之永爲藩服今部長葛爾小國何可信阿逆之

言自與天朝爲敵是代人受禍也阿布賚悟請降爲屬國適阿

逆率二十人往投之阿布賚執其兄達什策零送軍門事聞

上大悅封羅爲親王受阿布賚降令其歲時納貢如朝鮮琉球之

例云阿逆徒步入鄂羅斯爲樵者所得守卡之瑪玉爾官名送往其

國我侍衛順德訥尋蹤往瑪玉爾誘爲不知時廷臣議又恐挑鄂

羅斯之釁兵連不結陳文勤公有將帥糧餉帑項三議史文靖公

直欲退守玉門關上笑曰皆書生迂語不足與較因命理藩

院行文鄂羅斯索之阿逆患病死鄂羅斯以其屍送入邊上命

素識阿逆之林不多爾濟往驗屬實於是阿逆局始結 上命兆  
富二將軍擇地過冬明年再盡勦厄魯特之漏網者二十三年春  
兆公由博羅布爾蘇富公由賽里木加獮場中分兩翼合圍約相  
會於伊犁凡山陬水涯可漁獮資生之地悉搜剔無遺時厄魯特  
懾我兵威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  
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  
特之種類盡矣計自準夷內亂以來惟杜爾伯特策凌內附始終  
無異志其王策凌臨終時諄囑其子孫報效 天朝百世毋忘此  
德故其所部得保全至今無恙世襲藩封其次則達什達瓦之妻  
當阿逆初叛時正伊犁騷擾之際獨率所部款關來投 上憫其

誠使居巴里坤後徙熱河編其人爲兵俾資餉以給若沙克都爾  
曼吉爾從亂全部內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爾  
等之亂 上諭巴里坤大臣雅將軍爾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則坦  
懷以待勿使疑否則先發制人毋令爲肘腋患初非必欲殺之也  
雅故書生不敢保時餉正乏而沙請糧不休雅患本軍缺糧而又  
齋敵遂令裨將閻師相率五百人入其壘若失路借宿者沙屠羊  
以待中夜大雪閻曰此擒吳元濟時也遂以笏爲令襲其臥廬盡  
殲全部四千餘人沙被殺時殘燈未滅其妻睡夢中驚起不忍其  
夫之戕於亂刃裸而抱持之如兩白蛇蜿蜒穹廬中以至於死雅  
以沙謀叛被殺報 上封雅爲一等伯雅歸 朝日拜其祖祠歎

曰李廣以殺降不封侯至於失道自刎今我罪踰於廣而反膺五等之爵祖宗蔑血食矣其後果以失機被誅 上於庚戌中詠西域諸故事猶及雅之濫殺云其他諸賊既降復叛自取誅滅草薶禽獮無噍類固無論已此固厄魯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鄂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爲我兵殺者十之四數千里遂無一人蒼天欲盡除之空其地爲我 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以爲禍首展轉以至漸滅也自此偃息兵戈墾闢屯田中原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煙火相望陌巷閒牛羊成羣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自有天地以來漠南北之地未有如今日景象者也

大和卓木波羅尼都小和卓木霍集占者其先世本葉爾羌喀什

噶爾回酋自策妄阿拉布坦時卽令率其回人至伊犁種地出租賦遂囚於地牢者數載我兵平伊犁時釋使歸俾仍長所部二十一年將軍遣侍衛托倫泰往未能定要約阿敏道先使人往招撫波羅尼都謂霍集占曰我家三世爲準夷所拘蒙天朝釋歸得統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曰我方久困於準夷今屬中國則又爲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詭詞誑阿敏道入庫車城拘繫之弗使歸時方討阿睦爾撒納兼有青滾雜卜之變未暇問及也已而阿敏道復爲彼所害是其負恩肆逆不可以不討二十三年春以兆惠富德尙勒洗厄魯特餘孽乃用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五月兵至庫車城賊目阿卜都克勒木據城守於是趣兵進攻回人素

懦怯然守城遵古制雅固書生未嫻將略惟聽偏裨等出策令不  
畫一霍集占來救率最精巴拉烏槍八千由阿克蘇之戈壁捷徑  
而來與我兵遇於城南鏖戰竟日大敗入城其城依山岡用柳條  
沙土密築而成礮攻不入時提督馬得勝獻掘地道計於城北一  
里掘入已及城矣而將軍急於收功嚴令晝夜力掘回賊瞥見鎗  
光其機遂洩賊匪自內用水灌之士卒盡沒雅將軍咄嗟無他策  
惟嚴守之待其自斃新降回目鄂對告曰語云困獸猶鬪今霍集  
占困守危城食力已盡必不坐而待縛其必乘其不備以求免脫  
返其巢穴整兵復來其事未可量也今城西渭干愛曼水淺可涉  
而有北山要口通戈壁走阿克蘇若於二路各伏兵一千則賊酋

成擒矣雅以其言叵信唯下令併力攻取一日暮索倫老卒於城下牧馬聞城中駝鳴似負重狀奔歸告將軍曰其駝鳴高且健賊將遁矣將軍時飲酒笑曰健卒爾何知酌酒如故其夜霍集占開西門由渭干愛曼涉水遁果如鄂對言而我兵未之覺也後數日阿拉難爾等開城降先是霍集占入庫車城怨鄂對之不附己也凡其親屬皆殺之其妻熱依木亦被獲方少女霍集占欲納之熱依木不從因縛其二子一女擲城下撲殺之因熱依木於高樓日加窘辱熱依木乘閒逃匿阿克蘇庫車既降鄂對手刃其仇三十餘人事聞純皇帝以雅爾哈善坐守軍營聽賊去來自如略不設備乃革其職命尙書納木札爾代之侍郎三泰參贊軍務



皆馳驛往又以兆武毅公勦伊犁賊將盡 命卽以其兵自伊犁  
徑赴回地 上復念兆所統兵久勞於外皆已疲乃預調索倫察  
哈爾往濟師兆武毅至軍庫車已降於雅將軍阿克蘇亦遣人迎  
降八月二十四日兆武毅遇雅將軍偕入傳 旨斬順德訥卽前  
守卡縱霍集占遁去者也逮雅將軍送京擇城中伯克鄂對隨軍  
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總兵閻師相率兵駐守時舒文襄方爲  
兵效力軍前亦令留阿克蘇贊畫諸務兆武毅卽起程有烏什城  
伯克霍集斯者卽前縛送達瓦齊者遣其子呼岱巴爾氏來迎九  
月朔兆武毅至烏什以霍集斯熟回部事與同進葉爾羌分遣侍  
衛齊凌札布偕鄂對往撫和闐六城十月兆武毅至葉爾羌其城

周十餘里霍集占已堅壁清野凡村莊人戶悉移入初六日我軍分七隊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我兵擊敗之賊又從北門出數百騎索倫兵歛然遁賴健銳營兵數百岸然不動我兵得以濟又敗賊眾賊入城不復出兆武毅以兵少不能圍城欲伺便取勝乃擇有水草處結營卽所謂黑水營也聞納三二將軍將至遣愛隆阿以兵八百迎之又偵知賊畜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由城南奪橋過河南過四百餘兵橋忽斷賊出四五千騎來截步賊萬餘在後我兵陣而前騎賊退步賊以鳥槍進我兵方擊步賊而騎賊又從後來攻兼有自兩翼衝入者兆武毅馬中槍斃再易馬又斃我兵爲賊所截散落數處人皆自爲戰

無不以死自誓殺賊無算而我兵陣亡者亦數百人受傷者無算  
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保護大營過河者亦泅水歸馬力疲乏不  
能衝殺遂掘壕結寨守所掘壕既淺壘亦甚低賊可步履入遂日  
夜來攻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賊甚力賊懼我兵致死欲  
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壕外爲長圍守之如梁宋所謂夾城  
者意我兵食盡當自斃也而營中掘得窖粟數百石稍賴以濟賊  
又決水灌營我兵泄之於下游其水轉資我汲飲已而隨處掘井  
皆得水又所據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賊以烏槍擊我鉛  
子著樹枝葉間每砍一樹輒得數升反用以擊賊惟拒守日久糧  
日乏僅瘦駝羸馬亦將盡各兵每乘閒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婦

同擄至者殺其夫卽令其妻煮之夜則薦枕席明日夫肉盡又殺此婦以食被殺者皆默然無聲聽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嗇會除夕明忠烈公瑞常中丞鈞皆至其帳聚語屈指軍糧過十日皆鬼籙矣某公慨然謂吾出肅州時有送酒肴者所餘餽飭今尙貯皮袋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時絕糧久皆大喜過望旣飽而去則私謂曰某公亦不畱此事可知矣不覺泣下蓋自十月中旬被圍已將百日無復生還望也納義烈公木札爾三公泰亦以十三日至愛隆阿軍聞兆武毅等戰率二百騎衝入爲賊所殺兆武毅告急之文遺索倫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蘇舒文襄公以事急不暇自計其身之爲兵也卽飛章馳奏時富將軍德尙在準噶爾搜捕餘孽

上命爲定邊右副將軍速往援會預調之索倫兵已在途而巴里坤大臣阿里袞先接兆武毅信選兵六百馬二千駝一千往赴舒文襄守阿克蘇能和輯諸回目無異志烏什則霍集斯妻子及總兵丑達駐守鄂對往撫和闐六城亦俱降十二月索倫及內地兵已到二千餘舒文襄先率以行富將軍德聞兆武毅被圍之信亦速赴二十五日與舒文襄會於巴爾楚克二十四年正月六日至呼爾璊賊五千餘騎迎戰我兵僅二三千且馬少皆步行發槍矢斃賊甚多然賊恃其眾戰不解我兵進擊輒退甫收兵又來攻凡轉戰四日夜積地無水皆嚼冰以解渴初九日之夜拒守於沁達爾勢阻不得進又幾殆適阿參政里袞偕鄂博什及馬駝至愛

隆阿亦以兵從望見鎧火如繁星知我兵與賊相持處也阿參政大呼突進千餘兵譟而應之駝一千馬二千蹴地聲又壯賊駭奪氣阿參政從左鄂博什從右入援兵驟合富將軍德乘勢掩殺賊始大奔然猶未知兆武毅之存歿也先數日兆武毅軍中見賊之圍守者日漸少繼又聞數十里外槍礮聲知援兵已至遂衝壘先出使人探報得達富將軍德壘詰朝兩軍相見將軍以下皆無恙計自去年十月至今孤軍在萬里外陷重圍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極涕出額手頌 聖主如天之福且因先事調兵得應期赴援益服 睿算之不可及也整隊回阿克蘇賊見我兩路兵合勢益盛不復敢邀截惟遠在數里外覘望而已途次聞和闐六城其二

城已陷於賊兆武毅遣瑚爾起往援之富將軍德繼進二城尋復  
閏六月內地所調兵餉俱集阿克蘇遂兩路進師兆武毅往喀什  
噶爾富將軍德卽由和闐往葉爾羌兩和卓木已率其眷屬黨與  
先遁兩城舊回目遣人至軍前送款十四日兆武毅至喀什噶爾  
十八日富將軍德至葉爾羌各回人皆具鼓吹進羊酒迎以入蓋  
兩酋雖爲其部長然在準噶爾久惟伊犁種地之回人同羈旅相  
倚賴而舊部本不聯屬及歸又虐用其民以伊犁同歸之人及厄  
魯特避兵來投者爲親兵故其竄也皆相率隨之舊部人莫有從  
者兆武毅旣撫定喀什噶爾尋駐葉爾羌辦善後事富將軍阿參  
贊明忠烈阿文成等追賊七月七日及之於阿爾楚爾大敗之二

十五日及之於哈喇庫勒又大敗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庫爾淖兒乃拔達克山部落接界處也賊先據山麓以待富將軍等麾兵進擊自已至末賊猶以死拒乃選烏槍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而上俯壓之賊輜重有攀援過山者有阻於淖兒岸者方驚懼失措霍集斯鄂對大呼降者不殺於是回眾數千各率其眷屬乞降聲如奔雷霍集占禁之不能止遂遁是役也降者萬二千牲畜萬計器械無算兩酋向拔達克山逸去富將軍德等追入檄諭其汗素爾坦沙縛以獻二十八日兩酋果往投素爾坦沙執之而遣人爲兩酋乞命謂我回部經教凡派罕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也富將軍德等脅以兵威謂不獻則大兵卽入素爾坦沙乃殺兩酋以霍



集占首來獻其波羅尼都首爲其從人竊去素爾坦沙旋來降遣  
使入 覲回部平武功大定頒 詔天下兆武毅公班師歸時  
上郊勞於揚武村行抱見禮 賞賚優厚封兆武毅爲一等公富  
將軍德爲一等侯餘遷秩有差自此葉爾羌諸部舊服如內地臣  
民至今甲子周浹而恭順仍如故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英廉

英廉內務府漢軍鑲黃旗人姓馮雍正十年舉人由筆帖式授內務府主事乾隆二年命往江南河工學習補淮安府外河同知六年丁母憂服闋補直隸天津河捕同知十年遷大名府知府十四年署總督陳大受奏委查民典蒙古地畝事十五年三月擢永定河道六月總督方觀承奏參英廉五月初三日自南岸三工大隄淤溝埽鑿被衝水泛月隄匿不報聞六月初二日猶稟稱各工保護平穩及淤口刷開復稟稱淤溝於初三初四日形勢漸變汕刷隄頭捏飾迴護貽誤要工請旨革審英廉以南岸三工於五月三十日淤溝漲滿月隄漫開本日卽行稟報六月初二日水漲

開放十壩加築子堰復稟報各工保護平穩係指上下兩岸各工而言並未指南岸三工而言至十六年五月讞久未定觀承復以英廉輾轉遷延疏請 特遣大臣查審 命尚書舒赫德往會鞠尋會奏訊據英廉供稱上年五月三十日到工大隄淤溝汕刷月隄衝開因思大隄淤口堵築尙易所以祇報月隄漫溢非有心捏飾至從前供詞支吾實因畏罪非圖狡賴查英廉與廳汛各員上年汛前並未將淤溝先事預防致水漲埽鑲衝刷溝頭塌卸已屬疏忽其原稟內不言正壩已開轉稱鞏固無恙不言月隄衝刷由於正隄先開轉稱月隄因風雨衝漫咎實難辭應將堵築漫口銀著落英廉勒限分賠 諭曰據尙書舒赫德會同總督方觀承查

審參革永定河道英廉等捏飾誤工一案英廉身任河道隄工乃其專責遇有衝決實亦無所辭咎但其初報月隄漫口而諱言大隄衝刷或係希冀潛行堵修以圖完局該督據實卽應一面查明一面具奏乃方觀承上年六月初二日奏摺內祇稱一應工程平穩並不將月隄漫口之處據稟入告亦未必不思以無事爲福是以英廉得輾轉翻變日久延挨朕彼時早鑒於此卽以報災不可存粉飾之意批示方觀承亦應服朕之洞燭隱情自知引咎矣至摺內稱英廉未將淤溝先事預防以致大溜直注此語殊未足服英廉之心伊到任未及兩月淤溝卽有疏忽亦係僧保住任內之事未可以此爲英廉罪案朕辦事一秉虛公旣確見情形如此不

可不明白宣示然以督臣劾一道員自參自審何難任意輕重竟  
行入罪定案仍懸案經年未敢迴護已見遽爲審結俟特遣大臣  
前往會同查辦是其心尙知所警畏亦朕辦理庶政務求至當不  
容稍存含混之明驗也英廉等已經革職所有糜費工程銀兩自  
應照例分賠還項未幾 命在高梁橋迤西稻田廠效力尋授筆  
帖式十七年授內務府主事歷遷戶部員外郎吏部郎中二十年  
兼佐領二十一年調戶部二十二年兼辦提督衙門事尋調戶庫  
郎中二十五年擢內務府正黃旗護軍統領二十六年二月授江  
甯布政使兼管織造事英廉以父年老懇畱京 命賜二品銜十  
一月授內務府大臣二十七年三月署戶部左侍郎管理三庫事

務九月實授左侍郎二十八年丁父憂八月 命會勘順天府屬  
及宣化永平遵化旗地覈定租額二十九年 諭英廉奏確查佃  
戶一摺甚爲得理卽著英廉錢汝誠會同該督詳悉妥辦務俾農  
民均霑實惠三十年兼署錢法堂事三十一年疏奏丈出盛京旗  
民餘地請 旨飭辦 命將軍府尹定議三十三年管崇文門稅  
務及武英殿事務三十五年二月 諭同尚書托庸等總理津送  
出征緬甸兵事宜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三十七年以鞠實雄縣知  
縣胡錫瑛劣款擬罪寬縱降一級畱任三十八年三月充四庫全  
書館副總裁四月署步軍統領九月 諭獎其辦理送兵妥協議  
加一級是月遷刑部尚書兼辦戶部侍郎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

十月授議政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三十九年七月太監高雲從  
向左都御史親保侍郎申保倪承寬吳壇洩漏道府記載侍郎高  
樸奏 聞 諭曰英廉係內務府大臣於內廷諸事最爲熟悉此  
等情事豈有不知乃高樸尙有見聞豈英廉竟得諉爲不知朕開  
誠布公以待諸臣而諸臣轉不能竭誠盡力以圖報效清夜自思  
良心安在英廉著革職從寬畱任復以審觀保等四人交結高雲  
從罪刑部擬斬候過當 諭責英廉另議九月畱京辦事四十年  
諭曰日前總管內務府衙門奏商人義和泰呈請展限交銀一  
案是日召見金簡詢係何人收呈奏稱不知何人數日後復召見  
邁拉遜詢及此事奏係六阿哥收呈交衙門公辦又數日復詢之

英廉則稱忘係何人所收衙門中同辦一事豈有不知呈所從來及遺忘何人收呈之理不過邁拉遜據實覆奏而英廉金簡不免含糊隱諱耳蓋英廉金簡在內廷年久心靈曉事明知阿哥不應收呈恐言之與阿哥有礙故不肖明言殊屬非是英廉金簡著交部嚴議尋部議革任 命寬免仍註冊四十一年正月署戶部尙書十一月兼協辦大學士時英廉年七十 賜斗南介景額四十二年三月署步軍統領充纂修明史對音及日下舊聞考總裁五月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庫全書館總裁尋 命協辦大學士十月調戶部尙書仍兼管刑部事務疏請將內務府筆帖式照吏部例三年考試一次分優劣升黜下內務府議行四十三年疏言直



省督撫提鎮等標額設馬步守兵遇有軍流遣犯銅銀餉鞘過境均須護解盤費及修補軍裝器械各費向於兵餉攤扣營弁借端扣派請將各省朋扣銀暫停一二年入撥分標營生息永作差費下軍機大臣議交直隸督撫約計該每年差費若干於閒款奏給得旨允行四十四年暫署直隸總督四十五年三月諭曰英廉係內務府漢軍人協辦有年著補授漢大學士缺仍管理戶部事務四月以失察書吏作弊革職畱任四十六年正月暫署戶部尚書及步軍統領事十一月暫署直隸總督疏陳直隸大州大縣多虧空俱非近年所積若及時籌辦限以四年尚可彌補命新任總督鄭大進會同軍機大臣覈辦四十七年二月以審擬甘肅

鎮迪道巴彥岱受賄罪扶同率結議革任 詔寬免三月署步軍  
統領四月以恭祀 粵壇祝版筆畫模糊下部嚴議尋議革任  
命免其革任所議降級仍註冊八月加太子太保十月復署直隸  
總督疏言直隸各倉賑卹後儲穀未能足額請將天津北倉截存  
之漕米九萬餘石撥補如議行四十八年正月奏言直隸未完耗  
羨尚有實欠在民銀三萬餘兩 詔加恩蠲免七月以病疏請開  
缺 諭在家專心調養不必開缺八月卒 諭曰太子太保大學  
士英廉老成練達奉職恪勤翊贊綸扉總司讞典實心宣力倚畀  
方殷春間偶聞患病卽遣醫診視並屢經降旨諭令加意調攝以  
冀就痊近因病勢轉增懇請開缺復降旨令其以大學士在家專

心養病尙冀全愈後仍照舊入閣辦事今聞溘逝深爲悼惜著派散秩大臣一員帶侍衛十人前往奠醑並加恩入祀賢良祠仍賞銀五千兩俾治喪事其任內降革罰俸處分均予開復應得卹典察例具奏 賜祭葬如例諡文肅

右 國史館本傳

相國初通籍時雅嗜芸緗尤敦車笠與厲樊榭吳樸庭符幼魯查蓮坡爲酬和友詩壇酒社翰墨飛騰旣而職長六曹殫心時務或舉舊稿爲言輒遜語謝之先是定制大學士滿漢各二人及于文襄公歿時方爲戶部尙書滿缺 上以其祖籍遼陽本馮姓漢軍人協辦有年 命踐文襄之席蓋鹽梅之用早塵 聖心故不拘

常格卽司台鼎云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官保

官保滿洲正黃旗人姓烏雅雍正十年由刑部筆帖式擢堂主事十一年遷員外郎乾隆五年遷郎中七年授江南江甯府知府十一年三月總督尹繼善奏官保不宜外任 詔以京員用七月補刑部員外郎十三年轉郎中十九年改監察御史二十年遷刑科給事中 命巡視臺灣二十二年二月擢漢軍鑲黃旗副都統五月 命往西藏辦事二十六年正月授刑部右侍郎十一月轉左二十七年三月調滿洲正黃旗副都統二十八年以刑部侍郎兼管工部侍郎三十年調工部侍郎三十二年四月復往西藏辦事先是西藏糧務通判吳元澄私那庫銀買運貨物虧空銀萬八千

餘兩歷任駐藏大臣俱失察官保訪知奏參 上命官保同駐藏大臣瑪常革吳元澄職在藏地審明正法並遵 旨查失察大臣駐藏職名入奏 上嘉官保沿途畱心抵藏卽查出實屬急公交部議敘加一級三十二年授正紅旗蒙古都統三十三年六月署理藩院尙書七月授刑部尙書仍署理藩院事兼正紅旗蒙古都統尋調正紅旗滿洲都統十一月兼署禮部尙書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三十四年正月署戶部尙書是月協辦大學士二月協理步軍統領刑名署理戶部三庫事務 命紫禁城內騎馬六月 上駐蹕熱河 命畱京辦事九月巡按興平倉奏言興平倉新收漕糧秬米入廩內三廩乾潔五廩較潮潤查乾隆二十四年江浙漕

糧偶被風潮總漕楊錫紱奏准先行支放今興平倉新漕米色潮  
潤五廩請先支放以免虧缺交倉場侍郎辦理得 旨俞允嗣經  
倉場侍郎實麟黃登賢查驗五廩內米色果灰暗潮潤 上以總  
漕梁翥鴻不能查察交部嚴加議處實麟黃登賢率行收倉交部  
祭議尋議翥鴻降三級調用實麟登賢俱降一級畱任九月 命  
偕禮部尙書王際華戶部侍郎英廉總理平糶事宜官保以西城  
麪廠虧短將監糶侍郎蔣元益奏參並遵 旨查中東南北四城  
麪廠情形嗣查奏北城麪麪短少曾經報出中東南三城監糶大  
臣未能豫行查辦請與會同辦理之御史一併察議 諭曰此案  
短少麪緣由北城據實報出所辦尙是該城監糶大臣等免其



交部中東南三城未能豫行查辦自應察議但官保等祇知各城  
監糶之應與處分不知北城早經報出伊等不卽妥辦以致屢生  
事端咎無可辭官保王際華英廉一併交部察議部議降一級留  
任十一月授戶部尙書三十九年調刑部尙書兼議政大臣三十  
六年五月充國史正總裁六月兼署兵部尙書三十八年調吏部  
尙書四十一年正月以患病年逾八旬請將內閣吏部等事務俱  
行開缺 諭曰官保宣力有年尙能誠謹供職今以老病懇請解  
任著以原官致仕三月卒遺疏上 敕部查應給恩典照例具奏  
賜祭葬諡文勤子萬甯見任貴州布政使凝德任獨石口副將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五目錄

宰輔二十五

陳大受

永貴

高晉

蔡新

補錄

陳大受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宰輔二十五

陳大受

陳大受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乾隆二年大考一等第一名超遷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左庶子侍讀學士晉少詹事三年二月遷內閣學士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四年三月擢吏部右侍郎七月充經筵講官十月充三禮館副總裁尋授安徽巡撫五年六月疏言廬鳳潁等府素稱盜藪地方官多避參諱匿或事主隱忍不報致蠹役表裏爲奸臣抵任後分

別案情輕重勒限嚴緝見據報獲盜五十名 上以其到任未久  
諭嘉之又奏今歲二麥豐收但積歉後益藏尤要查躡麪造酒  
消耗最甚一商囤積卽以數千石計臣通飭嚴禁鳳潁泗等屬地  
接豫東二省並知會一體究懲報 聞十月疏言高阜斜坡稻穀  
雜糧均不宜種前督臣郝玉麟於福建攜來旱稻一種名畚粟性  
宜燥無須浸灌臣於春閒教民試種見各收成聞此稻產自安溪  
臣遣購數十石分給各屬樹藝化無用之田爲有用數年後種多  
利廣可漸及他省得 旨如此諸凡畱心甚慰朕懷六年六月調  
署江蘇巡撫九月實授疏言收漕舊例各屬造斛送糧道衙門與  
部頒鐵斛較准印烙發還乃吏胥巧於作奸有溼板成造領回後

用火炙者有用豆裝撐使寬者前經糧道請採乾木依式另造限各屬領回臣思造斛數百未必升合無差赴領者又或賄通書吏給以寬斛因飭該道將新斛逐較於詳報開倉日提到署樣斛數張委員齎往抽驗違者分別參處得 旨嘉獎七年疏言句容縣地處高原舊建閘蓄水民享其利後閘廢腴產化爲石田又西門外舊有塘灌田久淤淺請借帑興修報 聞八年疏言臣前在安徽冬月令民搜掘蝻子每斗給銀二錢蓋蝗蝻生子必在高亢地尾栽土中深不及寸畱孔如蜂窩一蝗生十餘粒粒有子百餘冬遇積雪則難出土今冬雪頗稀臣飭諭搜掘仍給銀示勸貧民無不踴躍樂趨 諭曰此舉甚善著傳諭直隸總督高斌照所奏辦

理先是丹陽運口藉湖水灌輸淤沙每需疏濬至是大受奏定六年大修每年小修 上於壬午年 南巡 御製反李白丁都護歌有豈無疏濬方天工在人補輸年大小修來往通商賈之句嘉其奏定歲修轉漕便利也十年疏言常州俗好設靜堂拜佛自立名教江甯松江太倉亦有之查拜佛立教形涉異端目下雖無爲匪情事不可不防其漸請佛像移入廟宇堂內人田屋產酌量安置 諭曰此等若欲爲之則須實力而不可欲速不然則所謂好事不如無也時奉 旨普蠲明年天下錢糧大受疏陳江蘇蠲糧三事一覈准漕項科則曉諭周知一彙造地丁耗羨同漕項並完一酌定業戶減租分數通飭遵行 諭獎所議尙屬留心十一

年調福建巡撫十二年二月疏言近海商民例准往暹羅造船販米但內渡時若有船無米者應倍稅示罰大學士等議行三月又言向來巡臺御史出巡南北二路派臺鳳諸彰四縣輪備夫車廚傳犒賞之用又濫准詞訟額設胥役外有奸民挂名特符生事等弊奏入 敕自乾隆五年起巡臺御史俱交部嚴議十月授兵部尙書十一月疏言臺屬向惟鳳山倉粟許番民春借秋還免息餘並無接濟之項番民生業艱難向漢民重息稱貸難償子女田產每被盤折請撥臺穀二萬石分貯諸彰淡水等屬照鳳山例接濟其不願借者聽 上報可十三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調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軍機處行走六月充經筵講官十四年二月



晉太子太傅七月署直隸總督十五年授兩廣總督四月命協理粵關稅務七月奏調任雲貴總督碩色雲南巡撫岳濬前在粵東互相抵牾雲貴極邊重任恐不能和衷妥辦請皇上於奏事之便切加訓飭上聽其言十六年三月請裁廣東肇高學政部議從之九月疏言海陽海康遂溪等縣之隄遇風雨坍塌卽應搶修刻不容緩若必待詳估動帑坍塌漸甚不若令民隨時自修遇重工另奏官辦報聞是月以病乞解任上慰留之未幾卒遺疏入諭曰兩廣總督陳大受才品優長精明勤慎敷歷中外倚任方殷前因患病奏明暫交替篆隨經降旨令其在署加意調理以冀速痊忽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惻著入祀賢良祠以獎賢

勞應得卹典仍著察例具奏 賜祭葬諡文肅子輝祖由蔭生於乾隆二十年授戶部員外郎遷郎中二十四年授河南陳州府知府累遷直隸天津道三十一年擢安徽按察使三十三年遷布政使三十四年調江甯尋擢廣西巡撫三十六年調湖北四十四年正月復調河南十二月授河東河道總督四十五年調江南河道總督四十六年授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四十七年正月輝祖弟嚴祖與安徽巡撫閔鶚元弟鵠元均於甘肅捏災冒賑案獲罪諭曰甘肅自王亶望爲藩司與蔣全迪通同一氣侵帑焚贓種種不法而陳輝祖閔鶚元之胞弟卽係案內人犯其平日家信往來必有確切音問屢經降旨詢問乃始終掩飾支吾不肯奏出實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情及嚴切究問始各奏稱伊弟婪贓舞弊從前亦有所聞並有家  
信往來祇因一經陳奏恐伊弟必罹重罪是以隱忍瞻徇致涉欺  
飾是伊二人之知而不舉俱已自行供認如出一口似屬實情陳  
輝祖等若於此事未經敗露之先早爲陳奏朕必嘉其公正伊等  
既甘心隱忍於前及降旨詢問又隱約其詞於後此時卽將二人  
革職交刑部治罪伊等亦無可置喙惟是將來爰書既定朕斷不  
肯因其弟株連遽置重典且此案內外大臣皆知而不舉又何獨  
歸罪於陳輝祖閔鶚元見在督撫一時乏員陳輝祖等尙屬能事  
著加恩免其治罪降爲三品頂帶各畱本任所有應得職俸養廉  
永行停止陳輝祖等務各反躬自愧洗心滌慮潔已奉公庶幾可

以稍贖前愆如或因停其廉俸借詞需索致有箠笞不飭之事王  
直望是其前車朕必加倍重治其罪不能再爲曲貸也九月因浙  
江查王直望任所貲財以銀易金隱匿玉器等事發 諭曰陳輝  
祖身爲總督卽無抽換入己之事而於屬員通同抵匿置若罔聞  
其庸懦無能卽與勒爾謹無異豈可復膺封疆之任陳輝祖著革  
職孥問十二月大學士阿桂等審明輝祖商同屬員隱匿抽換擬  
斬決 諭曰此案發覺之始朕以事屬瑣細本不欲辦因盛柱有  
底冊不符之奏或經手之員從中弊混而陳輝祖受其欺蔽亦未  
可知然實不疑及陳輝祖身爲狗偷之事也今爰書已定前疑頓  
釋在陳輝祖以陳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爲總督昧良喪心固屬

罪無可道似細覈所犯情節與王直望之捏災冒賑侵帑殃民究有不同卽較國泰之以代父贖罪爲名公然勒派屬員致通省虧空者亦尙有間傳所云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陳輝祖祇一盜臣耳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四十八年二月 賜自盡 諭曰陳輝祖抽換王直望入官財物一案前經大學士等定擬應斬請旨卽行正法朕從寬改爲監候昨據福崧奏桐鄉縣聚眾鬧漕並稱上年該縣卽有聚眾之事案犯僅擬枷杖知縣另案參革故奸民罔知懲創復蹈故轍又據富勒渾奏訪查閩浙兩省各州縣虧空倉穀又黃仕簡等奏查學臺灣械鬪匪犯見已獲二百餘人陳輝祖在總督任內於不肖官吏浮收漕糧及刁民鬪漕

之案撫拾別故希圖避重就輕將就完事致刁民益無忌憚至於  
閩浙二省各州縣倉庫虧缺武備廢弛俱漠不關心竟似置身局  
外一味牟利營私隱匿回護貽誤地方種種情弊不可枚舉實與  
勒爾謹王爾望情罪無異不止侵隱入官財物尙可量爲末減朕  
不能再爲曲貸矣陳輝祖本應卽行正法但念其辦理海塘尙無  
貽誤著加恩免其肆市卽派福長安穆精阿前往將此旨明白宣  
諭監視賜令自盡以爲封疆大臣廢弛地方者戒五十二年 諭  
曰湖北近年以來吏治闕茸地方大吏於鹽務匣費任意染指濫  
觴已極福建吏治亦復廢弛營伍毫無整頓以致海洋盜劫頻聞  
釀成林爽文等滋事巨案朕詢訪輿論僉以爲湖北之積弊起於

陳輝祖福建則起於楊景素伊二人受朕厚恩用至總督乃不思  
潔已奉公實心任事致通省官吏貪黷懈弛相習成風日甚一日  
見經朕力爲整頓其歷任督撫如舒常李封已經革職特成額富  
勒渾雅德俱先後拏交刑部治罪而該二省吏治之壞實作俑於  
陳輝祖楊景素二人使其身尚在必當與特成額等一體治罪今  
伊二人俱已物故而其在任貪索所得貲財伊子等又得捐官以  
爲進身之階此等昧良負恩之人豈可任其子名登仕版若不從  
嚴示懲何以儆貪頑而飭綱紀所有陳輝祖之子陳山岷楊景素  
之子楊炤俱係捐納主事均著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其餘子  
如有職銜者俱查明斥革一概不許出仕以爲大臣貽誤地方者

戒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十有六年秋八月甲寅太子太保兩廣總督陳公疾終官署  
事聞 天子悼惜 賜祭 賜諡文肅又 命入賢良祠加  
贈三代如公官復蔭其子異數也朝士嘗與遊者泣相告江南閩  
粵之氓吏多爲位巷哭匍歸祁陽葬有日其孤繩祖奉狀走京師  
徵余銘冀傳其實以納諸藏公諱大受字占咸號可齋系出潁川  
至九世祖鑣爲勝國曲沃令始擇居祁曾大父曰一科大父曰震  
倫均長者父曰綵積行樂施與歲歉出粟帛拯邑里之寒飢夢神  
人授以緋衣兒生公公頭角殊眾幼塾師授句讀輒能以意疏解



甫爲舉業文字出語驚老宿時稱神童洎長單心六經於濂洛關  
閩書橫豎鉤貫由邑試首拔充弟子員積數年學使者甄貢成均  
登雍正己酉順天鄉薦奔贈公暨唐太夫人喪歸服除癸丑成進  
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元年丙辰授職編修明年夏 御試詞  
臣擢第一嗣是四歲七遷洊歷中外重任公有至性乳哺中本生  
母周太夫人見背後值忌日每哽咽不自勝奉贈公唐太夫人以  
孝稱素靜默無諧語敦儉習勞坦夷不設城府不爲矯激之行亦  
不泆忍隨俗其學務軌於正志在經世通籍後劄記曩哲治行期  
可見之行以故蒞官幹實所在皆有可紀其出撫安徽中塗飭辦  
賑務條畫詳匝無乘罅初視事剖決疑案老吏駭其精敏方是時

江北積貯久空卽奏行買麥易粟實倉歲復荒賴此廩饑人民乏食多罹盜案賊止斗粟斛麥分別奏予原減生全者甚眾嚴汛巡靖大江掠奪優聘碩儒主書院人才彌振 上嘉其吏能畀撫江蘇際頻年積澇古溝決陳家浦漫白茆黃浦奇漲諸郡縣疊被患公備籌溝防漱淫悉善奏貯帑海州庫迴環糶濟民食咨部踵用小口斛收漕白糧輸者鼓舞倡捐蘇城義學經費增普濟育嬰廣仁三堂公產俾可久購地闢達以絕火延議覆察禁商販遲糶謂米質難久貯斷不能停待踰年若概查禁必潛運他處宜聽其自行出售議覆城工覈減謂浮估固耗帑然不細籌工料專圖節省辦員苟且卒事必難歷久耗帑更甚皆切中事理太湖爲連逃

數緣江浙舊設參遊分駐東西山緝捕互諉不逞者得恣搜奪公  
奏改江蘇參將爲副將兼控轄兩省銜改浙江遊擊爲都司分防  
絕推卸而弭寇賊爲從前撫吳者慮畫所未及在上下江偏災必  
奏 聞凡六賑水火運兌法良米艘鱗積抑中飽領賑者得實澇  
退奏給牛種杜蝗蝻孽育散藥以辟疫疹道鮮鵠鳩野無芻酪其  
撫閩也鎮定明察囂恬姦戢人樂安之臺灣撥運壓欠久爲具文  
公根查顛末列陳流弊清二十餘年塵案復備爲善後計請以四  
十萬石額貯臺倉每年碾支歸補免採買派累民番其爲總制飭  
軍戎以綏地方畿輔循治粵俗亦一變尙蠻溪蠻息剽劫吳粵皆  
兼筦樞務不私不苛在粵兼理鹺政無纖滓公二十年中發聞翰

苑出膺節鉞入爲正卿贊機務任寄甚鉅一以真誠勤慎貫其終始案牘選至必手覽目裁提約明故避疾不少怠黠胥無從因緣爲奸利故自始仕迄於終保寵榮而遠譽戾非倖也其歷官內自編修遷侍講侍講學士詹事府少詹事詹事內閣學士吏部侍郎洊陟吏兵二部尙書兼戶部教習庶吉士協辦內閣大學士軍機處行走中間一充日講官兩充經筵講官外自巡撫安徽移撫江蘇福建署直隸總督尋授兩廣總督以宣力封疆加太子少保以金川平定晉太子太保加軍功三級其校文號得人丙辰順天鄉試丁巳會試同考官戊午浙江正考官戊辰會試大總裁文武殿試讀卷官充書局總裁者三武英殿三禮館方略館也主武鄉

試者二甲子江南丁卯福建也其承 賜賚自 御書至冠服襪  
藥食物甚渥其邀 封典乙卯丙辰丁巳 覃恩今次 特恩也  
迴憶癸丑春三月余與方靈皋各作類禰記時公方成進士適至  
強之擬作屬彙未半意與言皆得余大擊賞靈皋亦稱善後公以  
撫蘇入 覲宿余寓齋論歷代名臣治行因及東南政要極得古  
大臣意余且深期之而不意其年止五十未究所蘊以終也惜哉  
公初配張夫人卒繼配成夫人皆有婦德子男五人述祖早殤輝  
祖監生一品蔭生娶同邑庠生劉正長女繩祖監生娶同邑舉人  
衡山教諭徐上長女嚴祖未聘及祖聘邵陽羅氏女女子二人一  
適同邑諸生徐學海一幼未字以乾隆十七年五月六日卜葬涪

溪蟠虬山之陽銘曰

仕學一源道惟不苟流競誼厯人趨我守蠡迪檢押刮磨黜黜修  
辭立誠臨人居厚燬科承 恩如響應扣秩峻祀崇光錫鬯卣天  
羸其逢胡嗇其壽所施未竟以俟厥後鄉雋覃季寓哲聳叟名山  
名川在左在右螭虬此蟠狸狝屏夙紀行堅珉厚載並久

右墓誌銘彭維新撰

兩廣總督陳公卒於位事 聞 天子悼惜 詔所祭葬如制  
贈三世皆如其官諡以文肅而祀之賢良祠明年夏五月公子某  
等窆公浯谿山陰既封來京師求文刻石以表於神道惟公顯於  
在官誠於奉 國其贊翼在內而宣猷任事之績尤在於外嘗三

爲巡撫後以節鉞開軍府於粵東西東南閩廣所至以理其大者  
書於史官而褒紀勒美之辭宜具豐碑以示永久予之所以銘公  
也公諱大受字某籍湖南之祁陽以進士起家爲庶吉士旣授翰  
林院編修乾隆丁巳夏 上親試諸翰林於乾清宮公特以文被  
知遇名在第一卽改官侍讀九月遷爲學士凡四閱月自學士四  
遷至吏部侍郎公官之遷速也始雖由文字然 上察知公勤政  
足任重大會安慶巡撫缺遂以 命公公自庶吉士爲侍郎出撫  
至是僅七年近世以來未有也安慶地接楚豫素多盜又值歲儉  
州郡倉庾皆虛公至下有司嚴搜捕之令得盜五十餘人又獲其  
爲患於江中者由是屏息則議贍恤籌乏缺凡可以濟莫不計畫

之久之虛者就盈瘠者以起在安慶二年移撫江蘇江蘇與安慶  
雖並號上下江願爲治煩簡特異大抵安慶簡樸事少而江蘇賦  
最天下地大政殷俗尙華侈好鬪喜訟吏多滋奸素難整其淮安  
徐海之地尤資麥爲食時連不熟而自金陵至吳淞濱海都霖雨  
盛作山水並涌發田廬戶口多被漂害公使所屬斂其死者出官  
粟振之又發庫中金遣人赴鄰省市穀貯之以備救恤復請緩漕  
粟徵事稍定其明年淮徐歲饑如故民皆采食蒿稻殍殮滿道路  
公使吏覈其尤餓者按口而籍之借給官糧兩月且以聞於上  
得畱漕七萬石以振焉壬戌七月黃河大決石林口合諸湖水勢  
洶甚興化泰州被患尤劇公聞之親馳往視令多具舟船徧之鄉



里凡戶居墊卑將就浸沒者悉載之出水使處陵阜而振之粟與錢諸漂流失歸者皆爲安集之復慮農佃者春無以耕請官酌與資使家得畜牛而借其粒種凡撫吳造水者再造荒者六悉力濟之而吳人得安者惟公績也時有上言禁民藏粟者戶部以其議牒行四方公以爲使有粟之家必令出賣毋許多積則市價大賤粟將他販至夏秋交民間轉患乏食爲計非便卽以言於朝於是江蘇五年矣上念公之勞也丙寅七月加階太子少保因使公撫閩人或言海上有島十四計爲田萬畝餘墾之可資民人食前撫請開之公以海外地久在禁令一旦往墾聚人必多尤慮生奸若設兵彈壓爲費彌甚於事無益輒奏罷之臺灣地懸海外

舊制以其地廣歲再熟而出穀多也常使內運以食漳泉之民其  
後居戶益眾耕寡粟少異於初時而內運歲額如故然實無以應  
文書空行者二十餘年謂之壓欠公視牘知其弊奏而罷焉又念  
臺灣本重地爲閩門捍不可無積貯乃請定儲粟四十萬石著爲  
令閩俗視吳尤悍山海遐僻姦宄所叢公莅以明察而持之嚴整  
故吏皆振起旣連撫三省益洞曉當世事凡所陳奏咸中機窾多  
報可焉初湖南人仕於朝而位最顯者故尙書總督武陵楊  
公前兵部尙書茶陵彭公兩人皆天下所知方公入仕時武陵已  
久在位後卒與並爲督撫以印相受代而其選庶吉士也爲雍正  
十一年癸丑則實出於彭公之薦及公旣大貴尤能以其小心恭

謹結 主上深知是以被遇優而倚信愈重歲丁卯自閔撫 召  
拜兵部尙書俄轉吏部旋協辦大學士頃之晉加太子太保己巳  
七月出總督保定未幾還 朝庚午春 上以公爲兩廣總督先  
是今禮部尙書王公撫廣斤斤持法繩下人稱其峻公亦謂吏治  
宜肅毋徒爲寬容自大吏以下有欲糾劾直舉奏之多坐法者曰  
吾知盡職奉 上而已甯以怨薄自嫌視事二載當乾隆辛未歲  
人謂公且復入爲相乃公以勤勞屬疾疾且亟矣公於爲人外靜  
積而內深周嘗爲丙辰丁巳同考官己未 殿試讀卷官戊午典  
試浙江戊辰主南宮試故門下士特盛其撫吳也吳舊多陂堰圩  
塘或有久廢者而自辛酉之被水也又多潰毀以其功鉅費重人

不能修公出官粟數千以借之召民與庸計時而工畢於江浦縣  
繕三合永豐北城之圩於句容縣復郭西塘南堰壩於蘇州太倉  
疏劉家河灌溉潞洩得以時便其在閩廣聲尤赫然公之歿也爲  
八月某甲子方疾旣篤尙拳拳 國家予蓋觀公遺表而歎公爲  
感 上厚恩盡瘁所報無忘須臾二十年如一日也予與公同姓  
在內閣也於官又同知公爲深故敘公生平凡其見諸當時施諸  
事爲論定之在天下者不可得而沒也銘曰  
憲憲陳公起自南服實挺而生天絳用穆有加特達遂登球玉宜  
卿宜尹惟亮惟恪 帝曰貞哉汝諾朕牧東南汝畀往以功速其  
猷旣告吳楚是釐人嗟於墊公振其危人嗟於饑公哺之飢亦五

六年載度載咨人瘠公瘁人腴公怡迨聞及粵德施孔皆尙書佐命允明允翼 帝謂輔予以表百職保傅優崇寵秩光錫將相出入刊鼎勒帛太常書勳番番奕奕祝融洞庭增壯象色惟人之瘼公慰綏之惟 國之經公贊扶之公平幹止身實勤之以承 眷 衷宜永申之上謚揚之榮典將之令辭有式厥後是貽

右碑方天游代某撰

本朝漢閣臣率以耆儒碩德始獲登庸故歷黃扉無不白髮駸駸者惟陳文肅大受以大考受 上知其參政時去釋褐甫十載人爭羨之公性剛峭岐嶷偉貌善吏事歷任封圻以廉敏稱職諸下屬畏如神明莫敢欺詐然多豁刻恩怨分明睚眦之仇必報有道

員明公福者伊文端公孫也爲公門生任粵東糧儲道公之兩粵制府時明公適丁艱歸遇諸水程明公具刺謁公公適假寐聞人不時通明公慨然揚帆去及稟欲見之而明已行公心恚其事至粵中撫拾明浮收糧米案劾之明因置於法後數十年其子輝祖卒以貪婪伏誅眾皆以爲公苛刻之報云

右錄宗室昭棟撰

國朝書目後編

卷二十五

十一

十四

永貴

永貴滿洲正白旗人姓拜都父布蘭泰官古北口提督世襲雲騎尉自有傳永貴於雍正十三年由筆帖式授戶部主事乾隆四年遷本部員外郎十年遷郎中十一年三月授湖南辰沅永靖道十二年三月擢雲南布政使十二月調浙江布政使十四年七月署浙江巡撫十五年十二月疏言行銷浙鹽之温州台州甯波等府及江南所屬松江府向以地近場竈私梟滋事經督臣李衛奏明發帑交地方文武官收買場竈餘鹽名爲帑鹽嗣因武官領辦較多有浙江提標松江提標黃巖鎮樂清協平陽協甯海營等武職衙門經辦鹽務責以巡緝稽查由是商別疏銷從前立法未周致



有奉行不善今條列入事一向來武職請領帑本徑赴道庫支領  
差弁給竈收鹽文武不相統屬不能隨時稽察恐啟侵那扣剋之  
弊嗣後除地方並無文職及不領帑本各營無庸置議外其温州  
台州所屬之黃巖鎮樂清協甯海營均會同該縣具批由道詳准  
給領寄貯縣庫給竈時營員會同鹽大使移縣支領覈實給發仍  
令各縣場將收發銀數報鹽政各衙門其帑商課程鹽本外輸等  
項亦令會同徵收起解支發一各營赴竈收鹽均令會同鹽大使  
遵照官秤收發仍按冊報鹽政各衙門以杜私售浮收之弊一收  
發鹽銀各營俱係副參承辦仍歸巡撫節制惟黃巖鎮係鎮臣經  
理應改委該鎮中軍辦理責成鎮臣督察其各處司廩巡緝收鹽

之弁俱令詳巡撫給發委牌一辦帑鹽銀應於歲底令各員會同盤查其黃巖縣帑鹽係黃巖鎮中營協辦甯海縣長亭場帑鹽係甯海營協辦均令台州府會同黃巖鎮盤查樂清縣長林場帑鹽係樂清協辦令温州府會同温州鎮盤查其浙江江南提標中營所辦責成兩處提督率同甯波松江二府盤查其温州台州二府令溫處道甯紹道盤查崇明場令太倉州盤查仁和場令杭州府盤查青村下砂袁浦三場令松江府盤查但有那移虧缺將會辦盤查文武各官分別參處著賠一各商請領鹽引每商以四百引爲率務令全納課程方准領運完足前帑再領後鹽其給發竈價非實在無力窮戶不得預行借給一黃巖鎮收發鹽斤照浙江

提標例令該鎮委定弁目專司經理廣爲銷售所賣引鹽餘利量給飯食公費外餘歸帑鹽盈餘項下報撥充餉其欺隱侵蝕者照侵盜錢糧例罪之一武職辦鹽地方有失察私鹽案副參等照兼轄官議處委辦備弁照專汛官議處其實力緝獲私鹽者按所獲分別議敘一各府協營所收經費見令據實開報其巡鹽兵役虛糜廩祿者逐一裁汰分別應畱應革奏定章程有浮收侵扣者嚴參究處下部議行十六年閏五月實授浙江巡撫先是上年浙省溫台等屬偏災命照例蠲賑永貴奏以知府金洪銓專辦賑務嗣因洪銓辦理不善永貴奏請勒令休致總督喀爾吉善復奏洪銓玩視民瘼應革職畱浙江效力贖罪御史范廷楷亦以永貴徇

庇洪銓劾奏 諭曰金洪銓玩賑誤公非尋常鬪茸之員可比該撫僅請休致實屬瞻徇是以朕見喀爾吉善之奏即將該知府革職回省效力而傳諭切責永貴者不啻至再至三矣且永貴辦理未妥之處不獨金洪銓一事其籌畫災賑諸務種種張皇竭蹶第以封疆重任一時難得其人且浙省見多被災之處驟易新任反於辦理賑恤之事無益若循例議以降罰使該撫與該督各存意見轉無補於救災濟民是以姑從寬貸惟於其果能實力妥協辦賑與否以定永貴之去留耳是年浙東各郡旱永貴先後奏入疊奉 恩諭暫弛海禁以通商販截留本省及江蘇漕糧八十萬石又借撥江蘇湖廣福建江西米五十五萬石以資賑糶並令江浙

二省就近報捐俊秀收納本色折色以補倉儲十二月 諭曰浙  
省今年春旱成災本重巡撫永貴竟至張皇失措茫無定見於附  
近之江南江西福建湖廣山東等省既已四出告糴不已甚至欲  
委員遠赴奉天採買米糧且稱賑糶所需必得三百萬石之數方  
足以資接濟從來辦理賑務斷無因一省被災遂欲竭數省之力  
以供其用者故朕降旨訓飭乃聞永貴在浙竟至有心諱飾將來  
於賑糶諸務必欲多得搏節則是該撫從前並非爲民總屬爲己  
其意不過欲多得米石遂可有恃無恐縱事不竟行亦得藉以謝  
災黎且以杜朕責防人彈封疆大臣豈宜如此存心耶然朕猶以  
爲百姓起見不妨姑畱之以觀後效今乃一變而有諱災之意是

其辦賑不安矣。朕子惠元元痾瘵在抱，一切政務寬嚴時酌，其中至於賑恤災黎，每不惜加恩格外。則十六年如一日。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若以永貴一人辦理不善，竟至災民失所，非朕勤求民瘼，本懷且使各省督撫聞風效尤，漸啟諱災之習，所關於民生休戚者甚鉅。實難再爲寬容。永貴著革職來京候旨。十七年正月發往北路軍營效力贖罪。四月命辦理糧餉。二十年十一月上以其辦理奮勉，賞按察使銜署臨洮道。仍命往巴里坤辦糧餉。事務二十一年五月賞副都統銜兼參贊大臣。九月命籌辦西路臺站。是年冬厄魯特宰桑達什策凌等煽亂定邊，右副將軍兆惠駐伊犁，由濟爾哈朗赴特納格爾沿途剿賊。二十二年二月

永貴抵巴里坤具以軍中狀聞 諭嘉官兵同心奮勉 賞永貴  
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尋 賜玉鞞荷囊鼻煙壺三月偕兆惠等由  
額林沁畢爾罕路進剿五月領兵追賊扎那噶爾布尼瑪至孟克  
圖嶺未獲 上訓飭之十月協辦軍務 命署西安巡撫未任  
詔往魯克察克辦理屯田事務二十三年三月以侍郎銜留軍營  
辦事是月奏派兵三千六百在烏魯木齊闢展托克三哈喇沙爾  
等處墾種可收三萬六百石 諭勸其親往察勘董勸並較量收  
成分數酌籌來歲增兵墾種事宜旋奏托克三增兵四百哈喇沙  
爾增兵二千又奏昌吉羅克倫各增兵千五百墾種 從之八月  
授刑部侍郎十月奏闢展等處收穫較上年多六千餘石除備積

墾各處籽種外餘穀三萬五千八百餘石足敷官兵口糧七百有奇仍俟次年早收小麥青稞接濟 諭令悉心經畫時兆惠兵抵葉爾羌需用馬匹 詔永貴巡查臺站前至阿克蘇卽畱駐辦理運送馬糧事務二十四年六月 命回京九月行至庫車適布政使德舒解送回人爲厄魯特嗎哈沁所戕永貴奏調率阿克蘇兵搜捕 諭令與護軍統領努三協殲逆黨十月回部全平 命來京二十五年六月調倉場侍郎十月疏言每歲漕艘抵通必於石壩另換剝船由五閘轉運進京自大通橋下至通州通水關計四十餘里從未大加挑浚河身愈高隄岸愈卑雨大則衝隄潰岸雨少則淺阻膠舟漕運因之遲滯雖每年歲修終無實濟不如爲一



勞永逸計大挑一次嗣後歲修可省過半 詔如議速行十二月  
授左都御史二十六年正月 命往克什噶爾辦事六月奏回部  
三十一城阿奇木伯克請分別鑄給印信又奏擇伯克子弟及回  
人可造就者賞戴金頂學習辦事俱 從之十一月授禮部尙書  
二十七年授鑲紅旗漢軍都統二十八年二月疏言回部地畝取  
溉溝渠有赫色勒托庸庫森提斯袞等河惟赫色勒布伊提斯袞  
汗阿里克王處分引圖巴里克河之水尙不足用請自赫色勒河  
東南浚渠四十餘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材以資灌溉又托庸  
水湍急衝刷地畝派伯克等添建土石隄壩並鑿山石以弱水勢  
報 閏五月奏遣托木齊圖等向霍罕額爾德尼索所占阿濟北

鄂斯等處地額爾德尼遵約歸還 上嘉其辦理妥協下部議敘  
加一級八月還京二十九年六月充經筵講官三十年二月烏什  
回人滋事 命往喀什哈爾辦事八月烏什平 命駐劄烏什辦  
事三十三年十月署伊犁將軍十二月調吏部尚書三十四年十  
月調禮部尚書先是厄魯特有放馬兵盜哈薩克馬轉誣哈薩克  
一案辦事大臣巴爾品爲人蒙蔽任意審斷至是奏請治罪 上  
以永貴既查出此案情節不卽奏參根究飾詞卸罪殊屬取巧交  
部嚴議降三級調用三十五年四月理藩院尚書增海奏涼莊滿  
洲兵丁應賠損傷馬匹銀兩永貴誤將熱河官兵俸餉坐扣 詔  
責仍交部嚴加察議五月 諭曰永貴自署理伊犁將軍以來未

能實心任事所辦哈薩克馬匹一案伊明知巴爾品被人蒙蔽乃  
隱忍不奏經朕降旨詢問始行奏聞又涼州莊浪兵丁應賠倒馬  
銀兩將並無干涉之熱河官兵俸餉一併扣存亦未據聲明具奏  
是以令伊來京自應卽予革職但永貴平日尙屬謹慎不至竟當  
廢棄著加恩補授左都御史革職畱任效力贖罪不准戴用翎頂  
閏五月授鑲黃旗漢軍都統八月授禮部尙書革職畱任准用頂  
帶不戴花翎十月署鑲黃旗蒙古都統十一月充經筵講官三十  
六年五月充國史館副總裁三十八年正月署戶部尙書四月署  
兵部尙書七月仍署戶部十月 命紫禁城騎馬四十一年正月  
兼署吏部事二月回禮部辦事仍署吏部四月 上巡山東旋

蹕在京王大臣迎 駕未候 召見而退 敕交宗人府都察院  
議處議上 上以宗人府議處王公等俱罰俸二年而都察院於  
程景伊永貴僅議降二級畱任實屬徇情改程景伊永貴革職畱  
任仍議處都察院堂官十二月充 玉牒館副總裁四十二年四  
月恭逢 孝聖憲皇后山陵禮成 命永貴暫署大學士敬襄點  
主大典署理禮部尙書五月補吏部尙書七月 命在阿哥總  
諧達處行走 賞戴花翎九月管理禮部事務四十三年二月禮  
部奏儀制司員外員缺主事內別無合例擬陪之員請以李漱芳  
提補引 見 諭曰李漱芳在給事中任內當山東逆賊王倫倡  
亂之初卽奏稱係饑民聚處滋事朕以所言如果有據則地方官

之諱災釀亂罪難輕追因諭大學士舒赫德於勦捕賊匪時畱心體訪嗣後舒赫德覆奏細查壽張等縣收成俱八九分且逆賊初時搶掠各鄉米豆糧食所在多有是饑民釀衅之說實係荒唐及賊黨要犯就獲解京命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在刑部公鞫各犯並無供有因災起事者朕集眾親鞫復令李淑芳自向各犯詢問亦無以是對者是李淑芳前奏之妄眾皆曉然伊又曾奏直隸亦有饑民地方官在盧溝橋堵截不令他往而給事中范宜賓尋襲其說入告因派侍郎高樸袁守侗帶同李淑芳范宜賓前往良鄉及黃村東壩各處並未見成羣乞食流民皆李淑芳等所目擊實無人爲之隱飾也是李淑芳肆行妄言悉屬毫無風影而造作

無稽轉欲爲賊捏詞卸過更不知其是何肺腸卽治以袒惡惑眾之罪亦所應得但朕從不宥因言民隱事加罪科道然李漱芳心術如此豈宜復居言路爲世道人心之害范宜賓已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而李漱芳從寬以主事改用已屬格外加恩且其時曾經明降諭旨中外共知永貴豈轉未聞之李漱芳見爲主事已邀寬典正宜令黽勉效力以贖前愆豈宜曲爲寬徇復爲升用昨永貴等奏將李漱芳充會試副提調朕以不過禮部應辦之事遂行點派孰意永貴等竟以此試朕見朕前日允其所請今卽請將李漱芳升補員外郎並云無合例擬陪之員冀李漱芳之必得是永貴全不思李漱芳前此之罪由自取一味心存迴護必欲令其遷官

員外之不已勢必復以郎中保題郎中之不已勢必復行保送御史此乃明季惡習乃永貴竟敢以此等伎倆巧爲嘗試其視朕爲何如主乎朕披閱禮部奏摺以其事必係永貴主意及召見侍郎阿肅不待詢而伊卽稱爲永貴所誤朕因永貴歷任年久是以用爲尙書乃伊見朕屢沛渥恩漸無忌憚竟以沽名取悅爲事其居心尙可問乎永貴深負朕恩著將所有職任悉行革退並拔去花翎加恩賞給三品頂帶自備資斧前往烏什辦事永貴至烏什後若不痛改前非實心任事必將伊在彼正法以示炯戒三月 詔永貴所有輕車都尉仍畱於本身九月奏請烏什地方照阿克蘇例設立義倉 從之先是葉爾羌辦事侍郎高樸勒買回眾金珠

寶石不發價值並私採玉石爲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所控詳見高樸傳永貴赴葉爾羌質訊屬實疏入 諭曰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實出情理之外已另降諭旨將高樸革職嚴審卽於該處正法矣吏部尙書員缺仍著永貴補授朕於臣工功罪一秉大公至正如高樸貪黷負恩若此較伊父尤甚不能念係慧賢皇貴妃之姪高斌之孫稍爲矜宥也永貴原因市恩李淑芳身獲重譴之人今辦理此事公正可嘉因復加恩擢用此諸臣所共知共見禍福惟視其人之自取朕不稍存成見於其間十月 賞戴花翎十二月授參贊大臣四十四年正月回京二月授鑲藍旗滿洲都統九月 命紫禁城騎馬十月充經筵講官四十五年三月協辦



大學士五月調鑲藍旗漢軍都統四十八年五月卒 諭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永貴老成端謹練達精誠敷歷中外勤勞懋著雖近覺精神稍衰尙能照舊辦事遽聞溘逝深爲軫惜著派散秩大臣帶同侍衛十員前往奠醊其任內降革罰俸處分准予開復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勤子伊江阿襲職見任山東巡撫

右 國史館本傳

永相公貴爲提督布蘭泰子布歷任封疆以苛虐稱而公以寬大濟之游至浙江巡撫有廉聲共以爲朱文端公後一人而已入爲禮部尚書時侍御李公漱芳劾忠勇公家奴樂大以直鯁稱復以條奏失職降禮部主事會有員外缺公以李一人引 見無擬陪

者 純皇帝以其違制沽名謫副都統守回疆時高樸以貪虐回民恚怨將激變公首劾之 上詔曰永貴之罪原不至貶謫然朕命其西行適足以發高樸之奸銷禍亂於未萌以天啟朕衷也會籍某大臣家獲公尺牘言萬里遠行皆自招罪戾毫無訕妄之意並言此地他物皆備惟缺查餹望便賜數兩請語 上曰引罪自咎古大臣風也 命驛賜 御廚查餹數斤以旌之會 召還拜協辦大學士未幾薨於位公少時值軍機時與阿文成公齊名時稱二桂云

王師定伊犁時將軍策楞玉保等先後褫職 命兆公惠權將軍印未逾月西衛拉特部受阿睦爾撒納指揮四部齊叛欲擒兆公

獻阿逆時兆公所帥惟蒙古兵二千官兵數百而已諸將震懼永

相國貴時在其軍曰均之死也與其束手待斃何若全師以歸且

戰且行不過逾月可抵邊境助以烏魯木皇上念戰士之苦未

必盡施於法先是永將軍常以退兵法縱受斧鉞不昧狐死首邱之義士卒

猶可得而生也公尚猶豫曰永將軍殷鑒不遠不如繼班鄂二公

於地下可也兆公從之轉戰數十日賊漸遠惟餘十日糧去邊尚

遠因日馳數百里卒入內境

右錄宗室昭榘撰

## 高晉

高晉高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高斌從子父述明官涼州總兵雍正十三年九月高晉由監生授山東泗水知縣調任海陽恩縣乾隆四年遷陝西邠州直隸州知州八年遷榆林府知府十年遷榆葭道十一年調江南淮徐道十二年丁憂十三年授山東運河道十四年三月遷按察使四月署兩淮鹽政十五年遷安徽布政使兼管江甯織造二十年擢安徽巡撫二十二年春上南巡親莅河工相度命高晉會同張師誠等協辦徐州黃河兩岸隄工十月奏言宿州靈虹等處浚河夫多鳳潁一帶災區諸工並舉米價日昂臣動工程銀三萬兩購米運工尙虞不敷潁屬河道將

次興修更須多方接濟 皇上念淮徐海道工作截漕二十萬石  
平糶懇酌撥五萬分濟上江各工 從之十一月會奏浚安河淤  
淺以通尾閘分林子河入鮑家河使安河進水之地有所分更免  
壅遏 上嘉之詳裘曰修傳二十三年三月協理江南河工四月  
上江河工告竣下部議敘七月加太子少傅二十五年奏言興修  
水利用存銀十三萬餘兩貯廬鳳道庫備續辦工程又水利善後  
章程案內歲撥司庫匣費銀三千兩交道庫備歲修之用查府州  
縣倉庫錢糧交代例由道府加結咨部嗣後廬鳳道到任請照府  
州縣例限兩月交代藩司按限移催任員具冊由司加結轉詳咨  
部如逾限及交代不清照例參處並責成藩司每年將廬鳳道庫

委員盤查繕報如所議行二十六年三月遷江南河道總督五月  
奏高寶興泰積年被水 恩允將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  
尺於金灣壩下挑新河洩水歸江洪湖運河之水不致漫壩東注  
高寶興泰可免西來水患惟是下河州縣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  
俱匯入串場河北至鹽城縣石碓天妃等閘歸海驟難銷涸是下  
游被淹應杜其原來而本地積澇亦當籌其去路查范公隄綿亙  
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八均有引河洩水歸海  
嗣因洪湖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水未到閘地亦被  
淹是以不暇計及閘下之引河今南關等壩既已封土金灣又開  
引河經始既有成規善後必歸全局見在鹽城之石碓天妃閘引

河由新洋港歸海洩水甚暢興化之白駒青龍八社大團等閘引  
河由鬪龍港歸海頗資宣洩迤南之丁溪小梅迤北之上岡北草  
堰陳家衝等五閘未及挑浚請將丁溪小梅二閘引河浚通再開  
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上岡北草堰陳家衝三閘引河浚深再  
開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俾散漫之水裁灣取直匯歸海口數  
州縣積水節節流通小民見水銷涸必合力挑溝築圩蓄洩兼資  
沮洳漸成沃壤 詔妥協辦理二十七年二月授內大臣三月疏  
言湖河之水以五壩爲來源以江海爲去路運河歸江自邵伯以  
下向設灣頭閘壁虎橋鳳凰橋西灣壩東灣壩金灣六閘宣洩湖  
水由鹽河歸廖家溝董家溝石羊溝芒稻閘分流下注查金灣壩

引河緊接六閘地居上游由董家溝下注最捷惟滾壩寬五十丈河身寬十五丈河底八丈未能暢達金灣六閘舊有鹽河由芒稻閘匯金灣壩水入江去路甚暢今金灣滾壩既挑新河六閘金門應量爲展寬又東灣滾壩於乾隆二十二年落低三尺西壩應一體落低挑深河頭以導水勢六閘鹽河舊爲歸江水道設南北中各二閘河頭築隄分三路匯歸一處應畱北二閘以濟鹽運南中二閘之底稍高滾壩過水遲滯應添建石壩三十丈接長閘下土隄酌挑引河則高寶湖水歸江宣洩益暢 土是之十月疏言山陽海州沿海設葦蕩左右二營歲徵蕩柴二百二十五萬東參將一守備二船務守備一督弁兵採運各廳濟工法誠善也秋冬開



採新正裝運額設採割兵千四百名浚柳石船五百七十船兵千三百餘名五六兩月載左右營蕩柴陸續交工該管武弁於額料款項冊不能稽查細密兵目沿途盜賣淮陽淮徐二道各經管黃運湖河工程未能兼顧河庫道駐清江與葦營柴運之河相近請就近改歸兼管如所議行二十八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九年四月流言清口以上桃宿等廳專受黃水清口東壩以下淮黃合流至雲梯關迤東歸海仰遵 聖訓將清口東西壩展寬俾湖水暢注不致由五壩旁洩惟山安海防二廳北岸之五套南岸之陳家浦浦勢坐灣將成頂衝入溜之勢廳營請幫築舊隄接添魚鱗越隄臣查雲梯關外近海與其築隄束水致添新工不若於舊隄上首

作斜長子堰約漫灘水匯正河入海尾閘寬闊於就下之勢益暢  
諭曰高晉奏籌辦雲梯關黃河下游情形一摺所見甚是雲梯  
關一帶爲黃河入海尾閘平沙漫衍原不應設立隄岸與水爭地  
而無識者好徇浮言或以清口洩水分數較多遇海潮盛時或不  
免意存顧慮因有子埝隄防之議殊不知清口暢洩其收利下河  
州縣者不可數計至雲梯關附近不過阜甯安東二邑所轄地面  
以此衡彼其輕重大小不待智者而知卽令一時偶值盛漲所漫  
溢者不過百分之一二耳高晉當守其定見旣知下游之制防一  
切毋庸置議益可信清口之展放無難永遠力持於水利民生大  
有裨益三十年遷兩江總督仍統理南河事務三十一年正月奏

審蘇州府同知段成功縱容滋擾案 諭曰高晉具題審擬段成功縱容家人書役詐索累民一本內稱該員因患瘧昏迷不能檢點案牘家人龔玉等婪贓各款該員均未知覺等語所辦甚屬錯謬明係承審之員有意開脫冀圖從輕完結耳高晉自擢任總督以來甫經審辦參案卽意存瞻徇巧爲嘗試此等伎倆豈能逃朕洞鑿江南吏治廢弛已久見在正當督撫更換之時高晉尤宜加意整頓力矯積習何竟敢於姑息蒙混若此看來必出自朱奎揚之意朕知朱奎揚素非善類高晉遂墮其術中漫無覺察耳本應將該督交部嚴加議處第念高晉新任總督初次獲咎且在總河任內尙能實心任事姑從寬宥此後若再不知改悔必不能爲之

曲貨也高晉此事實屬昏憤糊塗負朕恩矣著傳旨嚴行申飭此  
本已交內閣擲還該督另委賢員秉公確審務得實情以成信讞  
若尙迴護希圖了事朕必有另辦之法可惜朕造就高晉之恩矣  
命侍郎四達會同審訊尋訊出成功實有染指弊 上以高晉  
初審辦時聽屬員袒庇開脫交部嚴加議處成功復以前任陽曲  
縣虧帑案上司代爲彌補鞫實抵罪十月奏督撫文移請俱紫花  
印將布政使舊用紫花印之例停止得 旨俞允三十三年正月  
奏言江南武鄉試上下江巡撫輪赴江甯主考但駐劄較遠請歸  
總督就近考試 從之十月奏河工未備事宜一河庫錢糧應盤  
查並不保題請每年四月奏銷後及新舊道員交代河臣赴庫盤

查督臣敷實保題一洪澤湖救生椿銀宜覈減湖遇風濤致虞覆  
湖歲支上下江耗羨銀各五百兩購椿簽釘湖邊以廣救濟近年  
全湖歸清口湖濱多淺灘汊港如裴家場太平河皆可泊請查勘  
停修其必須存留者覈估詳辦 詔如所議行十二月署湖廣總  
督兼攝荊州將軍事三十四年二月仍回兩江總督任三月兼署  
江蘇巡撫十月疏陳採辦滇銅 上以江南通洋甚便 敕籌辦  
洋銅鼓鑄尋奏言臣遵 旨折中定價收買小錢改鑄制錢請卽  
以應發洋商銅本銀收買查寶蘇局歲用銅鉛點錫共九十二萬  
一千六百斤今收買廢錢既多應卽以抵補額用銅鉛之數小錢  
質粗性脆以銅鉛點錫均勻搭配黑鉛試鑄卽可一律光潤除銅

鉛錫入鑪鎔化准折耗統計廢錢百萬斤較專用洋銅節省盈餘錢萬一千餘串再查蘇局每年應鑄二十八卯額需用銅四十六萬八百斤見在商人應交銅斤收存廢錢及在途滇銅三十萬斤共銅一百四十萬斤每年配用二十餘萬斤足供七年之用民間未盡小錢又展限三月微特滇銅可停卽所辦洋銅亦可緩上嘉之三十五年兼署漕運總督三十六年五月晉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仍畱兩江任八月上以高晉明練河防詔會同侍郎裘曰修總督楊廷璋籌勘永定河蔽事後詣闕恭祝孝聖憲皇后萬壽十一月賜青狐端罩命紫禁城騎馬是月回總督任四十年七月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請蜀山湖收蓄伏秋

汛水工部以向例於十月煞壩收蓄汶河清水議駁 上以十一月水落歸漕汶水漸微不足備來年濟運 命高晉會同立德山東巡撫楊景素確勘議奏九月會奏蜀山湖周六十五里在汶河南運河東素名水櫃濟南北運臨汶有永定永安永泰三斗門臨運有金綫利運二草閘用資蓄洩乾隆二十八年運河道李清時詳請酌定秋伏汛內收水以尺八寸爲度緣東湖北只馬莊一泉入湖全賴收蓄汶水始敷全漕應用此歷年籌辦濟漕之章程也必俟十一月始收清水誠如 聖諭不足存蓄濟運查蜀山湖爲第一水櫃向定九尺七八寸不無過拘請以一丈一尺爲率 從之四十一年總河吳嗣爵奏黃河兩頭淤高中間溝窄挾洪湖運

河淤墊見在清口開挑引河帶水撈乞恐於事無濟 命高晉同  
陸載籌酌復奏言康熙初年黃河海口積沙橫亘二十餘里黃河  
從東北紆迴入海河臣董安國勅築攔黃大壩另闢馬家港口去  
路不暢轉致上游易潰康熙三十八年拆攔黃大壩仍由故道入  
海卽今之大通口是也查該處海水黃水交接西岸接生淤灘南  
岸建有新淤尖尖頭洋之名北岸有二泓三泓四泓之名見今海  
口遙遠近年黃水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墊清水不能暢出清江淮  
安一帶運道停沙清口以外黃河兩頭墊高上年秋間豐碭南岸  
丁家集外灘民堰刷塌漚向南趨黃水趨毛城鋪滾壩旁流徐州  
以下銅沛邳睢宿虹桃源黃河水緩沙停惟有浚清口以內通湖



引河停淤使清水暢出與黃河匯流東注並力剔沙則黃河不濬自深海以不疏自治查向年通湖引河五道暢注禦黃鮮有倒灌今年湖水未能暢出遇黃水盛漲力不相抵必致倒灌一經倒灌引河復淤非特不能刷沙黃運兩河仍不免淤墊須於冬春湖水銷時依傍各引河寬長丈尺兩頭煞壩挑深並將清口東西壩址移下一百六十丈在平城臺建築使清水源遠流長山口之勢有力於陶莊迤上積土之北開引河一道使黃水繞北下注清水暢行至周家莊會黃東注不獨可免倒灌而二潰並流攻刷黃河兩頭浮淤及海口積沙均可漸次刷深下游深通則黃河上流可免停淤且洪湖無壅堰盱輒石工程常資穩固惠濟祠埽工更可化

險爲平得 旨此奏皆合機宜形勢是治淮黃一大關鍵屆時妥  
爲之是年冬入 覲以高晉年七十 御書鈞節延禧額 賜之  
四十二年八月奏豐陽廳屬唐家灣倒句引河洩黃河盛漲由毛  
城鋪石壩下注睢河匯歸洪澤湖每年伏秋大汛徐城水誌長至  
一丈一尺五寸始開放減洩查倒句引河居徐城上游距二百里  
徐城水誌長至一丈一尺五寸上游水已逾誌迨輾轉開放徐城  
水誌已不止一丈一尺五寸矣奔騰下注以致洪睢二河壅遏臨  
河之蕭縣宿州靈璧每致被淹與其減於旣漲之後莫若洩於未  
漲之先應請嗣後水誌以唐家灣爲准俟長至九尺五寸卽將倒  
句引河草壩啟放殺其盛漲由毛城鋪及時分洩 上善之四十

三年四月赴浙會同巡撫王直望相度海塘詳直望傳七月命赴豫堵築儀封漫口高晉籌於漫水口門分東西壩堵築就舊有順隄河於十八堡外灘起至翟家莊開引溝透入舊河並浚舊河淤以暢水勢堵築十八堡缺口攔順隄河水歸新開引河切去十六堡口門對岸灘嘴奏入報 聞九月時和驛漫口風暴刷深至河溜注口門高晉請交部議處得 旨寬免十月以徇隱高樸盜賣官玉部議革任 詔免之十二月時和驛入堡漫口合龍後儀封新修埽工蟄陷請交部嚴加議處 諭曰時和驛儀封兩處本應同時合龍前此高晉等因時和驛水深沙活施工稍艱而儀封溜勢平緩辦理較易卽先將儀封堵閉亦屬乘便巧辦先完一工

之意如果經理得宜俾無後患未爲不可今新修埽工復因溜掣湍激致有墊塌之事則工作原未穩固可知高晉等督辦何事責無可辭著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任 詔仍免之尋會奏儀封漫水由順隄河奪溜直達考城其儀封十五堡以上隄外尙有淤灘至十六堡漫口逼近河身土性鬆浮口門上下刷深河身北高南下引河在北非將河水涌高不能掣溜北趨注正河但河水一經涌高壩工難免墊裂須將引河再深三四尺正河底接挖深溝六百餘丈將壩進埽築實金門兩旁邊埽加寬三四丈口門收至二三丈時多壓厚土俟涌河挑深水勢涌高開放掣溜後再將壩工堵築則合龍時水勢平穩可期鞏固得 旨宜卽安速爲之是月

卒四十四年正月 諭曰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品行端醇材  
猷練達老成敦樸體用兼優由州縣洊陟封疆宣勤奉職敷歷多  
年自簡畀綸扉仍管兩江總督秉公持正董率有方其兼管南河  
事務亦能經理得宜深資倚任昨以豫省漫口工程緊要特令馳  
赴工次督辦堵築事宜近據袁守侗等奏其染患痰咯之證不能  
眠食卽派乾清門侍衛布彥達賚帶同太醫院堂官陳世倌馳往  
診視並諭安心調養以冀速痊茲聞溘逝深爲軫惜著仍派乾清  
門侍衛布彥達賚馳驛前往奠醑並加恩入祀賢良祠其任內革  
職降級註冊之案俱著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  
賜祭葬諡文端三月 上製懷舊詩列五督臣中詩曰從來擢

督撫德才量並重以此下僚中百不一二中自知縣起者臻斯必  
超眾晉也實其人故悉下情洞更兼習河務要任重倚重乃以治  
河決來豫屢稽功憤懣因致疾不起誠堪痛歷歷懷舊臣中外資  
經綜而予未歇肩額俊期與其子書麟官至湖廣總督協辦大學  
士廣厚官至湖南巡撫廣興以刑部侍郎獲罪俱自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蔡新

蔡新福建漳浦縣人 贈尙書太傅世遠之族子乾隆元年二甲  
一名進士改庶吉士二年散館授編修九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  
十年入直上書房考試御史第一辭對品授侍講十一年提督河  
南學政任滿旋京奉 旨不必在上書房行走旋 諭仍入直十  
七年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擢  
內閣學士晉工部右侍郎調刑部右侍郎十八年以母老奏請歸  
省 上許之 賜其母貂皮大緞假滿仍供職新陳請終養時新  
母未滿八十且非獨子格於例而 上允其請蓋異數也是歲冬  
里居 命爲總師傅疏辭乞畱養 諭之曰並非令汝卽來供職



原待後日之旨也二十五年 上五旬萬壽入祝 御書旌其母  
二十六年春 駕巡幸江浙新詣 行在 諭以新母年逾八旬  
宜早歸二十九年丁母憂三十一年服闋補刑部右侍郎旋 命  
視學直隸三十三年除工部尙書兼署刑部三十四年攝兵部尙  
書兼管國子監事務新所居官房火陳請賠修 賞給官修三十  
八年調禮部尙書充四庫全書館正總裁 賜紫禁城騎馬 賞  
澄懷園官房四十一年再攝兵部尙書是年新年七十 御書武  
庫耆英及冠服諸珍物以賜四十四年四十五年並充順天鄉試  
正考官轉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四十六年乞歸修墓 俞允  
賜以詩四十八年 上以新究心根柢能守家學錄寄御製君子

小人論雲上於天解濮議辨令閱覆旋京赴熱河 上賜以詩有  
曰年老君臣似老朋六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 賜黃  
扉宿彥扁額四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前後充殿試讀卷官凡七  
次 賜新長子本淑主事 賚元狐端罩五十年正月與千叟宴  
賜酒食如意壽杖諸珍二月 上臨雍講學新以大學士兼管  
國子監坐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二句 賜茶及文綺先是  
御製三老五更說糾蔡邕獨斷父事兄事班固白虎通老更各  
一人之謬至是 御製臨新建辟雍詩曰蔡新或備伯兄行註曰  
若今之羣臣孰可當老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予四歲或可  
居兄事之列然恐其局趣勿敢當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三月

新乞致仕奏曰竊臣海濱下士遭逢 聖明歷踐清華屢典文衡  
兼司冑監報未效於涓埃 恩更深於覆幬洊陟黃扉實慚非據  
臣叨 皇上爵祿之榮亦已至矣而且參養 內廷者四十一年  
與聞 聖訓之精深飫聆 講帷之緒論雖奉職無狀猶曲荷  
成全臣叨 皇上知遇之隆又已至矣至於烏犢私情螻蟻下悃  
無不可仰瀆 天聽省親則計其行程請養則寬以歲月迨昔歲  
假滿還 朝猶荷 聖慈矜恤 推恩下逮臣子亦邀曹署之榮  
凡 天語之褒嘉 賞賚之優渥皆微臣夢寐所難安亦筆墨所  
莫罄卽在廷諸臣見之無有不代臣感愧者臣叨 皇上愛護矜  
憐之恩又如此其至也凡茲異數殊榮屈指朝列罕見比倫臣刻

骨鍊肝曷云能報若遽圖自便豈復尙有人心所恨者犬馬之齒  
已衰疾病侵尋不能自料臣向有痰喘之證逢冬勤發春深則漸  
平復茲自去冬以來日甚一日元正千叟盛宴春仲 臨雍大典  
臣多方調治惴惴焉惟懼不克沐 寵光而襄大禮幸甦勉從事  
不致隕越以貽玷班聯此皆 皇上至仁大德覆露羣工非微臣  
所能計及也嗣後春寒雨雪調度失宜耳聾腳弱心神恍惚至於  
朝端跪起之間每虞顛仆雖 聖主包容許人扶掖而 國體  
所關甚鉅臣亦何能自安氣候所臻實不獲已因於前月 賜對  
之下冒昧陳請懇乞休致蒙 皇上不加督責憫臣年邁察臣路  
遙猶以臣夏月較好聽臣酌量行走臣反覆思維雖父母願復之

恩何以踰此顧臣非敢忘致身大義以宴安爲懷也亦非以殆辱爲虞引古人止足之戒以自文其私也誠念 綸扉重寄 殿閣崇班猥以老邁龍鍾之身據爲持祿養安之計莫報毫芒徒慚衮影實臣所自顧而踟躕者也因敢再申前請伏乞 皇上解臣職任俾得一意調攝歸骸故里儻蒙 皇上如天之庇稍畱瞬息恭遇 八旬大慶之年尙能扶掖瞻 天代衢巷以祝三多同華嵩之呼萬歲犬馬餘生於願足矣 諭曰大學士蔡新老成端謹品學兼優由乾隆元年進士洊陟卿班典司冑監簡用綸扉在上書房行走爲諸皇子總師傅朕視其年齒雖增精神不減正資倚畀茲以衰疾奏請解職回籍調理情詞懇切覽奏深眷於懷第念伊

年近八旬閩籍又距京路遠不忍重拂其意勉從所請以原官致仕並晉加太子太師親製詩章以寵其行仍於朕巡幸熱河啟鑾送駕後再行束裝緩程回籍沿途經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照料護行俾得安適歸里怡志林泉蠲疴頤養以示朕優眷耆臣至意五月 賜蔡新還里詩有曰祝八旬期仍赴闕俞哉嘉予意肫然又 賜送新歸里詩有曰不忍言畱合令歸及歸言別又依依 賜御書金筴嵌玉如意諸珍 皇上御製送蔡新予告歸漳浦詩有曰八閩鍾碩彥四輔仰英賢學毓千源導心通一貫傳新至閩奏謝 賜詩有曰喜卿桑梓堪娛老憐我旰宵未歇肩其後屢寄 御製文令新閱看 諭之曰在朝竟無可與言古文者不

國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一十五  
可阿好徒頌五十五年詣闕祝釐與宴同樂園賜詩有  
日八旬幸我身猶健九望憐卿會膝前命沿途官令備船隻肩  
輿安頓行程並賞人漚一斤次年寄示詩文賞御製珪瑁  
說摺圭說墨刻二卷御製反蘇軾超然臺記說一篇諭以發  
看近作詩文以驗學詣不必和韻自是以後凡遇睿製必寄  
示內府書籍石刻及畫卷文房諸珍品在廷臣工所得邀賞  
者靡不賜賚焉五十七年王子鄉試新重赴鹿鳴宴六十年恭  
遇高宗純皇帝御極周甲慶期諭新年近九十不必前來新  
奏庚申歲爲上九旬萬壽冀得詣闕再祝奉硃批字字出  
誠心我君臣共勉之若天恩得符所願實佳話也時閩省倉庫

虧缺事覺 上責新扶同隱諱自比寒蟬無體國公忠之意令疏  
覆新請下部議 上以新大學士予告回籍優加恩禮地方有大  
吏貪黷事宜訪實入告因年老衰頹無從覺察免議處嘉慶元年  
二月御史宋澍奏蔡新家信內有言及洋匪情形 命傳詢新子  
本俊本俊奏新原擬具奏因屆年節不便呈遞將奏片底彙寄交  
本俊賸眞遇有奏事之便附入具奏 上亦不之責並 諭新不  
必稍存畏懼是年新年九十 御書綠野恆春扁並壽佛嵌玉如  
意蟒緞諸珍賜之 諭軍機大臣向新齋摺家人問近狀 賜新  
子本俊內閣中書並以端節伊邇 賞紗扇香錠諸物用示眷注  
是歲 發和詩章凡三四往復至臘盡又 發看新作數種四年



新聞 高宗純皇帝哀詔具奏慰奉 御批具見誠悃時新北上  
至省閩撫汪志伊奏蔡新奉 太上皇帝遺詔卽由漳浦起行到  
省接見頗覺委頓步履甚艱似難冒暑遠行勸其暫行回家安養  
俟秋涼護送進京 上諭曰蔡新係予告大學士聞 皇考升遐  
卽懇請進京出於至誠朕已見其忱悃惟念蔡新年已九旬不便  
令其觸熱前來致滋勞頓卽 皇考平日優待蔡新之意亦必不  
欲其年高遠涉至稱秋涼進京亦可不必 梓宮於九月內奉移  
山陵若秋後起程到京已在永遠奉安之後亦不能瞻仰卽各  
省督撫並未俱令前來叩謁況蔡新係致仕老臣乎 皇考在天  
靈爽溥海內外無不照臨蔡新祇須在彼處處叩已足申其哀悃

無庸僕僕遠來 恩賜新子本俊一體殿試以部屬用是歲十二月新卒於家奏 聞 諭曰原任大學士蔡新人品端正學問深醇久任綸扉兼轄部務俱能恪恭奉職而在上書房行走年分最久朕及諸昆弟俱經授讀懋著勤勞自予告回籍以後頤養林泉年逾九秩鄉望翕然茲聞溘逝實深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傅並著巡撫汪志伊前往代朕奠酒所有應得卹典著該衙門察例具奏任內如有降革處分俱准其開復以示朕眷念舊臣恩施無已之至意新有子四人並孫行達著汪志伊擇其有出息者二人送部引見諡文端六年新孫行達 賜一體殿試八年福建巡撫李殿圖疏稱新品粹圭璋道光黼黻具明體達用之鴻猷本誠意正心

之實學請入祀鄉賢祠奉 旨俞允子本俊見官刑部郎中孫行  
達由庶吉士散館授工部主事以事革職

右 國史館本傳

蔡先生諱新字次明號葛山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端學以求仁  
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其著丹仁說曰有爲三教合一之說  
者謂老氏之丹卽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  
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  
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  
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  
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

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己私也聖門之汲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己者所謂刀圭一人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既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

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見其人即使有之亦賴仁人以濟世無舉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又三不可得說曰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成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謂成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也雖然予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昌黎

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甯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既甯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厲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見在之事則當幾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決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視見在爲未來而不之問未來者視見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既無遠慮於前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錯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迴惑尙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  
不可得之說余既學焉而未能亦明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  
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  
告子之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告子不得於言四句  
與此正相脗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嘵嘵於告子也觀此二篇  
亦可知先生之學之大概矣先生邃深經學爲上書房總師傅者  
數十年其進呈經解本末燦然率皆敬肆欺慊非盈虛消長之所  
由來卽治亂安危之所必致不徒守經師之舊談也其解泰卦九  
三爻詞曰臣謹按天人治亂之幾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  
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

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秦之三爻見之矣夫秦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秦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秦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



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偽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

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尙功致治之初尙文皆有經世之遠猷秦運旣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

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慝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啟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

則天猶未有不平之以治者況未雨之綱繆乎誠使爲人君者懷  
茲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  
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  
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  
修地利薄徵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尚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  
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遠淳矣保大  
定功和眾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  
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  
艱貞之訓歟其解初一日五行全節曰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  
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

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臣按九疇之文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辨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福壽康甯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

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  
五事者修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  
君一念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  
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  
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  
所以致戾也乃範約言之曰肅又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  
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幾徵召之  
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  
自治也故一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  
人也稽疑者神道之所設教謀之於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

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實  
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  
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著龜卜筮三兆五占之法從斯  
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天以前民也故三  
與七對而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者  
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沈滯之氣生於陰陽之愆伏而  
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頗側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  
不可借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教  
也而歲月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弓  
旌無非教也而沈潛高明強弗燮友胥受裁成矣是聖人之與天

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五紀位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極一章言皇廷其有極卽申之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爲道義庶民遵之爲道路由是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愆也參之以稽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陰陽故能爲萬物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萬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



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隲之意所最先者故其丁寧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經解可誦者不止此二藝而此二藝尤爲精卓故錄之所著有緝齋詩文集

右學案唐鑑輯

蔡文端公新文勒公世遠姪也文勤爲純皇帝藩邸舊學故上待公尤厚公性端慤理學傳世爲安溪正脈故雖以過失屢遭上嚴旨而敬禮猶如故也爲上書房總師傅三十餘年諸皇

子皆敬憚之乙巳春 予告歸里諸 皇子賦詩送行時人比之  
疏傅庚戌秋入京祝 嘏 上謂和相等曰今歲王會圖慎勿使  
蔡新見之恐其諫章卽至也其爲 上所重至此余幼聞先恭王  
言嘗自灤陽返遇公於途公立降輿先恭王止之公曰某非爲王  
降輿也乃正襟北面恭請 聖安畢然後相見其大節不苟如此  
年九十餘始薨於家實昇平人瑞也

右錄宗室昭棟撰

公直上書房四十年其培養啟迪於根本之地者深且久諸 皇  
子孫會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  
樸和易使人之意融

右朱文正公文集張維屏錄

相國葛山蔡公端和恭謹蓋得於叔父文勤公之教者爲多公致仕家居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問之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當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法者或鮮耳孫壻潘際時茂才嘗述之卽此一端可想見公平日行己之恭不愧相臣之度矣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十五補錄

宰輔二十五

陳大受

陳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年上御乾清宮試翰林詹事諸臣詩賦論各一篇日午御座以待大受章最先成奏焉上喜置第一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是年屢遷左庶子侍讀學士少詹事三年再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主浙江鄉試四年遷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冬出爲安慶巡撫是時廬鳳宿泗潁洊饑發倉穀且盡大受請於宜麥地買麥又分糴於江廣且發且儲六年壽宿水無麥

則以振之既連歲饑多盜盡擒寘之法有六十餘人者乃盜米麥  
大受哀其情爲奏原之夏署江蘇巡撫江蘇常鎮揚大水大受至  
則糶倉穀疏溝澮築圩岸修廬舍斂浮歿糶鄰穀請緩今年徵水  
平魚鰕種在野乃募民先冬捕蝻種遂以絕既實授江蘇巡撫七  
年淮海徐下田積水不可以麥民有食蒿者大受爲口借二月糧  
以聞 上命截江廣漕米七萬石振之初旬容之黃堰壩灌田  
八千畝郭西塘灌數百頃歲久且淤大受乃貸社穀令民以力就  
食利復而民不饑秋河決古溝再決石林寶興泰徐水大受以  
聞 上命截漕米協撥銀穀計千百萬大受請借民草價蠲牛稅  
一年禁温州商之海運者皆報 可又發帑沿海諸官爲買穀平

羅十年戶部議禁商困大受以爲商人貯米得少利則借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勿禁便又奏城工覈減議在節用用省工惡修更倍之城郭以數百年計不宜節於目前 上皆是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秋淮海徐屬之被漲災者十九大受行邑至海流見草食者取嘗之苦澀乃趣散粟借之種調福建巡撫十二年奏臺灣倉穀之壓欠者除之免其民陳宗器等逋餉閩故民番雜處語非譯不通有民殺人坐之番賄通事成之大受疑其情再鞫竟得白冬入爲兵部尙書十三年春 上東巡大受馳至 行在 召見問東土饑饉情事大受盡以所見對卽 命於行營前議振事旣命還京主會試轉吏部夏直軍機處協辦大學士事直 上諭

處教習庶吉士侍講經筵秋兼署戶部時金川用兵 上憂勤方  
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大受日數被 召見或夜宿直廬凡大  
謀幾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爲常歸則積帙數寸刻燭披覽十四  
年春金川平晉太子太保加軍功三級秋署直隸總督大受既盡  
瘁病甚 上數存問遣醫 賜葺藥冬稍閒還京十五年春出爲  
兩廣總督兩廣去京師既遠官儉民老大受欲以猛易之舉劾不  
法之吏無虛月風俗爲之一變十六年秋疾作卒遺摺至 上大  
悼惜命入祀賢良祠予三代封蔭一子輝祖 賜祭兩壇諡文肅  
初大受父綵夢神人以緋衣兒授之生大受兒時行仆市中逸馬  
羣至止焉人以爲異及長而家貧甚耕於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

捕魚大受爲候門則讀書以爲常既貴以父母生母皆不及養故  
每自刻苦事兄尤謹焉神氣端儼眉目皆上起豐髯有威 朝廷  
倚爲重臣子四輝祖繩祖嚴祖及祖

右傳朱珪撰



K820.49

1573293

文科類編 2

國朝詩林類傳初編 卷二十五

三

138-936



21101000161389